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 儒藏

史部

第九十六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 儒藏



#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六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録

# 曾文正公年譜

清・黎庶昌 編撰
清・李瀚章 審訂
楊世文 校點
劉 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二年刻本

《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清黎庶昌編撰，李瀚章審訂。清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

曾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字伯涵，號滌生，原名子城，字伯涵，號居武，卒謚文正，清湘鄉縣荷葉塘（今雙峰荷葉鄉）人。道光十八年賜同進士出身，入翰林院，從倭仁等習程朱理學，先後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後擢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升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工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咸豐二年，奉旨訓練「湘勇」（通稱湘軍），成爲鎮壓太平軍的主力。攻佔湖北省城武昌後，署湖北巡撫。咸豐十年加兵部尚書銜，授兩江總督，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次年十一月，加太子少保銜，奉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至同治三年七月，攻破天京，受封爲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賞雙眼花翎。次年五月，奉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因師久無功，復回兩江總督本任。六年，調任直隸總督。九年，查辦天津教案，還任兩江總督。曾國藩主張「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嘗設立安慶内軍械所，製造槍炮、輪船，又與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成爲清末興辦洋務事業的首創者。治學嚴謹，其學以程朱理學爲主體，倡導「義理、詞章、經濟、考據」四學，有獨特見解，具有一定影響。他提出「早、掃、考、寶、書、蔬、魚、豬」的「八字家訓」，反映了他的道學思想。所爲古文，卓然成家，文章繼承桐城派，爲一時所宗。其家書、日記頗爲人稱道。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計一百二十八卷。

是譜編者黎庶昌，貴州遵義人，爲曾國藩幕僚，熟知其事，故《年譜》翔實可據。是譜記錄了曾國藩從嘉慶十六年至同治十一年間的主要事蹟。對於曾氏組建「湘勇」、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記述尤其詳盡。曾氏作爲晚清一代名臣，身處亂世，扭轉乾坤，實踐了其儒學抱負。但晚清内憂外患頻至，曾氏面對危局，往往力不從心，甚至無可奈何，《年譜》之中有很好的反映。此譜是研究曾氏一生以及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晚清政局的重要文獻。

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審訂　遵義黎庶昌編輯

長沙楊仲𦙍刻字

# 曾文正公年譜卷一

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曾氏祖籍衡陽，

國初有孟學公者，始遷湘鄉荷塘都之大界里，再傳至元吉

公，族姓漸多，貲產漸殖，遂爲湘鄉人。元吉公之仲子曰輔

臣公者，公之高祖也。曾祖諱竟希，

誥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屛，字星岡，

誥封中憲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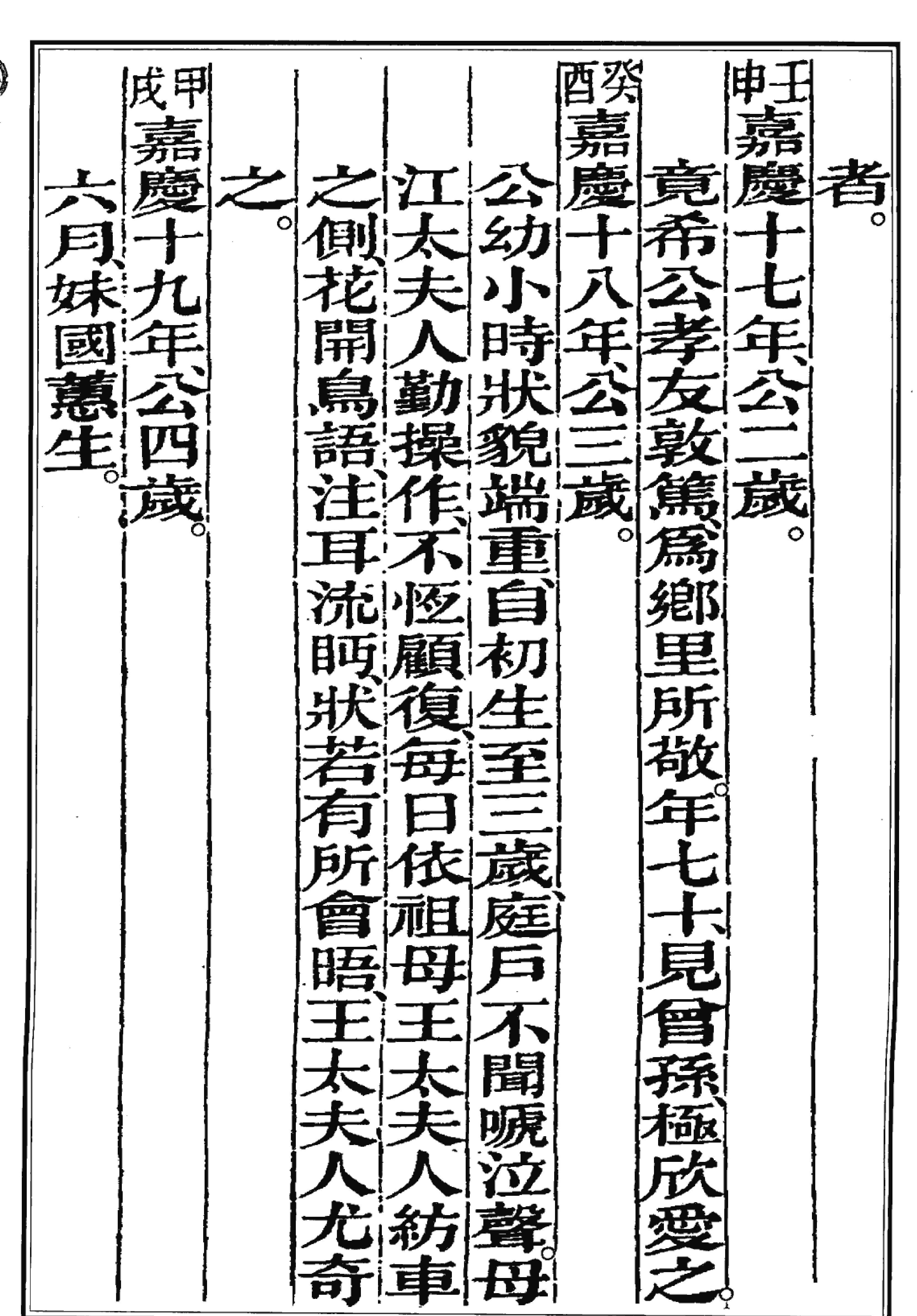
誥封恭人，累贈一品夫人。考諱麟書，字竹亭，湘鄉縣學生員，

誥封中憲大夫，累封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封恭人、累封一品夫人。仲父諱鼎尊、早卒。叔父諱驥雲、字高軒、以公官貤封光祿大夫。星岡公以嘉慶戊辰年遷居白楊坪。公兄弟五人、女兄弟四人。公則竹亭公之長子也。

辛未　嘉慶十有六年、公生。

公生十月十一日亥時。時竟希公在堂、壽幾七十矣。是夜夢有巨蟒盤旋空中、旋繞於宅之左右、已而入室庭、蹲踞良久。公驚而寤、聞曾孫生、適如夢時、大喜曰、是家之祥、曾氏門閭行將大矣。宅後舊有古樹、爲藤所纏、樹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矯若虬龍、枝葉蒼翠、垂蔭一畝、亦世所罕見



者。

壬申嘉慶十七年、公二歲。

竟希公孝友敦篤、爲鄉里所敬。年七十、見曾孫、極欣愛之。

癸酉嘉慶十八年、公三歲。

公幼小時狀貌端重、自初生至三歲、庭戶不聞嘑泣聲。母江太夫人勤操作、不恆顧復、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紡車之側、花開鳥語、注耳流眄、狀若有所會晤、王太夫人尤奇之。

甲戌嘉慶十九年、公四歲。

六月、妹國蕙生。

乙亥嘉慶二十年、公五歲。

冬十月、受學於庭、誦讀穎悟、竟希公益鍾愛之。

丙子嘉慶二十一年、公六歲。

公在家塾、以陳雁門先生爲公問字師。十月、竟希公甍、壽七十有四、葬西坑山。公哭泣甚哀、執喪若成人。

丁丑嘉慶二十二年、公七歲。

竹亭公粹然儒者、屢應童子試、未售、績學不怠、名其塾曰利見齋、課徒十餘人、訓誘專勤。公稟學於庭訓者凡八年。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公八歲。

八月、妹國芝生。

己卯嘉慶二十四年，公九歲。
是年，讀五經畢，始爲時文、帖括之學。

庚辰嘉慶二十五年，公十歲。
五月，公弟國潢生，竹亭公笑謂曰：汝今有弟矣。命作時文一道，題曰兄弟怡怡。公文成，竹亭公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語，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辛巳道光元年，公十一歲。

壬午道光二年，公十二歲。
五月，公弟國華生。

癸未道光三年，公十三歲。

甲申道光四年，公十四歲。

衡陽廩生歐陽滄溟先生凝祉與竹亭公友善，常來家塾，見公所爲試藝，亟賞之。竹亭公請試以題，先生以「共登青雲梯」命爲試律詩，成，先生覽而稱善，曰：「是固金華殿中人語也。」因以女許字焉。是歲，始從竹亭公至長沙省城應童子試。八月，公弟國荃生。

乙酉道光五年，公十五歲。

竹亭公設館同族家塾，曰錫麒齋，公從受讀周禮、儀禮，成誦，兼及史記、文選。

丙戌道光六年，公十六歲。

應長沙府試，取前列第七名。

丁亥　道光七年，公十七歲。

戊子　道光八年，公十八歲。

九月，公弟國葆生。

己丑　道光九年，公十九歲。

竹亭公設館石魚之百魯菴，公從。

庚寅　道光十年，公二十歲。

九月，公季妹生。　肄業於衡陽唐氏家塾，從事汪覺庵先生。公姊國蘭出閣，適王氏壻名鵬遠。

辛卯　道光十一年，公二十一歲。

公自衡陽還家塾。冬月，肄業本邑漣濱書院，山長劉元堂先生名象履見公詩文，歎賞不置，以爲大器。

壬辰道光十二年，公二十二歲。

竹亭公以府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公從應試備取，以佾生註册。試罷，還居家塾利見齋。

癸巳道光十三年，公二十三歲。

本年科試入縣學。時公名子城，提督學政爲岳公鎮南。竹亭公年四十有三，應童試十七次，始補生員，積苦力學，授徒家塾者二十年，至是深喜公之繼起而早獲售也。十二月，歐陽夫人來歸。

甲午　道光十四年，公二十四歲。

肄業嶽麓書院，山長爲歐陽坦齋先生。公以能詩文，名噪甚，試輒第一。是科領鄉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本科鄉試四書，首題，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次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三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詩題，賦得翦得秋光入卷來。座主爲徐公雲瑞、許公乃安，房考官爲張公啟庚。十一月入都。是歲始見劉公蓉於朱氏學舍，與語大悅，因爲留信宿乃別。

乙未　道光十五年，公二十五歲。

公寓長沙郡館。會試不售，留京師讀書，研窮經史，尤好昌黎韓氏之文，慨然思躡而從之，治古文詞自此始。

丙申　道光十六年、公二十六歲。

會試再報罷、出都、爲江南之游。同邑易公作梅官睢甯知縣、因過訪之、由清江、揚州、金陵泝江而歸。公久寓京師、窘甚、從易公貸百金、過金陵、盡以購書、不足則質衣裘以益之。比歸里、陳所購廿三史、竹亭公問所自來、且喜且誡之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爲汝彌縫、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公聞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庭戶者幾一年。

丁酉　道光十七年、公二十七歲。

公聞瀏陽文廟用古樂、詣瀏陽縣、與其邑舉人賀以南等

諮考聲音律呂之源流。留兩月乃歸。過長沙。適劉公蓉與湘陰郭公嵩燾均在省城應試。相見權甚。縱談今古。昕夕無閒。留月餘。始各別去。公妹國蕙出閤。適王氏。壻名待聘。十月。公生子。命名楨第。十二月。公謀入都會試。無以爲資。稱貸於族戚家。攜錢三十二緡以行。抵都中。餘三緡耳。時公車寒苦者無以逾公矣。

戊戌 道光十八年。公二十八歲。

正月。入都門。寓內城西登墀堂。本科會試。欽派大總裁大學士穆彰阿公及朱公士彥、吳公文鎔、廖公鴻荃。欽命四書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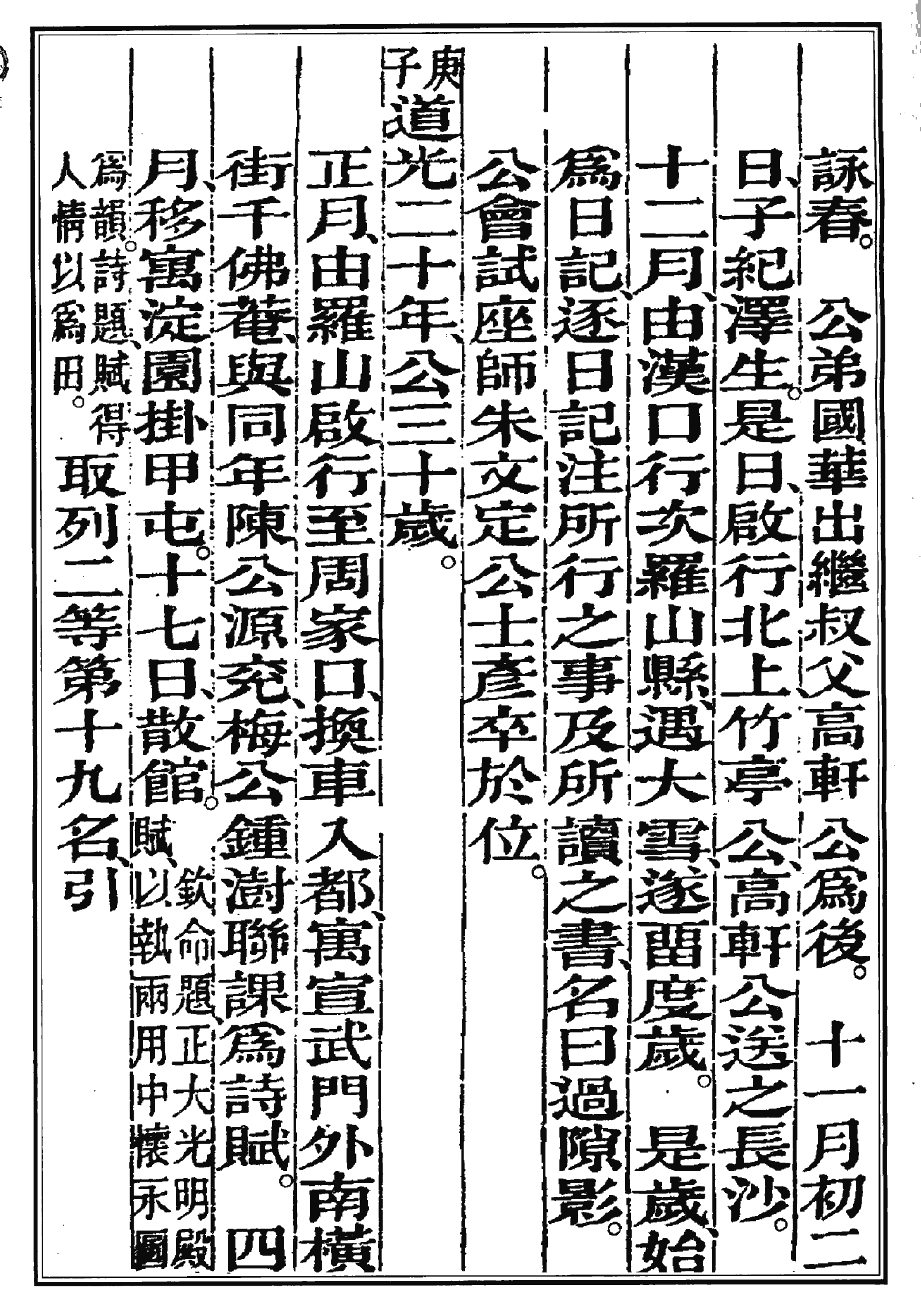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公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房考官季公芝昌。同鄉中式者五人：甯鄉梅公鍾澍、茶陵陳公源兖，尤公至好。四月，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進呈宣宗，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公少時器宇卓犖，不隨流俗。既入詞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賢、澂清天下之志。讀書自爲課程，編摩

記注分爲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貧糧、曰詩文鈔、曰詩文草。時有論述、不以示人。讀書務內自訟、亦性然也。中式後更名國藩。　八月、請假出都、與凌公玉垣、郭公嵩燾偕行、道出襄樊、舟次安陸、遇大風、鄰舟數十、鮮有完者、公舟獨無恙。　十二月、抵家。　曾氏自占籍衡陽以來、無以科名顯者。星岡公始督課子姓受學、賓禮文士、公遂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星岡公年六十健在、後公官至學士、堂上猶重慶、至侍郎、星岡公猶及見之。京朝官無及其盛者。公之以翰林歸也、親友踵門而賀、竹亭公治酒款客。比酒罷、星岡公語竹亭公曰、吾家以農爲業、雖富貴毋失

其舊。彼爲翰林、事業方長、吾家中食用無使關問、以累其心。自是以後、公官京師十餘年、未嘗知有家累也。

己亥道光十九年、公二十九歲。

正月、鄉里天行痘證大作、公季妹及子楨第皆染痘殤。季妹年十歲、楨第生甫十五月也。　四月、公至衡陽、五月、至耒陽縣、謁杜工部祠堂、遂至永興、有會紀詩者執贄願從事、公爲書勖之以學。　六月、還至耒陽、舟行出昭陽河、至清泉縣之泉溪市、還寓石鼓書院、數日乃抵家。議修譜牒、清查源流。　八月、公由邵陽至武岡州、還至新化及安化縣之藍田市。　十月、抵家。　公妹國芝出閣適朱氏壻名



詠春。　公弟國華出繼叔父高軒公爲後。　十一月初二日、子紀澤生。是日、啟行北上、竹亭公、高軒公送之長沙。　十二月、由漢口行次羅山縣、遇大雪、遂留度歲。　是歲、始爲日記、逐日記注所行之事及所讀之書、名曰過隙影。

公會試座師朱文定公士彥卒於位。

庚子　道光二十年、公三十歲。

正月、由羅山啟行至周家口、換車入都、寓宣武門外南橫街千佛菴、與同年陳公源兖、梅公鍾澍聯課爲詩賦。　四月、移寓淀園掛甲屯。十七日、散館、欽命題正大光明殿賦、以執兩用中懷永圖爲韻、詩題賦得人情以爲田。　取列二等第十九名、引

見、授職檢討。是科散館、改部屬者二人、改知縣者三人、餘皆留館。六月、移寓菓子巷萬順客店、病熱危劇、幾不救。同寓湘潭歐陽小岑先生兆熊經理護持、六安吳公廷棟爲之診治。八月初、病漸減、始能食粥。九月、乃大愈。

欽派順天鄉試磨勘官。十月、移寓達子營之關侯廟、與同年編修錢振倫同寓。十二月、移寓棉花六条胡同路北。

竹亭公入都。公夫人歐陽氏、公弟國荃子紀澤從入都。

辛丑　道光二十一年、公三十一歲。

正月元日、入

大內隨班朝賀。嗣是歲以爲常。初十日、偕同鄉京官至淀

園遞摺謝
恩。爲湖南岳、常、澧各處被水緩徵、借給耔種。去歲大西洋英
吉利國兵陷定海。
宣宗命大學士琦善往廣東查辦。是月、報英吉利攻破沙角礮
臺、直逼虎門。
上通諭中外、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琦善
革職。閏三月、竹亭公出都還湘。五月、梅公鍾澍在都
病故、公爲經理其喪、委曲周至。六月、管理長沙府會館
事。益陽胡公達源卒、公作誄詞輓之。七月、
皇上御門、侍班。善化唐公鑑由江甯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

從講求爲學之方。時方詳覽前史、求經世之學、兼治詩、古文詞、分門記録。唐公專以義理之學相勖、公遂以朱子之書爲日課、始肆力於宋學矣。八月、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十月、充

國史館協修官。二十八日、偕同鄉京官遞摺謝

恩、爲岳州水災蠲免錢糧。公寓書善化賀公長齡、自陳其所學、所志。十一月十五日、公長女生、後適湘潭袁氏、壻名秉楨。公弟國荃肄業京寓、公爲之講課。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公三十二歲。

公益致力程朱之學。同時蒙古倭仁公、六安吳公廷棟、昆

明何公桂珍、竇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陳公源兗等往復討論，以實學相砥厲。其爲日記，力求改過，多痛自刻責之言。每日必有記錄，是爲日課。每月中作詩、古文若干篇，是爲月課。凡課程十有二條：一曰主敬，二曰靜坐，三曰早起，四曰讀書不二，五曰讀史，六曰謹言，七曰養氣，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曰月無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門。是春，英吉利洋船駛入鎮江，沿江諸城多不守。和議成後，乃退出海口。七月，公弟國荃出都，公送之都門外蘆溝橋，以詩爲別，有句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眞白眉」。公弟國潢生庚辰歲，國華生壬午歲，國荃字沅

甫也。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公三十三歲。

三月初十日、

上御正大光明殿考試翰詹、欽命題、如石投水賦、以陳善閉邪謂之敬爲韻。烹阿封卽墨論。詩題、賦得半窗殘月有鶯嗁。

欽定一等五人、萬青藜、殷壽彭、張芾、蕭良城、羅惇衍。公列二等第一名、十四日引見、奉

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　五月、考試差。　六月、

欽命公充四川正考官、以趙楫副之。　七月、公第二女生。　公



出都、行至保定府、病暑不能食、扶病而行。閏七月、行至西安、李公星沅時爲陝西巡撫、延之署中、治醫藥數日、病漸愈、卽啟行入蜀。八月初四日、抵成都、接准吏部咨文、已於七月十五日補授翰林院侍講之缺、具呈四川總督寶興公代奏謝

恩摺。是科四川鄉試首題、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次題、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三題、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詩題、賦得萬點蜀山尖。揭曉、得士宋文觀等六十二名、副榜十二名、如例。

九月二十一日、由成都回節。十一月二十日、抵都門、覆

命充文淵閣校理。公居京師四年矣、宦況清苦、力行節儉、而遇窮困及有疾病死亡者、貲助必豐。四川差竣、得俸千金、

寄家爲餽遺族姻之用。

甲辰道光二十四年，公三十四歲。

正月，陳公源兗之妻易安人病卒於京寓，其子遠濟生甫一月，公攜之宅中，僱乳嫗字養之，以次女許字之。　二月，侍班於文淵閣，贊經筵大典。　三月二十四日，移寓前門内碾兒胡同西頭路北。　四月，考試差。　五月初十日，奉上諭，翰林院自侍讀以下、詹事府自洗馬以下，每日召見二員。　公於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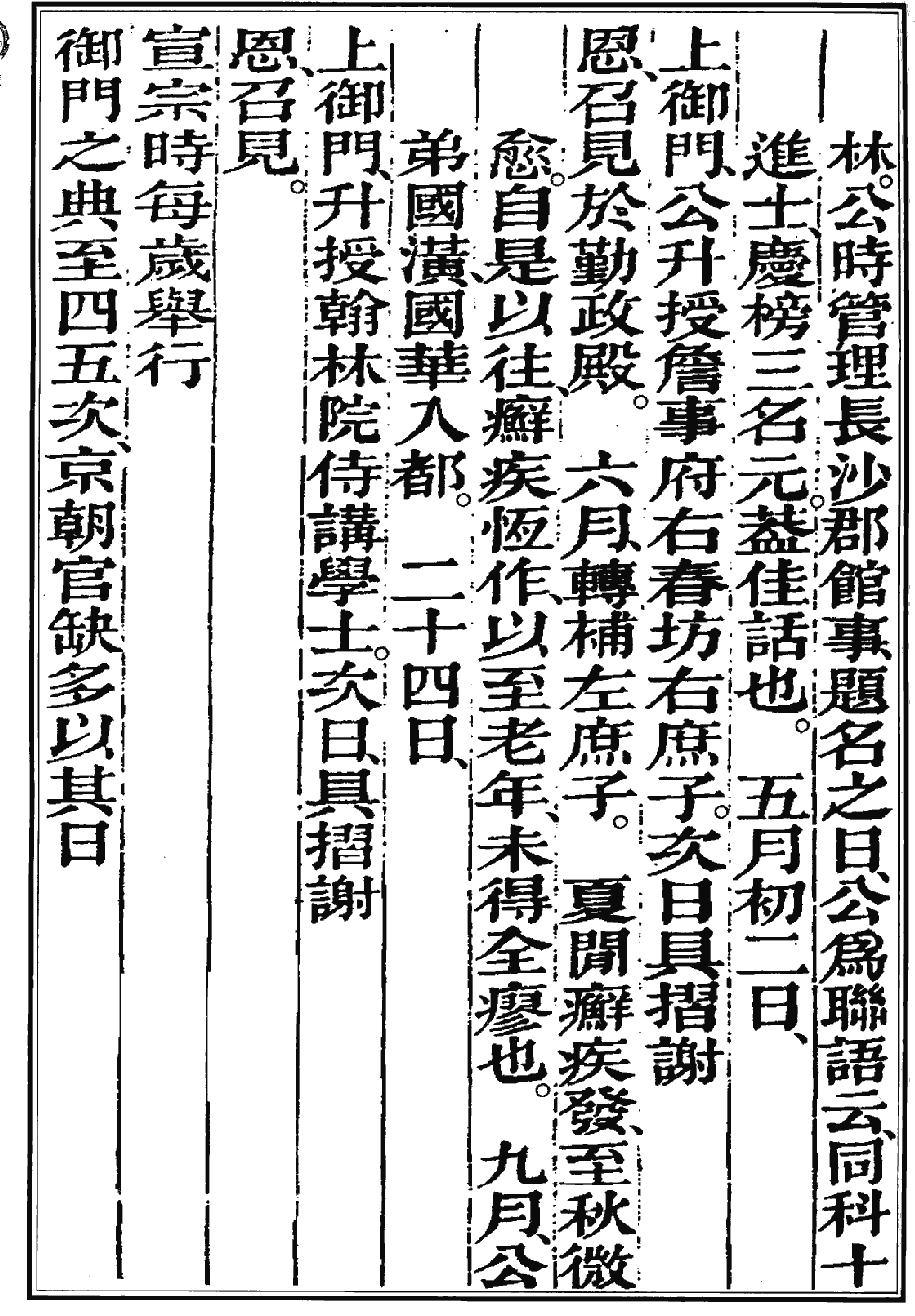
召見勤政殿、派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　八月、新甯江公忠源以公車留京師、因郭公嵩燾求見公。江公素以任俠自喜、不事繩檢、公與語市井瑣屑事、酣笑移時。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顧嵩燾曰、京師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江公自是遂師事公。　二十八日、公第三女生、後適羅氏、忠節公澤南之子名兆升。　九月、分校庶常館。　十二月初七日、

上御門、轉補翰林院侍讀。　公作字、初學顏柳帖、在詞垣、兼臨褚帖。於詩則五七古學杜、韓、近體專學杜、而於蘇、黃之古

詩、溫、李之近體亦最爲致力。還書家中，訓勉兄弟以立志有恆爲本，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主静，四曰謹言，五曰有恆。　公子紀澤是歲入家塾，塾師爲長沙馮樹棠先生卓懷。

乙巳，道光二十五年，公三十五歲。

三月，欽派會試同考官，簽分第十八房，薦卷六十四本，中式周士炳等十有九人。　是科湖南中式八人，皆長沙府籍，貴州中式之黄輔相與姪彭年二人原籍醴陵，而狀元爲蕭錦忠，朝元爲孫鼎臣，去秋鄉試南元爲周壽昌，亦於是科入翰


林公時管理長沙郡館事，題名之日，公爲聯語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盝佳話也。」五月初二日，
上御門，公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
恩，召見於勤政殿。六月，轉補左庶子。夏間，癬疾發，至秋微愈，自是以往，癬疾恆作，以至老年，未得全瘳也。九月，公弟國潢、國華入都。二十四日，
上御門，升授翰林院侍講學士，次日具摺謝
恩，召見。
宣宗時每歲舉行
御門之典至四五次，京朝官缺多以其日

簡放、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合肥李公鴻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舉人。是年入都會試、受業公門、公大器重之。

十月初十日、
皇太后萬壽。十五日、
頒恩詔於太和殿、公祖父母、父母以公官皆封中憲大夫、恭人。

十一月、唐公鑑乞假回湖南、公爲校刻其所著學案小識一書。十二月十二日、補
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二日、充
文淵閣直閣事。公名位漸顯、而堂上重慶、門祚鼎盛、公每以盈滿爲戒、自名其書舍曰求闕齋。其說云、求闕於他事、

而求全於堂上也。同鄉京官及公車在都門者遇疾患窮窘之事，恆有求於公。公嘗謂銀錢則量力佽助，辦事則竭力經營，人莫不稱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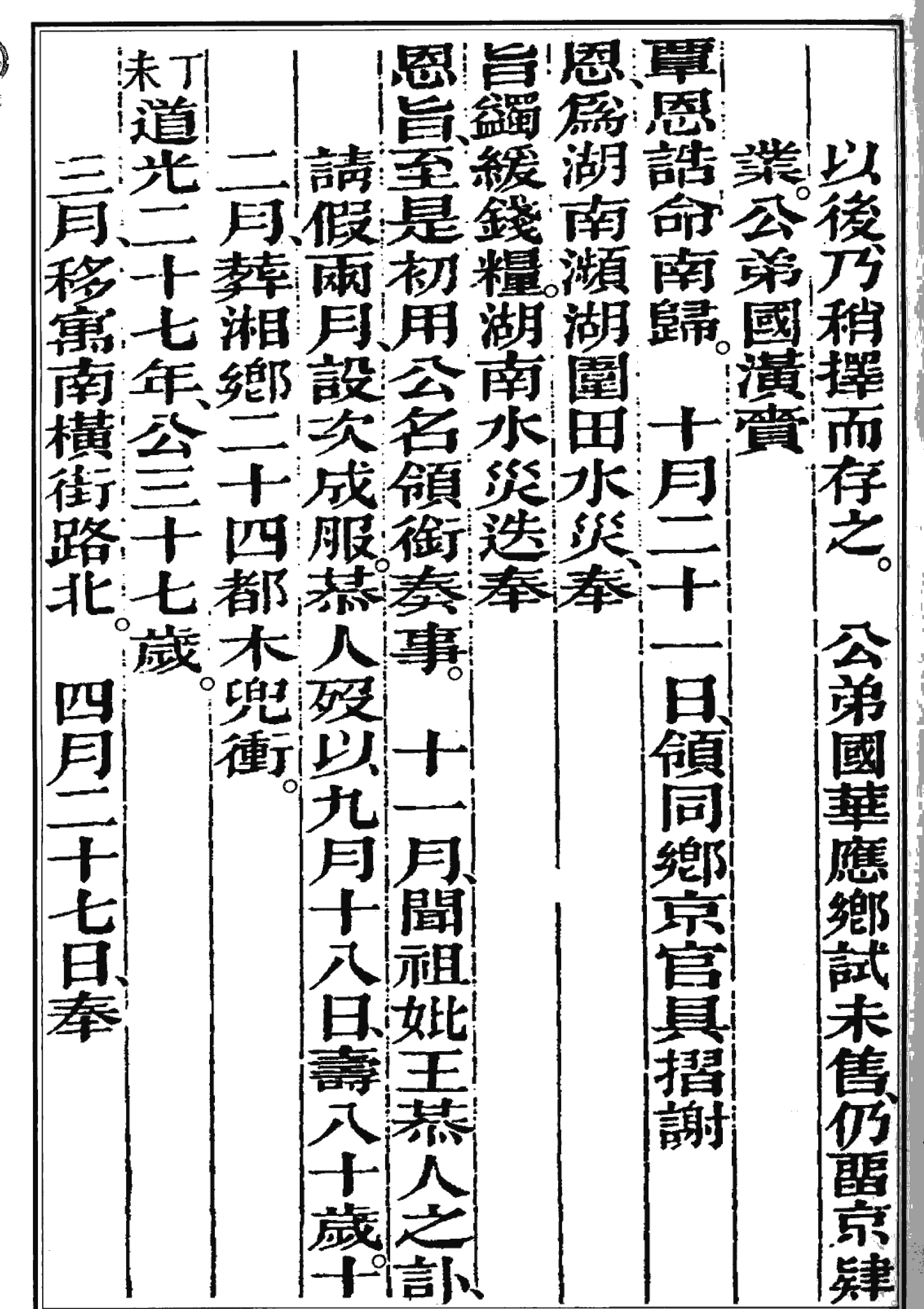
丙午　道光二十六年，公三十六歲。

公與弟國潢、國華相砥厲於學，有如師友。爲國華納貲入監，應順天鄉試。　五月，考試差。　九月十八日，公第四女生。　夏秋之交，公病肺熱，僦居城南報國寺，閉門靜坐，攜金壇段氏所注說文解字一書以供披覽。漢陽劉公傳瑩精攷據之學，好爲深沈之思，與公尤莫逆，每從於寺舍兀坐相對竟日。劉公

謂近代儒者崇尚攷據、敝精神、費日力、而無當於身心、恆以詳說反約之旨、交相勖勉。寺前有祠一所、祀崑山顧亭林先生。十月、公在寺爲詩五首、贈劉公、以明其志之所嚮。

公嘗謂近世爲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爲務、恆視一時之風尚以爲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爲盛衰、論其原、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爲害於世。公與劉公傳瑩討論務本之學、而規切友朋、勸誡後進、一以此意爲兢兢焉。

公在京所爲詩、古文不自存錄、隨時散佚。是冬


以後乃稍擇而存之。公弟國華應鄉試未售、仍留京肄業。公弟國潢賚
覃恩誥命南歸。十月二十一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湖南瀕湖圍田水災、奏
旨蠲緩錢糧。湖南水災迭奏
恩旨、至是初用公名領銜奏事。十一月、聞祖妣王恭人之訃、請假兩月、設次成服。恭人歿以九月十八日、壽八十歲。十二月、葬湘鄉二十四都木兜衝。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公三十七歲。
三月、移寓南橫街路北。四月二十七日、奏

旨考試翰詹。欽命題、遠佞賦、以清問下民常厥德爲韻。君子慎獨論、詩題、賦得澡身浴德。公名列二
等第四名。五月、引
見。奉
旨記名遇缺題奏。
賞大卷緞二件。六月、奉
旨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次日遞摺謝
恩。召見勤政殿。
欽派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取士
咸安宮學教習黃文璧等十三名、景山官學劉紹先等十五
名、宗學郭崑燾等十五名、覺羅官學崔斌等三十名、八旗

學張春第等四十八名。七月、公弟國荃以府試案首入
湘鄉縣學。十月、
欽派武會試正總裁、中式楊登魁等六十四人。又
派殿試讀卷大臣。凡武進士弓矢技勇
上親閱之、派大臣及兵部尚書侍郎等侍班。十月二十日、領
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沅灃一帶水災奉
旨蠲緩錢糧。十二月初九日、又遞摺謝
恩、爲三廳歉收緩征屯田。是歲、山東、河南亢旱、盜賊蜂起、兩
省大吏交部嚴議。

欽差柏俊、陳孚恩前往捕盜、平之。　李公鴻章、郭公嵩燾、李公
宗羲均以是科成進士。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歲。
正月初八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上年水災借給耔種。　二月二十四日、子紀鴻生。　漢陽
劉公傳瑩移病歸籍、公爲文以送之。　七月、公弟國荃科
試一等、補廩膳生。　九月十四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因水災奉
旨撫卹。　十八日、
欽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公官至卿貳、名望漸崇、而好學不倦、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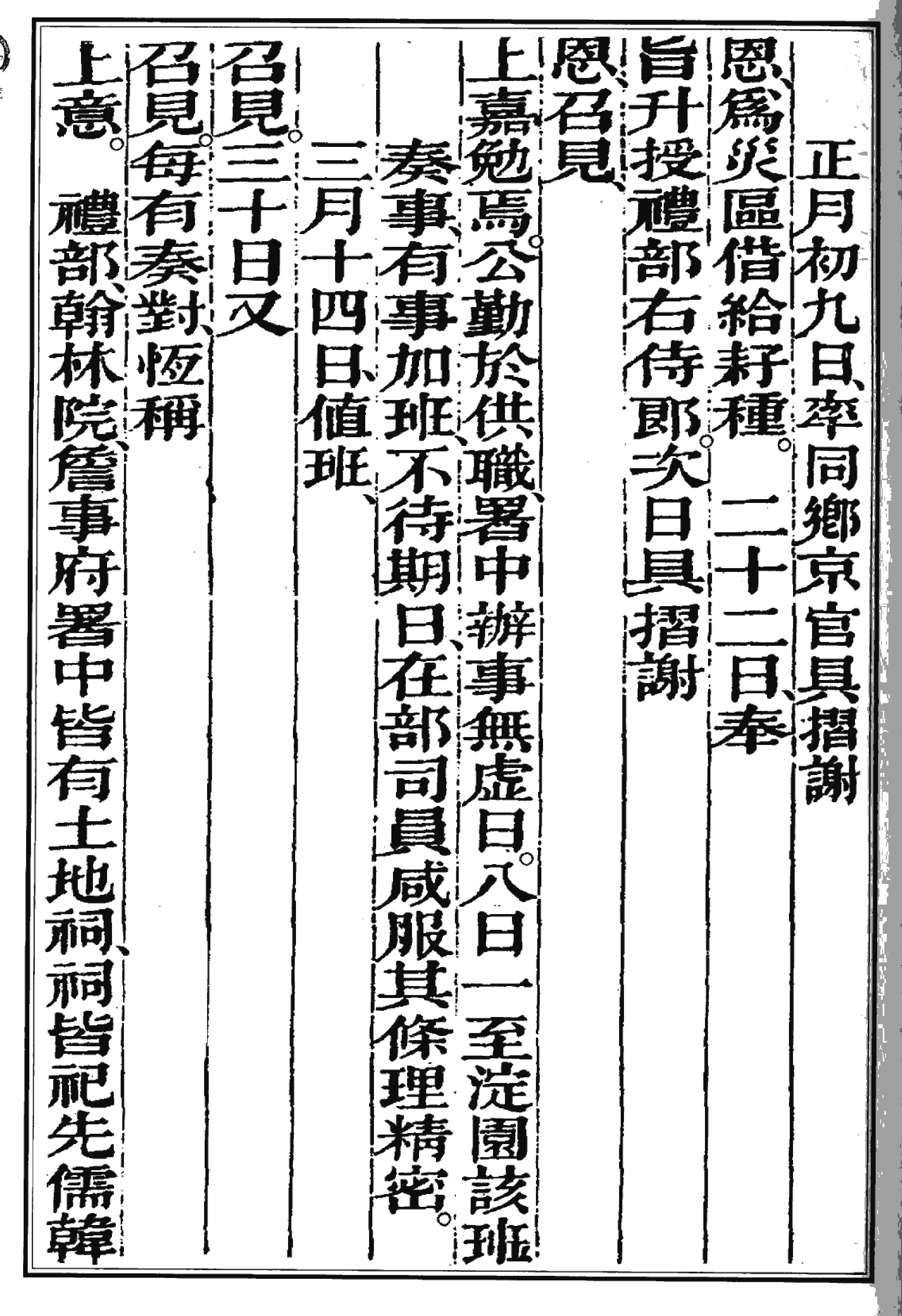
於
朝章國故、如會典、通禮諸書、尤所究心。又采輯古今名臣大儒言論、分條編錄、爲曾氏家訓長編、分修身、齊家、治國爲三門、其目三十有二。公嘗謂古人無所云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壹衷於禮而已。秦文恭公五禮通考、綜括天下之事、而於食貨之政稍缺、乃取鹽課、海運、錢法、河堤各事、鈔輯近時奏議之切當時務者、別爲六卷、以補秦氏所未備。又採
國史列傳及先輩文集中誌狀之屬、分門編錄、條分近代學術、用桐城姚氏之說、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爲目、依彙輯

之。星岡公病風痹踰年、公令弟國華出都還湖南。十月、聞劉公傳瑩以病卒於家、公設位哭之、爲墓志一篇、家傳一篇、刻石寄其家。劉公所著述無成編、獨於金氏孟子集注攷證中捘得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公爲校刻行於世。二十三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本年水災之區奉

旨蠲緩錢糧。公官京師十年、俸薄不給於用、取資稱貸。及官侍郎、每歲以其所得俸銀數十兩爲高堂甘旨之奉、兼以周族戚之貧者。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公三十九歲。



正月初九日、率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災區借給耔種。二十二日、奉
旨升授禮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召見、
上嘉勉焉。公勤於供職、署中辦事無虛日。八日一至淀園該班
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員咸服其條理精密。
三月十四日、值班、
召見。三十日又
召見、每有奏對、恆稱
上意。禮部、翰林院、詹事府署中皆有土地祠、祠皆祀先儒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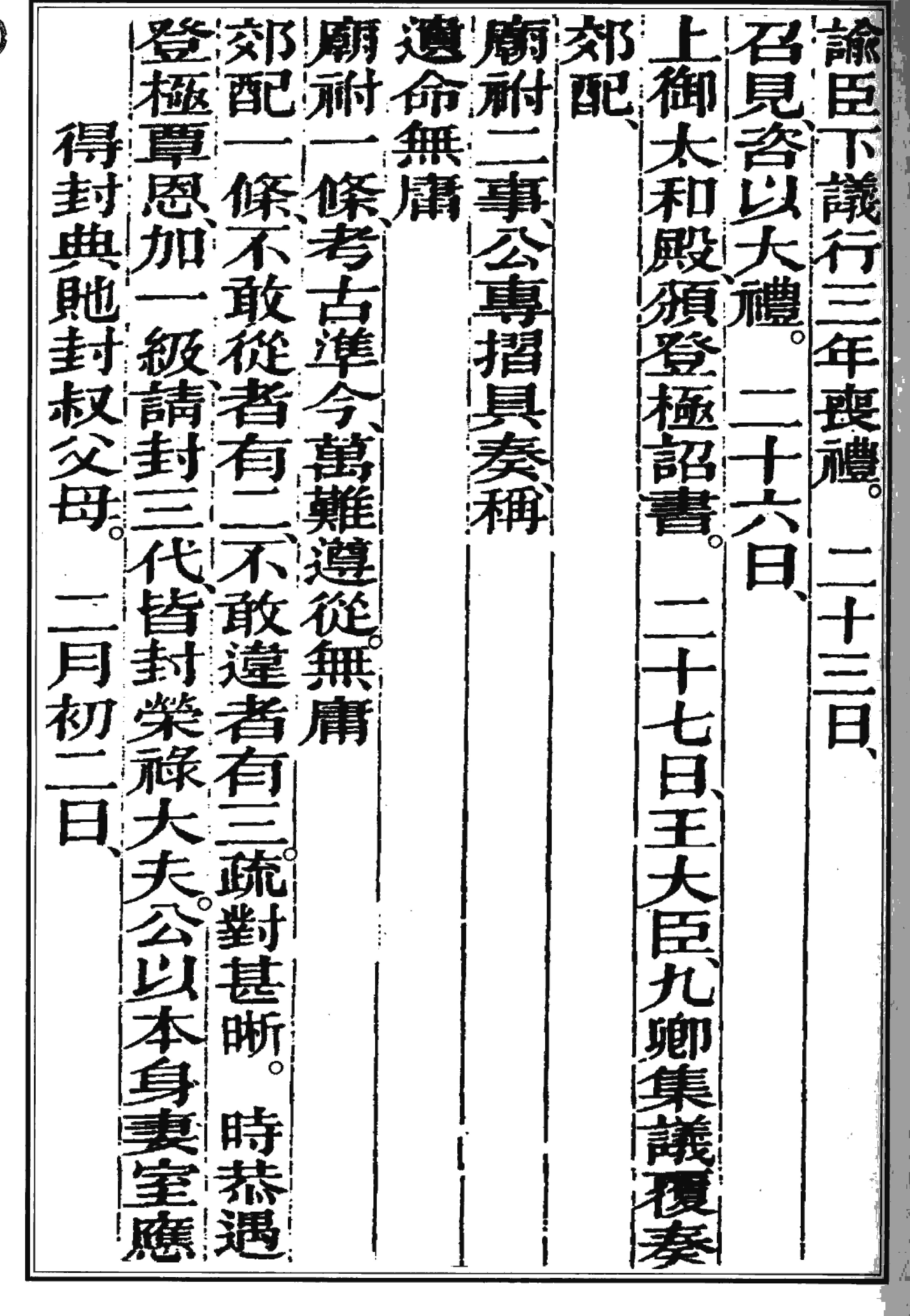
愈、禮部之祠復有孔子木主、胥吏相沿、莫知所自。公取木主焚化、而爲文以祀韓子、辯正其謬。夏、督修長沙府會館、旋又修湖廣會館位置亭榭、有紆餘卓犖之觀。八月初二日、奉
旨兼署兵部右侍郎。二十五日、
欽派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十七日、
欽派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初四日、
欽派順天武鄉試較射大臣。武鄉試分四圍、王大臣分較、公所較中式者五十二名。二十六日、率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水災奉

旨緩錢糧。是歲、東南各省大水、民飢、江南、浙江、湖北均展期九月舉行鄉試。湖南賊匪李沅發倡亂於新甯、戕官據城、分擾黔粵邊境、粵逆亦從此萌芽矣。先是江公忠源在籍捦獲會匪雷再浩、遂以知縣揀發浙江署秀水縣事、辦理賑災及保甲、甚得民譽。公聞新甯之亂、恐匪黨尋仇及江公之家、遂致書江公、勸其棄官以赴家難。未幾而賊黨潰竄、江公家亦無損焉。　十一月十五日、聞祖考星岡公之訃、請假兩月、設位成服。星岡公之卒以十月初四日、壽七十有六歲、葬於八斗衝、遷王恭人之柩祔葬。　十二月十一日、

孝和睿皇后升遐、公以禮部職任所在、不俟假滿、即日入內供辦、其署中他事仍不與聞。

庚戌道光三十年、公四十歲。

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升遐、硃諭遺命四條、其中無庸郊配、無庸廟祔二條、文宗嗣位、諭令臣工詳議具奏。十五日、奉移孝和睿皇后梓宮於漪春園。十六日、



諭臣下議行三年喪禮。二十三日、召見，咨以大禮。二十六日、上御太和殿，頒登極詔書。二十七日，王大臣、九卿集議覆奏郊配、廟祔二事，公專摺具奏，稱遺命無庸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配一條，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疏對甚晰。時恭遇登極覃恩，加一級，請封三代，皆封榮禄大夫。公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貤封叔父母。二月初二日、

內賜
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是日奉移
大行皇帝梓宮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初六日、奉
上諭、侍郎曾國藩所奏頗有是處、其餘京堂及科道等所奏各抒己見、殊少折中。各摺均著發還、欽此。初七日、
召見、公奏對甚詳、
上益嘉之。初八日、奉
上諭、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等因、欽此。三月、公遞應
詔陳言一摺、奏稱用人、行政二者幷重、然凡百庶政、著有

成憲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惟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
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皇上春秋鼎盛、與
聖祖仁皇帝講學之年相似、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
之例、亦請廣開言路、借臣工章奏、以爲考核人才之具。疏
入奉
上諭、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
切中情事、深堪嘉納。連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
通政使羅惇衍等各陳時事、朕四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
慶雲、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等摺、分別准行交議。如該

侍郎措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諒各大小臣工必能激發天良、弼予郅治。惟稱日講爲求治之本、我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初、即命儒臣逐日進講、寒暑無間。朕紹承

丕業、夙夜孜孜、景仰

前徽、勉思繼述、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詳議以聞。欽此。　初四日、奏入春以來、雨澤稀少、農田待澤孔殷、亟請設壇祈禱、以迓和甘而慰民望一摺。　十二日、

孝和睿皇后

升祔覃恩、公呈請本身妻室封典。　十五日、公弟國潢入都、相

見極懽。時以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家事悉以屬公弟經理。

十九日、下淀園恭送

孝和睿皇后梓宮奉安昌陵。 四月初四日、奏陳日講事宜、補前摺所未備凡十四條。其於講官員數、進講之地、所講之書陳講之道以及講官儀節、體制等事、皆詳攷

聖祖御製文集會典與

國史列傳各書、先定大概規模於贊助

聖學之中寓陶成人才之意、猶前疏中之指也。 十二日、

宣宗成皇帝

升配、覃恩加二級、請封、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公仍以本身妻室

應得封典貤封叔父母。十七日、
欽派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十九日、移寓賈家胡同南頭路西。二十九日、
欽派朝考閱卷大臣。是科入館選者五十八人。是月湖南新甯賊酋李沅發就擒檻送京師斬之上年收復新甯、巡撫馮公德馨奏報李逆死於亂軍中、春閒李逆復出、馮德馨
逮問遣戍。
詔以駱秉章爲湖南巡撫。五月初二日、公第五女生後殤。
十四日、在署考試各省優貢。時奉
旨令部院九卿各舉賢才、公疏薦五人、奏稱李棠階以學政歸

家、囊槖蕭然、品學純粹、可備講幄之選。吳廷棟不欺屋漏、才能幹濟、遠識深謀、可當大任。王慶雲閎才精識、腳踏實可膺疆圉之寄。嚴正基洞悉民隱、才能濟變。江忠源忠義耿耿、愛民如子。　六月初四日、奉

旨兼署工部左侍郎。　十四日、

欽派朝考拔貢閱卷大臣。是科取士二百餘人。　七月、公弟國葆以縣試案首入湘鄉縣學、年二十有三歲、與公入學之年同。　公每綰部務、悉取則例博綜詳攷、準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斷無滯。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輿之學、左圖右書、鉤校不倦、於山川險要河漕水利諸大政、詳求折中。八月十

一日、召見詢以工部職務、公奏對詳悉、移時乃退。二十一日、欽派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録閱卷大臣、取士五十名、引見記名者二十八。九月十八日、恭送
宣宗成皇帝梓宮奉安慕陵、
欽派
梓宮前恭捧
冊寶大臣。二十四日、
饗奠禮畢、禮部堂官各加二級。二十五日、具摺謝
恩。次日、

皇上駐蹕秋ᅵ行宫、
諭隨扈各員均加一級。十月、
回鑾、奉
旨兼署兵部左侍郎。十一月十三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水災州縣蠲緩錢糧。十二月二十二日、禮部奏元旦禮
節、
硃批嚴飭禮部堂官分别交部議處、察議、尋奉
旨准予抵銷處分。是年夏間、廣西賊匪大起、巨股數十。六月、
逆首洪秀全與其黨楊秀清、蕭朝貴等起於桂平縣之金
田邨、爲數最衆且悍。

詔以向榮爲廣西提督，起用林則徐爲
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剿。以前雲南提督張必禄督師會剿，廣
西巡撫鄭祖琛革職。既而林文忠公則徐卒於道，張武壯
公必禄至潯州亦卒。
詔以李星沅爲
欽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廣西巡撫。
辛亥咸豐元年，公四十一歲。
正月初十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上年災區借給籽種。十四日，
上祇謁

慕陵行初周年禮、禮部堂官悉從公奉
旨派留署辦事。二月、
上諭廣州副都統烏蘭太馳往廣西幫辦軍務。二十六日、公
弟國潢出都、還湖南。粵西賊勢益熾。三月、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爲
欽差大臣、前赴廣西督師。以都統巴淸德、副都統達洪阿爲之
副。初九日、公奏籌練軍實、以裕國用、一摺。奏稱天下大
患、一在國用不足、一在兵伍不精。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
調、該省額兵、竟無一足用者、他省可推而知。當此餉項奇
絀、惟有量加裁汰、痛加訓練、庶餉不虛糜、而兵歸實用。謹

鈔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三案進呈。疏入、
召見、嘉其切中時弊、
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疏留中。　十四日、禮部奏請以宋
臣李綱從祀孔子廟廷。時福建巡撫徐繼畬原奏稱李綱
所著書有周易傳、論語說二種。公復查得綱所著中興至
言、建炎類編、乘閑志、預備志各書、
文淵閣著錄者梁溪集、建炎時政記二種、奉
旨准其從祀、在先儒胡安國之次。　四月二十六日、公奏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摺。維時
上孜孜求治、在廷臣僚鮮以逆耳之言進者。廣西軍事日棘、賽

倘阿公以端揆大臣出而督師、中外驚愕。公意欲爲人臣者趨倘骨鯁、培其風節、養其威稜、遇有事變、乃可倚之以折衝捍患、不至畏葸退縮。公所陳多切直之語、疏入、時恐犯不測之罪。

上諭、曾國藩條陳一摺、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預防流弊、雖迂腐欠通、意倘可取。朕自卽位以來、凡大小臣工章奏、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諸大端有所補裨者、無不立見施行。卽敷陳理道有益身心者、均著置左右、用備省覽。其或窒礙難行、亦有駁斥者、亦有明白宣諭者、欲求獻納之實、非徒沽納諫之名、豈遂以毋庸議三字置之不論也。伊所奏除廣西地

利兵機已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等語，頗爲切要。自維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時存檢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過當之言，不加節取采納，不虞是卽驕矜之萌，朕思爲君之難，諸臣亦當思爲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也。欽此。公是疏得奉

優旨，時稱盛事焉。　是月，李文恭公星沅卒於軍。　五月，

詔授鄒鳴鶴爲廣西巡撫。　十八日，唐公鑑入都，

召見十餘次，極耆儒晚遇之榮。　二十六日，公奉

旨兼署刑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允、以前疏激直、未獲咎戾、具申感激之意。六月、賽尚阿公抵桂林、疏調江公忠源隨營差遣。江公方丁憂在籍、應調赴粵、烏蘭太公一見而極重之、留於幕府、每事必諮焉。復委募楚勇五百人助勦、是爲湖南鄉勇出境勦賊之始。

公前官翰林時、與倭仁公、唐公鑑輩講學、逐日記注、中輟數年、劉公傳瑩爲公書齋額曰養德養身緜緜穆穆之室。至是公乃仿程氏讀書日程之意、爲日記、曰緜緜穆穆之室日記。其說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極中而天地位、此緜緜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極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

之静、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以貫之。每日自課以八事、曰讀書、曰静坐、曰屬文、曰作字、曰辦公、曰課子、曰對客、曰復信。觸事有見、則别識於其眉。八月、

欽派順天鄉試搜檢大臣。公兼攝刑曹職務繁委、值班奏事、入署辦公、蓋無虚日。退食之暇、手不釋卷、於經世之務及

本朝掌故分彙記録、凡十有八門。大學士琦善公在新疆辦理番案得罪、

欽差大臣薩迎阿公前往查辦、奏請將琦善交刑部治罪。奉

旨逮問。閏八月、琦善至京師、入刑曹、

欽派軍機大臣、三法司會審。琦善自寫供摺千餘言、謂由薩迎

阿之陷害、在廷諸公亦頗咎薩公原奏之過當。時薩公代琦善任、未旋京邸。會審之際、琦善爭辯不已、軍機章京邵懿辰駁詰供詞十九事、諸公不之省、乃議傳薩公所隨帶查辦之司員四人、赴法堂與琦善對訊、至有議反坐者。公獨曰、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
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
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
旨然後可。爭之甚力、詞氣抗厲、四坐爲之悚動、其事遂已。

廣西逆匪竄陷永安州城、僭僞王號。賽尚阿公督師由桂林

進勦。二十一日、
上御門、聞永安失守之警、督兵將帥皆奉
旨申飭。二十六日、禮部考送軍機章京。二十九日、刑部考送
軍機章京。九月初一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水災州縣豁免錢糧。十月十二日、
欽派順天武鄉試大主考、以沈公兆霖爲之副。是科中式武舉
一百六十六名。十七日、試竣覆
命、
召見。十一月初三日、監視
郊壇開工。十九日、領同鄉京官具摺謝

恩、爲新甯縣經兵亂、奉
旨蠲免錢糧與倉穀之未完者、又因武陵等州縣水災、蠲緩錢
糧。十二月十八日、公奏備陳民間疾苦一摺、奏稱國貧
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爲大患、目前之急務、其大端有三、
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二曰盜賊太衆、良民難安。三曰
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其時銀價昂貴、朝野均以爲苦、
宣宗曾飭部院衙門、各省督撫議變通平價之法、公疏於弭盜
賊、清獄訟二條請
申諭外省、思所以更張之。其平銀價一條、卽於次日續遞銀錢
並用章程一摺、奏稱、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

不爲不多，臣之所深服者惟吳文鎔、劉昆駒、朱嶟三疏。謹就三臣原奏，參以管見，擬章程凡六條，幷鈔錄吳文鎔等原疏進呈

御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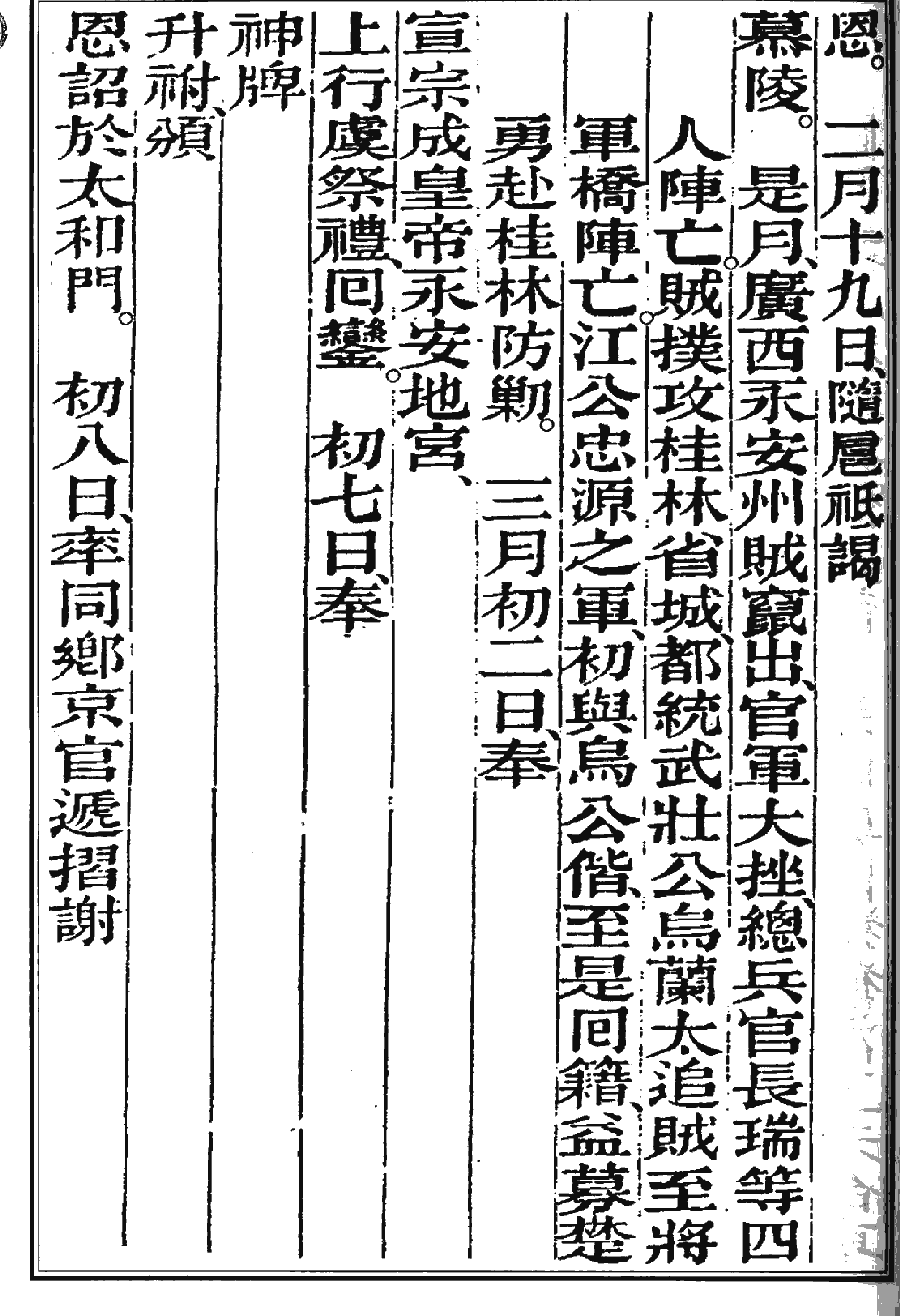
旨交戶部議奏。二十六日，監視

慕陵隧道開工。是歲，公選錄古今體詩凡十八家，又選錄古文辭百篇，以見體要。

壬子咸豐二年，公四十二歲。

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兼署吏部左侍郎。次日具摺謝


恩。二月十九日、隨扈祇謁
慕陵。是月、廣西永安州賊竄出、官軍大挫、總兵官長瑞等四
人陣亡。賊撲攻桂林省城、都統武壯公烏蘭太追賊至將
軍橋陣亡、江公忠源之軍、初與烏公偕、至是回籍、益募楚
勇赴桂林防勦。三月初二日、奉
宣宗成皇帝永安地宮、
上行虞祭禮、回鑾。初七日、奉
神牌
升祔、頒
恩詔於太和門。初八日、率同鄉京官遞摺謝

恩爲豁免屯丁實欠。
欽派會試搜檢大臣。 十一日、廣西警報至都下、奉
旨烏蘭太向榮交部嚴加議處、賽尚阿交部議處。公赴部會議、
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會
議罷後、公專摺奏請從嚴議處、
詔改從寬典焉。 十八日、禮部奏請以宋臣韓琦從祀孔子廟
廷。 二十七日、奉
旨派恭送
太廟冊寶。 三十日、公第六女生、後字衡山聶氏壻名緝槼。
歐陽夫人之兄柄銓入都。 是時粵匪猖獗、河工未合、京

饑亢旱、人情驚懼。
上詔求直言、內閣學士勝保上疏失檢、交部嚴議、部議降三級
調用、公奏請
特旨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一摺、
上納用焉、疏留中。四月初一日、
宣宗成皇帝
升配詔禮部諸臣各加一級。廣西省城解圍、賊竄陷全州、入
湖南境、掠民船、將浮湘而下、江公忠源以楚勇破之於蓑
衣渡。五月、賊竄陷道州。六月十二日、
欽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次日遞摺謝

恩附片奏請試竣後
賞假兩月回籍省親。公自己亥之冬入都供職十有餘年，由翰
林七遷至侍郎，
眷遇甚隆，中間星岡公衰老疾篤，屢思乞假歸省，於勢未得。至
是得江西試差，乃請假回籍，
硃批允之。二十四日，馳驛出都。二十九日，過河間府，吳公
廷棟權守河間，相見於途次。七月十三日，道過宿州，周
公天爵方引病在籍，以函約公相見於旅店，縱談今古，自
夜達旦，乃別去。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縣境小池驛，
聞訃，江太夫人於六月十二日薨逝，公大慟，改服奔喪，取

道黃梅縣、覓舟未得、乃乘小舟渡江、至九江府城、僱舟、泝江西上。　賊於六月由道州竄出、陷桂陽州。是月、陷郴州、由安仁、醴陵下犯長沙省城。湖南各郡舊有會匪、蠢焉欲動。湘鄉尤多匪蹤、縣令朱孫詒緝治甚勤、禮請邑中儒士羅公澤南、李公續賓兄弟、王公鑫、劉公蓉等團結鄉勇、加以訓練、而竹亭公以鄉老亘望總其成。是時鄉團以湘鄉爲稱首。　八月十一日、公舟至黃州登陸。十三日、抵武昌。常公大醇爲湖北巡撫、來唁、公始聞逆匪撲長沙之警。十四日、由武昌啟行。十八日抵岳州、取道湘陰、甯鄉。二十三日、抵家、哭殯、旋謁星岡公墓。　逆賊大股均至長沙、官

軍亦漸集。江公忠源於南門外近賊壘爲營，賊不得逞。

詔以張亮基爲湖南巡撫。張公入守長沙，以左公宗棠入贊軍幕。九月十三日，江太夫人葬於下腰里宅後山內。賊用地道轟長沙城，官軍拒卻之。時承平日久，驟經兵亂，人心恇怯，譌言四起，雖未見賊之地，亦相率挈家驚走。公在家，遇鄉里人則教之以保守之方、鎮靜之道。賓尚阿公至長沙，奉

旨逮問，以徐廣縉爲

欽差大臣，督兵勦賊。十月，長沙圍解，賊渡湘西，竄甯鄉、益陽，東出臨資口，大掠民船，竄湘陰，陷岳州，官軍數萬人自長

沙拔營追之。十一月、賊船蔽江而下、陷漢陽府城。張公亮基於賊退後搜捕土匪甚嚴、畱江公忠源之楚勇二千人駐省城防守、札委湘鄉羅澤南、王鑫等招募湘勇千人入省垣防守。時巴陵匪徒晏仲武等作亂、江公忠源以楚勇往討擒之。是月、湖南巡撫奉

上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十二月、武昌省城失守、湖北巡撫常文節公大醕等殉難。十三日、公奉到

寄諭、草疏懇請在家終制、幷具呈請巡撫張公代奏。繕就未發、

適張公專弁以函致公、告武漢失守、人心惶恐、懇公一出。郭公嵩燾至公家、力勸出保桑梓。公乃燬前疏、於十七日起行、二十一日抵長沙、與張公亮基籌商、一以查辦匪徒爲急務。二十二日、拜摺敬陳團練鄉民、搜查土匪大概規模、且稱長沙省城兵力單薄、行伍空虛、不足以資守禦、因於省城立一大團、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招募來省、實力操練、既足資以勦捕土匪、於防守省城不無裨益。是摺奉

硃批、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勦、欽此。公又附片奏稱、臣在京供職十有四年、今歲歸來、祖父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之

葬亦未盡禮、若遽棄庭闈、出而莅事、萬分不忍、請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即當回籍守制、以遂烏私。維時羅公澤南領所招湘鄉練勇三營已至省城、仿前明戚繼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練、公爲之酌定訓練章程、故疏中及之。其後良將輩出、實濫觴於此。瀏陽會匪煽亂、號曰徵義堂、其匪酋爲周國瑜、聚黨逾萬人。江公忠源以楚勇往、出其不意、一戰破平之。武昌陷後、

詔授向榮爲

欽差大臣、徐廣縉逮問、前湖廣總督程矞采革職。

詔以張亮基署總督、又

特命琦善爲

欽差大臣、偕直隸提督陳金綬、內閣學士勝保督兵馳赴楚豫

之交、堵賊北竄。又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爲

欽差大臣、出省堵勦。

# 曾文正公年譜卷二

癸丑 咸豐三年、公四十三歲。

正月、公在長沙督辦街團、委在籍江蘇候補知州黃廷瓚、安徽候補知縣曹光漢編查保甲、以書函勸諭、不用公牘告示。又以書徧致各府州縣士紳、其大致以爲團練之難莫難於集費、宜擇地擇人而行之。目前急務、唯在清查保甲、分別良莠、以鋤暴爲安良之法、遇有匪徒、密函以告、即行設法掩拏、處辦、庶幾省文移之煩、可期無案不破。其書中有不要錢、不怕死二語、公所自矢者、一時稱誦之。十一日、張公亮基赴湖北署總督任、江公忠源從行。其楚勇

留長沙者，江公忠濟、劉公長佑接統之。二十二日，耒陽、常甯報有匪徒嘯聚白沙堡，擾及嘉禾境。公調派劉長佑、李輔朝帶楚勇五百，王鑫帶湘勇三百。二十五日啟行進剿，未至而常、耒之匪聞風先潰。適衡山縣境之草市土匪竊發，楚勇、湘勇留衡山，一戰平之。　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封疆大吏，剪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著該署督撫等認真查辦，並著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地方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等因。欽此。　十二日，公奏嚴辦土匪以靖地方一摺，奏稱：湖南會匪名目甚多，近年有司掩飾彌縫，任其猖獗，非嚴刑峻法無以銷遏亂

萌時。公於長沙城中魚塘口爲行轅，設審案局，委候補知州劉建德、照磨嚴良畯承審，拏獲匪徒，立予嚴訊，用巡撫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斃之杖下。分别會匪、教匪、盜匪及尋常痞匪名目，按情罪以處辦。公意純用重法以鋤强暴，而殘忍嚴酷之名，在所不辭也。是疏入，奉

硃批：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欽此。 初，賊之犯長沙也，調集各省兵勇數萬人，既而追賊東下，其餘丁散勇逗遛湖南，或數十百人爲羣，出沒附近郵墟，遇湘水行船上下，輒以兵差爲名强封之，而詐索其財，商旅畏憚，百物幾不通。公捕得强封民船之川兵三人，徑行斬決，梟示江

干、由是游手斂迹、風帆暢行無阻。賊陷武漢兩城後大掠民船數千艘於正月初旬括掠丁壯、婦女數十萬人、驅入舟中、順流而下、旌旗蔽江、沿江城鎮皆失守。十一日、陷九江府城。十七日、陷安慶省城。二月初十日、攻陷江甯省城、將軍忠勇公祥厚、總督陸公建瀛等殉難。賊遂據爲僞都、僭僞號、造宮殿、分其黨林鳳祥等北竄。二十一日、陷鎮江府。二十三日、陷揚州府。皆踞守之。向公榮總統各路兵勇十餘萬追至金陵、而城已陷、遂駐營城外。琦善公率領北方各路官兵攻圍揚州、是爲江南江北兩大營。劉公長佑等既破衡山土匪、餘黨竄入攸縣界、遂督勇追剿、而

安仁縣土匪又起，劫獄，燒官署。在籍候選知州張榮組帶鎮筸勇數百，與楚勇會勦平之。　江公忠源赴鄂，尋奉
旨授湖北臬司，又奉
旨令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江公上書於公，言今日辦賊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戰船數百艘，調閩廣水師數千人，先肅清江面，而後三城可復，否則沿江各省後患方長。公治水師之議萌芽於是矣。湖北崇陽、通城兩縣匪徒大起，聚黨數千人。江公領兵勇於三月初旬回南勦捕。公飭江忠濟帶所部楚勇由平江前往會勦。初五日，劉公長佑楚勇回長沙，公亦飭其馳赴崇、通會勦，三戰而匪徒殲焉。江公

遂盡挈楚勇下赴江南。省城所招湘鄉練勇千餘人、署巡撫潘公鐸議汰之還鄉。公前調取三百餘人、以王鑫領之、剿土匪於衡、永各屬。其留未汰者、操練無虛日。塔齊布公方署長沙營都司、忠勇冠時、人鮮知者。公一見大奇之、委密捕巨盜數名、皆剋獲。千總諸殿元領辰勇數百人、亦經公所識拔。公委塔齊布兼管領辰勇、與湘勇合同操練、膽技精強、遂成勁旅。三月、潘公鐸具摺告病、駱公秉章仍奉

旨署湖南巡撫、以四月十一日到任、奏委塔齊布署撫標中軍參將。各州縣捕送匪徒來省者漸多、嚴刑鞫訊、日有斬

梟杖斃之案、前後所戮者二百餘名、湘中匪徒聞風斂迹。李公瀚章以已酉選拔朝考、出公門下、時署湖南益陽縣事、上書於公、勸以緩刑、公未之從也。 安化縣屬藍田市有串子會匪聚衆謀亂、公飭湘鄉縣知縣朱孫詒以練勇往捕、擒百餘人、事乃解。 桂東縣有江廣邊界匪徒竄入、城陷、公與駱公札委張榮組帶三廳兵勇往勦、又調候補道夏廷樾督湘勇七百餘人繼之。未幾桂東平、駱公增募湘勇一營、以監生鄒壽璋領之。 歐陽夫人挈子女出都還湘、夫人之兄柄銓隨行。五月初三日、抵長沙、尋歸湘鄉。公弟國葆募湘勇一營駐紮長沙南門外。 江公忠源

奏請招練楚勇三千赴江南助勦，奉

旨允之。公因函致江公之弟忠濬、忠淑與寶慶府知府魁聯，令招寶勇、湘鄉縣知縣朱孫詒令招湘勇，來省操練，然後遣赴大營，與江公舊部合成一軍，以壯其勢。江公以四月初七日由鄂東下，行抵九江，值賊船數百自金陵上竄，再陷安慶，直抵湖口，勢趨南昌省城。江公方駐守九江，十日即馳至南昌，籌備防守。部署粗定，而賊抵城下，設法堵禦，賊不得逞。江公飛檄請援於湖南，湘中聞鄰省之警，人心惶恐。公初擬六月歸行小祥之祭，而湘省官紳並倚公爲防守，公乃札張榮組駐營永州、王鑫駐營郴州，以防南路土

匪、而調夏廷樾、羅澤南以湘勇回省。適奉到

寄諭、因金陵賊船駛赴上游、有回攻長沙、兼擾南昌之語、有

旨令各省督撫嚴防、并令公與駱公會籌防禦。駱公咨提督鮑

起豹調兵來省、并札飭所募寶勇、湘勇三千人留省城聽

調。 六月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辦理防堵事宜一摺。公

又專摺奏稱、捜拏土匪隨時正法、省局委員添派候補知

縣、厲雲官審訊各案、粗有頭緒。 臣 母喪初周、擬回籍修小

祥之禮、適聞粵賊回竄江西、 臣 應留省城會籌防堵、不敢

以事權不屬、軍旅未嫻、稍存推諉。 是日、又與駱公會摺

奏參長沙協副將清德、請

旨革職，以儆疲玩而肅軍政。又專摺奏保署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懇

恩破格超擢，并稱該二人日後有臨陣退縮之事，即將臣一併治罪。附片特參副將清德性耽安逸、不理營務等款，請交部從重治罪。　江忠淑募新甯勇千人、朱孫詒募湘鄉勇千二百人，均抵長沙。公檄江忠淑由瀏陽赴江西，朱孫詒由醴陵赴江西、夏廷樾、郭嵩燾、羅澤南以兵勇千四百人由醴陵繼進，合計援江兵勇三千六百人，是爲湘勇出境剿賊之始。　二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撥派兵勇赴江西援剿一摺。　湖南調各路兵勇防守省城者數千人，塔齊

布公逐日抽調操閱、暑雨不輟。公亟奬其勤。提督鮑起豹至省城、乃宣言盛夏操兵之非、由是營伍咸怨塔公、以及於公、時復與湘勇爭訌、公所奏參之副將清德乃依附鮑起豹、而與塔齊布爲仇者。公前疏入、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塔齊布着賞給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補用、先換頂帶、以示奬勵。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請將性耽安逸、不理營務之副將革職治罪一摺、清德着革職拏問、交張亮基、駱秉章訊明、定擬具奏等因。欽此。由是兵伍益怨公矣。　七月、公以省城籌防之事粗備、援江之師已成行、遂回籍省親、家居數日、復出至省垣、

時新甯勇援江者行抵瑞州、遇警而潰。至義甯復行招集以進。湘勇援江者以七月十九日抵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小挫、陣亡營官謝邦翰、易艮幹、羅信東、羅鎮南四人、湘勇死者八十餘人。羅公澤南以諸生講學、湘人多從受業者、是役陣亡各員皆羅公弟子也。賊攻南昌、屢以地道轟城、官軍堵之。江公忠源復以書致公、謂長江上下任賊船遊弈往來、我兵無敢過問者。今日之急、唯當先辦船礮、擊水上之賊。時郭公嵩燾在江公幕中、力主水師之議。

文宗寄諭各督撫、亦屢及之。公商之巡撫駱公、奏請

勅調廣東瓊州紅單船放出大洋、由崇明入江口、以擊賊於下

游。調廣東內江快蟹拖罟船由梧州府江泝灘水過斗門、浮湘而下、出大江、以收上下夾擊之效。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湖南營兵與湘勇鬭不和。七月十三日、提標兵與湘勇械鬭、公但將湘勇棍責。八月初四日、永順協兵與辰勇械鬭、公咨提督請按治軍法、未行也。初六夜、永順協兵掌號執仗至參將署、欲害塔齊布、公、塔公匿菜園草中以免。兵衆燬其房室。旋出至公所館撫署側射圍中、大譁。駱公步出諭飭之、乃解。時有勸公據實參奏者、公曰、爲臣子者不能爲

國家弭亂、反以瑣事上瀆

君父之聽,於心未安也。二月中,曾經奏請移駐衡、寶二郡,就近勦辦土匪。遂定計移駐衡州,以避之,因與駱公商調塔齊布領寶勇、辰勇八百人,益以撫標兵,移駐醴陵;調鄒壽璋領湘勇駐瀏陽,以防江西之賊;調訓導儲玫躬所領湘勇一營往郴州,以防土匪;公弟國葆率所領湘勇上駐衡州。

八月十三日,公具摺奏言:湖南衡、永、郴、桂各屬爲匪徒聚集之藪,數月以來,聚衆爲亂,巨案疊出。臣即日移駐衡州,就近調遣,附片奏調委員厲雲官等隨往差遣。十四日,公由長沙起行,繞道湘鄉,抵家省親。以二十七日抵衡州府。

先是,南路土匪屢起,次第勦平。江西吉安府屬土匪大起,

太和、安福二縣失守。江公忠源派羅澤南以湘勇往剿、大破之、擒斬數千、克復兩城、餘匪潰竄湖南界、茶陵、安仁皆不守。公乃調塔齊布以兵勇往剿平之。　王公鑫駐營郴州、聞江西援軍營官陣亡之信、欲回籍募勇赴江西剿賊、以抒公憤而復私仇、上書於公、詞氣忼慨。公嘉其義、札令來衡州面商以討賊之事。公言、近日大弊在於兵勇不和、敗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於徵調之時、彼處數百、此處數十、東西抽撥、卒與卒不相習、將與將不相知、地勢乖隔、勞逸不均、彼營出隊而此營袖手旁觀、或哆口而笑、欲以平賊、安可得哉。今欲埽除更張、非萬衆一心不可。擬再募

勇數千、與撥江各營合成一軍、交江公忠源統之以平賊。

八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城解嚴、賊竄陷九江府湖口縣、仍陷安慶省城、皆踞之。復分股上竄湖北、張公亮基以兵五千人扼守田家鎮、賊至則大潰。江公忠源開道馳援、戰不利、北屯廣濟、賊因上犯鄂渚。張公亮基奉

旨調任山東巡撫、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吳公者、公會試座師也。九月初、由黔赴鄂、道出長沙、以書招公至省垣相見、公以軍事方殷、未遑離次。吳公星馳赴任、時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擾德安、南及興國、湖南岳州戒嚴。駱公秉章馳書與公謀防堵、公以茶陵、安仁既平、札調塔齊布等軍速赴長

沙，并調援江之湘勇回援。二十七日，奉

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爲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駱秉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撥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吴文鎔等會合勦辦，力遏賊衝，毋稍延誤。欽此。　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勦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項，著駱秉章籌撥供支。兩湖脣齒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欽此。　王公鑫募湘勇，初議欲爲援江諸軍復仇，既而聞賊竄湖北之警，駱公因札令募勇三千赴防省城。公見王鑫氣太鋭而難專

用也、既爲書以戒之、又函致駱公、言兵貴精不貴多、新集之勇未經訓練、見賊易潰、且餉糈難繼、宜加裁汰。駱公未能用。維時羅公澤南由吉安率勇回湘、李公續賓分領一營、戰功卓著。又有楊虎臣、康景徽所帶湘勇二營、先後自江西回抵長沙、合以王鑫新募之勇、及所調兵勇、赴防省城者不下萬人。總督吳公到鄂、屢請援師。時又奉

上諭、武昌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遵照前旨、趕緊督帶兵勇船礮、駛赴下游會剿、以爲武昌策應等因。欽此。公商之駱公、請飭王鑫帶所招湘勇赴鄂、旋以賊船東竄、湖北解嚴、湘勇亦未北行也。公言、今之辦賊不難於添兵、而難於籌

餉、不難於募勇、而難於帶勇之人。不難於陸戰、而難於水戰。江公忠源之守南昌也、派夏廷樾郭嵩燾在樟樹鎮製造木簰數十具、載礮於其上、擬衝賊船。簰甫成、將發、而賊退出鄱湖。至是公亦於衡州仿造衝簰、旣試之水面、鈍滯難用、乃買民船改造礮船。二十四日、公具摺奏言、武昌現已解嚴、臣暫緩赴鄂、幷請籌備戰船、合力堵剿。該匪以舟楫爲巢穴、長江千里、任其橫行、欲加攻剿、惟以戰船爲第一先務。臣即在衡州試行趕辦、果有頭緒、即親自統帶駛赴下游。是疏奉

硃批、所慮甚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欽此。時廣東解江南

大營餉銀過長沙、公附片奏請截留四萬兩以爲籌辦礮船召募水勇之資。湘勇營制以三百六十八人爲一營、每營用長夫百四十八人、合爲五百。公之選將領以四科爲格、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公欲募成六千之數、合江公忠源舊部足成萬人、甫立此議、江公遂奏請以公所練六千人出省勦賊、奉

上諭：湖北情形緊要、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留勦賊、著曾國藩卽將選募之楚勇六千名酌配礮械、籌雇船隻、由該侍郎督帶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勦、肅清江面賊船、想曾國藩與江忠源必能統籌全局也。欽此。鄂中兵勇前防田家鎮者

潰後或逃竄湘中，劫掠行旅，公捕得，即斬以徇，民賴以安。是月，公致書湘鄉人士，議建忠義祠於縣城，祀援江陣亡營官四人，而以湘勇附祀焉。　江公忠源回軍漢陽，奉
旨授安徽巡撫，并
諭令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賊已踞安慶，議建廬州爲省，會工部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在籍辦理團練，賊自舒、桐北竄，呂公迎剿陣亡，周文忠公天爵亦卒於家。江公見鄂賊甫退，皖事尤棘，力疾提師北趨廬州，行至六安，病甚。

十一月，奉
上諭：宋晉奏曾國藩鄉望素孚，人樂爲用，請飭挑選練勇，雇覓

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速殄賊氛等語。現在安徽逆匪勢甚披猖、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業經殉難、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戰船攔截追剿、任令賊䑸往來自如、以致逆匪日肆鴟張。該侍郞前奏亦曾籌慮及此、著卽趕辦船隻礟位、并前募勇六千、由該侍郞統帶、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郞忠誠素著、兼有膽識、朕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欽此。前此寄諭、有肅清江面之語、各省亦苦賊䑸飃忽、公壹以水師爲急、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師舟艦無人經見、刱爲此舉相顧

色驍。公日夜苦思，博採眾議，岳州營守備成名標、廣西候補同知褚汝航、知縣夏鑾等先後奉委抵公行轅，公留置戎幕，遂詢知拖罟、長龍、快蟹、舢板各船式，鳩集衡、永工匠依式製造。公研精覃思，不遺餘力。彭公玉麟、楊公載福來營，公弟國葆亟稱兩人之才，公拔而用之。廣西巡撫勞公崇光委解礮二百尊赴鄂，道出衡州。時田鎮防兵已潰，公因截留其礮位，并護解之水手，以備教練水師之用。　公以湖南庫款不敷提用，其募練之餉恃勸捐接濟，公選派員紳設局於各州縣，不用官牘，以防抑勒，自刊軍功執照，用撫藩鈐印，自六品至九品，按貲填給。　常甯縣土匪起，

縣城失守。公調千總周鳳山、公弟國㯖帶勇往剿。十一日、賊竄踞羊泉洞、又調張榮組、儲玫躬帶勇會剿。十四日、陷嘉禾、犯藍山、又竄踞道州之四庵橋、公又添調鄧壽璋、魏崇德帶勇往剿。各營與賊戰、均有斬獲、而儲玫躬之功爲多。公與巡撫駱公會奏常甯土匪滋事狀官、現已派勇往剿、拏獲首要各犯一摺。二十六日、公具摺奏言、籌備水陸各勇馳赴安徽會剿、而船礮水軍一時未能就緒。前經

奉

旨特派廣西右江道張敬修購辦夷礮、廣礮千尊幷帶工匠自粵來楚。臣專候該道來楚、乃可成行。附片奏請設立水路

糧臺、提用湖南漕米二三萬石以資軍食。又附片奏請經手勸捐之款準歸入籌餉新例、隨時發給部照、以免捐生觀望不前之弊。　公前擬募陸勇六千本以付江公忠源統帶、尋奉

旨籌備水師、始建水陸萬人大舉東征之計。先派江公之弟忠濬帶勇一千名赴皖、公則經營戰艦、規造礮船二百號、僱民船二百以從其後。船行中流、陸兵則夾江而下、其規畫大局如是。庶事草創、經費繁鉅、有求弗應、則與巡撫駱公書函往復、駱公委曲應副、漸以就緒。公嘗以蚊虻負山、商距馳河自況、又嘗有精衛填海、杜鵑泣山之語。蓋公之水

師爲肅清東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間最爲盤錯艱難之會矣。十二月初一日、委褚汝航至湘潭、分設一廠、監造戰船。其衡州船廠委成名標監督之。造船大者快蟹、次曰長龍。又購民間釣鈎船修改以爲礮船。褚公又依式添造舢板小艇數十號。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各用其長潭廠所造尤堅利矣。　賊船回竄湖北、仍陷黄州。公致書於總督吴公、言今日南北兩省且以堅守省會爲主、必俟水師辦成、乃可以言剿。湖北巡撫崇綸公奏參督臣閉城株守、奉

旨切責吴公。乃出督師於黄州。吴公遺書於公、其略云、吾意堅

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爲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而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恃君一人，務以持重爲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所處固不同也。公得書，深憂之。

駱公秉章調羅澤南等湘勇二營泝湘而上，會勦土匪。初十日，抵衡州，公與羅公商搉兵事，更定陸軍營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四哨，每哨八隊，親兵一哨，六隊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營用長夫百八十人，營官、哨官、隊長以至勇夫薪糧分毫悉經手定，刊立營制數十條，營規亦數十條。自此以後，湘勇轉戰遍於各省，一依公所定規制行

之。廣東協撥鄂餉七萬兩委員解楚、道出郴桂、適永興土匪起、公迺令羅澤南帶勇迎護粵餉、勦捕土匪平之。

公前奏一疏、於十六日奉到

硃批、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尚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公於二十一日具疏逐條陳明。其

一、起行之期，必俟粵東解礮到楚，稍敷配用，即行起程。其一、黃州巴河被賊船占踞，必先埽蕩鄂境江面，乃能赴皖。其一、武昌爲金陵上游，賊所必爭，目今宜力保武昌，然後可以進勦。其一、臣所練之勇，現在郴桂一帶勦辦土匪，不能遽行撤回，俟來年正月船礮將齊之時，壹併帶赴下游。其後一條奏稱餉乏兵單，成效不敢必，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疏入，奉

硃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欽此。公又具摺奏稱：衡、永、郴、桂

一帶尚有一股會匪剿捕未畢、餘黨尚多。此股會匪實爲
湖南巨患、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奉
硃批、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剿辦
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　公又因衡
陽、清泉兩縣每用保甲催徵錢糧、民戶抗欠、則追比保甲、
而保甲亦包攬爲姦、反置團防事於不理。公批飭兩縣令、
但責成保甲、稽查土匪、而催徵仍責之吏役、亦於是捐附
片陳奏。奉
硃批、此應亟改易者、著知照駱秉章將改辦章程速行覆奏。欽
此。衡州府縣差役人數甚多、詐索鄉閭、倚勢作威。公訪得

惡差數人誅戮之不少寬貸。公於地方之事知無不為意在鋤奸宄以安良善不以侵官越俎為嫌也。　江忠烈公忠源自六安力疾入守廬州府賊鳩黨合圍數重劉長佑江忠濬等以楚勇往援及各路援軍皆阻隔不得進十二月十七日府城陷江公赴水死之城中殉難者不能悉紀候補知府陳公源兗知縣鄒公漢勳死尤烈陳公者公同年友鄒公者亦公所推許也。　船廠趲工歲暮不息成者過半。二十七日公自衡州回籍省親。　是年夏四月賊黨林鳳祥自揚州掠眾北竄陷滁州據臨淮關復陷鳳陽府遂北竄河南陷歸德撲開封省城渡黃河。六月圍攻懷慶

府。八月、竄入山西、陷平陽府。復出至臨洺關、陷深州。九月、犯天津府、踞靜海、獨流二城。江南大營向公榮、江北大營琦善公駐兩城外圍攻、經年未得一戰。內閣學士勝保公率兵追林逆一股、轉戰數千里、賊勢飈忽不可遏。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督兵敗賊於懷慶、賊之竄山西、擾畿輔也、山西巡撫以下失守各員與督兵之都統提鎮大員多獲罪。

詔授勝保爲

欽差大臣、逮訥爾經額治罪。

特命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

臣會兵進勦賊勢少蹙。左都御史雷以諴募勇於揚州，郲收釐捐，以濟軍餉。各省釐捐始於此。

# 曾文正公年譜卷三

甲寅咸豐四年、公四十四歲。

正月初五日、公由家出抵衡州、督催船工、招募水勇。時湘中人未見水師、應募者少、乃招船戶水手不怯風濤之民、用廣西礮勇爲之教習。快蟹船用槳工二十八人、櫓八人、長龍船槳工十六人、櫓四人、舢板船槳工十人。每船用礮手數人、又另置艙長一名、頭工二名、柁工一名、副柁二名。其口糧較優、亦刊發營制一篇。吳文節公文鎔督兵於黃州、駐營堵城、亟攻黃州不下、賊焚燬堵城營壘、吳公力戰陣亡。賊船上犯武昌戒嚴。十三日、奉到初二日

上諭：前因賊擾安徽，疊次諭令曾國藩置辦船礮，督帶楚勇由湖入江，與安徽水陸夾擊。本日據袁甲三奏請令曾國藩督帶兵勇船礮由九江直赴安徽。安慶刻下賊數無多，或先復安慶，亦可斷賊歸路等語。廬州爲南北要衝，現在爲賊所據，必須乘其喘息未定，趕緊進勦，遏賊紛竄之路。曾國藩製辦船礮，並所募楚勇數千人，此時諒已齊備，著即遵旨迅速由長江駛赴安徽，會同和春、福濟水陸並進，南北夾攻，迅殄逆氛，以慰厪念。欽此。公既聞廬州失守，江公殉難，而探卒自鄂歸者亦報黄州堵城之敗，公於時心愈迫矣。　二十六日，船廠畢工，成快蟹四十號、長龍五十號、舢板百五十號、拖

晉一號，以爲坐船。購民船改造戰船者數十號，僱民船百數十號，以載輜重。募水勇五千人，分爲十營，其五爲正，其五爲副，每營置一營官。又設幫辦一人，在湘潭募水軍四營，以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爲營官領之。衡州募六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爲營官領之。二十八日，自衡州起程，會師於湘潭。前後左右中營旂幟各用其方色。陸勇五千餘人，則以塔齊布、周鳳山、朱孫詒、儲玫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及公弟國葆等領之。水路以褚汝航爲各營總統，陸軍以塔齊布爲諸將先鋒。糧台設於水次，載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

石、鹽四萬斤、油三萬斤、配礮五百尊、軍械數千件、子藥二十餘萬斤。應需之器物、應用之工匠相隨以行、輜重民船亦給予旗幟、鎗礮。以助軍勢。合計員弁、兵勇、夫役一萬七千餘人、軍容甚盛。作討粵匪檄文一道、布告遠近。　賊船上竄、仍陷漢陽、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迎戰、死之。賊上竄湖南境。二月初一日、岳州失守。初二日、公在衡山舟次、奏報東征起程日期一摺、并奏陳水陸營制、糧台章程大概情形、并奏調署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耒陽縣知縣陳鑑源、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善化縣知縣李瀚章等隨同東征差遣。又附片代遞唐樹義遺摺一件。公之爲是役也、水陸

兼進、尤注重水師。自上年剏爲戰船、每事必躬自考察、材木之堅脆、縱廣之槼度、帆檣樓櫓之位、火器之用、營陣之式下至米鹽細事、皆經於目而成於心。糧台設立八所、條綜衆務、曰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採編所、皆委員司之。羅公澤南李公續賓湘勇二營留駐衡州、以防南路土匪、委知府張丞實督辦捐局、以資接濟。　時又奉到

上諭、此時惟曾國藩統帶礮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漢、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爲緊要。此時水路進勦、專恃此軍。該侍郎必能深悉緊急情形、兼程赴援等因。欽

此。貴州候補道益陽胡公林翼應前總督吳公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軍抵金口、聞吳公陣亡、賊舟上犯、阻隔不能進。公商之巡撫駱公秉章、由湖南支給餉糈、軍械、并飭令回軍會剿岳州之賊。　王公鑫所招湘勇在長沙者不用公所定營制、有自樹一幟之意。駱公札飭王鑫率所部先趣黃州、軍未發、而賊已由岳州竄湘陰、上踞靖港、市、擾陷甯鄉。公舟師抵長沙、調陸路各營剿之。　十五日、公具疏奏稱賊船上竄、東南大局眞堪痛哭、湖廣江皖四省止有　臣處一枝兵勇較多、每月需餉銀近八萬兩、專恃勸捐以濟口食。現在湖南、江西、四川較爲完善、請

旨飭派大員辦理捐輸、專濟臣軍之用。并言世小亂則督兵較難於籌餉、世大亂則籌餉更難於督兵。此次成師以出、已屬竭力經營、若復飢疲潰散、此後不堪設想、附片奏、胡林翼黔勇暫令駐岳州附近地方、相機會剿。　王鑫湘勇剿賊於喬口、敗之。公所派陸營趙煥聯、儲玫躬、公弟國葆等分投攻剿。儲公玫躬擊破賊大隊於甯鄉、旋因追賊陣亡。賊敗潰下竄、公飭各營及戰船追擊之。　二十四日、公與駱公會奏、逆船上竄、派員前往分途截剿、連獲勝仗一摺。附片奏留胡林翼在楚剿賊、暫未能赴鄂。又附報官軍收復湘陰、乘勝追剿一片。於時奉到

上諭、曾國藩統帶礮船想已開行、著飭兼程馳赴下游迎頭截剿。此時水路進攻、專恃湖南礮船遏其兇鋒、務須趕緊前進、勿稍延誤。欽此。又奉到

上諭、本日據青麐奏稱、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胡林翼隨同前來、現復退往上游。賊船飈忽上竄、急須出其不意、順流轟擊。該侍郎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著曾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無稍遲延等因。欽此。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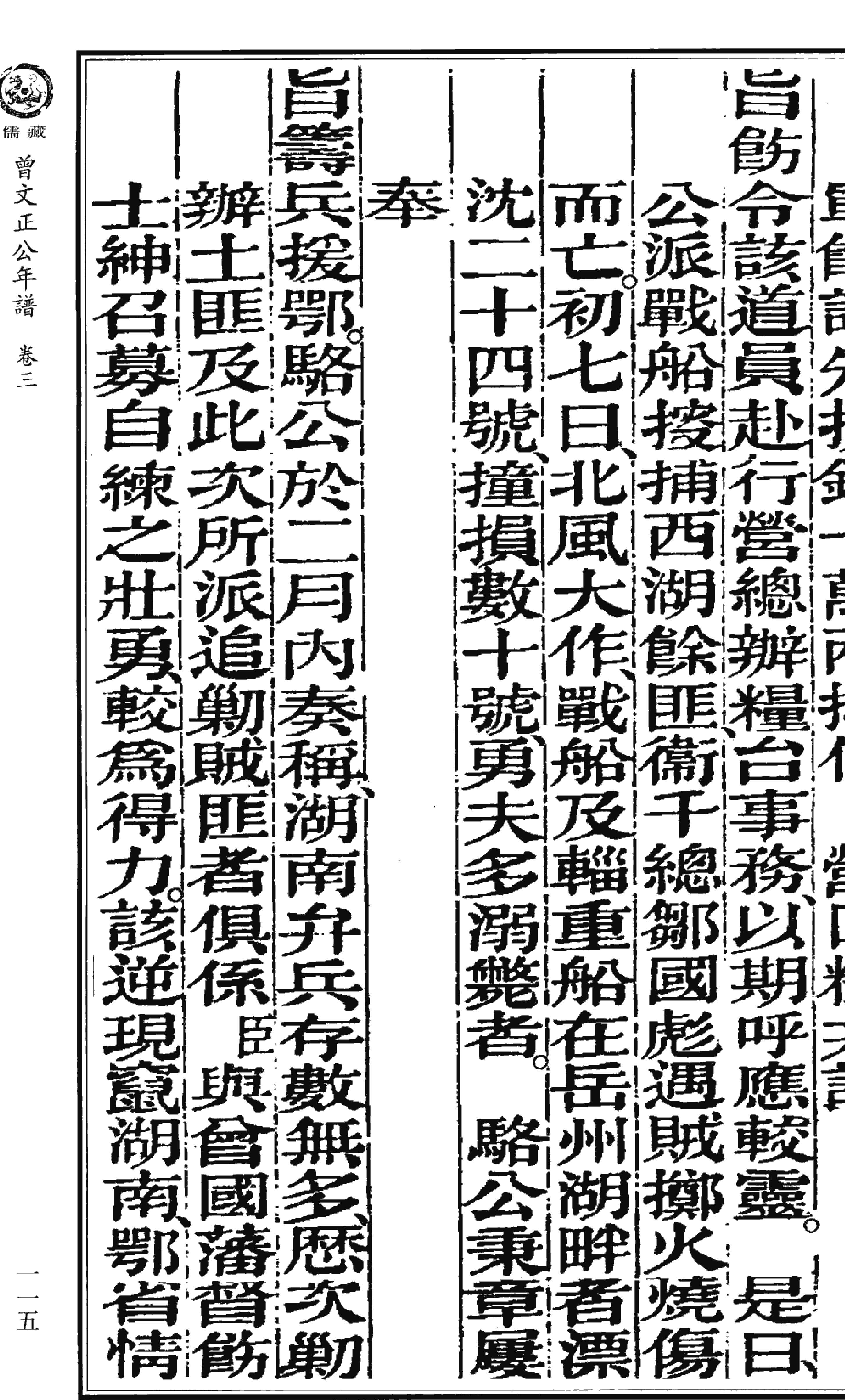
迺專摺陳明胡林翼一軍未能赴鄂留於湖南之由、并稱

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胡公之軍回湖

南境、崇陽、通城各屬土匪四起、賊由興國上竄、陷崇、通二

邑、匪黨大熾。公調胡公黔勇由平江往剿、平江縣知縣林源恩帶勇繼之。胡公軍至通城、請援於公、公又令塔齊布、周鳳山等帶勇往剿。賊退出岳州、王鑫湘勇先抵岳州、由蒲圻前進。公所派陸軍三營亦抵岳州。公自統水軍進剿。三月初二日、抵岳州。初五日、公由驛具摺奏稱、賊蹤全數退出南省、臣現駐岳州、搜捕湖汊餘匪、就近剿辦崇通股匪、上游肅清、則馳赴下游、庶無彼此牽掣之患。又具摺奏、訓導儲玫躬屢著戰功、擬保以同知直隸州升用。該員衝鋒遇害、懇

恩准照同知直隸州例議卹。陣亡之勇目喻西林、文生楊華英



均請一體議卹、以慰忠魂。附片奏、在籍道員蔣徵蒲捐助軍餉、請先提銀十萬兩撥付臣營口糧、并請旨飭令該道員赴行營總辦糧台事務、以期呼應較靈。是日、公派戰船搜捕西湖餘匪、衞千總鄒國彪遇賊擲火燒傷而亡。初七日、北風大作、戰船及輜重船在岳州湖畔者漂沉二十四號、撞損數十號、勇夫多溺斃者。駱公秉章屢

奉

旨籌兵援鄂。駱公於二月內奏稱、湖南弁兵存數無多、歷次勦辦土匪及此次所派追勦賊匪者、俱係臣與曾國藩督飭士紳召募自練之壯勇、較為得力。該逆現竄湖南、鄂省情

形較緩、擬俟南省勦辦事竣、臣卽派兵馳往鄂省跟蹤追
擊。奉
硃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尚有多賊。曾國藩礮船原
爲肅清江面、第此時道路不通、暫可留在湖南勦辦。亦不能
專待事竣、緩緩北上、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爲是。曾
國藩素明大義、諒不敢專顧桑梓、置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
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欽此。湖北賊勢方熾、武昌
省城岌岌不保、公屢奉
寄諭、飭令統領舟師馳赴下游。
諭旨又云、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上一軍、倘涉遲滯、致

合漢陽大股竄踞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既以剿賊重任付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遥制等因。公啟行之初，派陸路勁軍由崇通剿賊，欲以次埽盪，進援武昌。公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既至岳州，遇風沈損各船，而王鑫湘勇之前進者初八日抵羊樓司，遇賊潰敗，退回岳州。賊乘勝上犯，公弟國葆、鄒壽璋、楊名聲等營在岳州者皆潰退入城，賊撲城甚急。初十日，公急調礮船齊赴岳州登岸擊賊，拔出城中各營潰勇，乘風南返。十四日，泊長沙城外，賊船復上犯湘陰。公在衡州時，原任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捐助軍餉銀二萬兩，公因奏請以楊健入祀鄉賢祠，奉

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奉
旨改爲降二級調用。十五日、駱公奏岳州官軍失利、省城現籌防剿情形、王鑫革職、留營効力贖罪。十八日、公具摺
奏陳岳州陸軍敗潰、水師遇風壞船、力難應敵、恐戰船洋礮反以資賊、遂乘風退保省城、皆由臣不諳軍旅、調度乖方、請交部治罪。附片奏船隻遇風沈損情形、鄒國彪傷亡請卹。又奏探明前路賊情一片。官軍在崇通者屢獲勝仗、胡公林翼有初六日上塔市之勝、塔齊布公有十四日沙坪之勝、賊勢少挫。値賊船上竄長沙、戒嚴、公迺調胡林翼、塔齊布兩軍旋省、委林源恩以平江勇扼守防其南竄。

二十二日、奏報崇通勝仗一摺、奏稱武昌以南等屬州縣皆已爲賊所踞、臣本擬痛勦崇通一股、即可直抵鄂省以資救援、不謂岳州一敗、大股上竄、須酌撤通城之兵回保長沙。此皆　臣調度乖方所致也。　公之回長沙也、竹亭公爲書以誡公、謂其築壘不堅、調軍太散、皆取敗之道。結陣之法、緝奸之法皆宜加意講求、尤以早起早食爲要。自是以後、公每日未明而起、甫明而食、凡十餘年如一日。　賊船竄踞靖港市、復分股由陸路擾甯鄉、南及湘潭。二十七日、湘潭失守、賊於城外築壘自固、於湘水上游掠民船數百號、豎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公督軍馳至

湘潭奮擊賊營大破之、連戰四日夜、斃賊數千人。官軍力戰殺賊之多、實自此役始。二十九日、公派水師五營馳赴湘潭助勦。

四月初一日、水師大破賊船於湘潭、陸軍攻賊壘、盡破之。初二日、公自督戰船四十號、陸勇八百擊賊於靖港市、西南風發、水流迅急、不能停泊、爲賊所乘、水勇潰散、戰船爲賊所焚、或掠以去。公自成師以出、竭力經營、初失利於岳州、繼又挫敗於靖港、憤極赴水、兩次皆左右援救以出。而是日水師適破賊船於湘潭、連日報捷、軍勢少振。初三日、水師盡燬賊所掠船。塔齊布公會各軍兜勦、屢破之。初五日、克復湘潭縣城、賊乃大潰。自粵逆稱亂

以來未受大創。湘潭一役，始經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殺賊之志矣。公之回長沙也，駐營南門外高峯寺。湘勇屢潰，恒爲市井小人所詬侮，官紳之間亦有譏彈者。公憤欲自裁者屢矣。公言：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吾以義聲倡導鄉人，諸君從我於危亡之地，非有所利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蓋由於此。湘潭未捷之時，公與駱公會奏賊勢全注湖南，大局堪虞，請旨速飭廣東、貴州遴調兵勇來楚協剿一摺。初十日，兵部火票遞到前摺奉

上諭：曾國藩奏岳州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

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師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延誤。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所統各勇爲數過多、既須剿辦粤逆、又須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撥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衄、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曾國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事機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國藩以在籍紳士、

若祇專顧湖南、不爲通籌全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安在。鮑起豹本係水師大員、何以不令督帶舟師勦辦賊匪、是否不能得力、且該提督何以陸路亦未帶兵前進。著駱秉章查明具奏。欽此。十二日、公與駱公會奏官軍擊賊靖港、互有勝負。賊由陸路攻陷湘潭、官軍水陸夾擊、大獲勝仗、巨股殲滅、克復縣城一摺、隨摺奏保副將塔齊布、守備周鳳山、同知褚汝航、知縣夏鑾、千總楊載福、文生彭玉麟、哨官張宏邦、訓導江忠淑八員。是役以塔齊布公爲功首、而水師立功亦於是始著。公專摺奏靖港戰敗、水師半潰、實由臣調度乖方、請交部從重治罪、并請

特派大臣總統此軍，臣未赴部之先，仍當力圖補救。附片奏保塔齊布、褚汝航等數員可分水陸將領之任。奏奉
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曾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曾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帶罪自效。湖南提督鮑起豹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屢次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提督有統轄全省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實屬大負委任。鮑起豹著即革職，所有湖南提督印務，即著塔齊布暫行署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紕繆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卒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尚不難轉敗爲功。目下楚北賊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督飭水陸各軍迅將此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欽此。 官軍既復湘潭、餘賊潰竄者擒捕殆盡、賊船在靖港者聞風下駛、岳州賊亦退出。公所造戰船經岳州之損、靖港之敗、去其大半。旋委員於衡州、湘潭設兩廠續造船六十號、較前更加堅緻。

長沙亦設廠重修百數十號。已潰之勇丁不復收集，別募水陸兵勇數千人，每船增置哨官一員。調羅澤南、李續賓帶所部湘勇回長沙。又委增募湘勇數營，將領立功者獎拔保奏；潰敗者革退更置。奏調水師弁兵於兩粤、廣西巡撫委知府李孟羣募水勇一千名、廣東委派總兵陳輝龍帶水師四百員名、礮一百尊赴湖南會剿，規模重整，軍容復壯矣。通城賊南犯，林源恩帶勇堵之，公調江忠淑、陳鑑源等帶勇會剿，破之。五月初八日，公具摺恭謝天恩，奏稱：臣屢奉諭旨飭令迅速東下，數月之久，未能前進，復多挫失，且愧且憾，

是以籲請治罪。迺蒙
皇上俯從寬宥、貸其前愆、期其後效。臣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畢、卽星夜遄征、誓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贖遲延之罪。又因前摺奉到
批諭、有太不明白之語、附片覆陳湘潭、甯鄉、靖港三處賊蹤來去、官軍勝敗曲折情形。又附片奏請署提督塔齊布會師東下、出省剿賊。又奏稱、臣係革職人員、此後出境剿賊、一切軍情必須隨時奏報、請容臣專摺奏事。奉
硃批、准汝單銜奏事。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既據奏稱已可

集事、則肅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勦賊之任、著駱秉章即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會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等因。欽此。 賊既退出湖南、旋復上犯、陷華容、據岳州、分擾洞庭之西湖。十三日、陷龍陽、掠民船、攻常德府。十六日、陷據之。塔齊布公統帶兵勇三千、先赴岳州進勦、公乃調胡林翼與周鳳山、李輔朝等帶勇由益陽進勦常德、行抵龍陽、湖水驟漲、賊船乘水攻營、周鳳山等小挫。胡公林翼督各勇回益陽、改道繞赴常德。六月、船廠修造戰船畢工、廣東總兵陳輝龍到長沙、添

造淺水拖罟二號。李孟群所募廣西水勇千名、亦到長沙與公所新募水勇日夜操練、刻期進剿。　漢陽之賊於春初分股浜漢水陷德安、隨州、江漢城邑大半殘破、湖北學政侍郎青麐入守武昌、署巡撫事。將軍台湧駐營隨州、署總督事。賊於三月陷安陸府、四月陷荆門州、犯荆州府、將軍官文公遣兵擊卻之。賊竄陷宜昌府。五月、復下竄宜都、枝江、由太平口南入洞庭、與西湖股匪合併、陷澧州、安鄉等城。青麐守武昌數月、城外賊蹤四布、糧盡援絕、乃率飢軍數千突圍南出、就餉於長沙、賊遂陷武昌省城據之。公與駱公籌發餉銀二萬兩以賑鄂軍、貲遣至荆州、青麐奉

旨正法，台湧革職。

詔以楊霈署湖廣總督。　公水師既集，分三幫起椗。十三日，先遣褚汝航等四營擊檝而下。陸師則以塔齊布公之軍爲中路，駐營於新牆，胡公林翼等軍出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平江進剿崇通者爲東路，先後進剿，合計兵勇數近二萬。賊聞官軍大至，遂退出常德、澧州各城，將所掠船盡集岳州據守。公以新牆兵力稍單，調派羅澤南等以勇二千繼進，又調周鳳山等兵勇齊赴岳州。二十二日，塔齊布公破賊於新牆，進逼岳州。晦日，水師破賊於南津港，賊乃宵遁。　七月初一日，官軍收復岳州。初三日，賊船

數百來犯水師力戰破之。初六日公督水師後幫由長沙起行、陳輝龍、李孟羣率師繼進。十一日、公會駱公銜馳奏水師克復岳州、越日大股續至、復被水師痛剿、全數殲滅、南省已無賊蹤。一摺、隨摺奏保褚汝航、夏鑾、彭玉麟、楊載福、何南青五員。附片奏調浙江候補知縣龔振麟來楚鑄造礮位、接濟舟師之用。又附片奏稱水師以造船置礮爲最要、出征船艦不無漂損。臣設衡州、長沙兩處船廠、仍不停工、酌留水勇在長沙操演、預備接濟。請

旨飭催兩廣督臣趕緊解運夷礮數百尊來楚、以資攻剿。又附片奏報水師前後起行日期、并僱船載陸勇二千以資護

衛。奉

硃批、覽奏稍慰朕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埽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護船陸勇終恐未可深靠。欽此

又奉

上諭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䑸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即著塔齊布、曾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擣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欽此。　水師既克岳州、進破賊船於道林磯。十四日、賊船上犯、水師復破之於城陵磯。十五日、公抵岳州。十六日、馳奏水師疊獲勝仗、將犯岳之賊船全數殲滅。一摺。隨摺仍奏保褚汝航等五員、

陣亡哨官秦國長請卹。是日、公專差賫摺奏、請

旨飭部頒發部監執照、以速捐務而濟要需。現在臣與提臣塔齊布一軍水陸共計一萬三千餘人、月需餉銀六七萬兩、萬分焦灼、是以專差赴部守領執照。水師乘風擊賊船於城陵磯下、南風大作、官軍失利、總兵陳壯勇公輝龍、游擊沙公鎮邦戰歿、褚公汝航、夏公鑾等馳救、亦陣亡、戰船陷失者數十號、兵勇死傷甚多。十八日、塔齊布公陸軍破賊於擂鼓台、陣斬賊目曾天養。二十一日、馳奏水師失利、陸軍獲勝一摺、陣亡總兵陳輝龍、道員褚汝航、同知夏鑾、游擊沙鎮邦、千總何若、澧府經歷唐嶫均奏請卹。隨

摺奏保陸營將弁童添雲、周岐山、黃明魁三人，并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其時水師營官道員李孟羣之父李愍肅公卿穀在湖北署臬司任內殉難，公附片奏報李卿穀殉難情形，請照臬司例

賜卹，并稱其子孟羣忠勇奮發，思報讐殄逆，請留營剿賊，并請從權統領水師前營，以專責成。奉

上諭：覽奏，曷勝憤懣。曾國藩係在水路督戰，於陳輝龍出隊時不能詳慎調度，可見水上一軍毫無節制，卽治以貽誤之罪，亦復何辭。惟曾國藩前經革職，此時亦不必交部嚴議，仍責令督飭水師將弁奮力攻剿，斷不可因一挫之後，遂觀望不

前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李孟羣現在丁憂、著准其仍留軍營、帶勇剿賊。欽此。賊

屯聚城陵磯者爲數尚衆、諸公殿元等擊賊陣亡。二十六

日、賊黨大至、羅公澤南奮擊破之。二十八日、湘勇由陸路

進攻賊壘。二十九日、水師燬賊船於城陵磯、賊大潰。閏

七月初三日、馳奏岳州水陸官軍四獲勝仗一摺、隨摺奏

保知府羅澤南、守備楊名聲、千總唐得陞、李榮華四員。陣

亡都司諸殿元、千總劉士宜請卹。奉

上諭、塔齊布、曾國藩自帶兵以來、既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

勝而驕、總宜於妥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埽蕩。

欽此。塔齊布公陸軍初二日攻破賊營十三座、殺賊二千餘人。李公孟羣、楊公載福等率水師以火焚賊船、乘勝攻擊、盡平沿江兩岸賊壘、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賊潰下竄。公督水軍出江、進駐螺山。初九日、馳奏水陸兩軍大勝、賊壘盡平、大股殲賊一摺、隨摺奏保周鳳山、李續賓、何越斑、佘星元、滕國獻、蕭捷三六員。附片奏調湖北藩司夏廷樾總理行營糧台、暫駐岳州、以資轉運。又附片奏稱、新授四川臬司胡林翼才大心細、爲軍中必不可少之員、請

旨飭令該臬司管帶黔勇、酌撥他路兵勇自成一隊、隨同東征。

知府羅澤南經江西撫臣咨調赴援、該員現帶湘勇屢次大捷、獨當要隘、以寡勝眾、亦請隨同出境東征、免其赴援江省。賊之上犯也、瀕江城市、村鎮悉被殘掠、岳州城陵磯以下築壘江岸、以圖抗拒、至是水陸屢捷、乘勢掃蕩賊壘悉平、難民焚香跪道以迎。公約束嚴明、秋毫不犯、解散脅從、撫䘏瘡痍。軍抵湖北境、與將軍官文公、總督楊公霈之軍聲息漸通。奉

上諭、塔齊布、曾國藩奏水陸官軍大獲勝仗一摺、辦理甚合機宜。塔齊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國藩著賞給三品頂戴、仍著統領水陸官軍、直擣武漢、與楊霈所統官軍會合、迅埽妖氛。

欽此。駱公秉章具摺奏稱、東南形勢利用舟楫、自逆賊
掠取江湖舟艦以數萬計、以致糜爛數省、兇燄日張、官軍
坐受其困。自奉
明詔籌備舟師、始有湘潭、岳州諸大捷、疆圉危而復安、此舟師
協剿之明效也。曾國藩所統水師船礮本不爲多、接仗失
利、所失不少。現在曾國藩整軍東下、通籌防剿大局、以船
礮爲最要。現飭紳民設局捐辦船礮、以固本省藩籬、而資
大營接濟。又奏留胡林翼一軍仍駐岳州。奉
旨皆允之。賊之大股竄回武漢、而江岸支港汊湖尚有餘匪
藏匿、崇陽踞賊數近二萬、蒲圻、咸甯等縣之匪倚崇陽爲

巢穴。公與、塔公籌商分路進剿。公督水軍搜剿瀕江賊船進扼金口。賊屢來犯。擊卻之。塔公督陸軍馳赴崇陽。連破賊卡。二十六日。破賊於羊樓司。賊敗竄。塔公追剿。直抵崇陽。八月初四日。克復崇陽縣城。初九日。追擊賊於咸甯。破之。荆州將軍官文公所遣魁玉、楊昌泗等帶兵五千會於金口。水陸併勢。復破賊於沌口。　公於初四日駐軍嘉魚。馳奏水陸官軍疊獲勝仗及現籌剿辦情形一摺。奉

批諭。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處處塔齊布不致爲崇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　十一日。公進駐金口。　十九

日、馳奏崇陽克復、咸甯大獲勝仗、水師連日接戰獲勝、一摺。又奏恭謝天恩一摺。奏稱、臣丁憂在籍、墨絰從戎、常負疚於神明、不敢仰邀議敘、乃荷溫綸寵錫、慚悚交增。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奉硃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汝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大於是。酬庸褒績、國家政令所在、斷不能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欽此。　胡公林翼軍至通城、因駱公奏留、遂回駐岳州

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由咸甯北趨、擊破賊黨於橫溝橋、與公會於金口。而崇陽餘匪仍聚攻縣城、陷之。公兼督水陸各軍分途進剿。公與塔齊布公、羅公澤南規畫進取武昌之策。賊於城外洪山、花園兩路皆駐重兵、築堅壘。羅公自請攻花園一路、塔公攻洪山一路。二十一日、羅公破賊壘九座、塔公亦破洪山賊壘、水師破燬賊船五百餘號。二十二日、馳奏水陸續獲勝仗、現籌進兵武漢情形一摺。是日、水軍奮擊賊船、焚燬殆盡。陸軍攻武漢城外賊壘、悉破平之、先後斃賊萬餘。二十三日、克復武昌省城、漢陽府城、賊大潰。湖廣總督楊公霈軍漢陽以北、馳奏武漢克復

大概情形、奉

上諭、曾國藩等攻剿武漢情形、尚未奏到、塔齊布陸路官兵、此時諒與曾國藩水陸合爲一軍、著俟楊霈抵省後、商権挑選精兵、水陸進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欽此。二十七日、公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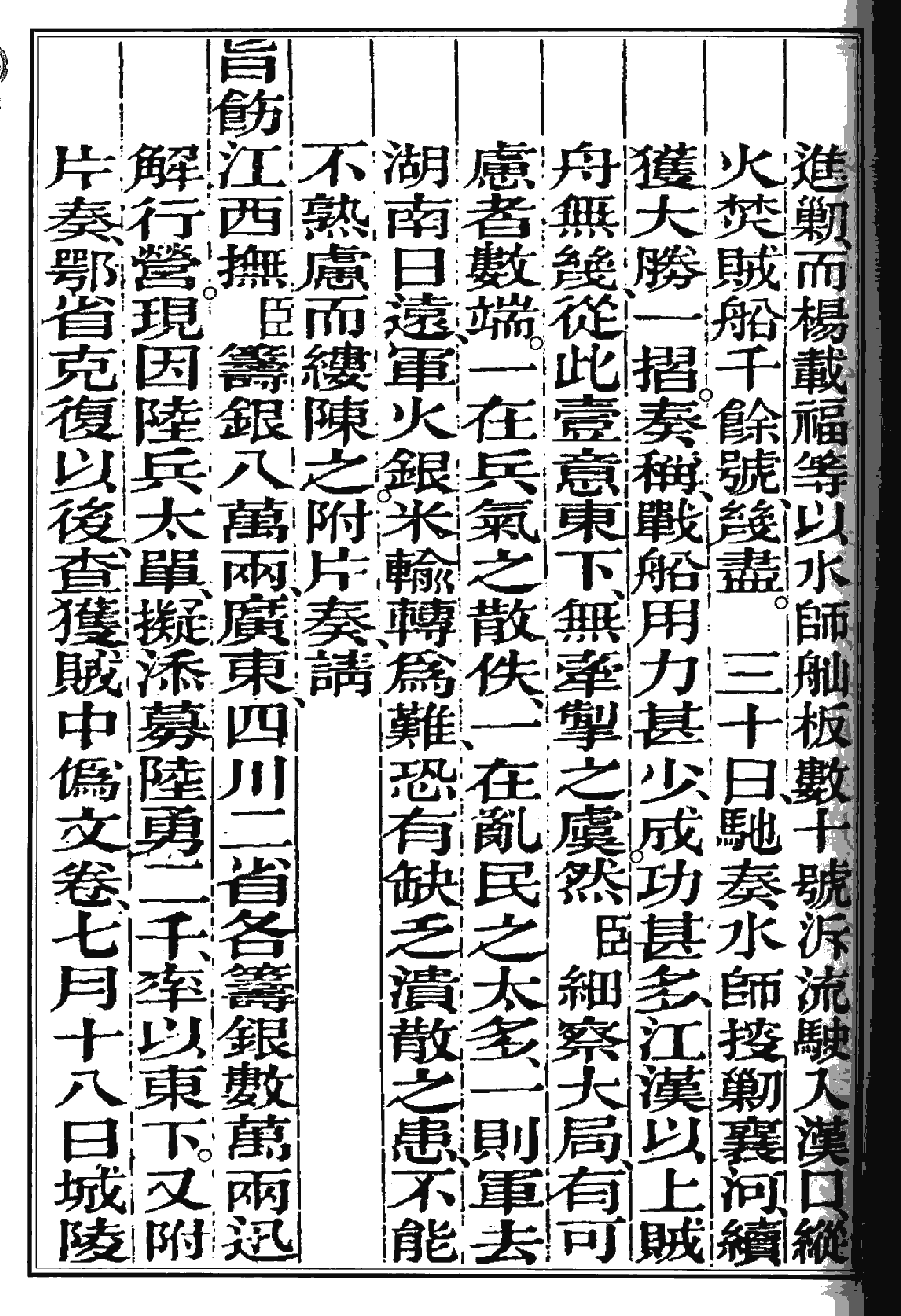
奏水陸大捷、武昌漢陽兩城同日克復一摺、奏稱、臣等先後入城、鎮撫子黎、飛咨署督臣楊霈迅速渡江、妥籌進剿。

隨摺奏保水軍營官道員李孟羣、游擊楊載福、守備蕭捷三、陸營將領知府羅澤南、知縣李續賓、都司彭三元、守備唐得陞、文生李光榮、并奏保荆州將領已革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共十員。附片奏稱、軍務殷繁、差遣之員、不能不

兼用丁憂降革之員從權辦理。如果奮勉出力，仍當懇請
天恩一律保獎，以收後効而勵戎行。又具摺奏六七月以來，水
陸兩軍疊次勝仗，已奏請將員弁兵勇保獎，奉
旨允准。謹分爲三起，先將第一單彙列，并糧臺各員晝夜辛勤，
經各營官開單請保，臣等核實繕單，恭呈
御覽。其武漢克復摺奉
硃批：覽奏，感慰實深。獲此大勝，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業自持，
叩
天速赦民劫也。另有旨。欽此。奉
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内焚舟千餘，蹋平賊壘，淨盡，運籌

決策、甚合機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勞勩。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并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并賞給騎都尉世職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埽清江面。應如何分兵前進、如何留兵防守、著楊霈、曾國藩、塔齊布妥籌商定、即行具奏。曾國藩以殺賊自任、必能謀定後戰、計出萬全。沿江剿賊之事、朕以責之曾國藩與塔齊布、楚省防賊回竄及搜捕江北等處餘匪事宜、朕以責之楊霈、務當協力妥籌、不可稍存大意等因。欽此。　武漢既克、賊船在襄河者尚多、奔出漢口、以圖下竄。公派魁玉、楊昌泗帶兵



進剿、而楊載福等以水師舢板數十號泝流駛入漢口、縱火焚賊船千餘號殆盡。　三十日馳奏水師接剿襄河續獲大勝一摺。奏稱、戰船用力甚少、成功甚多、江漢以上賊舟無幾、從此壹意東下、無牽掣之虞。然　臣細察大局、有可慮者數端。一在兵氣之散佚、一在亂民之太多、一則軍去湖南日遠、軍火銀米輸轉爲難、恐有缺乏潰散之患。不能不熟慮而縷陳之。附片奏、請

旨飭江西撫　臣籌銀八萬兩、廣東四川二省各籌銀數萬兩迅解行營。現因陸兵太單、擬添募陸勇二千、率以東下。又附片奏、鄂省克復以後、查獲賊中僞文卷、七月十八日城陵

磯之戰、賊酋曾天養被殪情形、前奏未及詳悉聲明。又訊據賊供武漢賊情曲折、一併聲明。奉

上諭、曾國藩等以剿賊自任、雖當乘此機會、急思順流而下、以次攻復沿江諸城、然須計出萬全、謀定後戰、方無挫衄之虞。若能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使長江數千里盡蕩妖氛、則從征將弁、朕必破格施恩、以酬懋績。欽此。　總督楊公霈自德安入駐武昌、時賊已退出黃州、南則踞興國州、北則屯聚蘄州、廣濟、仍以船爲巢穴。公與楊公會商進剿、分爲三路、以塔齊布公統率湖南兵勇進剿興國、大冶、爲南路、派提督桂明等領鄂省兵勇進剿蘄州、廣濟等處爲北路、公自

督水軍浮江而下。九月初七日、馳奏統籌三路進兵分別水陸先後直擣下游一摺。附片奏請

飭諭陝西撫臣籌銀二十四萬兩、解赴行營。又片奏參都司成名標監造船工浮開款項、請革職查辦。是日又具摺彙保出力員弁兵勇第二單。奉

上諭、曾國藩等奏統籌三路進兵、直擣下游一摺、覽奏布置各情甚合機宜。以長江大局而論、楚北上游既已漸次肅清、則各路官軍乘勝東趨、自成破竹之勢。但兵機移步換形、賊情亦詭詐百出、總須出奇應變、步步為營、以免孤軍深入、方操勝算。其桂明一軍較之楚南兵勇強弱是否相當、倘彼強此

弱，南岸被剿緊急，該逆必至伺隙北渡，該督等曾否慮及。此
次東下之師，關係大局轉機，務期成算在胸，相機籌辦，能制
賊而不爲賊制，庶可次第廓清也。所請飭撥陝西餉銀，已諭
知王慶雲照數籌撥，源源接濟矣。欽此。　十三日，馳摺恭謝
天恩，并奏陳奉
命署理湖北巡撫，於公事毫無所益，於臣心萬難自安。臣統率
水師，即日啟行，於鄂垣善後事宜不能兼顧。且母喪未除，
遽就官職，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關防，仍由
督臣收存。○公前奉
上諭，曾國藩雖係署任巡撫，而剿賊之事重於地方等因，是摺

未奏到時、奉

上諭、曾國藩著賞給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毋庸署理湖北巡撫。陶恩培著補授湖北巡撫、未到任以前、著楊霈兼署。欽此。

是摺奏到、奉

硃批、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欽此。　又奉

上諭、曾國藩既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勦。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紛竄、方為妥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

明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固不可遷延觀望、坐失事機、亦不可銳進貪功、致有貽誤。諒曾國藩等必能兼權熟計、迅奏膚功也。欽此。　水師楊公載福等領戰船先行、公與李孟羣等繼進。南路陸營以十三日拔營進剿、北路陸軍魁玉、楊昌泗等以十七日拔營。十九日、水師破賊於蘄州城下。二十一日、塔齊布公克復大冶縣城、羅公澤南等克復興國州城。　公舟次黃州、按行前總督吳文節公堵城營壘於其殉難之處、爲文以祭之、詞甚哀厲。祭文稿今佚。二十七日、公駐舟道士洑、馳奏陸軍克復興國、大冶、水師在蘄州勝仗一摺。附片奏探明賊蹤於田家鎮堅壘抗拒、

橫江鐵鎖二道，擬先攻半壁山，奪其要隘。又具摺奏稱，臣自入鄂城以來，採訪輿論，僉謂武昌再陷之由，實因崇綸、台湧辦理不善。督臣吳文鎔忠勤憂國，殉難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即於前撫臣青麐亦尚多哀憐之語，無怨憾之詞。前任督撫優劣情形，以及年餘之成敗始末，關繫東南大局，不敢不據實縷陳。又奏遵保出力員弁兵勇第三次彙單請獎一摺。奉

上諭：蘄州賊勢尚眾，水師既經攻剿得手，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倘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葸，

貽誤事機者，即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等因。欽此。

是月，奉

旨，胡林翼調湖北按察使，楊載福補湖南常德協副將，羅澤南授浙江寧紹台道，均督勇勦賊。欽此。　二十九日，蘄州賊船上犯，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等縱火盡焚之。　十月初一日，羅公澤南陸軍破賊於半壁山，奪其營柵。初四日，羅公澤南等大破賊於半壁山，殲賊逾萬人。初五日，賊至，復擊破之。　初七日，馳奏陸軍踏破半壁山賊壘，水師續獲勝仗一摺。陣亡員弁何如海、石熾然、徐國本請卹，附片專奏營官白人虎陣亡請卹。又片奏，查明前湖北道員劉若珪殉

難情形、請
飭部議卹。又片奏、軍中子藥概係湖南支應、今全軍將出楚境、
距湘省千數百里、請
旨飭江西撫臣遴委幹員籌款開局監製火藥、鑄造鐵子鉛彈、
解營接濟。是日、具摺謝
恩賞兵部侍郎銜。附片陳明前摺未署署湖北巡撫新銜、奉
批諭申飭、蒙
恩寬宥、謹奏申謝。又代奏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呈謝
天恩、仍請留營勦辦賊匪。初八日、水師攻賊船於蘄州、繞出
賊前。初十日、賊船退至田家鎮南岸鐵鎖已爲陸營湘勇

斫斷。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督水軍於十三日攻斷江中鐵鍊、舟師飛槳而下、至鄔穴、縱火焚賊舟、適東南風大作、賊船四千五百餘號皆盡伏尸，萬數田家鎮北岸之賊大潰、燬營而遁。十四日、馳奏南路陸軍大捷、斃賊萬餘、斫斷江岸鐵鎖、水師屢獲勝仗一摺。隨摺奏保李續賓、彭三元、普承堯三員、陣亡千總蕭世祥請卹。附片奏陳賊蹤遍擾、驛郵多梗、偵探難遣、文報難通、江皖各營不克隨時知照、

請

旨飭軍機處將江南北大營現在情形及紅單船現泊何處隨時示知行營、期通消息。奉

硃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衆。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仍另有旨。欽此。奉

上諭、此次我軍陸路奪取半壁山、水師屢獲大勝、逆賊不敢復窺南岸、辦理甚爲得手。據奏北兵不甚得力、究竟桂明一軍現在何處、何以未與南軍會合、著楊霈親督後軍迅速前進、爲曾國藩等後路聲援、不准稍有遷延致滋貽誤等因。欽此。

十四夜、蘄州之賊棄城竄去、水師追賊船至九江城下、塔齊布公陸軍破平南岸富池口賊壘。二十日、與羅公澤南率師渡江而北。　二十一日、公舟次田家鎮、馳奏官軍水陸大捷、燒燬賊船四千餘號、田家鎮、蘄州兩處賊悉潰

竄一摺。隨摺奏保副將楊載福、同知彭玉麟、道員羅澤南、游擊普承堯、水師將弁劉培元、秦國祿、孫昌國、洪定陞八員附片奏報水師前隊追逐賊䑸已至九江城外、陸軍即日渡江北岸進勦。又片奏、臣等一軍以肅清江面、直擣金陵爲主、設該逆旁竄他縣、陸軍竟難兼顧、請

旨飭各路帶兵大臣及各省督撫擇要堵禦、預防流賊之患。奉

硃批、續獲此勝、皆因汝等籌畫盡心、朕甚廑念。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塔齊布自岳州統師東下以來、沿江攻克城池、殲除醜類、所向克捷、皆由同心戮力、調度有方、節次披覽奏章、朕心實深欣慰。在事文武員弁兵勇亦能人人用命、奮不顧

身、尤堪嘉獎。欽此。　陸軍渡江循北岸而下。二十六日、遇賊於蓮花橋、擊破之。二十八日、克復廣濟縣城。　水師追擊賊船。二十六日戰於九江城外、破之。　十一月初一日陸師破賊於雙城驛。初三日、破賊於夏新橋。初四日、克復黃梅縣城。　初六日、馳奏蓮花橋勝仗、克復廣濟及水師九江勝仗一摺。陣亡將弁蘇勝、鄭沐、李金樑請卹。附片預報黃梅勝仗、并陳桂明一軍未能會勦緣由。又附片奏蘄州州判魏作霖殉難請卹。又片奏調湖南永州府知府張丞實來營、添募湘勇交該守管帶、以厚兵力。又附片奏報服闋日期、現在辦理軍務、在營釋服。是日具摺奏保克復武

漢及興國大冶、蘄州各案水陸兩軍出力員弁兵勇共三百四十八人開單請奬。羅公澤南自黄梅拔營進剿，破賊於濯港。十一日，公馳奏雙城驛、大河埔、夏新橋勝仗，黄梅克復一摺；隨摺奏保周友勝、佘星元、滕國獻三弁陣亡，千總王映軫請卹附片。奏濯港勝仗。又奏陳近日剿辦情形一摺，奏稱九江賊船不多，我師兩次苦戰，未能大挫凶鋒，皆因兩岸賊營太多，水陸依護，抵拒甚力，我之水師與陸軍隔絶，晝夜戒嚴，勞苦倍甚，弁陳可恃者數端，可慮者亦數端。時疊奉

諭旨，令湖北、江西兩省派兵會剿，總督楊公霈派桂明一軍留

駐黃州、魁玉、楊昌泗、隨同勦賊蘄州以下、楊公霈自駐黃梅、廣濟之間。江西派臬司惲光宸、總兵趙如勝駐軍九江境上、皆奉

旨歸公節制調度。又奉

上諭、楊霈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敘進攻九江情形、似該郡賊黨尚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即不能得手、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勦、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欽此。　十二日、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等破賊於孔隴驛。十三日、小池口賊遁去。十四日、水師焚賊船艕、潯郡

江面賊艅略盡。公卽日進駐九江城外。十五日、塔公陸軍抵小池口、水師擊破賊船、進泊湖口。賊踞守九江、堅不可下。十八日、陸軍渡江南岸、駐營九江南門外。二十一日、馳奏翟港。孔隴驛、小池口勝仗、潯郡江面肅清、水師進扼湖口一摺、隨摺奏保朱南桂、童添雲二員。附片奏參鄂軍營官李光榮所帶川勇擄掠滋擾、請革職訊辦。又片奏稱攻圍九江陸兵單薄、湖北臬司胡林翼識略冠時、已札飭帶勇二千駐防田家鎮、就近飛調該軍來潯助剿。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科樸實勇敢、馭軍有法、請撥帶勁旅、交 臣調遣。皖省道員何桂珍、知縣李沛蒼在六安等處帶勇防

剿、亦請歸臣調遣。又片奏請
旨飭江西撫臣趲造攻具解交行營。均奉
旨允准。又奉
上諭、曾國藩、塔齊布運籌決勝、戮力同心、麾下將士率皆轉戰無前、爭先用命、皆由曾國藩等調度有方。覽奏之餘、實堪嘉慰。曾國藩著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搬指一个、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鐮一把、交曾國藩祗領、以示優獎。欽此。　賊踞九江、湖口兩城、濬濠堅壘、結木簰於湖口城下、以阻官軍入湖之路、而別築石壘於梅家洲、水陸相倚。賊舟屯踞大姑塘、擾犯南康府。

二十一日，羅公澤南湘軍渡江未畢，爲賊所乘，回軍擊卻之。胡公林翼軍亦至，均駐九江城外。水軍登岸攻賊，屢破之。賊每乘夜驚營，水師亦徹夜戒嚴。　十二月初一日，陸軍合攻九江城，未克。　初三日，馳奏水軍屢獲勝仗，陸軍圍偪潯城，現籌攻剿情形。一摺陣亡將弁，會獻成、周福友、羅嘉典請卹奉

上諭：我軍自肅清潯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焚燬賊船，蹋破賊壘，而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殊屬兇悍。賊情變幻靡常，著曾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欽此。　初六日，胡公林翼、羅公澤南擊賊

於梅家洲，破之。水師乘勢攻破湖口木簰賊卡。初八日，童壯節公添雲因攻城受傷，卒於軍。初十日，水陸合攻湖口賊營，未克。十二日，水軍舢板船駛入內湖，焚賊舟數十號，乘勝追逐至大姑塘以上。賊復於湖口設卡築壘，增柵以斷其後，舢板船遂不得出。其在外江者皆快蟹、長龍諸大船，掉運不靈，賊以小艇乘夜來襲，戰船被焚者三十九號，餘皆退回九江大營。十四日，馳奏九江、湖口水陸攻剿情形。一摺，隨摺奏保劉國斌、孫昌國二弁陣亡，參將童添雲暨兵弁葉楚南、楊玉芳、黄韻南、姜淩浩請卹。水師既退，集九江城外，湖口之賊分股渡江，踞小池口，皖賊

復上犯鄂境，公派周鳳山陸營渡江攻剿小池口賊壘，大挫而還。公急調胡林翼、羅澤南回援九江，駐營南岸官牌夾。二十五日，賊復以小艇夜襲水軍，放火焚戰船十餘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冊牘俱失，公棹小舟馳入陸軍以免。調舟師悉泊南岸，與羅公澤南湘勇陸營緊相依護，糧台輜重各船皆退駛至鄔穴以上，戰艦亦多潰而上泝者。公憤極，欲策馬赴敵以死，羅公澤南、劉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三十日，馳奏水師在內湖三獲勝仗一摺，外江水師兩次敗挫一摺。奏稱水師屢獲大捷，聲威尤震，自至湖口，苦戰經月，忽有挫失，皆由臣國藩調度無方，請交部嚴

加議處。水師陣亡將弁史久立、李允升、李選衆、沈光榮、葛榮冊及座船弁兵劉盛槐等請卹。奉

上諭、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駛至姑塘以上、長龍、三板各船與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逆氣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爲得手。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埽除羣醜、此時偶有小挫、尚與大局無損。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

恩寬免。欽此。

楊公載福駐鄔穴養病、聞敗、力疾而下、督戰船拒賊、卻之。尋以病甚回籍。水軍在外江者、李公孟羣、彭公玉麟與陸軍依岸而守。其入鄱湖者、營官蕭捷三、段瑩器、孫昌國、黃翼升等領之。由是水師遂有內湖、外江之分。

是歲正月、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及勝保公督兵破賊於獨流。二月、破賊於阜城。三月、賊由安徽分股竄山東、陷臨清州。四月、勝保公殲賊於臨清、僧王大軍克阜城。五月、賊陷高唐州、大兵圍之。　江北大軍於去冬收復揚州、賊竄踞瓜洲。是年二月、瞿威壯公騰龍陣亡於瓜洲。賊陷太平府、孫文節公銘恩死之。閏七月、江南官軍克太平府。江北督師文勤公琦善卒於軍、江甯將軍托明阿代其任。

廬州陷後、皖北城邑多殘破、

詔以福濟爲安徽巡撫。江南大營復遣提督和春以兵援皖。五月、克六安州。捻匪乘亂起於皖、豫之交、副都御史袁公甲

三督師駐臨淮關防剿。何公桂珍奉
旨授皖南兵備道、道阻不得之任、袁公委以帶勇剿賊駐於霍
山屢有功、欲西與楚軍會合。公亦疏調來營、阻於賊而不
能達。

# 胡文正公年譜卷四

乙卯咸豐五年、公四十五歲。

正月、公駐羅澤南湘勇陸營中。賊既踞小池口、皖中大股續至塔齊布公、羅公澤南率勇渡江擊之、挫敗而還。賊以一股循江北岸上竄蘄州、一股竄犯廣濟、官軍潰退。總督楊公霈退駐漢口、又退守德安、賊至漢口、沂襄河大掠。民船武昌戒嚴、江漢之間紛擾矣。公派臬司胡林翼、總兵王國才、都司石清吉領兵勇六千餘人先後回援武漢、李孟羣以戰船四十號沂江上駛、以援蘄黄。初四日夜、東北風大作、巨浪撞擊、水師老營戰船在九江城外者漂沈

二十二號、撞損數十號。公迺飭外江礮船全赴鄂省、扼紮
金口、李公孟羣、彭公玉麟領之。而於沔陽州境之新堤鎮
設立船廠、修補已損之船、添造舢板小艇。其陷入內湖之
水師聞老營被襲及大風壞船之警、相率赴南昌、巡撫陳
公啟邁給以口糧、撫而輯之、軍心漸定。公自督陸軍急攻
九江城、未克。賊屢出撲營、均擊退之。 初五日、拜摺恭謝
天恩、上年十二月奉
旨賞穿黃馬褂等、并年終奉
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錁、食物等件。 是日、馳奏陸軍渡江、扼於
小池口、北岸賊蹤大股上竄、并陳近日賊勢軍情一摺、奏

稱，目前局勢可慮者多端，臣等一軍進止機宜有萬難者。初八日馳摺奏報大風擊壞戰船，飭令全數赴鄂，並自陳辦理錯謬之處，一在武漢既克，未留重兵防守；一在九江未克，遽攻湖口；又遭風壞船，事機不順，目前籌辦之法，凡四條：其一，在鄂省添修外江水師，以固荆湘門戶；其一，飛飭鄂省兵勇胡林翼等軍先後回援武昌；其一，擬親至南昌，脩整內湖水師；其一，圍攻九江之陸軍有進無退，攻克潯城，仍當鼓行東下，直擣金陵，以雪積憤。又奏潯城賊出撲營，陸軍獲勝一摺。奉

上諭：覽奏，殊深懸系。所稱辦理錯誤之處，如水師衝入內河，以

至聲勢隔絕，誠不免銳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留後路聲援一節，則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進剿，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即分防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國藩等既定直擣金陵之計，即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等因。欽此。十二日，公由九江啓行。十六日，抵南昌，諭營官蕭捷三等撫輯衆心，委員設局製造礮位、子藥，專供楚軍礮船之用。是爲楚師三局。派委員弁回湘增募水勇，撥用江省所造長龍戰艦三十號，歸入楚軍，添造快蟹十餘號，又委在籍候選知府劉于潯設立船廠，添造各船，署臬司鄧仁堃總理船礮支應各局，内湖水師

自成一軍矣。援鄂之師胡公林翼一軍先發、抵鄂後駐軍沌口。石公清吉之軍繼行、王公國才一軍守領餉項、猶駐九江城外。賊出撲營、塔公合擊破之。蘄州賊黨由富池口渡江而南、竄踞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甯各城邑、擾陷殆遍、并擾及江西武甯縣境。武昌戒嚴、陶公恩培入守武昌、飛書請援。公急調王國才一軍取道武甯、轉戰而前、以爲之援。二十七日、馳奏九江陸軍勝仗、內湖水師重加整理情形、及調派鄂軍先後赴鄂援剿情形一摺。附片奏、江西署臬司鄧仁堃經理船礮等各要務、於秋審事件勢難兼顧。江西臬司惲光宸擬即調回本任、所帶之勇歸九

江鎮將居隆阿統轄。又片奏水師哨官萬瑞書乘賊匪襲營之時搬搶糧臺銀兩、請
旨飭湖南撫臣嚴挐正法。又奏保上年半壁山、田家鎮、蘄州、廣濟、黄梅五案出力員弁兵勇一摺奏稱、武漢以下復爲賊蹤往來之地、前此戰功竟成空虚、可憤可憾。然事機之不順、調度之失宜、咎在臣等。而將士之勞勩、究不可没。惟録其既往之功、冀作其將來之氣。奉
旨允之。又奉
上諭、楚北賊燄復燃、於曾國藩等勦賊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迎賊攻勦、使曾國藩、塔齊布各軍無腹背受敵

之患，方爲妥善。欽此。二十八日，公在南昌，派大小戰船六十餘號，進泊康山。賊在九江、湖口及江北岸小池口者，益浚濠增壘，守備益固。湖口之賊由都昌竄陷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擾及廣信之境。公調派羅公澤南統帶湘勇三千，由南昌繞出湖東攻剿，又增募平江勇四千名，同出東路會剿，搭齊布公所統陸營在潯城外者僅五千人，但主堅守，不復仰攻矣。水師至武昌，泊舟城外，連遇大風，復多沈損，乃上泊金口，以扼賊上竄。胡公林翼一軍亦退駐金口。二月，賊撲武昌省城，十七日城陷，巡撫陶文節公恩培死之，各軍馳援皆不及。二十七日，公

馳奏統籌全局一摺、奏稱、臣來江省已逾月餘、探悉各路賊情大略、論江楚、皖三省全局、陸路必須勁兵四枝、水路須兵兩枝、乃足以資剿辦。江之北岸自蘄水、廣濟、黃梅以達於太湖、宿松爲一路。自漢口、黃、蘄循江岸而下達於小池口爲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興國、通山等屬爲西一路、湖口以下至於皖南爲東一路。臣之水軍已分爲兩枝、陸軍若再分、則立形單弱。謹就目前急務及臣力所能辦者分條陳奏。併聲明前月奏報均未奉

批諭、此次改由湖南繞出荆州驛遞進京。附片奏稱、鳳陽、臨淮由壽州、光、固以達於麻城、黃州、不過八百餘里、請

旨飭令袁甲三募勇五千、練成勁旅、馳出黄州、以通皖鄂聲息、以挽江北大局。又片奏、水師大營被賊襲燬之時、座船被奪、文卷全失、其所領部照監照遺失數目、俟查明咨報。又片奏、臣軍萬餘人、餉道梗阻、請
旨飭撥江西漕折銀兩、就近接濟、并請閩浙兩省每月各籌銀二萬兩解赴行營。是日又奏恭謝
天恩寬免處分一摺。時袁公甲三奉
旨革職來京。公所籌四路分兵剿辦之策、
諭旨嘉之、亦未能行也。　楊公霈軍駐德安、賊復遍擾江漢各城邑、由岳家口、仙桃鎮竄犯荆襄。荆州將軍官文公拒卻

之。胡公林翼抵鄂後、擢授湖北藩司、尋奉
旨署理湖北巡撫。水陸兩軍在金口者爲數無多、而賊勢益熾。
鄂軍在德安者屢敗不振、餉尤絀無所出。胡公與李公孟
羣、彭公玉麟、王公國才等竭力守禦、荊湘上游賴以稍安。
江西新募平江勇至南康、公委幕中候選同知李元度
管帶操練、因調戰船前赴南康、令陸軍緊相依護。公言此
軍之起、原專爲肅清江面而設。陸軍所以護水營。九江湖
口之挫失、皆以水師孤懸、與陸師遠隔之故。時塔公軍在
潯城、羅公東勦廣饒、不得合併。三月、公在南昌、登舟督將
弁操練、分起調赴南康、與平江勇水陸駐扼、使賊不得掠

舟來往湖中。十九日、羅公澤南一軍由貴溪進剿。二十日、擊賊破之。二十一日、克弋陽縣城。公兩奉旨統籌全局、二十三日、覆奏謹陳水陸軍情一摺。奏稱、臣等一軍水陸分爲四枝、回援武漢之師距臣營在八百里外、江之兩岸仍爲賊踞、欲以楚軍回剿武漢、其難有三端、一則潯郡爲長江腰膂、陸兵未可輕撤。一則內湖水師乘此春漲、可以由湖出江。所慮在既出以後、孤懸無依。一則金口水陸諸軍餉項缺乏、若再添師前往、更無可支撥、恐餉匱而有意外之虞。臣實乏良策、惟有堅扼中段、保全此軍、以供

皇上之驅策而已。奉

上諭、行兵之道、合則力厚、分則力薄。自 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擾武漢、廣饒一帶復有賊蹤竄突、該 侍郎等水陸兩軍實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千里馳逐、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亦不爲無見。當此上下皆賊、總宜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迴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爲遙制。該侍郎不可因挫失之餘、遂至束手無策、仍當激厲軍士、踴躍用命、謀定後動、勿負初心、以副委任。塔齊布攻剿九江、近日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竟不能聲息相通耶。并著隨時奏報、以紓懸系。欽此。 刑部侍郎黄公贊湯在籍、公於上年奏請督辦江

西勸捐、至是計捐銀數四十餘萬兩。公軍入江西後、皆賴黄公籌捐銀兩接濟。湖南協餉專撥供湖北金口之師、公所請撥浙閩協餉、以有警不時解到。公乃議借運浙鹽行銷於江西、湖南舊日淮南引地、用鹽抵餉、仍請以黄公贊湯總理鹽餉事務。江西巡撫陳公啟邁與公謀調遣兵勇、意見多不合、餉尤掣肘。萬載縣知縣李皓與其鄉團舉人彭壽頤以團事互相控愬。公見彭壽頤、賞其才氣可用、札調來營差遣。陳公乃收繫彭壽頤、令臬司惲光宸嚴刑訊治之、以是尤多齟齬。二十三日、賊竄陷廣信、羅公澤南由弋陽追剿破之。二十七日、克廣信府城。賊竄入浙江

境。公由南昌督水師進發駐吳城鎮。四月初一日馳奏羅澤南陸軍克復弋陽一摺、陣亡勇弁張以德易傳武、喻能益請卹。又奏陳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一摺。奏稱、自粵匪至鄂、迄今不滿三載而全軍覆潰者五次、小潰小敗不可勝數。既潰之後、仍行收集兵勇、習爲故常、恬不爲怪。宜變易前轍、埽除而更張之。請

飭下湖北督撫、另立新軍、滌除舊習、使江之北岸得兩路足恃之兵、則不惟有益大局、卽臣等水陸各軍亦有恃而不恐。

奉

寄諭交湖廣總督楊霈、署巡撫胡林翼辦理。時鄂軍屯聚德安、

湘軍回援武漢者爲數無多。公屢函致胡公林翼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以圖恢復。楊公載福傷病在籍、病稍痊、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委令招募水勇、又添造戰船赴鄂助剿。李公孟羣補授湖北臬司、胡公委令添募陸勇扼防金口、餉械均仰給於湘中、兵勢稍振。 是日、又奏請撥浙引用鹽抵餉一摺、奏稱賊踞金陵、長江梗塞、淮南鹽務片引不行、奸民偷送賊中、賤售於各岸、江西、湖南民間皆食私鹽。方今餉項缺乏、請

旨飭撥浙鹽三萬引、設法運銷於淮引口岸、以濟軍餉之不足。附片奏現當干戈擾攘、招商領運爲難、擬仍用勸捐之法

行之、請
旨飭派在籍侍郎黄贊湯在江西臨江府屬樟樹鎮設局、勸諭紳富措資辦運。幷請浙江學政侍郎萬青藜在浙督辦鹽運、江西道員史致諤、萬啟琛協理西省鹽運、湖南鹽法道裕麟、在籍知府黄廷瓚協理楚省鹽運。又將鹽餉章程分條咨商戶部、幷咨商浙江巡撫及江西、湖南、湖北巡撫。戶部議准。既而賊氛大擾、未能暢行也。 公又奏、湖北在籍禮部主事胡大任、江西在籍禮部主事甘晉幷辦理 臣軍糧台、未能赴部當差、請
飭吏部查照辦理。是時南昌設立後路糧台、公委甘晉、李瀚章

綜理之。羅公澤南移軍剿賊於景德鎮、賊竄入徽州境、羅公乃移駐饒州、以圖湖口。十二日、公馳奏陸軍克復廣信郡城一摺。奏保羅澤南轉戰千里、謀深勇沈、常能從容鎮定、以少勝衆、請交部從優議敘。十三日、公由吳城進駐南康、派前隊戰船進泊青山、以攻湖口。十九日、賊由姑塘上犯、水師擊之、挫敗、退泊火燄山。二十一日、水師焚賊船於馬家堰、於徐家埠、又追焚之於都昌城下、計百數十號。湖北興國、崇通等屬賊黨日熾、分股竄入江西境、陷踞義甯州、殺掠甚慘。五月初八日、公派水師援剿賊船於都昌。十三日、水師擊賊船於青山、破之、追奔

至轘山以下。羅公澤南駐軍饒州、浙江巡撫檄調湘軍往徽州會勦未行。而江西聞義甯之警、省城戒嚴。陳公啟邁亟調湘軍回南昌。羅公遂移軍而西。二十一日、公馳奏內湖水師近日接仗情形一摺附片奏、臣前在江省見城近在南康與臣塔齊布信息常通。九江與南康僅隔一廬山、因賊匪時時窺伺、晝夜巡防。臣等二人不敢遠離營次、屢約以匹馬相見而未能也。又稱、羅澤南一軍既須回省、則不能由都昌進勦湖口東岸無陸兵、則水軍孤懸可慮。奉

上諭、該侍郎等務當通籌大局、謀勇兼施、以副朕望。欽此。楊

公載福督帶舟師由岳州出大江剿賊於蒲圻、會剿金口。三十日、內湖水師擊賊於青山、破之、奪回拖罟大船、幷獲他船礮等。拖罟卽九江之敗所失座船也。　六月初五日、湖南巡撫咨送萬瑞書到案正法。　十二日、馳奏水師勝仗奪回拖罟大船一摺、陣亡外委蘇光彩請卹。　公又專摺奏參江西巡撫陳啟邁劣蹟較多、恐誤大局一摺。奏稱、臣與陳啟邁同鄉、同年、同官翰林、向無嫌隙、自共事數月、覩其顛倒錯謬、迥改常度、深恐貽誤全局、不敢不縷晰陳之。奉

上諭、江西巡撫著文俊補授、未到任以前著陸元烺署理。陳啟

邁著即革職按察使惲光宸先行撤任聽候新任巡撫文俊查辦該撫到任後著即將曾國藩所參各情節逐款嚴查據實具奏不得稍有徇隱欽此。十三日公派水師攻賊於徐家埠委知縣李鋸帶陸勇會剿破之燬船八十餘號塔齊布公陸軍擊賊於新壩破之。十五日水師攻賊卡於梅家洲衝出卡外戰船四號陷於賊兵勇傷亡數十人。羅公澤南軍至南昌。二十四日拔營進剿義甯之賊。湖北德安府失守楊霈退走襄陽革職官文公奉

旨授湖廣總督。

欽差大臣都統西凌阿由河南赴湖北督師以攻德安。二十

七日、塔齊布公與公相見於青山營次、會商攻剿之策。

七月初六日、馳奏潯城陸軍勝仗、水師在徐家埠獲勝、湖口小挫一摺。陣亡將弁黃明魁、洪建勛、李文田請卹。附片奏潯郡陸營久無成功、日對堅城頓兵糜餉、擬於七月 臣與塔齊布移駐青山渡湖而東、會剿湖口、是亦大局旋轉之一策。又片奏新選湖北督糧道蔣啟琛現在樟樹鎮協理鹽餉事務、請暫緩赴任。 羅公澤南陸軍抵義寧、初八日破賊於梁口、十三日破賊於乾坑、十四日大破賊於鰲嶺雞鳴山、斃匪六千餘名。 水師蕭捷三等破賊於鞋山。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湖而東、十五日擊賊於徐家埠破之。

羅公澤南陸軍攻賊營、大破之。十六日、克復義甯州城。十八日、湖南提督忠武公塔齊布卒於軍。十九日、公馳赴九江陸營、哭之慟、派副將周鳳山接統其軍、公親巡營壘、撫定其衆、派副將玉山等弁兵三百人護喪至南昌。李元度擊賊於文橋。二十一日、李元度攻賊於蘇官渡、破之。二十三日、平江營與水師會攻湖口、破賊營數座、燒賊船幾盡。舟師駛出大江、仍回泊青山。是日、蕭節愍公捷三陣亡。平江勇攻下鐘山賊營、未克、仍駐軍蘇官渡。周鳳山督軍會操、賊出撲營、力戰卻之。公在大營中復督衆攻城、未克。二十四日、馳奏、提督塔齊布因病出缺、臣

馳赴大營料理喪事，兼統陸軍，拊循士卒，保此勁旅。請
旨將提臣塔齊布交部從優議卹，准於湖南省城建立專祠，以
慰忠魂而洽民望。附片奏派廣東羅定協副將周鳳山統
領全軍，旋獲勝仗，士氣猶銳，可無渙散之虞。又附片奏報
義甯湖口水陸三路勝仗大略。當名將新失之際，而事機
尚爲順利，軍威尚足自振，堪以仰慰
聖懷。公於是日聞蕭捷三陣亡，即帶陸勇數百名馳赴青山，
撫定水勇。二十五日，公回駐南康水營，札調彭玉麟來江
西督領內湖水師。二十七日，平江營擊賊於流澌橋。二
十八日，燒賊柵於柘磯。八月初四日，賊撲平江營，拒卻之。

初七日、馳摺奏報羅澤南陸軍攻剿義甯壘、次大勝、克復州城。隨摺奏保羅澤南及李續賓、李杏春、唐訓方、蔣益澧五員。又奏水陸兩軍攻剿湖口、壘獲勝仗、湖內賊船幾盡。一摺陣亡都司蕭捷三請照副將例議䘏。　羅公澤南既克義甯、軍威振於南服。是時湖南四境皆有賊氛、兩粵匪徒攻陷郴州、逆燄尤盛。駱公秉章奏調湘軍折回湖南剿賊。羅公由義甯策單騎謁公於南康、舟次指畫吳楚形勢、謂方今欲圖江皖、必先復武昌。欲圖武昌、必先清岳鄂之交。定計率軍出崇通、以援武漢。公從其策。初八日、羅公渡湖、督平江勇攻湖口下鍾山賊壘、未克。是日、水師擊賊

於梅家洲、大敗失戰船二十一號。其時江西之賊惟存九江、湖口兩城、梅家洲下鍾山兩壘未克、堅踞不可攻。羅公旋至南康、謂湖口水陸官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數進攻、以頓兵損威。仍當俟江漢上游攻勦有效、以取建瓴之勢。公又從之、飭水師勿事浪戰、抽調九江大營寶勇千五百人併歸羅公統帶、由義甯進勦。十六日、羅公還義甯營。胡公林翼攻武昌未下、乃議先攻漢陽、由金口渡江、軍於奓山、進攻漢陽。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率水師進泊沌口、燬賊船數百號。南岸崇、通各屬之賊攻金口、李孟羣陸營、陸營大潰。德安賊黨回援漢陽、奓山陸營亦潰。惟沌口水師屹

然未動。胡公度不可攻、率水軍退駐新堤、以扼荆湘之路。委都司鮑超增募湘勇數千以爲援、馳疏奏調羅澤南湘軍援鄂、公已令羅公由義甯拔營前進矣。二十一日、馳奏陸軍攻剿湖口勝仗、水師小挫一摺、奏稱、去年湖南水師靖港、城陵磯之役、均因風順水利、不能收隊、以致挫敗。臣屢飭水營不令順風開仗、乃各弁勇輕進、致蹈覆轍。請將營官吳嘉賓、秦國祿等分別撤革、陣亡千總葛維柱請卹。又奏調派羅澤南一軍由崇通回剿武漢一摺、附片奏提臣塔齊布病故後、周鳳山新領全軍、尚爲奮勉、臣令其專意防守、不圖進取。又片奏派委員弁護送塔齊布靈柩

回京。時長江梗塞，塔公之柩由南昌取道長沙、荆州以北也。公又專摺彙報安徽道員何桂珍在江北英山、蘄水、羅田等處剿賊勝仗。附片奏稱蘄、黄、英、霍當楚皖之交，匪黨最多，與粤逆勾結響應。何桂珍以二千饑疲之卒，轉戰於羣盜出没之區，與地方紳民以信義相孚，請

旨飭令何桂珍督辦皖楚交界英山、麻城各處團練，嚴清土匪，實於大局有益。公前奏調何公一軍歸東征大營調遣，既而阻於賊，不得合併。何公提一旅崎嶇苦戰，屢立戰功，克英山、蘄水兩城，斬賊目田金爵。而軍饑餉匱，皖中大府不之恤，專恃勸捐米麥接濟軍食，頻遣探卒間關跋涉抵公

大營以求援。公爲縷陳其戰績十餘案、請
旨授以團練之任、蓋欲設法以援之、而勢未能也。羅公澤南
回義甯營、上書於公、申陳前議。公所調九江之寶勇、以參
將彭三元、都司普承堯領之、併湘勇各營爲五千人。劉公
蓉在公幕中二年、至是亦從羅公軍赴鄂。二十七日、由義
甯州拔營直趨通城。彭公玉麟接公札調、阻於賊、未能
前。公因委劉于潯暫統內湖水師。九月初三日、公至青
山巡視水陸各營。初五日、公駐屛風水營、具摺奏保陸
軍克復廣信一案、水師肅清鄱湖一案出力員弁兵勇、彙
單請獎。附片請

飭浙江巡撫補解五月以後餉銀。又片奏、羅澤南一軍去臣營日遠、湖北撫臣胡林翼尚在江北、亦恐爲賊氛所隔。擬令羅澤南自行具摺奏報軍情。又奏稱、臣自抵江西整理水師已逾半年、師久無功、虛縻餉項、請交部嚴加議處。至助臣辦理軍務、實有勞績不可泯滅者、侍郎黃贊湯督辦捐輸、力拯大局、南昌府知府史致諤支應軍需、候補知州李瀚章辦理糧台、權衡緩急、湖南巡撫駱秉章與其幕友同知左宗棠一力維持、接濟軍餉、照料船礮、知府彭玉麟保守金口、力能堅忍、主事胡大任勸捐濟餉、歷險不渝、知府黃冕造礮精利、實屬有用之才。除黃贊湯、駱秉章未敢仰

邀
恩敘外、其史致諤等各員擬歸入義甯案內、開單保奏。奉
上諭、曾國藩奏師久無功、自請嚴議、並保勞績較多人員等語。
兵部侍郎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能迅
即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
寬免。前刑部侍郎黃贊湯督辦捐輸、以濟軍餉、尤爲出力、著
加恩賞戴花翎。欽此。　初六日、公渡湖、至蘇官渡巡視陸營、
酉二日還屏風營。　羅公澤南進攻通城、初六日克之、賊
大潰。十四日、進克崇陽縣。　二十三日、公馳奏羅澤南一
軍進剿獲勝、克復通城一摺、陣亡把總李懋勛請卹、附片

奏、探明湖北撫臣胡林翼駐紮嘉魚縣六溪口、與羅澤南之軍聲息可通、此後援鄂一軍由胡林翼轉奏。又遵奉諭旨保舉堪任總兵人員一摺、奏保副將楊載福、周鳳山、參將彭三元三人。湖南兵勇援鄂者至羊樓司大潰、江忠節公忠濟殉難。羅公澤南駐軍崇陽、派李公續賓等五營進勦羊樓司、旋派彭公三元等營進勦濠頭堡。二十四日、賊大股來犯、彭勤勇公三元、李公杏春等陣亡、弁勇挫潰。二十六日、羅公督軍至羊樓司、擊賊破之。二十七日、奉到上諭、兵部右侍郎著曾國藩補授、曾國藩現在督辦軍務、兵部右侍郎著沈兆霖兼署。欽此。夏秋之間、黔、粵匪徒侵擾湖

南西南境其東北岳鄂、之交賊勢正熾。公弟國潢、國華皆治團練於鄉邑。公弟國荃考取是科優貢、亦辦鄉團。是月、廣東匪徒自茶陵竄入吉安境、江西之西境又紛擾矣。十月初三日、羅公澤南大破賊於羊樓司。十三日、胡公林翼至羊樓司會商軍事。十七日、拔營進剿蒲圻。二十日、公具摺謝

恩授兵部侍郎。又奏報羅澤南一軍在濠頭堡敗挫、在羊樓峝獲勝。陣亡參將彭三元、知府李杏春、將弁彭獻傑、蕭馥山、李光熾、劉碧山請卹。奏稱此次軍情應由楚省具報、緣彭三元係臣軍屢戰得力之將、未便沒其忠績、是以仍行奏

報。附片奏稱、臣前請於湖南省城爲塔齊布建立專祠、奏
旨允准、應請以去年陣亡參將童添雲及彭三元入祠祔祀。
二十一日、羅公澤南克蒲圻、轉戰而前、師鋭甚。楊公載福
以水師破賊於金口。湖廣總督官文公至德安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都統西凌阿督兵力攻德安府城、克之、乘勝收
復江北各城邑。官文公督各軍進逼漢陽、收集王國才、李
孟羣陸營兵勇兼轄之、與南岸楚軍爲犄角之勢。　九江、
湖口陸營數月無大戰事、賊亦不以大股來犯、水師泊紮
青山、屏風各岸、陸勇二營護之。公自駐屏風水營、不時巡
視青山、蘇官渡各營、壹意嚴防、不事進剿。而賊酋石達開

由湖北崇、通等處糾合匪黨竄入江西境，陷踞新昌縣。其在吉安境内匪徒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逆合股。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衆至十餘萬，瑞、臨、袁、吉同時告警。署巡撫陸公元烺調兵援剿，日不暇給，乃抽調湖口陸勇回援西路。十一月初五日、九江賊出撲營，周鳳山擊卻之。初七日、湖口賊出撲營，李元度擊卻之。初十日，賊陷瑞州府。十一日、陷臨江府，攻撲袁州、吉安二府，四郡屬邑大半失守，省城戒嚴。維時江西官軍西路則臬司周玉衡、總兵阿隆阿一軍援剿吉安、東路則道員耆齡、游擊遮克敦布一軍防守饒州。其平江勇由湖口調回者剿賊於

瑞州，營官李錕、劉希洛陣亡，勇遂潰散。陸公元烺復調耆齡、遮克敦布之師回援。十五日，公調周鳳山九江軍回南昌，調水師防守省河，添調平江勇一營駐紮青山，以護水師。十七日，九江賊撲營，周鳳山擊卻之。十八日，周鳳山拔營回省。二十日，湖口賊撲營，李元度擊卻之。二十一日，公具摺謝

恩寬免處分。又奏九江湖口陸師、青山水師接仗情形一摺。又奏逆匪攻陷瑞州、臨江，逼近省垣，急調周鳳山全軍，并抽撥水師馳往堵剿一摺，分條奏目前布置情形。其一，江省腹地別無重兵，不得不撤九江之軍，先其所急。其一，江西

水軍單薄、抽調戰船駛赴省河、防其東渡。其一、擬調羅澤南一軍回駐通城、牽掣逆賊後路、亦可兼顧楚省。其一、擬留遮克敦布一軍防守東北四府、庶錢糧有可徵之處、奏報有可通之路。凡四條。又聲明本年三月以後奏報均由湖南馳遞、此次道途梗塞、仍由浙江馳驛呈遞。奉

上諭、曾國藩、陸元烺著妥籌兼顧、萬不可因有警信、張皇失措、徒使兵勇有調撥之煩、轉授賊以可乘之隙也。欽此。又奉

上諭、石逆所帶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勦、即連次挫敗、可見兵力不在多寡、全在統領得人。曾國藩等著激勵在事文武奮勉圖功、殄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否足資堵勦、倘有疏懈、

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長江大局。該侍郎等不得顧此失彼、是爲至要。欽此。羅公澤南克咸甯縣、大破賊於山坡、會師金口、進攻武昌。二十八日、大破城外賊壘、駐營於洪山。水師進泊沌口。三十日、賊陷袁州府城。彭公玉麟屢接公催調函牘、由衡州赴江西。值賊氛遍布、彭公間關微服、徒步七百餘里、行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戰船赴臨江扼剿。何文貞公桂珍駐軍英山。是月、爲降人李兆受所戕。皖中大吏不爲奏請議卹、公聞而深痛之。十二月初三日、九江賊出撲青山陸營、營官林源恩、黃虎臣、胡應元等擊卻之。賊既踞臨江、分股屯聚樟樹鎮、周鳳山回至

南昌。初四日、進擊樟樹鎮、克之。劉于潯以水師毀賊之浮橋。初十日、周鳳山陸軍進剿新淦縣城、克之。十二日、馳奏九江、湖口、青山、姑塘水陸接仗情形、陣亡千總呂國恩請卹。附奏瑞州剿賊殉難之知縣李錕、劉希洛二員、請加贈知府銜、議卹。又附報樟樹鎮勝仗一片。十九日、馳奏周鳳山一軍會合水師克復樟樹鎮、收復新淦縣城一摺。又具摺彙保陸軍克復義甯、攻剿湖口兩案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獎。公每於軍事孔棘之際、獎拔有功、優卹死傷、二者必詳必慎。由是人心維繫、軍雖屢挫、氣不少衰。江西巡撫文俊公到任。賊攻吉安、臬司周公玉衡入城堅

守經月，請援甚急。周鳳山既克樟樹，收新淦，將赴吉安，慮賊復至，撥派八百人回駐樟樹，以護水師，扼防南昌之西南路。是年正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公克上海縣，僧王督軍殲滅連鎮之賊，擒賊酋林鳳祥，檻送京師斬之。河北肅清。二月，僧王攻克高唐州，賊竄馮官屯，官軍圍之。四月，克之，山東肅清，官兵凱撤。七月，江南大營分兵克蕪湖縣。十月，安徽官軍克廬州府，皖鄂賊勢少衰。吉爾杭阿公督師攻鎮江，未克。蘇州、浙江、湖北、湖南皆於是年仿辦釐捐以濟軍餉，浸及於川廣矣。

丙辰　咸豐六年，公四十六歲。

正月、公駐南康水營。初二日、賊撲樟樹鎮、陸營挫潰。營官岳炳榮走豐城、劉于潯以水師擊賊船、破之。初三日、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遇賊於瓦山、擊破之。彭公玉麟水師至樟樹鎮。初七日、擊賊船、破之。初九日、攻臨江賊壘、又破之。先是御史蕭浚蘭條陳江西軍務、公奉

諭旨責問、又奉兼顧臨江及嚴扼九江之

旨、公遂覆奏縷陳各路軍情一摺、奏稱、瑞、臨切近省城、臣與撫臣文俊商令周鳳山一軍先剿臨江之賊、湖口、青山水陸存營至爲單薄、九江之賊日夜環伺、又有湖北、興國土匪竄擾德安縣、去來無常、勉力支撐、深虞決裂。臣軍自岳州

而下水陸萬餘人併爲一支，今則分調爲四五支。其得力之將如塔齊布、中道、羅澤南、楊載福分往鄂省，不克合併，所以久困一隅，未能埽蕩羣醜，寸心焦灼，愧悚難名。江西西路四郡賊蹤徧擾，值冬春水落，贛水處處可涉，賊又於上游掠民船，兼造小艇，有東犯撫州、撲省城之勢。公飭令彭玉麟、劉于潯以戰船往來扼截，飭周鳳山一軍駐紮樟樹鎮，與水師戰船全力扼守。十八日，青山陸營出隊擊賊於九江，破之。二十二日，馳摺奏報周鳳山分兵小挫，旋以全隊擊賊大勝，水師在樟樹三獲勝仗。附片奏報青山陸營同知林源恩、都司黄虎臣等擊賊獲勝請

奬拔數人、歸案彙保。又奏楚軍在江西境內每月需餉六萬有奇而入款約有三端一曰撥用漕折、二曰督辦捐輸、三曰借運浙鹽。今賊匪大勢全注江西漕折難以催徵、捐輸不能措辦鹽引無處銷售來源俱竭、有坐困之勢。惟查江蘇上海縣商貨雲集、請

旨飭令該省督撫轉飭道府等官於上海抽釐撥解　臣營專濟楚軍之用。臣軍無饑潰之虞、得專心於戰守機宜、不復以請餉之奏屢瀆

聖聽也。公於上年奏議借運抵餉及鹽引到江時賊氛大擾、不復行銷、江楚之交文報梗阻不能通者累月。　賊圍攻吉

安外援不至、贛州周汝筠一軍來援、阻於泰和之賊、不得前。文俊公派遮克敦布率勇赴援、行至樂安二十五日吉安府城失守、周貞恪公玉衡等死之、文俊公因令遮克敦布駐軍樂安、扼撫建之路。二十九日、青山水師擊賊於姑塘挫失戰船六號。二月初五日奉到

上諭、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曾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既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剿。著曾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務籌全局、不可徒事張皇、亦不

可專顧一處。軍情變幻靡常、大勢所關、應從何處下手、則身在行閒者必能挈其綱領。該侍郎與該撫酌度機宜、即著會同馳奏、以慰廑念等因。欽此。 賊既陷吉安、大股東竄江西、官軍潰於樂安、賊撲犯撫州、建昌、所屬城邑多失守。十四日撲樟樹營、周鳳山擊破之。十七日、大股撲營、周鳳山出擊之、挫敗。十八日、周鳳山出隊、大敗、營壘全陷、弁勇潰囘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奪門奔走者不可禁禦、或相踐以死。公亟棹舟赴省、途次聞警、飛調青山陸營赴南昌、調水師退紮吳城鎮、調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囘進剿撫州之賊。二十日、公至南昌、收集潰勇、暫統之、籌備守禦、撫定居民、

人心稍安。時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縣亙千數百里，衆號數十萬。公遣弁勇懷密函赴楚請援，多爲賊所截殺，不得達。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派委劉長佑、蕭啟江等募勇分道赴援，劉公長佑由醴陵克萍鄉，蕭公啟江由瀏陽攻萬載，皆募死士懷賫函牘間行赴南昌，旬月而始達。公與文俊公會商軍事，意見甚叶。二十一日，具摺會奏各路堵剿情形，并奏覆

諭旨垂詢各件。奏稱江西全省，贛水中分，以樟樹鎮最爲扼要。石逆久踞臨江，凶悍之賊必萃於此，意圖盡披枝葉，困我省會。至德安縣城被賊竄踞，乃湖北新到之股匪，既乃竄

大武甯、併歸石逆。至周汝鈞一軍不能救援吉安、擬合其退守贛州。贛郡天然雄鎮、爲古來必爭之地、倘有疏虞則兩廣、湖南股匪皆得以贛州爲巢穴、後患不可勝言。請

旨飭廣東督撫迅派兵勇數千赴贛、會同戰守、保此重鎮顧全

大局。又奏、江西賊氛日熾、岌岌將殆、請

旨飭湖北撫臣速令羅澤南一軍兼程來江援剿。又奏江西需餉甚迫、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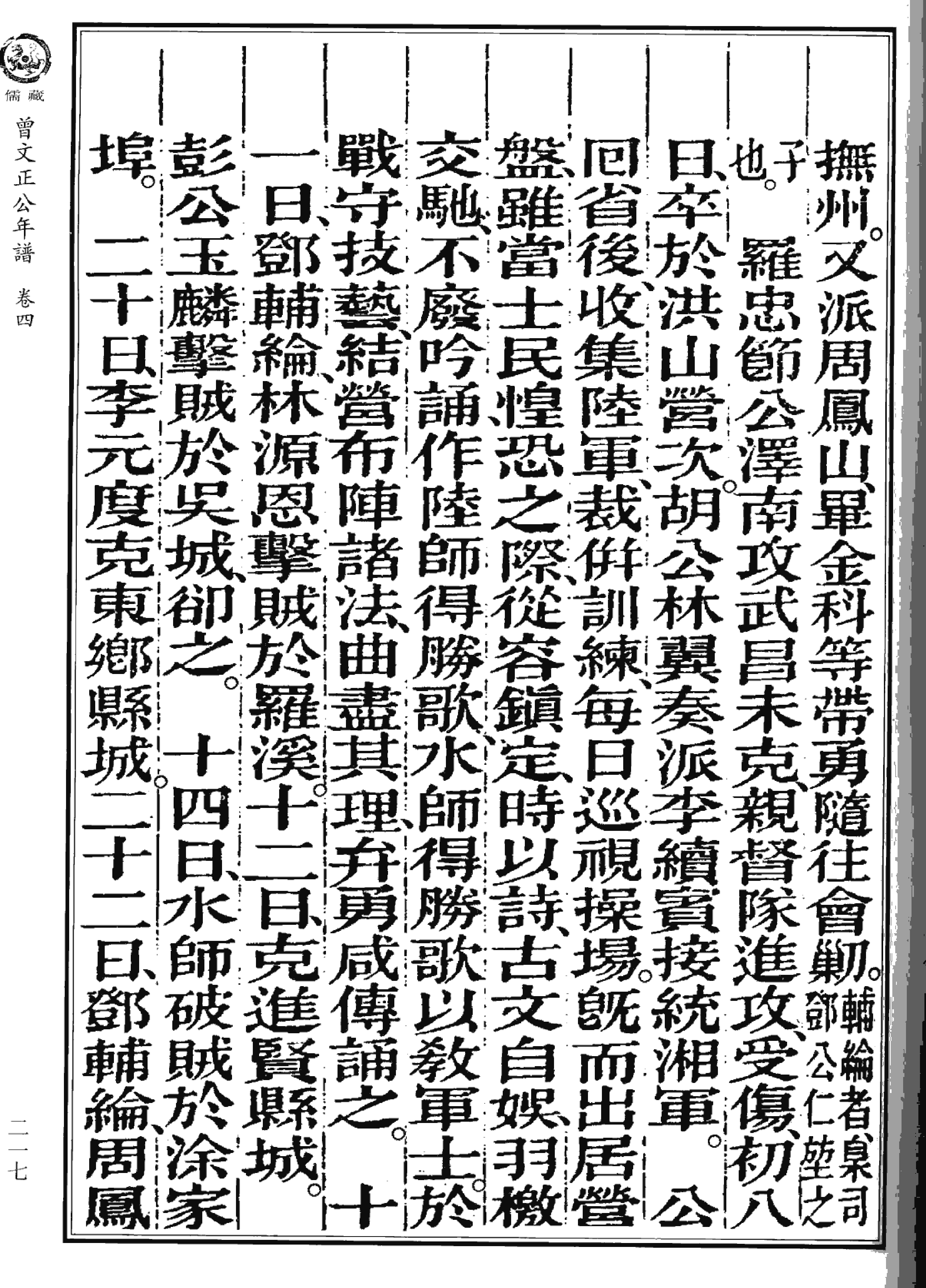
旨飭江蘇督撫借撥上海關稅銀十萬兩迅解江西、以濟眉急。

又片奏、臣國藩單舟晉省、途次聞周鳳山全軍挫敗之警、飛調湖口、青山水陸各營同回省城、以固根本。公又專

摺奏謝年終
恩賞福字荷包等件。又奏捐輸實官人員請給部照一摺。附片
奏布政司銜羅澤南、鹽運司銜李續賓經湖北撫臣胡林
翼奏請給予二品三品
封典。奉
特旨允准。臣軍水陸員弁奮勇出力，未經補缺者實不乏人。請
照羅澤南、李續賓之例，咨臣擇尤照升階咨請
封典，以示鼓勵。又片奏水師在姑塘小挫，請將營官陳炳元、劉
國斌、參處陣亡勇弁周華堂請卹。又奏知府李瀚章、知縣
黎福疇、張秉鈞三員在營聞訃丁憂，該員等辦理臣軍糧

台洵爲得力熟手，仍請留營當差。二十二日，賊陷撫州府。二十九日，陷建昌府，分股由安仁、萬年竄入徽州境。李元度帶平江勇由湖口拔營至饒州，與耆齡會軍駐守。公之調回青山諸軍也，南康府亦没於賊。綜計是時賊陷江西府城八，州縣城邑五十有奇，屢分股竄南撲贛州，東擾廣信，文報往來，餉需轉運，僅廣饒一路可通，亦時有賊蹤焉。三月初一日，奏報周鳳山陸軍在樟樹鎮挫敗情形，請將副將周鳳山革職，營官岳炳榮、黄玉芳分别參革，并自請交部議處。陣亡委員馬丕慶、林長春、李清華請卹。附片奏稱廣信一府爲奏報進京、江浙轉餉之路，一有疏虞，

四面梗塞。現調李元度一軍由饒州繞回，進剿撫州，以保廣信。上年九江湖口水陸萬餘人，今全數撤入內地，前功盡棄，回首心傷。然舍此亦無他策。廣東援防贛州之師，請旨再飭催迅速來江。并請飭浙閩督撫嚴防竄越。公在南昌，孤危之中，奏報軍情，每以贛州、廣信爲急，是後全局之轉機，亦賴兩城之存也。初二日，賊犯吳城鎮，水師擊退之。初四日，彭公玉麟赴吳城水營督領防剿，分派水師紮饒州南河。公又派戰船分紮省河及市汊，扼截防守。又與巡撫文俊公調派駐省城之平江勇二千人，委候選知府鄧輔綸、同知林源恩帶領進剿



撫州。又派周鳳山、畢金科等帶勇隨往會剿。輔綸者、臬司鄧公仁堃之子也。　羅忠節公澤南攻武昌未克、親督隊進攻、受傷、初八日卒於洪山營次。胡公林翼奏派李續賓接統湘軍。　公回省後、收集陸軍、裁併訓練、每日巡視操場。既而出居營盤、雖當士民惶恐之際、從容鎮定、時以詩、古文自娛、羽檄交馳、不廢吟誦、作陸師得勝歌、水師得勝歌、以教軍士於戰守技藝、結營布陣諸法、曲盡其理、弁勇咸傳誦之。　十一日、鄧輔綸、林源恩擊賊於羅溪。十二日、克進賢縣城。彭公玉麟擊賊於吳城、卻之。　十四日、水師破賊於涂家埠。　二十日、李元度克東鄉縣城。二十二日、鄧輔綸、周鳳

山等會軍於東鄉。公派都司黃虎臣帶勇三營赴吳城鎮會水師。二十三日、克建昌縣城。撫州賊撲東鄉、李元度、林源恩等擊破之。二十四日、黃虎臣回軍南昌。二十五日、李元度等軍進紮江橋以攻撫州。二十六日、馳奏陸軍平江營在湖口羅溪勝仗、克復進賢縣城一摺。又奏吳城水師三獲勝仗、并水師分布各處情形一摺。又奏報湖南援軍劉長佑等克復萍鄉一摺。附片奏報、賊分大股竄至徽州、發源一帶、江西賊勢稍分、勦辦較易措手。又片奏、正月二十一日所奏摺片未奉

批諭、想因賊氛方盛、中途沈失、請

飭軍機處鈔錄，寄交臣營。又專摺奏保樟樹、新淦兩案水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其陸軍後來潰敗，前功盡棄，應無庸保奏，以示懲警。文俊公屢疏請援師，楚、粵、閩、浙各省督撫均奉

寄諭派撥兵勇赴江西援剿。方江西之初警也，衆議請調羅公澤南軍回援，公函致胡公林翼、羅公澤南，謂東南大局當力争上游，亟望武漢速克，水陸東下，不欲其奔馳於崇通之郊以援瑞臨也。及賊氛大熾，乃從衆議，奏調羅公湘勇馳回援剿，而羅公已傷亡。公弟國華奉竹亭公命赴鄂請援師，胡公選派知縣劉騰鴻、劉連捷湘勇千五百八，同知

吳坤修彪勇七百人、參將普承堯寶勇千四百人交公弟國華總領之、以援江西。募勇夫懷蠟丸書間行以達南昌、公始聞羅公之亡、鄂軍之來援矣。二十七日、李元度、林源恩擊撫州賊壘、破之。四月初二日、平江軍渡撫河、紮五里墟、進攻撫州、未克。初四日、調派黃虎臣陸軍、又派劉于潯市汊水師進攻瑞州。初八日、進攻未克。初九日、水師回泊市汊、黃虎臣剿奉新縣之賊、小挫、回軍南昌。平江營連日攻撫州、未克。湖南援軍劉公長佑等攻萬載縣、賊以大股踞守不下、湘軍擊賊壘、盡平之。二十日、劉于潯領水師克豐城縣。南昌省城附近各城邑均陷於賊、

建昌、進賢、東鄉、豐城四邑經官軍收復，而賊蹤猶往來不絕。二十一日，奏報李元度等軍克復東鄉，破賊五營，圍攻撫州一摺；奏報黃虎臣等水陸兩軍克復建昌，攻勦瑞州、奉新一摺；附片奏，臣請撥上海關稅銀兩，經戶部議駁，臣等何敢再瀆，惟江西餉源已竭，補救無術，請旨仍飭江蘇督撫於上海稅項籌撥銀十萬兩，以濟急需。又片奏稱，吉、袁、臨、瑞、撫、建等府之賊浚濠堅守，近省各縣亦有老賊踞守城池，蓋欲使省會成坐困之勢。目前勦辦之法，惟當力保廣、饒、通蘇、杭之餉道，先勦撫、建，固閩、浙之藩籬。其南路贛州必藉廣東之援，西路吉、袁必藉湖南之援，請

旨飭催廣東援兵星馳踰嶺，保全贛州，不勝跂幸。又奏江西士民請建羅澤南專祠以伸愛慕一摺。二十八日，楊公載福焚漢陽賊船幾盡。劉公長佑進軍袁州，蕭公啓江攻萬載。二十九日，克萬載，進軍合攻袁州。耆齡公一軍防守饒州，賊屢犯境，公調派都司畢金科帶勇千人紮營童子渡以援之。建昌府城陷後，知府何栻、團紳張家駒等招勇謀收復，公派委都司黄虎臣、彭山屺、訓導羅萱等帶勇三千餘名馳往助之。五月初一日，楊公載福督水軍沿江下剿，破焚兩岸賊船，賊潰莫敢抵拒。初三日，水軍直抵九江城外。初四日回舟泝江，旋鄂。公遣卒探知水軍江

面之捷、函告楚軍各營、士氣爲之一振。撫州城賊踞守益堅、屢攻不克。建昌、臨江之賊各分股來援、城賊亦屢出撲營、李元度等均擊卻之。十二日、黃虎臣等軍至建昌、與何栻、張家駒分途進攻。十三日、賊船犯吳城、彭公玉麟擊卻之。十五日、畢金科擊賊於由墩、破之。十九日、賊援撫州、李元度等渡河擊賊、破之。二十三日、公馳奏官軍攻勦撫州情形一摺、又奏饒州防勦情形及畢金科在饒州勝仗、奏稱畢金科身先士卒、驍勇冠倫、軍中稱爲塔齊布之亞、此次以少勝衆、請賞加勇號。又奏建昌官紳辦理防勦並由省城撥兵會勦一摺。

附片奏報水師劉于潯克復豐城、彭玉麟吴城勝仗、水師分紮要地、均尚得力、但無陸軍以輔之、祗能扼守、未能進剿。又片奏報湖南援軍已至袁州、湖北援軍已克咸甯、而進兩湖集厚力以相拯救、賊亦出死力以相抗拒。臣等募長髮探卒、蠟丸隱語以通消息、但能知其大略、而不能詳悉。浙江邊防孔亟、不暇議及援江、福建援軍亦無入境確信。每念贛州天險、必爭之地、非得厚援、終恐疏虞。懇

恩飭下廣東督撫迅撥兵勇保守贛州、不獨江西之幸、亦廣東之先著也。公是時注意贛州、而兵力不及、籲請援師、疏已三上矣。又奏江西城池淪陷甚多、凡在地方有守土防汛

之責者固應一律嚴辦，其中不無情有可原之人。如建昌府知府何栻、萬載縣知縣李吉言、宜春縣知縣錫榮，此三人者實係失守案內愧奮有爲之員，臣等責令襄辦一切，如果出力，再請寬免處分。黃虎臣等攻建昌，未克。二十八日，福建援軍至建昌，副將陳上國、張從龍領之。公調派參將阿達春帶勇赴饒州，與耆齡、畢金科合軍防剿。公謂兵家以攻堅爲最忌，再三諭飭各營將領，勿徒事仰攻，以損精鋭。而賊踞城壘，亦以堅守爲坐困我師之計，數月以來，無大戰事可紀，惟力支危局以待援師而已。江西學政廉兆綸奏陳江西軍務，奏參臬司鄧仁堃物議沸

騰、其子捐職知府鄧輔綸本不知兵、不宜管帶兵勇、公遂札撤鄧輔綸解兵回省。周鳳山督勇攻撫州、久未下、自請間道回湘、招募舊部、以援江西。公批答許之。周鳳山遂由建昌取道於閩廣、繞回湖南。其在撫州之勇、併歸李元度、林源恩兼轄之。六月初二日、建昌援賊大至、都司黄公虎臣陣亡。初五日、賊撲饒州、耆齡、畢金科、阿達春軍皆敗潰、府城失守。公聞警、急調建昌六營彭山屺、羅萱、李大雄、胡應元等撤回撫州、仍調回南昌。學使廉兆綸方駐河口、公又與咨商、奏調建昌城外官兵撤赴廣信防守。其福建援師在建昌者未撤也。十九日、彭公玉麟帶水師

收復南康府城，城荒不能守，乃回泊吳城鎮。畢金科回南昌整輯舟勇，仍赴饒州，公調派總兵居隆阿、都司林桔帶勇會剿。二十二日，畢金科等力攻饒州，克之。公弟國華總領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等軍，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前，暑雨不息，進抵江西境。十八日，克新昌。二十四日，克上高。二十九日，軍抵瑞州城外，其鋒銳甚。公聞上高之捷，急調彭山屺、李新華、滕加洪、胡應元等帶勇四千，先後拔營馳赴瑞州以迎之。南贛道汪報閏於春間剿賊泰和失利，退守贛州，阿隆阿、遮克敦布均以潰兵入城協守，賊來撲犯郡城，屢拒卻之。五月，廣東援軍抵贛

州入守。是月，出攻賊營，破平之，贛郡解嚴。三十日，馳奏撫州攻勦情形一摺，會勦建昌府城一摺，陣亡都司黄虎臣請卹，隨摺奏保李大雄、胡應元、江永和三弁。又奏水師收復南康府城一摺。又奏報饒州失守，旋經克復一摺，佈政司耆齡專辦饒防，與知府張澧翰等均有應得處分，惟以克捷迅速，請免議。陣亡將弁李鶴齡、李遐齡請卹附片奏報。福建援江兵勇現到建昌者已有二千六百八人，湖北援師已克新昌、上高，兩湖聲息可通。廣東援師已入守贛州，當可保全要郡。先是，賊蹤四佈，贛、吉、袁、瑞聲息久不達於南昌，至是音問漸通。賊至江西以來，水師扼勦，屢勝賊

不得逞，乃於吉、袁、瑞、臨各處造戰船，製攻具，乘夏水漲盛時齊舉，以趨南昌、於瑞河口、臨河口、塘頭垓、生米司皆爲營壘。七月初一日，賊舟下犯，劉于潯以水師擊賊瑞河口，破之。湖北援軍抵瑞州。初二日，紮營西門外。初三日，拔瑞州之南城。公之遣軍迎援軍也，賊之大股擾犯省河西岸，屯壘於沙井。初四日，營官羊瀛、萬泰、胡應元、李大雄、滕加洪帶勇五營渡河擊賊，破之。初五日，援軍攻瑞州，未克。水師擊生米司賊壘，賊潰走。初九日，彭山屺、李新華拔營赴瑞州。瑞州城賊屢出撲營，援軍擊卻之。楚軍中以劉公騰鴻謀勇最著，公所派彭山屺、羊瀛等帶勇四千

人、委彭山屺總理營務。又以訓導羅萱兼理各營營務。十五日、軍抵瑞州、與援師會合。公令羅萱與劉騰鴻合併為營、以聯合江楚兩軍之勢。十七日、瑞州賊出撲營、江軍稍卻。劉騰鴻、普承堯擊破之。　公弟國華以暑月行師、得病甚劇、棹小舟至南昌見公、公為之悲喜。吳公坤修偕至南昌迎餉還瑞州、公與文俊公籌撥銀五千兩以犒援軍。公弟國華留省養病、旬日漸愈。　二十七日、瑞州賊出撲營、楚軍、江軍合擊破之。　彭公玉麟以水師擊賊於南康、破走之。　劉于潯水師擊臨河口賊船、破之。二十八日、水師攻臨河口賊壘、悉平之。　饒州之復、都司畢金科戰功為

最藩司耆齡揭參畢金科。公與文俊公商，調藩司回省，履任，委畢金科駐軍饒州防勦。　楚軍既至瑞州、新昌、上高，仍爲賊陷，吳坤修率勇收復二邑，回勦奉新，爲援軍之游兵。　是月，有邊錢會匪起於吉安、建昌之界，勾結粵匪游勇，有衆千數百人，竄陷廣昌、南豐、新城、瀘溪，復竄貴溪縣境。建昌府官軍分途援勦，賊勢飈忽不可遏。　八月初一日，賊大股援瑞州城，賊亦出撲營，官軍迎擊破之。初四日，瑞州軍擊賊壘，破之，賊潰走。楚軍、江軍立營始固。　初七日，馳摺奏湖北援師進攻瑞州府城，江省派兵四千前往會合，屢獲勝仗，江楚之路漸通，全局轉機胥係乎此。奏保

知縣劉騰鴻謀勇爲全軍之冠、參將普承堯、同知吳坤修
戰功卓著、請將該員等分別保獎。曾國華係臣胞弟、未敢
仰邀
獎敘。又奏劉于潯水師在瑞河口、臨河口勝仗、彭玉麟水師在
南康勝仗、隨摺奏保劉于潯、請
賞戴花翎。又奏攻剿撫州勝仗一摺、附片奏請
敕山西、陝西兩省每月各籌銀三萬兩撥解至江西瑞州等處、
專供兩湖援師之用。又奏虎字營哨長周萬勝私逃回籍、
請
敕湖南撫臣嚴拏正法。又奏遵奉

諭旨、咨催廣東提督崑壽赴江南大營、并奏稱江西賊勢浩大、黨類衆多、刻下兵力不爲不厚、鏖戰不爲不苦、迄未能克復要郡、挽回全局。臣惟當壹意鎮靜、化大爲小、以安軍民之心。又具摺奏報、贛州府城解嚴、并防守剿辦情形、實爲江省大局轉旋之一端。又奏、查明吉安府陣亡及殉難文武員弁、請從優議卹。又附報瑞州勝仗一片。建昌城外官軍設糧台於新城縣、會匪竄陷新城、何栻率領兵勇援剿。在建昌者唯存福建援軍、賊出犯營、閻軍擊卻之。江西練勇曰廣義營者、道員石景芬等領之、由廣信赴貴溪迎剿會匪失利、匪徒大熾、由弋陽竄陷河口鎮及鉛山縣、

撲廣信府城、吏民驚走、城爲之空。署知府沈公葆楨登陴固守、飛函請援於浙江、總兵饒公廷選方駐防玉山、率浙兵二千赴援。十五日、浙軍擊賊於廣信城外、破之、賊潰走入徽州境、廣信以平。　瑞州援賊既退、城賊猶時出犯、官軍皆擊卻之。吳坤修軍破賊於奉新、分軍收復靖安、安義二縣。　公弟國華病痊愈、仍回瑞州營。　公弟國荃在長沙招募湘勇千五百人、周鳳山既抵長沙、募勇千七百人、黃公冕、夏公廷樾督領以行、由南路直趨吉安、是爲楚軍援江之第三支。黃公冕時奉　旨放吉安府知府。　三十日、馳奏官軍攻圍瑞州、屢獲大勝、分軍出剿奉新、收復靖安、安義二縣、隨

摺奏保營務處彭山屺、羅萱、將領萬泰、滕加洪、詹榮清、黃純珍、黃在玉七員陣亡千總黃兆麟請卹。又具摺奏報邊錢會匪竄陷各屬、圍攻廣信府城、浙兵援剿解圍。奏稱近年以來江西連陷數十郡縣、皆因守土者先懷去志、惟沈葆楨守廣信、獨能伸明大義、裨益全局。參將榮壽、知縣楊昇、千總胡再陞協同堅守、請分別保獎。其在新城殉難之官紳楊埜、諸葛槐、馬長麽、吳毓濬、周光裕、陳德亮、陳濟之、何彥琦八員名均請優卹。何栻之妻劉氏及其女三人、僕婢八人全家盡節、請

旨旌表、仍請分別建祠立坊以慰忠魂。又奏閩兵援剿建昌府

前後獲勝情形、陣亡兵弁曾瑞英請卹。附片奏、閩軍都司
王堯在建昌軍營病故、請照陣亡例議卹。又片奏請
飭湖南撫臣籌撥硝磺、火藥十萬斤迅解來江、以資攻剿。又片
奏、臣營發審委員李沛蒼係何桂珍軍營差遣之員、因案
革職、交部治罪、現在營中實爲得力、懇
恩免其治罪、留營當差、仍飭確具親供咨皖定結。奉
上諭、李沛蒼著准其免罪、仍留江西軍營交曾國藩差遣。欽此。
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巡視營壘。劉公騰鴻治軍
嚴整、公深嘉獎之。　李元度等軍圍攻撫州數月、大小五
十餘戰、雖屢攻未克、而江西東路十餘州縣賴以屏蔽無

患。廣信、饒州通蘇杭之道、許灣河口商販所集、餉需器械賴以接濟。公飭誡平江各營壹意堅守、且令其退紮十里之外、勿事進攻。李元度志在克城、未能從也。是月初二日、分軍攻剿近縣。初四日、收復宜黄縣。初九日、收復崇仁縣。撫州之賊乃自城出撲營、復有援賊擾犯東鄉至撫州。十七日、大營爲賊撲陷、林公源恩等陣亡、李元度力戰突圍、以走崇仁、賊勢愈張、南昌戒嚴、廣信、建昌皆震。二十日、公由瑞州營還至南昌、咨留浙軍饒廷選駐防廣信、調李元度收集潰勇、扼守貴溪以保河口。調吳坤修率勇赴廣信、吳坤修爲奉新紳民所留、未果往。二十七日、瑞州軍分

勦南路賊。二十八日，賊出撲營，擊破之，連日與賊戰，皆破之。上高縣再陷，知縣傅自銘陣亡。十月初四日，瑞州分軍收復上高縣。初十日，軍回瑞州，遇賊擊破之。十一日，馳奏瑞州勝仗，收復上高，一摺陣亡知縣傅自銘、守備詹榮清請卹，又奏撫州一軍被賊撲陷，一摺李元度調度失宜，請以知縣降補，殉難同知林源恩請賞加道銜，照道員例議卹，營官唐得陞、耿光宣、委員周尚桂均請從優議卹，附片奏請旨飭浙江撫臣咨行總兵饒廷選，率得勝之師仍駐廣信府城。臣等札飭李元度駐紮貴溪，則河口商民可以復業，饒廷

選一軍，仍可策應四路，於浙江兵力無損，於江西籌餉有益。又片奏新授吉安府知府黄冕與前任湖北藩司夏廷樾在湖南勸捐募勇，規復吉安，已革副將周鳳山懷樟樹挫敗之耻，亦欲另募勁勇，力埽寇氛。兩軍合併，兵力較厚，臣等即飭徑擣吉安，取上游建瓴之勢。請

飭部照二千張發交黄冕、夏廷樾勸辦捐輸，專濟此軍之用，

飭須歸臣處糧台報銷。又片奏江西捐輸請照湖南章程，以制錢千六百文抵銀一兩，俾捐生踴躍樂輸，實於軍餉有濟。

瑞州軍攻城未克，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各營截擊，仍不能絶。劉公騰鴻等督率弁勇、夫役毁瑞州之南城，築新

壘二座，以勁兵五千人堅守，分調各軍分途雕剿，以扼截賊援。吳坤修擊賊於奉新，屢破之。撫州既敗，建昌之賊屢出撲營，江西兵勇、福建援軍皆潰。二十五日，大營失陷，閩軍副將陳上國等死之，張從龍領閩兵退回杉關。新淦縣復陷於賊，劉于潯以水師再克之。是月，奉

上諭：曾國藩、文俊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無一處克復。據江浙各省奏報，皆言金陵内亂，恐石逆不得志於皖楚，勢必竄入江西。該逆於諸賊之中最爲凶悍，若令回竄江西，占踞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著曾國藩等乘此

賊心渙散之時，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即不遽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達開與韋逆不睦，頗有投誠之意，倘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亦當預爲籌畫，經權互用，以收實効。現在仍將失陷各城先圖攻克，使該逆無所憑藉，不敢退至江西，是爲至要。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劉公長佑、蕭公啟江等力攻袁州，克之。十三日，公弟國荃、周鳳山會克安福縣城，進攻吉安。十七日，馳奏，瑞州一軍屢次勝仗，現在新修南北兩城，併力堅守，以爲西路官軍根本，以通江楚要路。幷奏報

吳坤修一軍在奉新勝仗、陣亡將弁王吉昌請卹。又具摺奏、贛州、南安一路匪勢蔓延、兵勇戰守漸形疲乏。贛南距省城千里而遥、路途多梗、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仍請添調粵兵來江會剿。又奏建昌官軍挫敗、營壘被陷、闔兵退回本境一摺。陣亡副將陳上國與其殉難員弁蘇廷美、伍連青、呂文炌、丁開第請卹。又奏報湖南援軍克復袁州一摺。又具摺覆陳江西近日軍情、奏稱、石逆若歸命投誠、當令其獻城爲質、乃爲可信、不敢貪招撫之虚名、弛防剿之實務。刻下瑞州、奉新剿辦尚爲得手、周鳳山吉安之師差稱勁旅、袁州新復、西路大有振興之機。水師則彭玉麟、劉于

潯均甚得力。惟撫建屢挫、東路空虛、惟當嚴飭諸將克復數城、以副

聖主拯民水火之意。奉

硃批、爾等主見甚屬允安、剿撫固應並用、尤重先剿後撫、可隨時審其機宜、好為之。欽此。 先是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稱、侍郎曾國藩招募鄉勇、屢著戰功、請加湘鄉縣文武學額。江西巡撫文俊公奏保曾國華以同知選用、均奉

旨允准。公於是日具二摺恭謝

天恩、又奏保饒州豐城等前後六案出力員弁、彙單請獎一摺。陣亡員弁汪煥文趙德溶、黃邦治請卹。附片奏彭澤、都昌、

湖口、鄱陽四縣久陷賊中、其閒頗有忠義之士抗節不屈、辦團殺賊、忠憤激發、不避艱險。請將該四縣出力紳董開單保奬。　袁州克後、賊竄樟樹鎮、聚黨日盛、劉于潯以水師攻戰、連日擊破之。　畢金科駐防饒州數月、破賊於泥灣、又破賊於陶溪渡、又破賊於線洲、鄱陽境内肅清。　賊之初起、以飈忽見長。及去年再陷武漢、竄擾江西各府州縣、則堅壘浚濠以困官軍、兵勇仰攻累月不下。官文公、胡公林翼之師攻武漢兩城、疊奉

嚴旨督促、李公續賓、楊公載福擊各路援賊、戡除幾盡、惟兩城未下。江西八府惟南康賊衆不多、餘城則皆以悍賊數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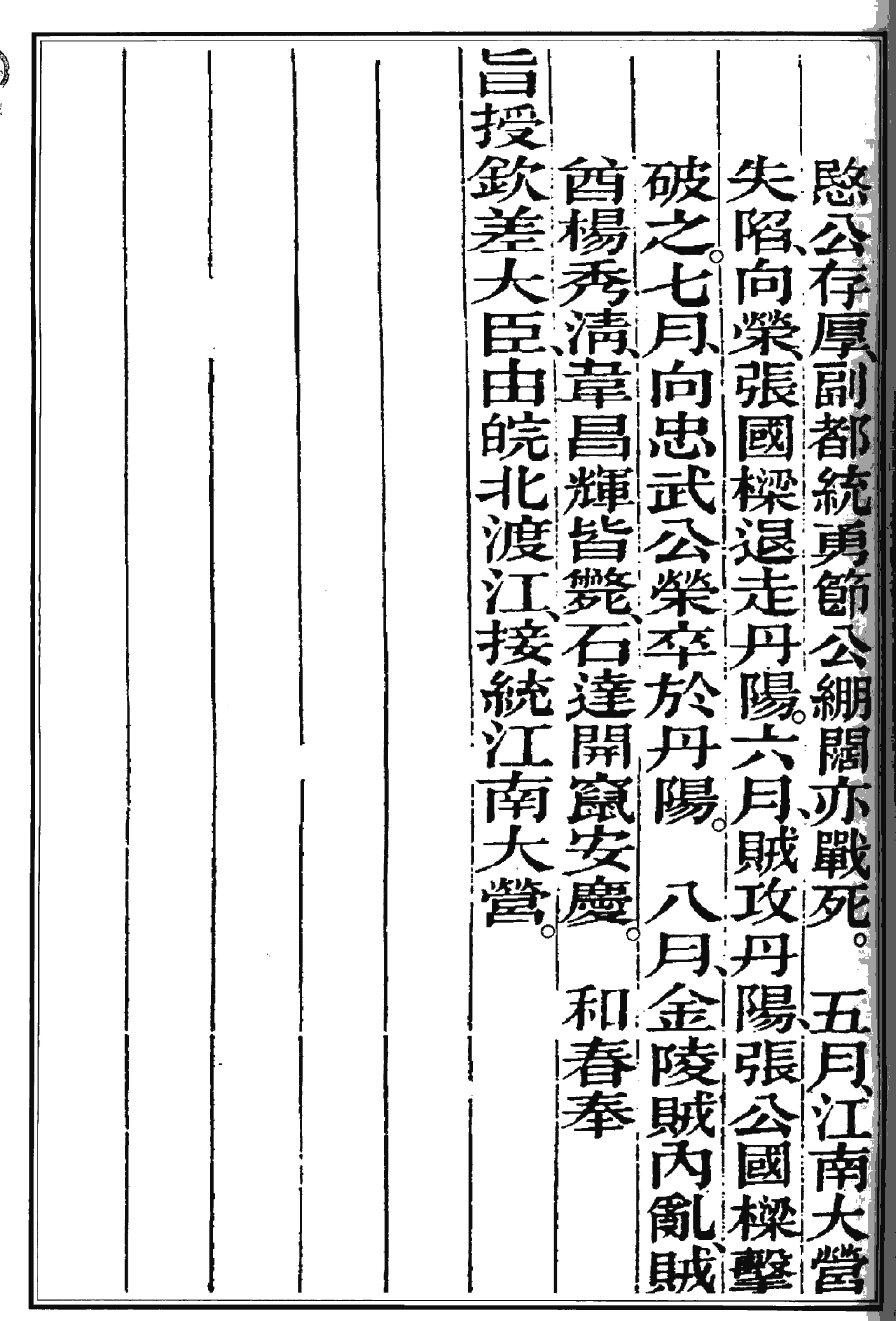
守之。公在軍終日凝然，奏牘書札躬親經理，不假手於人。益治書史，不廢吟誦。嘗謂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澂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蓋其數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從容補救，轉危爲安也。二十二日，湖北官軍水陸大舉，克復武昌、漢陽兩城，乘勝東下。江甯將軍都興阿公總統馬隊，李公續賓總統步軍，楊公載福總統水軍，水陸並進，沿江賊黨望風瓦解。二十四日，克武昌縣。二十五日，克黄州府。遂連克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四城。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以兵勇從將軍都公。十二月，克廣濟、黄梅，水軍直抵九江，焚奪賊舟淨盡，江面肅清，合力以攻

九江。李公續賓一軍八千人屯九江城外、楊公載福率戰艦四百號泊江兩岸。都公馬隊益以副將鮑超之步軍三千六百人扼小池口、兵威鼎盛。公由南昌至吳城鎮巡視水師。十八日馳至九江迎勞諸軍。二十三日、馳奏湖南援師周鳳山等克安福縣一摺、饒州防軍畢金科等屢次勝仗、鄱陽縣境肅清一摺、江西水師劉于潯再克新淦在樟樹鎮疊次勝仗一摺。隨摺奏保劉于潯、蔡康業二員、又奏保瑞州援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陣亡將弁潘河清、李經元、冏長源、唐梅洪、李上安、彭益勝、姚長青、劉家全、吳秀山、向秀武請卹。附片奏、臣馳赴九江迎勞水陸各軍、

見其軍威嚴肅、士氣樸誠、實爲不可多得之勁旅。請
旨飭催山西、陝西將每月協江之餉解交湖北撫臣胡林翼經
收、專濟九江大軍之用。其江西分駐各府兵勇、再請
敕廣東督撫每月籌撥銀四萬兩解交湖南撫臣駱秉章轉解
江西各營。 夏間、奉
旨飭查鄧仁堃被參各款。是日具摺覆奏、請將臬司鄧仁堃交
部嚴加議處、并陳明鄧輔綸帶勇原委。自公入南昌以來、
軍務章奏與文俊公會銜、均推公主稿。 二十八日、公旋
至南昌。 是時、楚軍在江西東路者、李元度貴溪一軍、畢
金科饒州一軍勢稍單弱、裁足自守。西路軍勢大振、瑞昌、

德安、武甯、建昌、新喻、永甯六縣城先後收復。劉公長佑、蕭公啟江等進軍臨江府、南昌、袁州兩郡全境肅清、九江、南康、瑞、臨、吉安各屬邑收復過半、賊勢益衰。湖北崇通一帶疊經官軍剿克、仍爲賊蹤擾踞。王公鑫募勇一軍曰老湘營、既剿平湖南南路各匪、巡撫駱公調令赴鄂進剿通城、崇陽、通山、咸甯等縣皆破平之。　是年三月、揚州復陷。托明阿、陳金綬、雷以誠均革職。

欽差大臣、都統德興阿接統江北大營、翁同書幫辦軍務、收復揚州。　賊陷甯國府城、皖南大擾、浙江戒嚴、鄧紹良率兵援之。　四月、江蘇巡撫勇烈公吉爾杭阿陣亡、道員劉剛



愍。公存厚、副都統勇節公綳闊亦戰死。五月、江南大營失陷、向榮張國樑退走丹陽。六月、賊攻丹陽、張公國樑擊破之。七月、向忠武公榮卒於丹陽。八月、金陵賊內亂、賊酋楊秀清、韋昌輝皆斃、石達開竄安慶。和春奉
旨授欽差大臣、由皖北渡江、接統江南大營。

# 曾文正公年譜卷五

丁巳咸豐七年、公四十七歲。

正月、公在南昌。　初五日、吳公坤修克奉新縣城。　畢剛毅公金科由饒州率軍剿賊於景德鎮遇伏陣亡。　十七日、奏報吳坤修一軍屢獲勝仗、克奉新縣城。隨摺奏保吳坤修請以道員用、並保杜霖、孔廣晉二員陣亡勇弁陳有才、余瑞林請卹。又奏報江西官軍克建昌、武甯二縣、湖北援軍收復瑞昌、德安、湖南軍收復新喻、永甯等縣城。附片奏九江南北兩岸水陸至二萬餘人之多、臣即日擬由瑞州前往九江料理聯絡。惟現患目疾、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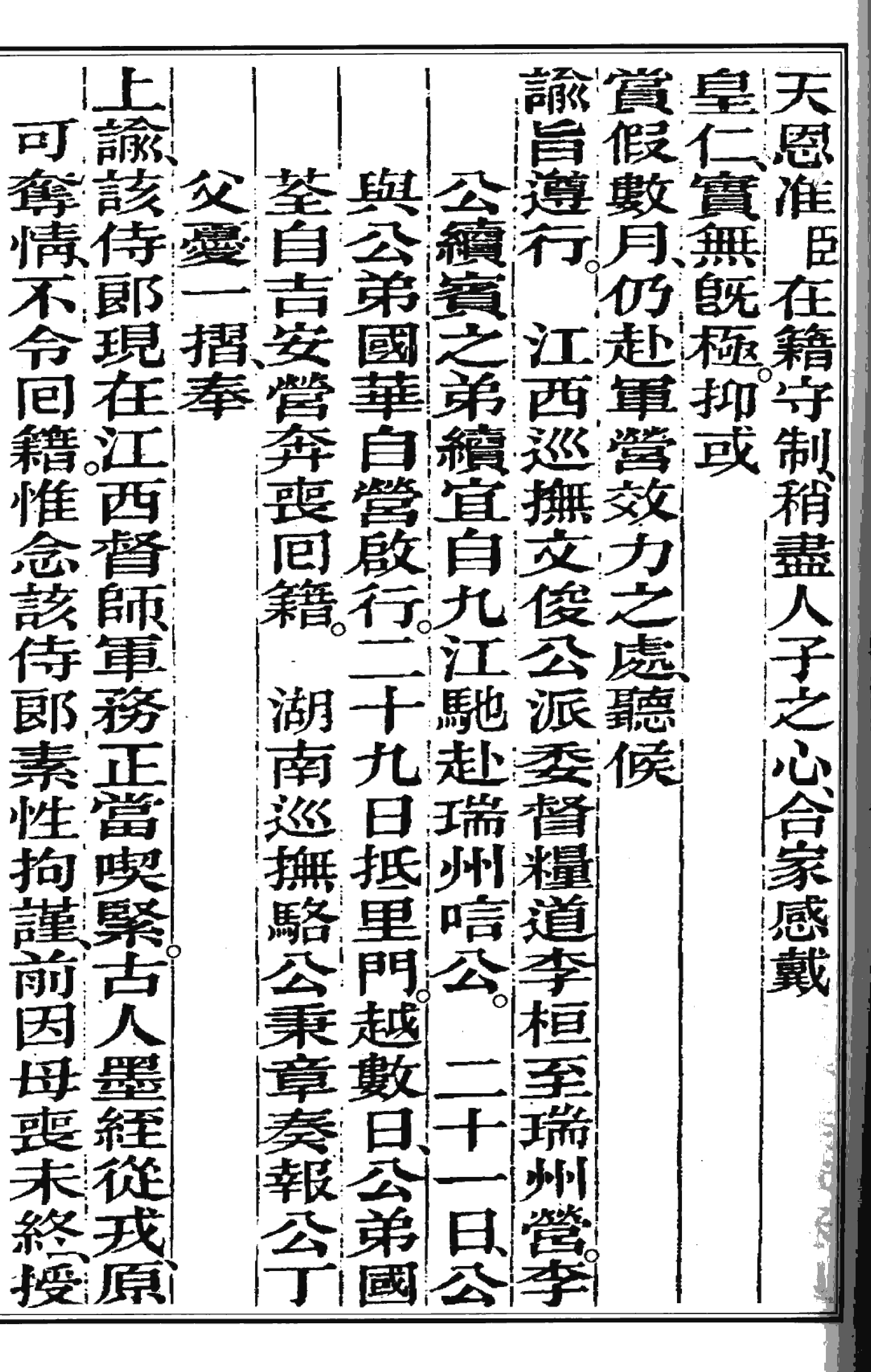
賞假一月、卽在軍營調理。是日拜摺後出至奉新、督帶吳坤修一軍赴瑞州扼紮府城東面、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以斷賊之接濟。西安將軍福興奉
旨領兵千人由浙江赴江西會勦、於是月抵南昌。二月初四日、公由瑞州回至南昌會商軍務。初九日、仍還瑞州營。竹亭公以初四日薨於里第。十一日訃至瑞州、公大慟、仆地欲絕。次日、赴告南昌及湘軍各營、設次成服。十六日、馳摺
奏報丁憂開缺。奏稱、微臣服官以來二十餘年、未得一日侍養親闈。前此母喪未周、墨經襄事。今茲父喪未視含殮、而軍營數載、又功寡而過多、在

國爲一毫無補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贖之罪。瑞州去臣家不過十日程途、即日奔喪回籍。查臣經手事件、以水師爲一大端、提督楊載福、道員彭玉麟外江內湖所統戰船五百餘號、礮位至二千餘尊之多、此非臣一人所能爲力、合數省之物力、各督撫之經營、楊載福等數年之戰功、乃克成此一枝水軍。請

旨特派楊載福總統外江內湖水師事務、彭玉麟協理水師事務、該二人必能了肅清江面之局。並請

飭湖北撫臣、江西撫臣每月籌銀五萬解交水營、以免飢潰。仍

懇



天恩准臣在籍守制、稍盡人子之心、合家感戴
皇仁、實無既極。抑或
賞假數月、仍赴軍營效力之處、聽候
諭旨遵行。　江西巡撫文俊公派委督糧道李桓至瑞州營。李公續賓之弟續宜自九江馳赴瑞州唁公。二十一日、公與公弟國華自營啟行。二十九日抵里門。越數日、公弟國荃自吉安營奔喪回籍。　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奏報公丁
父憂一摺、奉
上諭、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絰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

以官職具摺力辭。令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并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欽此。三十日，具呈駱公請代奏報奔喪到籍日期。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所有曾國藩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提督銜湖北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

貲統率。欽此。安徽官軍潰於桐城，皖北之賊大熾。官文公檄調李孟羣督軍援皖。二十六日，公具呈駱公請代奏謝

恩賞假并銀兩。四月，賊酋陳玉成由安徽糾黨犯鄂境，蘄黃以北各州縣城皆擾陷。李公續宜由瑞州分軍回鄂以擊賊。江西吉安、臨江、瑞州等府城久攻未克，賊酋石達開率賊黨往來江楚境，爲城賊之援。駱公秉章檄調王鑫老湘營三千人赴江西，爲雕剿游擊之師。五月，石逆大股援吉安，王公鑫馳往奮擊，大破之。二十二日，公以假期將滿，具摺奏瀝陳下情，懇請終制。臣在京十四年，在軍五年，

祖父母、父母先後見背、生前未伸一日之養、沒後又不克守三年之制、寸心愧負、實爲難安。臣恭閱邸鈔、大學士賈楨丁憂、

皇上賞假六箇月、旋因賈楨奏請終制、奉

旨允其所請。臣葬事未畢、懇照賈楨之例在籍終制。閏五月、奉

上諭、曾國藩奏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曾國藩在江西軍營聞丁父憂、前經降旨賞假三箇月回籍治喪、俟假滿時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茲據該侍郎奏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籲准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卽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絰從戎、數載以來、

戰功懋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請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勇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效。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卽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面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餘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敎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

初三日，奉竹亭公葬於湘鄉廿四都周壁衝山内，丙山壬向爲塋。李元度軍駐貴溪，禦賊屢有功，專弁詣公商軍事。公覆書謂：江西軍務刻不去懷，所以奏請終制者，實以奪情兩次，乃有百世莫改之譽。至其所自愧憾者，上無以報

聖主優容器使之恩，下無以答諸君子患難相從之義。常念足下與雪芹皆有極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賊氛環逼，雪芹之芒鞵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東路，隱然巨鎮。鄙人自讀禮家居，回首往事，睠睠於辛苦久從之將士，尤睠睠於足下與雪芹二人。雪芹，彭公玉麟字也。王公鑫擊賊於甯都州

永豐縣境，皆大破之。六月初六日，公具摺恭謝
天恩，請開兵部侍郎署缺。又具摺瀝陳歷年辦事艱難竭蹶情
形，臣處一軍，概係募勇，雖能奏保官階，不能挑補實缺，將
領之在軍中，權位不足以相轄，大小不足以相維。臣居兵
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此其一端也。籌餉之事，
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均須經地方官之手，臣職在軍旅，
與督撫勢分主客，難以呼應靈通，此又一端也。臣辦團之
始，仿照通例，刻木質關防，文曰
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四年八月
剿賊出境，湖南巡撫咨送木印一顆，文曰

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五年正月換刻、文曰

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侍郎關防。秋間又換刻、文曰

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臣前後所奉

寄諭援鄂、援皖、籌備船礮、肅清江面、外間皆未明奉

諭旨、時有譏議。關防更換既多、往往疑爲僞造。如李成謀已保至參將、周鳳山已保至副將、出臣印札以示地方官、而不見信、反被詰責。甚至捐生領臣處實收、每爲州縣猜疑。號令所出、難以取信、此又一端也。三者其端甚微、關繫甚大。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貽誤大局。目下江西軍勢無意外之虞、無所容其規避。若果賊

氣運迫、當專摺馳奏、請赴軍營、不敢避難。若猶是平安之狀、則由將軍福興、巡撫耆齡兩臣會辦、事權較專、提挈較捷。臣在籍守制、多數月盡數月之心、多一年盡一年之心。

疏入、奉

上諭、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際、原不應遽請息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人、著照所請、准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即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瀆請、致辜委任。欽此。

王公鑫破賊於廣昌、又破賊於樂安、賊回竄吉安、

周鳳山等軍敗潰。　胡公林翼督軍於黃州擊賊、連破之。王剛介公國才陣亡於黃梅。　七月、楚軍攻克瑞州府城、劉武烈公騰鴻陣亡。耆齡公檄調普承堯等移師會攻臨江府。　八月初四日、王壯武公鑫卒於樂安營次、其老湘營一軍以張運蘭、王開化分領之。　十四日、奉

上諭、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曾國藩自丁父憂後、疊蒙賜金給假、褒獎慰留。此後墨經從戎、宜爲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爲守經、再三瀆請。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等語。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

西軍務有楊載福統帶，雖無須曾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逼近黔、粵，賊氛未息，團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所有李鶴年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李公續宜引軍渡江至黄州，會鄂軍克蘄水、廣濟、黄梅，擊小池口賊壘，破平之，湖北全境肅清。胡公林翼至小池口，督諸軍合攻九江。九月初八日，官軍水陸齊舉，克湖口縣城，攻破梅家洲賊壘，内湖外江水師始合。初九日，公具摺覆奏。臣兩奉

諭旨，現在江西軍務辦理得手，自可無庸前往。湖南目下全省肅清，臣仍當暫行守制。如果賊氛不靖，應須團練籌防之

處、屆時商之撫臣奏明辦理。臣自到籍以來、日夕惶悚、欲
守制則無以報
九重之鴻恩、欲奪情則無以謝萬世之清議、惟盼各路軍事日
有起色、即微臣寸心亦得以稍安。附片奏稱、此後不輕具
摺奏事、前在江西經手未完事件、擬函致江西撫臣耆齡
請其代奏。疏入、奉
硃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
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爲重、抒忠即爲全孝。所云懼清議
之譏、猶覺過於拘執也。欽此。　十三日、楊公載福、督水師破
小姑山賊卡。二十一日、克彭澤縣、拔其僞城、乘勝而下、連

克望江、東流直抵安慶城外、進克銅陵縣、又拔其僞城二座、逐北千里、遂與定海鎭之紅單船相接。紅單船見楚師旗幟、大驚、以爲神。楊公分銀米、火藥以餉下游船兵、皆大感服、仍率水師回泊湖口。自公在衡州創立舟師、苦戰四載、至是克奏奇功、肅清江面之勢成矣。胡公林翼以水面一軍本自公建立、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皆經公識拔於風塵之中、所統將弁皆公舊部、遂於二十四日在九江營次馳奏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一摺。奉

上諭、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載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

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等因。欽此。湘軍之攻吉安也、公弟國荃所部湘勇曰吉字營。夏間周鳳山之敗、公弟國荃方在籍、而吉字營獨全軍而退、保守安福。於是江西巡撫耆齡公奏請起復曾國荃治軍吉安、旋令總統吉安各軍。公居禮廬、惓念江西援軍連失劉騰鴻、王鑫二勁將、於國荃之行也、反覆訓誡以和輯營伍、聯絡官紳、與夫攻戰之法、至數千言、并令辭總統之任。十月、公弟國荃抵安福、約會各軍并集吉安城外。十一月、石達開糾賊黨由皖入江、犯湖口、李公續宜擊破之。賊由饒、撫疾趨吉安、官軍合力迎擊、破賊於吉水縣之三曲

灘城、圍遂合。十二月初八日、楚軍克臨江府城、劉公長佑因病回籍、其所部勇併歸蕭公啟江總統、而以劉公坤一分領之、進攻撫州、張公運蘭等進軍建昌府。於時江西西路僅吉安、九江兩城未復而已。公治軍五載、糧台無定處、經涉三省、頭緒繁多。公於讀禮之次、酌擬報銷大概規模、於是月具摺咨江西巡撫附奏。奏稱、臣處一軍未經奏派大員綜理糧台、亦無專司之員始終其事。越境勦賊、用銀漸多、歷時既久、散漫難清。擬將水陸各軍分爲數大款、在臣處領餉之月日截清起訖、歸臣處報銷。至若經手人員如同知陶壽玉、知府李瀚章、道員裕麟、厲雲官、禮部

員外郎胡大任、甘晉等經臣前後派委分處江楚各省、俟江西軍務將畢、即飭該員等爲臣辦理報銷事件、造冊送部。如有款目不符、著賠追繳之處、皆臣一身承認、不與該員等相干。請

旨飭部核議施行。附奏報鄧輔綸捐造戰船請敘一片、請注銷李新華捐案一片。是歲、安徽之賊與河南之捻匪相結、黨衆熾盛。安徽巡撫福濟罷職、以李孟羣署理巡撫。

欽差大臣都統勝保與副都御史袁甲三均駐皖豫之交督辦軍務、又以翁同書爲安徽巡撫。十一月、德興阿公克瓜洲、張公國樑克鎮江府。

戊午咸豐八年、公四十八歲。

正月、公在里第、卜宅兆將謀遷葬。公過羅忠節公家、劉武烈公家、慰其老親、撫其孤子。又至劉公蓉家小住二日、暢談忘倦。江西巡撫耆齡公奏委公弟國荃總理吉安攻剿事務。二月、行小祥禮、公弟國華除服。公與弟國華議立家廟祀曾祖以下、置祭田四十六畝、廟中度藏

御賜衣物若干事、

誥命十一軸、祖考遺念衣履、几硯、宗器、祭器若干件、書籍數千卷、分條記注於簿。公之爲學、雅重禮典。

國朝尚書徐公乾學讀禮通考、秦文恭公蕙田更爲五禮通

考、二書皆公素所服膺。自上年奉諱家居以來，日取一二書昕夕研校，讀之數反。凡几筵奠祭，必參攷古今，衷於至是而後已。三月，公弟國華出從軍於九江、李公續賓留之軍中，遇事諮之。戶部議覆東征一軍水陸各營報銷規模，如公前疏中所擬，奉
旨依議。公初行軍，糧台設於水次，總屬於內，銀錢所，公之回里也，彭公玉麟兼綜理之。公致書胡公林翼商立報銷局，又致書彭公玉麟籌撥䘏銀數千兩，給內湖外江水師殉難員弁及陸軍平江營殉難員弁之家。如褚汝航、夏鑾、林源恩、唐得陞、白人虎、伍宏鑑六人，尤公所加意。又如畢金科

之在饒州，力戰死綏，李元度之駐貴溪，堅忍扼守，屢捍巨股，均以公不在軍中，賞與䘏爲之缺然，公恆自謂負之。李元度軍駐貴溪兩年，賊酋石達開由江西竄入浙江之境，連陷城邑。胡公林翼奏保李元度，請旨飭令李所部平江勇前赴浙江，擇要扼守，以遏賊鋒，并由鄂省籌銀一萬兩以資之，從公所請也。四月初七日，水陸兩軍合攻九江府城，克之，屠戮無遺。二十日，蕭公啟江、劉公坤一等克復撫州府城。二十四日，張公運蘭、王公開化等克復建昌府城，賊悉竄入浙江境，將軍福興駐軍廣信，奉

旨切責、以總兵周天受督辦浙江防剿事宜。尋

詔和春兼督江浙軍務。　李公續賓補授浙江布政使、既克潯城、軍威大振。浙人官都中者奏請其移軍援浙、浙中官紳、爭催其督師赴任。適逆酋陳玉成竄擾皖鄂之交、城邑多陷、勢方大熾、李公續賓率師回援。五月、擊賊於黃安、麻城、克之、楚境以清。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統籌東征大局、先剿皖北、次及皖南、節節埽蕩、請以陸路軍事專屬之李續賓。奉

旨嘉獎。尋復奉

旨、李續賓加巡撫銜、軍入皖境後得專摺奏事、而調湘軍之在

江西東路者恐移師以援浙。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眾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茲據和春奏、現在患病未痊、刻難就道。東南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大員督率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曾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曾國荃、劉騰鶴等兵勇足敷剿辦。前諭耆齡飭令蕭啟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曾國藩舊部、所帶勇丁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曾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即傳旨令該侍郎迅赴江西、督率蕭啟江等星馳赴援浙境、與

周天受等各軍力圖埽蕩。該侍郎前此墨經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起程、并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欽此。二十五日、駱公秉章具疏奏稱、現在援江各軍將領均前侍郎曾國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鄉、即其舊部。若令其統帶赴浙、則將士一心、於大局必有所濟。且江浙本屬澤國、利用舟師。楊載福、彭玉麟兩軍皆係曾國藩舊部、曾國藩統陸師赴浙、或從常山更造戰船順流而下、或派船由長江入太湖、泝流而上、江南大軍既免後顧之虞、援浙陸軍亦得戈船之助。其勇餉一項、擬由湖南每月籌解餉銀二萬兩、請

旨飭下湖北撫臣胡林翼每月籌解銀二萬兩，專供曾國藩一軍之用。六月，奉上諭：駱秉章奏分撥楚軍援浙，并請飭曾國藩統率前往，與前降諭旨適相符合。每月籌解銀二萬兩，作爲援浙勇餉，實能統籌大局，不分畛域，著即照辦。該侍郎兵力既精，餉需又足，必當迅奏膚功也。欽此。初三日，接奉諭旨。初七日，公治裝由家啟行。初九日，過湘鄉縣城。十二日，抵長沙，與駱公秉章、左公宗棠會商軍事，刻木質關防，其文曰欽命辦理浙江軍務前任兵部侍郎關防。具札調派蕭啟江、張

運蘭、王開化等湘軍由江西撫建一路拔營、進駐鉛山縣之河口鎮。公擬由水路東下、過九江登陸、會軍於河口、督師以赴浙。駱公派委主簿吳國佐管帶練勇千二百人隸公麾下、公札令由陸路先赴江西。　十七日、具摺恭報起程日期、並陳明進兵援浙之道。奉

硃批、汝此次奉命卽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營後、迅將如何布置進勦機宜、由驛馳奏可也。欽此。是日、又會奏蕭啟江請假兩月回籍一片。　十九日、由長沙登舟。　二十四日、行抵武昌、與胡公林翼會商進兵之路、籌餉之數、大營轉運糧台報銷各事。畱署中旬日、鄂省協餉二萬兩亦

奉
旨允准飭撥。公素稱胡公才大心細，事無鉅細，虛衷商度。胡公亦悉心力代爲之謀，談議每至夜分不息。七月初三日，由武昌解纜。初四日，泊巴河。公弟國華、李公續賓、續宜、彭公玉麟等先後謁見於巴河，籌商陸營統領營官、哨長及隨營委員章程、兵勇行軍、止營、出隊之法。李公續賓派撥湘勇二營，以副將朱品隆、唐義訓領之，隸公麾下，以爲親兵營。公與李公議，改修湘鄉忠義祠，李公捐銀二千兩，公捐銀一千兩以爲之倡。十一日，行抵九江府，致祭塔忠武公祠、楊公載福來見公。十二日，舟次湖口，彭公玉麟

修建水師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蕭公捷三以下弁勇、夫役等凡數千人。十五日，公至昭忠祠致祭，遍賞外江、內湖水勇，爲錢二千二百餘貫，札調朱品隆、唐義訓率所部勇先行赴河口鎮。　公之初出也，以肅清江面爲期。公自駐水營設糧台於水次，至是楚皖江面以漸廓清。下游雖有賊艅，勢不得復逞。賊酋石達開由江西竄擾浙閩邊界，所陷郡縣不復踞守，漸成流寇之勢。公督師援浙，舍舟而登陸，治兵轉餉，均改前規。設立報銷總局於湖口，札調李瀚章來江總理報銷局，凊釐東征水陸各軍餉糈收發之數，分款核銷。設陸路隨營糧台，派委喻吉

三、彭山屺帶勇數百以護之。武昌、九江、貴溪皆設轉運局，南昌省城設支應局，札委道員李元度、知府王勳綜理營務處，札委陸營營理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公牘案卷各員弁十有餘人。二十一日，舟抵南昌，與巡撫耆齡公會商軍餉，札撤前年江省所設楚軍支應職位子藥三局，以所餘硝礦、火器之屬歸於陸軍支領，撤遣李大雄、滕加洪兩營。其上年在江西差委員弁分別撤留。是時楚軍在江西者，張運蘭、蕭啟江所領兩軍已集於河口鎮，合以朱品隆等軍，共萬餘人。其劉公長佑一軍，經江西巡撫派委由撫州移防杉關，李元度一軍亦奏派由貴溪拔營援浙賊

既解浙江衢州之圍，由處州竄入福建，分股由浦城竄出二度關，圍攻廣豐、玉山二縣，廣信戒嚴。李元度力守二城，擊賊卻之。尋接公札委辦營務處，以所部平江勇屬沈公葆楨權領之。二十四日，公由南昌解纜，泊瑞洪。江西水師道員劉于潯來見。公途次奉

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曾國藩赴浙剿辦。現在衢州業已解圍，處州等府縣亦相繼克復，境内餘匪不難剋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松溪、政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緊剿辦。和春等現飭總兵周天培於援浙兵勇内挑選精鋭三千數百名，由龍泉一帶進剿，饒廷選帶漳州兵勇亦馳往浦

城。曾國藩業已奏報起程，著卽以援浙之師由江西鉛山直搗崇安，相機進剿，迅將閩省各匪一律掃除，毋少延誤。欽此。又奉

上諭：總兵李定泰前令幫辦和春軍務，此時周天受等會剿閩各匪，著總歸曾國藩調度。欽此。又奉

上諭：署福建漳州鎮總兵周天受著加恩賞還提督銜，卽著馳往福建，與周天培、饒廷選、張騰蛟等分路進剿，俟前任侍郎曾國藩到後，卽歸曾國藩調度。欽此。　是月，胡公林翼丁母憂，解任回籍。

詔官文兼署巡撫事。　八月初八日，公抵河口營，沈葆楨、李元

度來見。札各營營官支發勇糧，每日每名領銀一錢四分，夫糧每名一錢，畫一定制。楚軍在江西境內者，褰械鄉團截殺多至數十百人。公出示曉諭各兵勇嚴禁騷擾，又出示曉諭團練禁毋得妄殺人。委員提各案證訊鞫得實，按法處辦。十二日，馳奏遵

旨援閩，擬即日由崇安進剿。幷陳明現在賊情軍勢一摺。又奏報閩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力戰獲勝，兩城解圍一摺。奏稱李元度自從軍以來，備嘗艱險，百折不回。臣丁憂回籍，該員以孤軍支拄東路，屢能以少勝衆。此次力保兩城，有裨大局，請

賞加按察使銜幷給勇號。陣亡弁勇易金榜、李傳綸、龔茂發、張應龍、龔拱綸、李家純、黃查七名請卹。附片奏調游擊喻吉三隨營差遣。又奏此次由江入閩、應於廣信府城鉛山縣城設立糧台、轉運米糧軍火等件、已劄委駐防廣信之九江道沈葆楨兼理臣軍糧台、幷委在籍道員雷維翰經理鉛山水陸轉運。又札調李元度帶所部平江勇一營隨臣赴閩辦理營務處、餘勇併交沈葆楨接管、留防廣信。札調王勳來營會辦營務處。又會奏九江府城建立提督塔齊布祠、湖口建立水師昭忠祠。臣在途次經歷兩處、見其祠宇將次工竣、請

敕下地方官春秋致祭。又奏湘鄉縣城捐建忠義祠、彙祀陣亡員弁勇丁一摺。附片奏、湖南補用知府李瀚章在臣軍糧台經手最久、該員現回廬州原籍、應令迅來湖口水營辦理報銷。所請皆奉

旨允之。公弟國荃督各營攻克吉安府城、江西全省肅清。江西湖南巡撫會奏保曾國荃以知府遇缺即選、并加道銜。

賊由福建邵武分股竄出鐵牛關、劉公長佑擊賊失利、瀘溪、金谿皆失守、賊竄陷安仁縣。十五日、公率軍移駐弋陽縣、調張運蘭回軍截剿。十九日、克復安仁縣、賊由萬年竄入饒州境、屯踞景德鎮。公調吳國佐會剿安仁之賊、吳

國佐追賊於萬年、小挫、幫辦營官劉本傑陣亡。二十四日、馳奏閩賊竄入江西、官軍克復安仁一摺。隨摺奏保道員張運蘭、知府王文瑞二員陣亡千總周玉田請卹。附片奏陣亡知縣劉本傑請卹。又片奏請
旨敕四川督臣每月籌銀二萬兩、由湖北轉解行營。又片奏、同知胡兼善在營病故、請卹。二十七日、公拔營赴雲際關。二十九日、行抵雙港、聞警駐營閩中之賊分大股回竄新城縣、吉安餘匪竄陷崇仁、宜黃兩縣、撫州、建昌兩郡戒嚴。公調張運蘭一軍進剿新城、公改道南趨建昌。九月初二日、李元度請假回籍。劉公長佑擊賊於新城、大破之、

賊退回閩境，崇仁、宜黄股匪亦竄入閩境。初七日，公行抵金谿，聞新城大捷。初九日，抵建昌府駐軍城外，劉公長佑來見公。公登麻姑山，周覽建昌形勢，高下遠近，攻守之途，浚濠堅壘，委弁勇嚴守壘門，每夜親巡查之，委員弁專司更鼓晨昏漏刻，毋得參差。委員分巡營壘附近數里之地，嚴禁賭博及吸食鴉片之館，出示曉諭弁勇，嚴禁强索夫役，抑勒貨物。每日傳見哨長三人，察其材力能否，密爲記注。十三日，馳摺奏移師建昌，商籌撫建各府防勦事宜，擬從杉關入閩勦賊。附片請給捐生紀以鳳等執照。蕭公啟江假滿還江西，抵建昌大營，公調張運蘭一

軍由杉關進勦，蕭啟江一軍由廣昌進勦，派吳國佐一軍為後路策應。時閩中賊氛方熾，官紳函牘迭至，催公赴援。而嶺路崎嶇難行，天雨不止，疾疫大作，不能速進。公弟國荃克吉安後，撤遣所部之勇回湘，所統湖南援軍各營亦先後遣回湖南境，自率所部勇千人從公於建昌。二十六日，抵大營，公留其勇為親兵，謂之護衛軍，其營官哨長亦每日傳見數人，視其能者奬拔之。公弟國荃留營十餘日。李公瀚章由廬州應調來營，公核定在營委員夫役等薪水、口糧章程，查核火器大小礮位、抬鎗、鳥鎗等項所食子藥多少輕重之數，為表以記之。　十月十一日，公弟國

荃回湘、公送之行、以課子讀書爲屬。十六日、具摺奏保玉山、廣豐守城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馳奏調派官軍分道入閩、幷陳現在辦理情形一摺。附片奏報疾疫盛行、從前所未見。張運蘭、蕭啟江、吳國佐等軍報病多者千數百人、少或數百人。臣亦不忍亟催其進。劉長佑一軍積勞過深、患病尤衆、請移駐撫州調理。奉

上諭、曾國藩奏辦理情形、朕亦不爲遙制。該侍郎惟當督飭將士相機剿辦、探知何處有賊、卽由何處進剿、以期迅殲醜類。至建昌等屬疾疫流行、各營兵勇現多染病、著該侍郎妥爲拊循、俾得迅速調治、無誤軍行。欽此。李忠武公續賓、公弟

愍烈公國華於巴河相見，別後督軍入皖。八月，克太湖、潛山。九月，克桐城、舒城，兵勢甚銳。時廬州復陷，賊屯聚三河鎮，李公續賓督軍攻三河賊壘。是月，賊酋陳玉成糾合大股援賊連營圍之，官軍全覆，李公赴敵陣亡，公弟國華及在軍員弁、兵勇從殉難者六千人，湘軍精鋭殲焉。舒城、桐城後路之軍相率潰退，楚皖之間大震。都興阿公由宿太進攻安慶之師，亦退屯鄂境。李公續宜撫定潰卒，屯於黄州。官文公奏請公移師援皖，奉

寄諭：以江西援閩之軍疾疫方盛，難以跋涉長途。

詔起復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督辦軍務，以援皖北。　是月，公

編記江、浙、皖、閩各省府州縣所屬山川阨塞，逐日記注，以爲常課。出示曉諭被賊州縣流亡戶口，招集復業。十一月，公聞三河之警，悲慟填膺，減食數日，作母弟溫甫哀詞，專遣弁勇間行入皖北收覓骸骨。公核定大營閱視操練之期，每月逢三日閱步箭刀矛之屬，逢八日閱馬箭火器之屬。其時江西鄉團猶有截殺楚勇之案，公作愛民歌一篇，令軍中習誦之。張公運蘭進軍福建邵武府，賊已悉數南竄，由汀州竄擾江西贛州、南安之境。蕭公啟江軍至石城縣，值潮勇爲匪，擾亂縣境，蕭公捕討平之。皖北軍覆後，賊之在景德鎮者乘勢益張，江西之兵進剿失利。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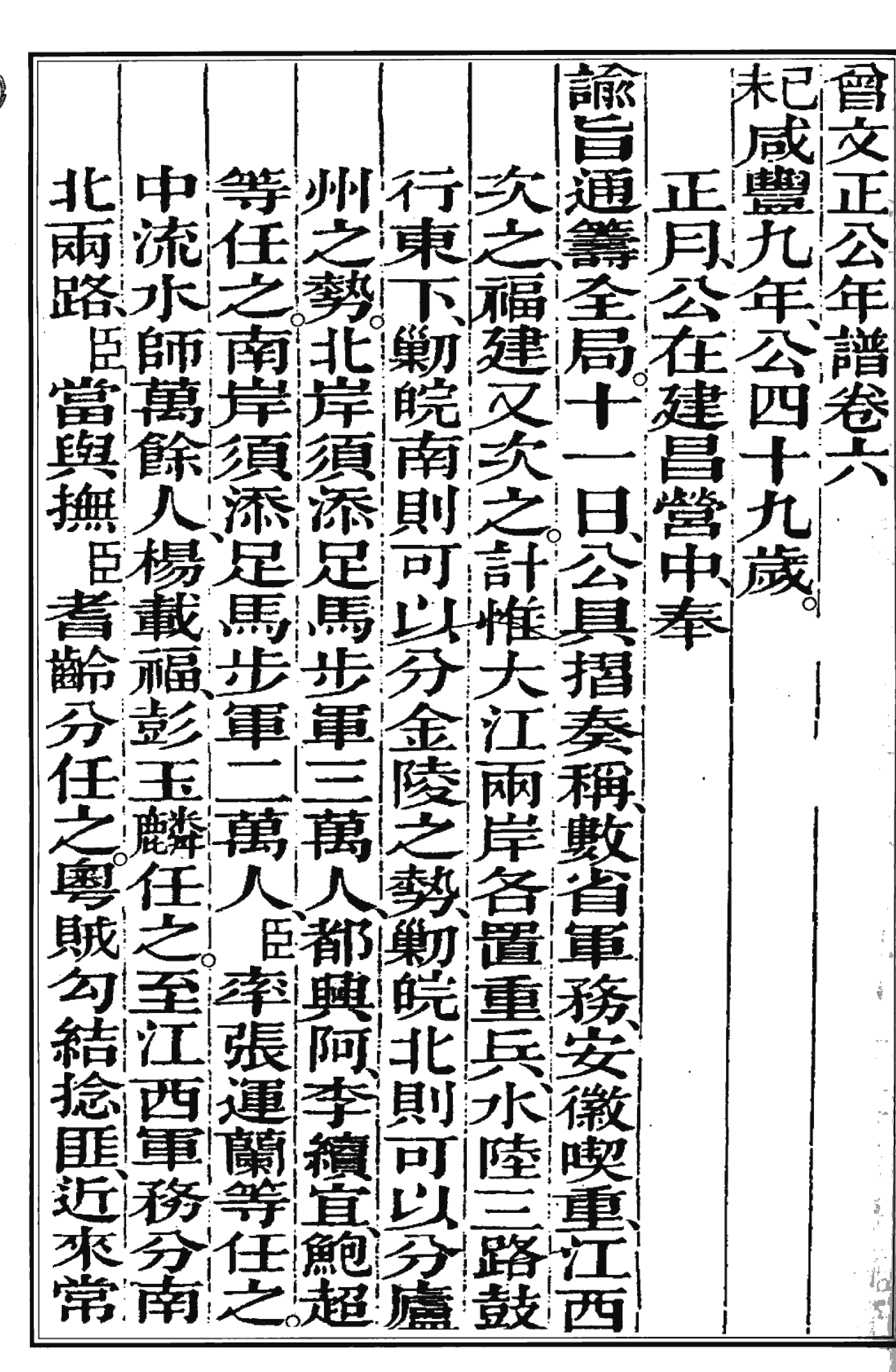
迺調蕭啟江剿江西南路之賊、調張運蘭回軍建昌移剿景德鎮與劉于潯水師會剿。二十六日馳奏分調官軍追剿閩省竄賊移剿景德鎮股匪一摺。附片奏蕭啟江軍過石城討捕潮匪一案、又奏探明賊蹤大略一片。胡公林翼營葬甫畢、馳至湖北接受關防、進駐黃州、拊循士卒、人心稍安。劉公長佑因軍中多病、由撫州撤遣楚勇回籍。駱公秉章奏陳軍情緩急、請公由江援皖。奉

上諭、皖北賊勢鴟張、楚省邊防喫緊、諒曾國藩亦必有探報。此時閩省之賊已南趨漳、泉、距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所請、令該侍郎移師赴皖、而留蕭啟江所部四千餘人防守江西、亦

未始非權衡緩急之計。惟曾國藩所部各軍多染疾疫、前奏尙須休息、且景德鎮尙有大股逆匪、隨剿隨進、亦非計日可到。著曾國藩豫爲籌度、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境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不獨廬州省城可收南北夾攻之效、卽上竄湖北之路亦可藉資堵扼。儻因汀州等處尙須兵力、一時不能移軍、或須俟景鎮股匪殲除、再回楚北、亦著斟酌具奏。欽此。　十二月十一日、公具摺覆奏、近日賊勢以皖江南北兩岸爲最重。皖南大山縣亙、自山以北久爲粵匪出沒之區、自山以南現惟婺源縣、景德鎮兩處有賊。皖北賊勢浩大、實倍甚於皖南、論大局之輕重、則

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鎮
保全湖口。臣已札張運蘭一軍馳剿景鎮、至福建之賊爲
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啟江一軍迅速追剿。奉
硃批、所擬尙屬妥協。欽此。公又附片奏目疾、請假一月、在營調
理。　李公鴻章來謁於建昌、因留幕中。　十五日、李元度
假滿來營、王勳請假回籍。　十七日、張公運蘭等軍至景
德鎮、吳國佐遇賊軍敗、公批飭責之、令其撤營回湘。　賊
陷南安府城、蕭公啟江進軍攻之。　張公運蘭擊賊於景
德鎮、破之。　是歲二月、和春公、張公國樑克秣陵關、復進
攻金陵。

詔授何桂淸爲兩江總督。前江西巡撫張芾督辦皖南軍務，駐徽州。七月，江南大營築長圍於金陵以困賊。九月，德興阿軍大潰於浦口，賊復陷揚州府城及儀徵、天長、六合等縣。溫壯勇公紹原死於六合。張公國樑引兵渡江，克揚州。十月，捻匪李兆受以天長歸順，更名世忠。十二月，戴武烈公文英、鄧忠武公紹良剿賊於甯國府之黃池灣沚，先後陣亡。



# 曾文正公年譜卷六

起己未咸豐九年、公四十九歲。

正月、公在建昌營中。奉

諭旨通籌全局。十一日、公具摺奏稱、數省軍務、安徽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勢、剿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勢。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臣率張運蘭等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分南北兩路、臣當與撫臣耆齡分任之。粵賊勾結捻匪、近來常

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皖豫軍務可期大有起色。附片請

敕健銳營、內外火器營選派精練弓馬曾經戰陣之員咨送來營。并奏調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禮部主事李榕二員。又片

奏江西南路防剿喫緊，暫難移師北行，請

飭贛南鎮總兵饒廷選帶兵來江駐防南路。是日，又奏陳明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一摺。又奏陳臣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奉

上諭：巡撫銜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前在三河陣亡，業經降旨優

加褒卹、茲據曾國藩臚陳該員功績具奏、覽之益深悼惜。李續賓從軍數載、所向成功。及其見危授命、麾下將士無一偷生、實有古名將之風、允宜垂諸信史、百世流芳。著將曾國藩此奏交國史館採入列傳、以示褒嘉。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候選同知曾國華在三河鎮殉難、當經降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該故員歷著戰功、一門忠義、著再加恩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嘉。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遵籌全局、請添馬隊進取一摺。該侍郎統籌全局、意在併力大江兩岸、爲節節進剿之計、所見甚是。惟現在

江西南贛等處賊氛尚熾、該侍郎未能即日北行、俟南路稍鬆、再赴楚皖交界、籌辦大局。編修郭嵩燾現隨僧格林沁前赴天津、俟該處撤防、再降諭旨。主事李榕已令赴營差委、汝弟曾國華在三河陣亡、可嘉可憫、業經追贈道員、從優賜卹。該員之子例有應得世職。本日復明降諭旨、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欽此。　公作聖哲畫像記、圖畫昔時聖賢先儒三十三人、系之以説、明抗希古人之意、略依孔門四科及近世桐城姚氏論學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分門依類而圖之。　官軍攻景德鎮小挫、公調駐防廣信之平江勇等營赴鎮助勦、飭張運蘭等堅守營壘、與賊相

持、軍心以安。蕭公啟江擊賊於南康縣，大破之，克新城墟及池江賊壘。二月初三日，蕭公啟江等攻克南安府城，收復崇義縣城，賊酋石達開糾黨西竄入湖南境。初四日，公在營中行大祥祭禮。初九日，奏報蕭啟江一軍勝仗、陣亡將弁龍復勝等十七名請卹。又奏張運蘭一軍攻勦景德鎮情形一摺，彙奏水陸各軍陣亡、病故員弁何長庚等八十員名，開單請卹。又奏彙保新城、安仁兩案老湘營、平江營出力員弁兵勇，開單請奬一摺。是日，又具摺謝弟國華從優

賜卹恩。又摺恭謝年終

恩賞、附片奏鄧輔綸捐造戰船請敘一案、經工部咨查何項工例。臣查江楚創造戰船、本係臣新立規模、並未仿照他省戰船成式、實無工例可援。仍請照前案議敘。奉硃批、著照所請獎勵、該部知道。欽此。十一日、公查核報銷七柱清單。公聞閩省已無賊擾、十二日由建昌拔營、移駐撫州。李忠武公遺骨經難民收得、負送大營。胡公林翼遣弁覓得公弟愍烈公遺骨、而喪其元、公聞而益悲之。胡公委員弁先後斂送回湘。十五日、公在途次馳摺奏報、蕭啟江一軍協同各勇攻克南安府城。現在引兵馳援信豐縣、江省南路可望肅清。隨摺奏保道員蕭啟江、請加勇

號。附片奏移軍撫州、距景德鎮較近、軍中聲息易通。又具
摺恭謝
天恩。幷奏稱、臣胞叔曾驥雲、臣在侍郎任內恭遇兩次
覃恩、曾邀貤封至正一品、光祿大夫。茲復渥荷
褒嘉之典誥軸則祗領
新綸、頂戴則仍從舊秩。奉
上諭前因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當經賞給曾國華
之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本日曾國藩謝恩摺內聲明、曾驥
雲曾邀貤封正一品封典等語。所有曾國華之子曾紀壽著
再加恩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崇忠節有加

無已之至意。欽此。　十六日、公至撫州、賃城内謝氏宅以爲行館。　蕭公啟江援剿信豐縣、力戰、賊解圍去。賊之竄湖南者連陷桂陽、郴州各城邑、攻撲永州府、江西南境餘匪相繼西竄。公迺調蕭啟江一軍馳赴吉安府境、以爲湖南援應之師。駱公秉章亦奏調蕭啟江由間道回軍湖南、聽候調遣、自是南路軍餉不復關公慮矣。　公以景鎮之賊久攻未克、委副將朱品隆、游擊喻吉三、知縣張岳齡、縣丞凌蔭廷等回湖南、續招鄉勇四千人赴撫州訓練、以備攻剿。　二十七日、派委員弁巡查撫州城防。　二十八日、具摺奏謝弟國荃保選用知府加道銜

恩。又奏報蕭啟江一軍力解信豐城圍，現在飛調該軍馳赴吉安，爲湖南援應一摺，陣亡將弁李先益、李楚文、黄龍光、劉文友請卹附奏，添招練勇即由江西添籌月餉一片。三月，朱品隆等所募鄉勇先後抵撫州，公按日閲操，傳見各營哨官，時時訓飭之。十三日，張公運蘭擊賊於景德鎮，軍勢復振。劉公騰鶴領湘軍駐防湖口、皖南之賊竄陷建德，劉公進剿陣亡。公調派平江勇千人委知府屈蟠領之，以防湖口。二十六日，奏報景德鎮官軍兩月以來攻剿情形一摺，陣亡將弁喻福慶、易福陞等五十二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添募湘勇在撫州教練，俟吉安防務稍鬆，

飭調派各營合攻景鎮之賊。又具摺奏謝曾紀壽由吏部
帶領引
見恩。是月，李武愍公孟羣攻剿廬州，陣亡。四月，湖南永州
解圍。賊以全股圍撲寶慶府城。公弟國潢治團練於鄉邑
湘勇從軍在外者人懷家鄉之慮，公札飭各營官禁勇丁
告假回籍，委員至衡州府城坐探湖南賊勢軍情，三日一
報，隨時函告各營以慰之。公出城閱視操演，其隊伍整齊
者亟犒賞以獎勵之。二十五日，拜發
萬壽賀摺，專弁入都。二十七日，公弟國荃到撫州營。五月
初九日，公與弟國荃設次行釋服禮，仿通禮中品官祭儀，

而略變通以行之。初十日，派調湘軍之在撫州者舊部四營、新募者七營，爲數共五千八百人，公弟國荃總領之，赴景德鎮助勦，李公鴻章同往贊畫。二十二日，總兵饒公廷選來見公。二十六日，奏報楚軍進攻景德鎮連獲勝仗，現在添軍助勦。一摺附片奏飭九江道沈葆楨赴本任，調總兵饒廷選接防廣信。又奏記名道編修李鴻章留營襄辦軍務，檄令會同曾國荃等督勦景鎮。又奏陳明服闋日期。一片。時公麾下各軍悉赴景德鎮，其留防撫州者千數百人，皆本歸江省調度之營，藉公爲之鎮撫而已。六月初三日，禮部主事李榕來撫州見公。湖南賊圍寶

慶久不解、蕭公啟江軍亦至寶慶。總督官文公奏、探知湖南賊勢將竄入蜀、請令公帶兵赴夔州一帶擇要扼守。奉

上諭、官文奏請飭曾國藩迅赴夔州一摺、詳覽該大臣所奏各情、實爲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有鳳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曾國藩前派蕭啟江帶兵援勦湖南、現在湖南喫重、此一軍自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等兵素稱得力、著曾國藩卽日統帶、由楚江前赴四川夔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儻賊蹤竄至、卽可有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尚未勦平、著曾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耆齡、安爲布置、俾得迅埽逆氛、不至顧此失彼、是爲至要。欽此。公

弟國荃督軍至景德鎮，三戰皆獲勝。十四日，克景德鎮，賊竄浮梁縣。十五日，公弟國荃、張公運蘭等追擊賊於浮梁，克之，賊潰入徽州境，江西全省肅清。十八日，復奏寄諭防蜀一摺，奏稱：臣所部兵勇爲數無多，目下景德鎮攻剿之師，難以遠行抽動，若令由鄂赴蜀，應須兵力稍厚，乃可攜以入峽。維時湖南寶慶賊勢猶盛，湘軍既克景鎮後，弁勇等思歸尤切，勢不能止。公迺調張運蘭引軍回湘以援寶慶，擬自率六千人泝江西上，至宜昌駐軍，扼湖廣之西路。二十二日，馳奏克復景德鎮及浮梁縣城，江西全省肅清一摺，奏稱曾國荃係臣親弟，不敢仰邀議敘，隨摺

奏保道員張運蘭、王文瑞、游擊任星元三員，陣亡都司李印典、守備向其昌、陳玉才、高成春請卹。附片奏調張運蘭一軍會勦寶慶，以副弁勇迫救桑梓之情，可期得力。臣擬先駐湖北宜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又奏保已革編修吳嘉賓前奏保升同知，經吏部核駁，請以內閣中書選用，并加五品銜。又片奏副將黄翼升復姓歸宗一案。二十八日，張公運蘭拔營回湘。　公弟國荃率吉字中營拔赴撫州。　公飭調朱品隆等軍由景鎮拔營，取道湖口渡江，駐軍於小池口。　七月初一日，公弟國荃至撫州，公作林君殉難碑記，刊石立於撫州城外。林源恩殉難

之處、以表其忠。初六日、奏報景鎮官軍分兩路赴楚拔營日期一摺。奏保蕭啟江一軍南安、信豐兩案出力員弁、開單請奬。附片奏、臣前在江西重整水師、設立楚師、子藥、礮位三局、歷時三載有餘、始行裁撤。請將該局員量予保奬。公弟國荃以病留撫州數日。初七日、公由撫州啟行、紳民酌酒於路、以餞公行。初十日、公行抵南昌省城、奉

上諭、現在江西全省一律肅清、剿辦甚爲得力。曾國藩調度有方、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出力之道銜候選知府曾國荃著免選知府、以道員用。欽此。李公續宜由黃州率軍回援湖

南、擊賊於寶慶城外、大破之。石達開竄入廣西境、湖南解嚴。　公弟國荃病愈、由撫州拔營回湘。　公弟國葆更名貞幹、從軍於黄州胡公林翼奏留辦理軍事。是月至撫州、旋至南昌見公。　沈公葆楨見公於南昌。　十五日、公登舟啟行、李公瀚章、鴻章皆從。十七日、泊吳城鎮、李公瀚章所設報銷總局在焉。十八日、核閱報銷清册。十九日、泊湖口、彭公玉麟、楊公載福來見。公棹小舟石鐘山下、作湖口水師昭忠祠記、彭公立石焉。　是月、奉

上諭、該侍郎原摺所稱駐紮宜昌等處、即可穩占上游、但爲鎮守湖北起見、尚未籌防蜀省、曾國藩當熟思大勢應如何定

計之處、詳悉馳奏、毋得遷延。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雖先駐宜昌等處、仍當偵探賊情、如寶慶一帶未能遏其入川之路、即當親督兵勇赴蜀、以便調度堵剿機宜、未可遷延貽誤。欽此。又奉暫留兵勇赴徽州會剿之
旨。又奉酌撥兵勇留防江西之
旨。二十五日、復奏四次
諭旨一摺、奏稱、江西北路饒州有劉于潯一軍、彭澤有普承堯一軍。臣與耆齡熟商、擬令饒廷選、吳坤修各添置一軍、或以留防本省、或以助攻皖南。臣所帶領人數無多、不能抽撥赴皖、亦不能酌留防江。臣籌防全蜀、斷不能遷延貽誤、

俟抵鄂後察看賊勢，與官文、胡林翼會商，再行馳報。是日，

又奏摺恭謝

天恩交部優敘弟國荃以道員用。公舟次湖口，所調朱品隆、唐義訓等營咸集駐營於江之兩岸，觸暑多病。公留湖口旬日，令各營休息醫調。八月初一日，札調朱品隆等拔營由陸路赴鄂，駐紮巴河。公舟解纜泝江而上，泊九江，謁先賢周子墓。十一日，行抵黄州，與胡公林翼相見於行館，留七日而行。公在舟中，定每日靜坐讀書日課。武昌門人張裕釗謁見公舟中，公教以文詞甚詳。途次奉到

上諭：官文奏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分路剿辦一摺。皖省粵

匪與捻匪勾結、蔓延日甚。官文以寶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川省、已有備無患、請飭曾國藩緩赴川省、暫駐湖口、分軍四路進剿皖省。所籌實於大局有益。曾國藩如已啟程赴鄂、著與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無虞、即暫駐湖北、調回湖南各軍、爲分路進剿皖省之計等因。欽此。　二十三日、公至武昌省城、與官文公會商軍事、留旬日。　是月、公弟國潢、國荃遷葬竹亭公、江太夫人於台洲新塋。　胡公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湘、募勇二營赴鄂助剿。　九月初三日、公由武昌解纜回黃州、與胡公林翼商籌進兵皖省之途、須分四路、循江而下者爲南二路、循山而進者爲北二

路。胡公撥派兵勇十營隸公麾下。　初五日至巴河登陸駐陸營中、接見各營營官、哨長、餉校軍實。胡公林翼至公營視師。　十二日、馳奏遵奉

諭旨會商大略、由鄂省回駐巴河一摺、催調蕭啟江一軍剋日前來會師東下。　副都統多隆阿公攻克石牌賊壘、進規安慶。　二十五日、公至黃州、留二日還營。　李公鴻章奉

旨授福建延建邵遺缺道、留公營幕中、不之任。　兩淮賊氛肆擾、勝保、翁同書督師屢失利、漕運總督袁公甲三奏請以公一軍由河南光固進剿、遏賊北竄。奉

上諭、袁甲三等所慮不爲無見、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再行悉

心籌酌。至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不妨稍遲時日，謀定後動也。欽此。十月初一日，核定馬隊營制章程。初二日，公弟國荃領所部吉字營勇至巴河。公弟貞幹領所招鄉勇至黃州，初八日，見公於巴河。十七日，會奏悉心籌酌一摺，奏稱逆賊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竄擾楚粵，流賊之象也。皖豫諸捻股數眾多，分合不定，亦流賊之類也。目前要策，必先攻安慶以破其老巢，兼擣廬州以攻其所必救。現擬四路進兵之局，第一路由徧松石牌以規安慶，臣國藩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任之。

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林翼任之、先駐楚皖之
交、調度諸軍、兼籌轉運。第四路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調
回李續宜一軍任之。湘勇久戰江濱、於淮北賊情、地勢不
甚熟悉、能否繞出懷蒙以北、應俟李續宜到後、察看情形
再行奏明辦理。附片奏李續宜因母病請假歸省、先調該
道所部各營回鄂、由北路進發。又具摺奏保員外郎胡大
任、道員厲雲官、請
特旨記名簡放、以昭激勸。又附片請
旨飭浙江巡撫羅遵殿月籌餉銀四萬兩、解交湖北糧台。是日、
公專銜奏保張運蘭等軍克復景鎮、浮梁案內出力員弁

開單請獎附片奏、江西紳士劉錫綬報捐餉銀壹萬兩、請照例給獎。又奏參將鄔世蓮復姓歸宗一案。又片奏報目疾未痊、兼患頭暈、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奉

上諭、曾國藩著賞假一月、在營調理。該侍郎一路兵勇既待另籌、而李續宜亦係獨當一面、復因母病給假、是四路中已有二路急難進征、於皖北待援情形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至所稱先圖安慶、兼擣廬州等語、所籌尙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所有前諭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之處、仍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悉心籌酌辦理。欽此。二十四日、公督各營拔營入皖、分爲前後幫啟行。公弟國荃

請假回湘。十一月初三日，公駐軍於黄梅縣。十三日，拔營進駐宿松縣，公統領步隊二十營、馬隊一營，派朱品隆、李榕總理營務處。蕭公啟江、張公運蘭兩軍由湖南分途出境援剿兩粵，公兩次奏調蕭啟江一軍，

諭旨飭調張運蘭赴皖，均經廣西、湖南奏留。十九日，奏報入皖日期一摺，奏稱蕭啟江、張運蘭兩軍均不調回，

諭旨另籌一軍，繞赴淮北，由臣官文會奏辦理。前月通籌四路進剿之議，由公主稿，其後奏報各路軍情，多由胡公林翼主稿，公會銜而已。十二月，胡公林翼由黄州拔營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公調派前幫十營，以朱品隆、李榕

總領之、進駐太湖縣、派委彭山屺總理營務處。公與營官講求堅壘浚濠之法、濠深丈有五尺、躬親巡視量度、雖風雪不避也。是月、公弟國潢、國荃遷葬星岡公、王太夫人於大界新塋。江西巡撫耆齡公調任廣東、公乃作畢君殉難碑記、刻石立於景德鎮畢剛毅公陣亡之處。是歲、和春公奏劾德興阿罷職、江北大營不復置帥、
詔和春兼轄之。周武壯公天培陣亡於浦口。勝保丁憂、陳請回
京穿孝、以袁甲三爲
欽差大臣、與南河總督庚長督辦軍務、攻克臨淮關、袁公駐守之。

庚申　咸豐十年、公五十歲。

正月、公在宿松大營。賊酋陳玉成大股由安慶上犯小池驛、圍撲鮑超營甚急。公與胡公林翼調派各營援之、飛札調蕭啟江一軍馳回援皖、每遇寒風雨雪、沈霾陰曀之晨、則終日惶然、以前敵爲慮。二十五日、多隆阿、鮑超大破賊於小池驛。二十六日、擊破賊壘七十餘座、克太湖、潛山兩縣城、賊下竄。公叔父高軒公卒於家。蕭公啟江軍至長沙、駱公秉章派令援皖。公以陳逆敗退、皖軍解嚴、而蕭啟江一軍疊奉

旨令赴蜀、遂咨湖南、止其前來、蕭公乃引軍由常德入川。是



月、張公國樑攻克沿江賊壘、袁公甲三克鳳陽府城、而穎州府又爲賊所陷。石達開踞廣西之慶遠府、分擾湖南、廣東邊境。二月初五日、聞高軒公訃、悲痛、目疾復劇。

初六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專差賫部監執照一百八十七張、歷年籌餉勸捐所餘者具摺奏繳、附片報官軍大捷、擬分路進剿。臣目疾復發、又得臣叔父曾驥雲病故之信、請假四十日、在營調理。初七日、公入宿松縣城設次成服、設奠服衰十有四日。公弟貞幹自太湖營來就次成禮。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小池驛大勝、克復太湖、潛山兩縣、奏

上諭、官文、胡林翼、曾國藩督師進剿、調度有方、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欽此。二十日、公改服還營。公每日黎明即出巡視營牆、按期閲視操練、雖羽檄交馳、而不廢書史。是月、始輯錄經史百家雜鈔、以見古文源流、略師桐城姚氏纂之意而推廣之。李公續宜假滿到鄂、尋赴大營。張公國樑攻金陵上下關賊壘、克之。皖南之賊陷涇縣及廣德州、竄入浙江境。張公玉良由金陵大營分兵援浙。二十七日、杭州省城陷、羅壯節公遵殿等死之。三月初一日、探明安慶城内賊蹤之强弱多寡及城外賊壘拒守之形勢、定計攻之。初五日、李公續宜來見、籌度分兵進剿、議

以公所部攻圍安慶、多隆阿公圍攻桐城、李公駐軍於青草塥以爲援。鮑超傷病發、請假回籍。二十六日、公調所部吉字等營拔赴安慶。是月、杭州將軍瑞昌公督駐防兵堅守滿城、賊攻之不下。提督張公玉良以援兵至、克復杭州省城、尋收復廣德州、賊竄陷建平、東壩、溧陽、糾皖南大股萃於金陵。閏三月初五日、奏摺恭謝

天恩交部優敘。又奏景德鎮、浮梁案內保舉文員遵部議分晰開單聲明各員勞績一摺。十一日、會奏鄂皖軍情一摺。又奏保小池口、擊破援賊、克復太湖、潛山三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一摺。十四日、作何君殉難碑記、立石於英山

縣何文貞公殉難之處。二十二日、編經史百家古文雜鈔成、又約選四十八篇以爲簡本、公寄書家中、名其所居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二十六日、李元度來見公、公派令綜理宿松大營營務處。二十七日、公弟國荃到營、公令督勇攻安慶集賢關賊壘。左公宗棠自英山來見公。是月、賊攻陷江南大營、官軍潰走丹陽、張忠武公國樑陣亡。

欽差大臣忠壯公和春受傷、卒於滸墅關。賊陷丹陽縣、攻常州

府城、總督何桂清退走常熟、江浙戒嚴。

詔令公傳旨荆州將軍都興阿馳赴江北辦理軍務。 四月、奉

上諭、江浙安危、在於呼吸。曾國藩現紮安慶、若與楊載福率領

所部水陸各軍迅由東流建德一帶分勦蕪湖、並入甯境以

分賊勢而顧蘇常、於東南大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衆、

曾國藩能否舍安慶而東下、著酌度情形、相機辦理、迅速奏

聞。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策、所向克敵、現在賊勢

披猖、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

本籍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

以收得人之效、並著曾國藩酌量辦理。欽此。 初二日、羅壯

節公靈柩自浙歸宿松公派隊迎護、尋與胡公林翼諧其家祭之。十三日、馳摺復奏、臣軍萬餘人兵、力單薄、若盡撤赴蕪湖、則桐城之師不能獨立。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求明降諭旨、必能感激圖報。附片奏目疾未痊、肝氣復發、軍中又乏著名統將、擬調張運蘭一軍前來、以厚兵力。左公宗棠留營中兩旬、昕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十八日、左公回湘募勇、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軍務。二十日、公核定報銷稿案。賊攻陷常州府城、連陷蘇州省城、江蘇巡撫徐莊愍公有

王死之。奉

上諭、曾國藩規取安慶、頓兵堅城、卽使安慶得手、而蘇常有失、亦屬得不償失、全局糜爛、補救更難。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熟商妥議、統籌全局等因。欽此。是時都中猶未聞蘇常已失。公接奉

諭旨、咨商胡公林翼、稱蘇常業已失守、救援不及。據安慶各營接獲逆首陳玉成偽文、定於秋間兩路大舉、上犯湖北、江西、欲合江西、兩湖三省之力、防禦陳逆秋間大舉之狡謀、如能併力擊退、再行分兵馳赴下游、圖復蘇常也。又咨商江西、湖南巡撫。　賊由蘇州犯浙江、陷嘉興府、張公玉良

引兵退守杭州。奉
旨、何桂清革職逮訊、以張玉良暫署
欽差大臣關防、總統江南諸軍。又奉
上諭、曾國藩著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
江總督。欽此。又奉
上諭、目下軍情緊急、曾國藩素顧大局、不避艱險、務當兼程前
進、保衛蘇常、次第收復失陷地方、重整軍威、肅清醜類、朕實
有厚望焉。欽此。　是月、蕭壯節公翰慶奉調援浙、陣亡於湖
州。蕭壯果公啟江卒於四川省城、胡公林翼奏請以左宗
棠入蜀接統湘軍。劉公長佑、蔣公益澧克廣西慶遠府城、



賊竄貴州境。五月初三日、拜摺恭謝
天恩署兩江總督。又馳摺復奏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奏
稱目下安慶一軍已薄城下、關係淮南全局、即爲克復金
陵張本、不可以遽撤。臣奉
恩命權制兩江、必須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
壯徽甯之聲援。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强弱、職應南渡、不敢
稍緩。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一由池州進規蕪湖、與楊
載福、彭玉麟水師就近聯絡。一由祁門進圖溧陽、與張芾、
周天受等軍就近聯絡。一分防廣信、以至衢州、與張玉良、
王有齡等軍就近聯絡。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

帶起程，仍分遣員弁回湘，添募勁勇，趕赴行營，以資分撥。至於餉糈軍械，必以江西、湖南爲根本。臣咨商兩省撫臣、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布置漸定，然後可以言勦。又具摺奏請起用告養回籍道員沈葆楨馳赴江西，仍辦廣信防務。附片奏陳察看海漕兼保鹽場之利。又片奏請

敕下湖南撫臣迅催張運蘭一軍取道江西至饒州一帶聽候調遣。又奏委道員李元度馳赴湖南，另募平江新勇三千，與饒廷選之平江勇五營合爲一軍，防勦廣信、衢州一路。又片奏請設糧台於江西，委江西藩司總辦，添委道府數員幫同辦理。自咸豐三年至十年五月，由臣分作三案造

冊報銷、自接受總督印務以後、即由江西藩司報銷、以專責成而免牽混。另設江西通省勻釐局、遴委大員專管。此後江西錢漕歸撫臣經收、以發本省兵勇之餉、勻釐歸臣經收、以發出境征兵之餉。疏入、奉

上諭、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甚合機宜、即著照所擬辦理。胡林翼奏保之左宗棠一員、前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矣。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現署兩江總督、軍務地方均屬責無旁貸。所請調張運蘭一軍、本日已寄諭駱秉章、飭令該道前赴該署督軍營聽候調遣等因。欽此。公自奉到署兩江總督之

旨與胡公林翼函商兵餉大計、籌餉以江西爲本、籌兵以兩湖
爲本。調鮑超所部六千人、朱品隆唐義訓所領二千人、楊
鎭魁、所領千人渡江而南、駐軍徽州之祁門。其圍攻安慶
之師、堅壘不撤、攻勦之事、以公弟國荃任之。　初六日專
弁遞
萬壽賀摺。又專摺奏歷年軍需支給官弁兵勇鹽糧等款、照例
造冊、分送部科核銷。自咸豐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止、是
爲報銷第一案。　初九日、李元度回平江募勇。　十五日、
公登舟啟行、朱品隆等拔營由陸路至華陽鎭渡江、期集
於祁門。　十六日、舟泊老洲頭、宿松紳民數千人餞送於

江干。十七日，馳奏欽奉

諭旨先行覆陳，並報起程日期一摺；又具摺奏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即行分途試辦。查淮揚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非於淮安急辦水師、造船購礮，實有岌岌不保之勢。欲克金陵，必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甯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諸湖，與外江水師爲夾攻之勢。蘇州既失，四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無進兵之路。欲攻蘇州，必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甯國二支，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遍，若不設法保

全則東南之利盡失矣。附片奏保彭玉麟任事勇敢、勵志清苦、實有烈士之風、如須興辦水師、再行奏請簡派。湖南道員李瀚章廉正樸誠、遇事精核、請以道員改歸江西、遇缺

簡用、與署藩司李桓會辦江西通省厘釐事務。又片請敕下戶部查明京倉米石存餘若干、咨行到臣、俾得斟酌緩急、設法籌辦。又奏調飭下游水師總兵吳全美、李德麟所領師船分扼狼山、福山、焦山、瓜洲一帶江面、與揚州陸軍聯絡、無任賊船得渡北岸、以保全裏下河爲主。又奏鄂省爲用兵之樞紐、據上游之形勝、全局攸關、一有疏虞則南六

省之奏報不能達於京師矣。臣與都興阿分調萬數千人、撥餉數萬、湖北之力甚形竭蹙、應請嗣後無再抽撥該省兵勇、俾官文、胡林翼等勉力支持、不蹈金陵覆轍、天下幸甚。二十日、李公瀚章赴江西辦理釐局、公行泊華陽鎮、彭公玉麟來見。二十一日、泊黃石磯、公弟國荃、貞幹、楊公載福皆來見公、派委員弁察看皖南山路。二十三日、札江西糧台支發銀數千兩、委守備成名標赴廣東購買洋礮。二十六日、飭諭巡捕、門印、簽押各員弁吏役、約以三條、一不許凌辱州縣、二不許收受銀禮、三不許薦引私人、凡六百餘言。二十七日、登陸行至東流。二十八

日至建德、巡視普承堯營壘、接見各營哨官。是月、張玉良革職留營、以瑞昌公總統江南諸軍、江蘇巡撫薛煥駐上海、暫署兩江總督印務。松江府失守、官軍旋復之。六月初三日、公駐建德縣、馳摺奏、安慶之圍不可撤動、蓋取以上游制下游之勢。臣南岸一軍先守徽甯要縣、暫不深入、庶免賊抄我後路之慮。至於地方公事、未可置爲緩圖。臣在皖南駐紮行營、仍於安慶水次設立老營、規模與行省衙署相似。歷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專委司道大員經管。其地方尋常事件、即令代拆代行、緊要者彙封送營核辦。此臣兼管地方、變通辦理之大概也。附片奏、已革守備

成名標請開復原官。又片奏水師各營候補、候選人員請援照咸豐六年奏准前案各照升銜給予封典。又片奏調四川萬縣知縣馮卓懷來營差委。又奏副將成發翔復姓歸宗一案。　初四日，拔營啟行。　初九日，途次奉到

上諭：曾國藩現已抽調兵勇萬人，由宿松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卽行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竹，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令鮑超等迅速來營，會籌進勦，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卽早一日救民水火，實深殷盼。該署督現統兵勇較單，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欽此。

十一日、行抵祁門縣、各軍以次集、公調派擇要駐營。十三日、派員專管地方案牘、其時文卷日以繁多、迺仿照平時衙署章程、分別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擇書吏收貯、彙歸安慶老營。十六日、奏報行抵祁門日期一摺、并奏陳鮑超、張運蘭均難刻期至皖、左宗棠、李元度新募之勇則須七八月間陸續前來。臣兵力過單、未敢輕進。又具摺奏稱、楊載福、彭玉麟本係臣之舊部、茲復奉

旨歸臣調遣、自應欽遵辦理。惟軍情未可遙度、奏報不可太遲。楊載福統率水師、謀勇器識度越諸將、所有江面戰守事宜、仍令該提督自行具奏。附片奏、欽奉

寄諭、徽甯等府本會國藩兼轄地方、該處軍務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覺事權歸一等因。臣查詢徽甯兩郡兵勇不能得力。臣初到祁門、情形未熟、兵將未齊、未便接辦皖南軍務、張芾所部各軍應暫由該副都御史統籌調度。是日、又與官文公、胡公林翼會奏、請令左宗棠督勇來皖一摺。維時張公芾在徽州被人糾劾、而左公宗棠會奉

旨赴川省督辦軍務也。公治軍八載、轉戰兩湖、江、皖等省、與地方大吏分主客之勢。至是兼任疆圻、百務填委、迺以安慶水次爲老營、設立行署、奏派大員總理地方文卷、札委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各員、并刊發營制營規訓飭各營

將領士卒，刊發居官要語一編，訓飭僚吏。密札司道舉劾屬員，札各營統領舉劾營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達。札飭道、府、州、縣官訪求地方利病、山川險要，留心所屬紳民之才俊、田野之樹畜、現前急應辦理事件，均用書函答覆。出示曉諭江南北士民，凡六條：其一，禁官民奢侈之習，謂吳中民俗好善，而遭禍之故由於繁華；其二，令紳民保舉人才，以兩江之才足平兩江之亂；其三，安插流徙，凡衣冠右族、經生大儒與殉難死事之家，均令地方官加意存卹，貧乏者給予口食之資；其四，求聞已過，凡已之過失與軍中各弊端，許據實直告；其五，旌表節義，於行營設立忠義局，

委員采訪、詳覈事實、或由地方官彙報、或由該家屬親鄰徑稟、隨時彙案、具奏。請建總祠總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專祠專坊、以慰忠魂、而維風化。其六、禁止辦團。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未聞守城殺賊之功、徒有斂費擾民之害。自後非其地、非其人、毋得擅自舉辦。其從前各處練丁支領口糧者、概予裁撤。又出示曉諭軍營兵勇、嚴禁騷擾、三令五申、詞極剴切。接見守令各員、敎之以廉靜爲體、以善聽斷爲用、雖軍事倥傯之時、而條理秩然不紊矣。二十日、公子紀澤來營省視。

江蘇城邑擾陷殆遍、避賊者羣集於上海。賊復陷松江、撲犯上海、薛公煥督官軍固守。賊之入

浙江者圍湖州、逼近杭州、分陷各屬城邑。皖南之賊攻圍甯國甚急、官紳皆望公以軍赴援、公牘私函至者日以十數。公以軍將未集、弗能遽進也。　公之在營也、未明即起、黎明出巡營壘、閱操練、日中清釐文卷、接見賓僚、以其餘時披覽書史、不使身心有頃刻之暇逸。嘗稱時局艱難、惟勞勤心力者可以補救。前後數十年、治軍治官、雖當困苦危險之際、以至功成名遂之時、不改其度焉。　二十四日、奉

上諭、兩江總督著曾國藩補授、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欽此。　七月初三日、馳奏欽奉

諭旨斟酌進兵、兼顧皖南軍務一摺。奏稱、臣自行抵祁門後瑞昌王有齡迭次催臣援浙、張芾亦催撥兵赴援甯國。欽奉
諭旨、飭臣斟酌辦理。臣以鮑超尙未旋鄂、張運蘭一軍雖入江西境、又經撫臣毓科留防袁州、新軍未齊、統將未至、往返商辦、徒託空言。且待兵將齊集、察賊勢最重之處、疾趨而痛剿之。至徽甯兩處防軍、歷年取用浙餉、約計千萬、浙中恃爲長城、本省別無防守之師、一旦藩籬盡撤、任賊長驅、杭人慘遭浩劫、周天受、張芾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遼闊、處處與江浙毗連、一片逆氛、幾無完土、惟係臣兼轄地方、自應力籌兼顧。如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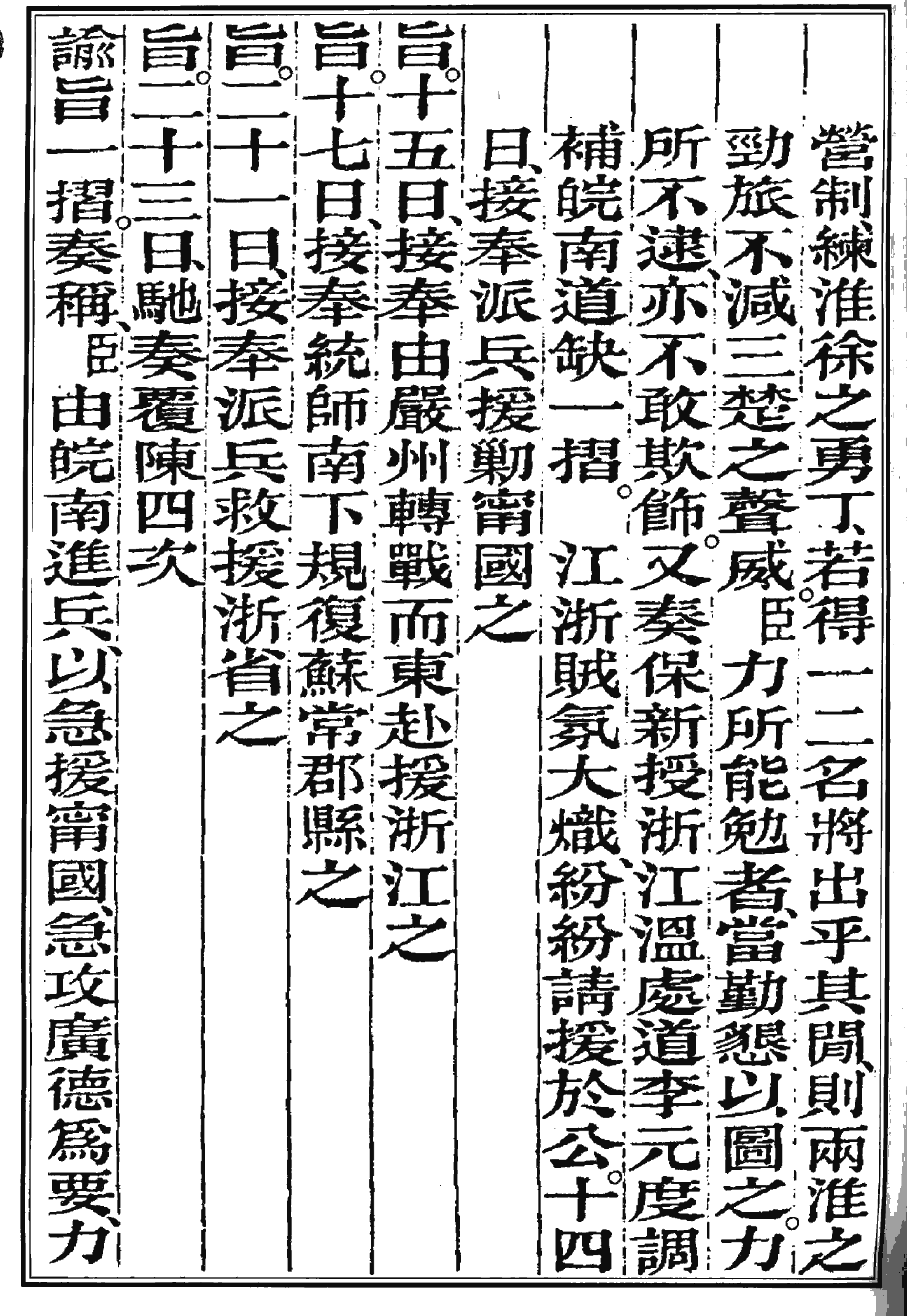
旨歸臣督辦、斷不能更顧浙江。又具摺奏保道員李鴻章、請
簡授江北地方實缺、興辦淮揚水師。附片奏江南河道總督奉
諭旨裁撤添設總兵一員、特保水師營官副將黃翼升、請
簡授淮揚鎮總兵一缺。又具摺奏湖南平江縣捐建忠義祠、彙
祀陣亡員弁、勇丁、請列入祀典、
飭地方官春秋致祭。附片奏行營設忠義局、采訪江蘇、安徽等
省歷年勦賊陣亡殉難官紳士女、隨時奏請分別
旌卹。茲以甯國縣殉難紳士程枚一家男女十人爲第一案。
初七日、兵部火票遞到補授總督
諭旨、同日奉

上諭薛煥僻處海隅、兵力單弱、勦辦恐難得手。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勦、都興阿尙在英山駐紮、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趨、勦辦愈難措手。曾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大江南北均應妥爲布置、著即飛催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等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爲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並著先行籌畫、免至臨事周張。該大臣膺茲重任、務當統籌全局、迅掃逆氛、以副委任。欽此　初十日、置木匭於營門外、許軍民人等投書言事。　十二日、公拜發恭謝

天恩一摺、奉

硃批、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己用人、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公又奏通籌全局一摺、奏稱、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均未到皖、頃聞竄杭之賊回撲廣德、州城失守、甯國一城、羣賊環萃、勢孤援絕、目下皖南危乎其危、臣軍調齊以後、須攻廣德、援甯國、不能繞越皖境遥趨蘇常。上海、嘉興相距愈遠、文報梗塞、實難兼顧。至江北軍務、迭奉

諭旨飭催都興阿馳赴揚州、迄今未能成行。以臣愚見、淮徐風氣剛勁、不患無可招之勇、但患無訓練之人。擬卽函商官文、都興阿酌帶楚軍千人先行馳往到江北、後用楚軍之


營制練淮徐之勇丁。若得一二名將出乎其間。則兩淮之勁旅不減三楚之聲威。臣力所能勉者。當勤懇以圖之。力所不逮。亦不敢欺飾。又奏保新授浙江溫處道李元度調補皖南道缺一摺。　江浙賊氛大熾。紛紛請援於公。十四日。接奉派兵援剿甯國之

旨。十五日。接奉由嚴州轉戰而東赴援浙江之

旨。十七日。接奉統師南下規復蘇常郡縣之

旨。二十一日。接奉派兵救援浙省之

旨。二十三日。馳奏覆陳四次

諭旨一摺。奏稱。臣　由皖南進兵。以急援甯國。急攻廣德爲要。力

不能兼顧，則以專救甯國爲要。徽甯等屬一片賊氛，皖南不安，臣軍且有岌岌不保之勢，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分

聖主宵旰之憂，下不能慰蘇人雲霓之望，寸心負疚，惶悚無地。附片奏團練一事，實爲地方大弊。皖南嶺隘紛岐，若築碉設卡，尚可以資防守。在籍編修宋夢蘭，衆論稱許，請

賞加侍講銜，令其董勸紳民興築碉堡。又片奏保安徽臬司毛鴻賓堪勝江蘇藩司之任。又奏報江長貴收復廣德州城一片。是日，接奉上海危急，設法救援之

旨。又奉派撥兵勇赴援甯國之

旨。二十四日、張公運蘭到祁門營。二十八日、拔營由徽州旌德進援甯國。是月、薛公煥擊賊、卻之、上海解嚴。張玉良攻嘉興不克、全軍敗潰、杭州戒嚴。賊陷金壇縣、周威毅公天孚等死之、賊殺戮極慘。京口將軍巴棟阿守鎮江府、派提督馮子材攻丹陽。八月初一日、公出至漁亭巡視營壘。奉到

上諭、張芾著即來京、所有皖南軍務統歸曾國藩督辦、周天受著交曾國藩差委。欽此。又奉

上諭、薛煥片奏江南賊匪滋蔓難圖、惟以重兵直擣金陵、該逆必回顧根本等語。著曾國藩體察情形、或即先擣金陵、亦可

奉制賊勢等因。欽此。公調派副將宋國永代領鮑超所部霆字營一軍進攻涇縣，以援甯國。李元度新募平江勇行抵江西貴溪，公亟調來徽州會勦。初三日，馳奏張運蘭、宋國永分路進兵日期一摺。附片奏上海情形已鬆，臣軍未能即圖金陵。又片奏杭城危急，浙省賊勢浩大，非數千人所能救全，必須左宗棠新軍到後，配足萬人，乃可赴杭援勦。駱秉章奉

命督辦四川軍務，奏請左宗棠入蜀，湖南本省空虚，人心驚恐，左宗棠未克成行。懇

恩敕令駱秉章暫緩入蜀，俾左宗棠星夜兼程來皖，合兩湖、江

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蘇、或有補於萬一。初七日李元度領軍到祁門。賊再陷廣德州、攻撲寧國府。初九日、朱威肅公景山陣亡。十二日、寧國府城失守、周忠壯公天受死之。於是周氏兄弟殉難者三人。十四日、李元度赴徽州接辦防務。二十日、鮑超到祁門、公飭令迅赴營中。公移駐祁門城北。二十三日、馳摺奏報援軍甫進、寧國府城被陷、徽州戒嚴、自請交部議處。鮑超遷延、不如期抵營、請革去勇號、仍責令督軍進剿。道員廖士彥委解浙餉、聞警折回、以致寧國軍因飢敗潰、請即革職。周天受捐軀殉節、查明另摺請卹。附片奏、瀝陳身在皖南、心懸江浙、俟

立腳稍穩、即當分軍先趨蘇境、以符原議。又片奏、臣軍及
皖南防軍需餉甚鉅、所收江西丐釐實多不敷、請
旨飭江西每月撥解漕折銀五萬兩、以濟徽甯之防。陝西每月
協解銀二萬兩、專發安慶一軍。三月之後、即行截止。又以
前奏奉到
批諭、啟牖愚蒙、指示親切、附片覆陳懔遵感激之忱。李元度
率軍至徽州、賊以大股由績溪撲犯徽州、平江勇敗潰、原
防官軍亦潰。二十五日、賊陷徽州府城、勢趨祁門、公飛調
鮑超回軍漁亭、張運蘭回軍黟縣、以遏其鋒。左公宗棠軍
行抵南昌、公飛咨調赴樂平、婺源之閒、以防賊竄江西之

路。是月、僧王軍敗於天津、都城戒嚴。勝保奏請飛召外援。

鑾輿巡狩熱河、恭親王留守京師。九月初一日、公遣子紀澤赴安慶大營、由安慶回湘、爲書以訓之。初四日、李公續宜率軍四營、至祁門。公聞都下之警、悲不自勝。初六日、馳摺奏稱、臣自恨軍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務、旬日之間、徽甯失陷、又聞夷氛內犯、憑陵郊甸、東望吳越、莫分

聖主累歲之憂。北望灤陽、驚聞

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應懇

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

勞稍雪敷天之憤。又奏報徽州失守一摺、自請交部議處。又咨呈恭親王文書一道。　公與李公續宜籌商北援之舉、一切調度、李公留營旬日乃去。公又函致胡公林翼作北援議八條、尋以和議既成、奉

上諭、皖南北均當喫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因餉絀兵單、究屬籌畫未密、著即振作軍心、再接再厲、勿以一挫之後即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衄、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欽此。　十六日、馳摺奏、查明

提督周天受殉節情形，請開復原官，從優

賜卹，於甯國府建立專祠。周天受之胞弟周天培、周天孚先後

殉難，一門忠烈，請於四川本籍建立三人祠宇。署皖南道

福咸、甯國知府顏培文、宣城縣令王乃晉、副將朱景山均

請優卹。皖南道李元度請革職拏問。徽州知府劉兆璜等

請革職。其陣亡同知童梅華、守備張斐文二員請卹。附片

奏請

旨飭廣西藩司蔣益灃率所部三千人迅由江西入皖，會合左

宗棠一軍併力東征。又奏皖南北近日軍情賊勢一片。

左公宗棠軍抵樂平縣。賊由徽州分股竄浙江，陷嚴州

府城。十八日、接奉撥兵援救上海之
旨。二十八日、接奉撥兵援救鎮江之
旨。是月、賊攻撲鎮江府、巴棟阿、馮子材拒卻之。都興阿公抵揚州、接辦江北軍務。十月初四日、馳奏統籌緩急機宜一摺。奏稱、臣處止左宗棠、鮑超、張運蘭三軍尚為得力、已有應接不暇之勢。皖南立腳未穩、於鎮江、松江未能赴援也。附片奏報鮑超、張運蘭會攻休甯縣勝仗。又片奏、興辦淮揚水師、擬於上游先造戰船、請截留江西應解江北餉銀二萬兩通融接濟。又摺奏查明江蘇金壇縣守城殉難官紳總兵蕭知音、參將周天孚、知縣李淮、紳董吳秉禮等七、

十三員名、開單請卹。於金壇縣建立總祠、彙祀各員。附片奏丹陽縣知縣方濬泰陣亡請卹。又片奏請展緩江南、江西各營將弁舉劾年限。　初九日、公出營至黟縣、查閱嶺路。　十四日、回祁門營。　十九日、賊由羊棧嶺竄入、黟縣失守、公飭祁門各營嚴守。　二十日、鮑超、張運蘭破賊於黟縣、賊退出嶺外。　廣東韶州股匪竄入江西贛南境、犯建昌、陷河口、連擾廣信、饒州各屬邑。左公宗棠軍至景德鎮。二十二日、分軍破賊於貴溪、克德興、婺源二城、餘匪潰竄入浙境。　二十六日、馳奏休甯勝仗、黟縣克復一摺。隨摺奏保鮑超、請加清字勇號、張運蘭請交部從優議敘、又保

營官楊鎮魁、婁雲慶、張玉田、余大勝四員。附片奏、鮑超營中副將宋國永、黃慶、陳由立請先拔補實缺。又奏已故統兵臬司蕭啟江功績最多、懇

恩賜謚、於湖南、江西建立專祠一摺。代奏新授淮揚鎮總兵黃翼升謝

恩一摺。附奏安徽學政邵亨豫患病請開缺回籍一片。又奏參代理懷甯知縣莫祥芝一片。二十七日、左公宗棠到祁門營、與公商度軍事、留數日、回景德鎮。是月、張公玉良克復嚴州府、多隆阿公大破賊於桐城。十一月初四日、賊陷建德縣、普承堯一軍敗潰、又陷東流縣。時議借洋

兵助剿金陵之賊、委洋商採米運天津以代南漕、奉
旨令公酌量具奏。初八日、公具摺覆陳、并陳明大西洋各國夷
情、且云款議雖成、中國豈可忘備。河道既改、海運豈可不
行。目前借其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其智
以造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附片奏報建德失陷及皖
南北近日軍情。又片奏、遵
旨飭查安徽道員蕭盛遠在和春軍營僨事實蹟、請革職發往
新疆。 皖南鎮總兵陳大富駐軍南陵縣、督率軍民堅守
數月、糧盡援絕、四面皆賊。楊公載福率水師礮船駛入魯
港、破平賊壘、拔出陳大富全軍及士民男婦十餘萬人、安

置東流縣城、歡聲騰於江介。　建德既陷、普承堯退走九江、賊分股一擾彭澤湖口、都昌、一擾犯浮梁、鄱陽、景德鎮。彭公玉麟以水師赴湖口、收集陸路潰勇、協守湖口、城得以完。十四日、分軍收復都昌、鄱陽。楊公載福以水師收復東流、彭澤。左公宗棠分軍收復浮梁。十七日、公派唐義訓一軍克建德縣。　公之接統徽防也、調取原防兵勇、以副將楊名聲領一軍駐上溪口、副將王夢麟、程禾年領一軍駐江灣、扼守東路。公調鮑超一軍回祁門。賊撲陷上溪口、江灣各壘兵勇潰退、公乃委提督江長貴收集簡汰、以成一軍。十九日、北路之賊踰嶺而入。二十日、鮑超回軍黟縣、

與張運蘭軍合擊賊於盧村，大破之。是時，皖南賊黨分三大股環繞祁門，欲以困公。一出祁門之西，至於景德鎮；一出祁門之東，陷婺源縣，復南竄玉山；一由祁門之北越嶺南犯，直趨公營。盧村既捷，公乃調鮑超赴景德鎮，與左公宗棠合力堵勦，以保餉路；張公運蘭一軍仍防黟縣。當其賊氛四逼，羽檄交馳，日不暇給，文報轉餉之路幾於不通。旬有五日之間，危險萬狀。復值寒風陰雨，自治軍以來，以此時最爲棘迫之境矣。二十一日，雨霽，賊退出羊棧嶺外，軍心乃安。候選知府馮卓懷到營，公委令巡查皖南碉堡。二十八日，馳摺奏左宗棠一軍在貴溪大捷，克德

興、婺源兩城。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里、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隨摺奏保王開化、楊昌濬、劉典等十三員。又奏建德失守、旋經官軍克復、請將九江鎮總兵普承堯革職拏問。隨摺奏保唐義訓、朱聲隆、沈寶成、黃惠清、陳玉恆、葉光岳六員。附片奏稱安慶合圍以來、江北則大戰於桐城、江南則麕集於徽州、無非欲救援安慶。此次南岸之賊分三大支、環繞祁門、作大圍包抄之勢、欲斷臣之糧路、掣臣之軍勢。賊之狡謀顯而易見。今西路大股未退、而各城均經收復。東路賊已南竄、北路之賊曾受大挫、當不敢再來犯嶺、可望轉危爲安。此近日軍情之梗概。　是月、援賊至安

慶公弟國荃擊卻之。十二月十三日、具摺馳奏、賊犯湖口、彭玉麟以水師保守、並派船克復都昌縣城、彭玉麟請
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按察使缺出、請
旨簡放。隨摺奏保副將成發翔、都司丁義方二員陣亡、勇弁李逢貴、吳修霖請卹。又奏、提臣楊載福水師拔出南陵全軍、救全百姓十餘萬人、處之善地。楊載福出奇制勝、請
賞賚荷包搬指等物、以示旌異。其出力將弁、由該提臣奏保。又奏官軍在黟縣盧村大捷、并迎剿小溪漁亭等處接仗情形一摺。又奏上溪口、江灣兩處營盤失陷一摺、副將王夢麟、程永年請革職。楊名聲已經參革、不准留營、另繕清單

開報上溪口、江灣兩營陣亡員弁徐祚明等二十名，休甯黟縣陣亡、傷亡將弁陳靑雲等二十一名、水陸各營前後陣亡病故員弁張繼興等五十四名請卹，附奏陳明皖南江西全局一片。　前此賊氛環逼之時、有勸公移營江干、以與水師相附、或退入江西境。公雅不欲輕退以搖軍心、堅忍數十日、勢乃稍定。既而隆冬盛寒、各軍與賊相持、無大戰事、公自言精力漸衰、若不克自持者。然胸懷豁達、成敗生死不復計較、故不生煩惱耳。　浙江巡撫王公有齡奏調處州鎭總兵劉培元、候選道金國琛赴浙、差委公奉寄諭。二十八日、具摺覆奏、劉培元現在湖南、能否赴浙、應由湖

南撫臣酌核覆奏。金國琛現在安徽李續宜營中綜理營務、不能馳赴浙江。又奏、湖南官紳設立東征局、於本省釐捐之外酌抽釐金協濟皖南北兩軍之餉、凡鹽茶各商抽收較多者、應仿照江西茶捐之例。給予獎敘。請
飭部頒發執照寄交湖南經收塡用。附片奏、湖南一省向食淮鹽、自粵匪擾亂、運道梗塞、於是湖南盡食川私。本年川井被賊蹂躪、鹽價驟貴。臣在江西、嘗奏借浙鹽抵餉。擬仿照成案、借運粵鹽於湖南行銷、酌抽釐金以抵淮課、猶不失爲兩江任內應籌之餉、請
敕下戶部查照辦理。又奏請

簡放九江鎮總兵一缺。又奏報近日江皖軍情一片。又奏桐城縣知縣杜滋、銅陵縣知縣柴時霖開缺改選教職一片。又奏、臣駐祁門、距京較遠、部文到營太遲、諸多不便、應請飭下軍機處、凡遇臣處奏事批摺發下之日、即將本日諭旨隨同鈔發。又具摺奏采訪忠義第二案、官紳、士民、婦女共二百五十九名。附片奏報常州武進縣舉人趙起闔家男婦共三十二人在常州府城殉難、陽湖縣職員曹禾守城傷亡、均請優卹、并請建立趙起專祠、是爲第三案。是歲、東南寇亂方劇、惟秦晉差安、其餘各行省征戰之事紛不

可紀。公職任崇高。控馭廣遠。章奏較多於前。嗣是循例奏案。不能悉紀矣。

# 曾文正公年譜卷七

辛酉 咸豐十一年、公五十一歲。

正月、公在祁門營。 初六日、賊由石埭縣分二股、一由大洪嶺竄入、一由大赤嶺竄入、直趨祁門。公老營單薄、人心震恐、居民驚走。初七日、提督江長貴擊賊於大洪嶺、卻之。初八日、公派唐義訓、朱品隆出隊擊賊於歷口、破之、追勦出嶺外、賊之內犯者殲焉。 初九日、左公宗棠、鮑公超合擊賊於洋塘、大破之。賊竄屯下隅坂、鮑超引軍擊之。 賊之在祁門東路者竄擾江西之玉山、鉛山、攻撲廣信府、內犯撫建之境。公札飭劉于潯防守撫州、黃鳴珂守建昌、魏

喻義防守南昌省城、左公宗棠一軍仍駐景德鎮、防剿婺源之賊。二十四日、馳奏左宗棠、鮑超兩軍扼守景德鎮、迭獲勝仗、會剿洋塘大捷一摺。又奏逆匪分犯大赤、大洪二嶺、進撲祁門老營官軍迎剿獲勝追賊出嶺一摺、附單彙奏陣亡員弁周芸亭等三十六人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賊勢軍情。又片奏請

敕須欽差大臣關防并令箭、旗牌等件由江西遞至行營交領。

二十六日、鮑超攻賊於黄麥鋪、左公宗棠分軍助剿、大破之。賊瀕江下竄、總兵陳大富收復建德縣、江西北路饒州、九江境內肅清。是月、公作解散歌一首、流布陷賊之

境於難民之久困賊中者曲達其苦衷、士民讀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來歸者頗多。二月初八日、馳摺奏官軍擊賊黃麥鋪大捷、奏稱鮑超勇冠三軍、每戰必克、請以提

督

記名簡放。陣亡、守備曹有餘請卹。附片奏、逆匪李秀城①一股由廣信內犯、圍攻建昌府城、意圖竄江西腹地。陳玉成大股在皖北、亦須勁旅援剿。擬移駐東流、建德、防堵下游池州各股、而抽出鮑超一軍爲游擊之師、視其尤急者而應援之。是日、具摺恭謝年終

恩賞。初九日、張運蘭、唐義訓、朱品隆等擊上溪口賊壘、破之、

進攻休甯。十一日，收復休甯縣城。　胡公林翼移營太湖，合圍安慶。　賊酋陳玉成糾皖北大股犯霍山，總兵余際昌全軍敗潰，賊遂陷英山縣，直趨湖北之蘄水，撲黃州府，陷之，分陷德安、隨州，武漢戒嚴。李公續宜奉旨授安徽巡撫，率軍回援鄂省。　十七日，馳奏上溪口勝仗，克復休甯一摺。道員張運蘭請以按察使記名簡放，總兵朱品隆、唐義訓請簡授實缺，并奏保葉光岳、胡玉元、朱聲隆、李公選、禹志漣五員。附片奏報江楚軍情，江西撫州喫緊，省城震動，飛調鮑超一軍由九江馳赴南昌，以固根本。臣因休甯新克，徽州可

圖、暫緩移營、仍駐徽境、當力攻徽郡、以通江浙之氣、而開米糧之路。二十三日、賊由櫸根嶺竄入礬坑、撲副將沈寶成之營於歷口。其北路一股由禾戍嶺竄入、分擾各嶺路。二十四日、提督江長貴擊北路犯嶺之賊、卻之。二十五日、朱品隆援歷口。二十六日、會剿礬坑之賊、破之。左公宗棠由景德鎮移軍進剿婺源竄賊、分軍剿樂平竄賊、皆獲勝。賊大股繼至、左公駐軍樂平之境。三十日、賊竄陷景德鎮、總兵陳威肅公大富陣亡、全軍挫潰。公所設轉運糧台在景鎮者、水師救護以免。是月、公於祁門修築碉堡、設局督工、公每日親出巡視、數旬而工畢。三月初二

日公由祁門拔營。初三日、駐休甯、調張運蘭、唐義訓等軍九千人集於休甯、分兩路進攻徽州。初五日、唐義訓軍進攻失利而潰。維時景鎮既失、祁、黟、休甯三縣四面皆賊、米糧接濟已斷、公軍有坐困之勢。公商之各軍統領、營官、擬再力攻徽州、以圖克復。商致左公宗棠、鮑公超、令其夾攻景鎮。十二日、公督各軍進攻徽州、不克、賊出迎戰、官軍敗退、夜還休甯。十三日、賊跟蹤來犯、公聞警憤甚、自書遺教二千餘言寄家、誓有進而無退。諸將力勸公回祁門、公乃飭張運蘭、朱品隆兩軍堅守休甯。十八日、公回駐祁門。

左公宗棠大破賊於范家村、駐軍於樂平縣。賊由景鎮來

犯、左公迭擊破之、乘勝進剿、前後六獲大捷、計殺賊逾萬人、賊乃潰走浮梁、樂平一帶肅清、轉運道通、皖南軍氣稍伸矣。賊攻建昌、撫州兩郡、皆堅守得完、賊乃西竄陷吉安府、旋經官軍收復。二十日、賊陷瑞州府城而踞之。賊酋陳玉成由鄂竄皖、連陷黃梅、宿松、以爲安慶城賊之援。二十三日、公亟調鮑超一軍渡江援剿、多隆阿公截剿援賊於桐城懷甯之境、大破之、賊悉竄踞集賢關。二十四日、奏報上月箬坑不戍嶺等處擊賊勝仗一摺。又奏進攻徽州未能得手一摺。奏參營官總兵唐義訓、副將沈寶成、同知朱聲隆。其陣亡之副將葉光岳、胡玉元、千總梅魁員

請卹。又奏報上月左宗棠一軍分剿婺源、樂平等處先後接仗勝負情形一摺。陣亡游擊陳明南、將弁陳石台、趙玉蓮、曾文清、喻拔元、陳正彪請卹。又奏報景德鎮失陷一摺。總兵陳大富力戰捐軀、請照總兵例從優

賜卹、并於南陵縣建立專祠、以表忠藎而留遺愛。所部將弁田應科、蕭傳科、胡占鼇、胡鳳雖、熊定邦、吳定魁、羅廷材七員請卹。附片奏參婺源縣團紳余述祖、黟縣知縣王峻、婺源知縣申協煊均請革職。又片奏江皖軍情、賊匪約分四股、惟李秀成一股西竄、距祁門較遠、其三股環繞祁門、無日不戰、現已疊獲大勝、皖南軍務日有起色、惟安慶官軍危

急、已調派鮑超一軍馳援。臣亦即日拔營移駐東流、就近調度。二十六日、公由祁門拔營、飭派張運蘭守休甯、朱品隆守祁門、江長貴、沈寶成等分守嶺隘、暫輟進攻之謀、爲堅守之計。公自率親兵數百人以行。三十日、行抵建德縣、鮑超迎見公。四月初一日、公行抵東流縣、按視鮑超霆字軍營、飭催渡江、會剿安慶援賊。初二日、馳奏左宗棠一軍大破賊於樂平、景德、浮梁、鄱陽等處、一律肅清、一摺。陣亡副將羅近秋、游擊史事舟及其將弁李啟昭、聶棠本、張致和、聶福申、孫紹凱請卹。傷亡將弁趙克振、周崇高、楊清和請卹。隨摺保道員王開化、知縣劉典二員三品京

堂左宗棠曡破巨股，振江皖之全局，勛績甚偉，請
御賞珍物，以示旌異。又附奏請將左宗棠改爲幫辦軍務，俾事
權漸屬，儲爲大用。又附片奏移駐東流，援助江北。臣所統
全軍皆留徽州境内布置防守，左宗棠一軍伺賊所向，跟
蹤追勦。是日，又具摺彙保左宗棠一軍出力員弁，開單請
獎。又具摺彙保鮑超一軍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初四日，
接奉
欽差大臣關防。初七日，拜印開用。初八日，諭文案委員書吏，
凡軍務地方公私函牘，分條呈送核閱。賊撲安慶官軍
營，楊公載福派水師助守，多隆阿公連戰破賊，賊酋陳玉

成遁走。其集賢關內賊壘十三座，公弟國荃掘長濠以困之。公弟貞幹移營菱湖以扼之。鮑公超率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堅守不下，胡公林翼調副將成大吉一軍助勦，築礮台進逼賊營，日夜攻之。左公宗棠追擊賊於廣信府境。賊竄入浙江，陷金華府及所屬數城。瑞州踞賊分擾武寧、義寧、奉新、靖安等縣，竄入湖北之境。五月初一日，鮑超、成大吉合攻赤岡嶺賊壘，破之，捡斬數千人。賊之由瑞州竄湖北者，分擾興國、大冶、通山、崇陽等屬。初二日，胡公林翼調成大吉一軍渡江勦之。鮑公超盡平赤岡嶺賊壘，捡斬賊目劉瑲琳。初三日，訊失律營官李金暘、

張光照於軍前斬之。徽州之賊犯羊棧嶺竄陷黟縣。初五日朱品隆、江長貴等攻黟縣賊壘破之收復縣城。初六日張運蘭、唐義訓等擊犯嶺之賊破之。初九日諸軍進剿廬村賊壘破之。十三日徽州之賊棄城遁去。十四日張公運蘭率軍收復徽州府城。左公宗棠派軍擊敗竄賊於鄱陽縣、賊竄入浙境。　胡公林翼自太湖拔營回鄂省援剿與公期相見於華陽鎮、公棹舟至香口候之。十五日胡公來見會議軍政通籌大局、留三日。時胡公已病咯血、公則癬疾大作、如官京師時。　十八日馳奏鮑超、成大吉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悉數殲除一摺。隨摺奏保吳竟才、周開

錫、余大勝、顔紹棠、王衍慶、李文益、明興、伍華瀚、曾昭仕、藹玉元十員陣亡。副將蘇文彪等三十二員弁開單請卹。又奏江南鄉試未能舉行一摺，附奏李金暘、張光照正法一片。又奏代遞前太常卿唐鑑遺摺、奏請

特旨賜謚。奉

旨予謚確慎。　十九日，公還東流營。　左公宗棠由廣信回軍景德鎮，値池州之賊竄陷建德縣。二十二日，左公分軍擊賊，敗之，收復建德縣城。　二十四日，批飭鮑超引軍擊剿宿松、黃梅之賊。　二十八日，馳奏逆匪犯嶺、襲陷黟縣，旋經官軍克復，幷乘勝收復徽州一摺，隨摺奏保臬司張運

蘭總兵唐義訓、副將婁雲慶、知縣朱聲隆。奏參參將袁國祥、黃朝陞革職、不准留營。又奏遵
旨酌保唐義訓升署皖南鎮總兵、江西知府、姚體備以道員歸於安徽補用、即令署理皖南道缺。又奏提督楊載福請假四月、回籍省親一摺。附片奏參霆營將弁鄭陽和等分別降革。又片奏飭水師營官陳金鼇赴南贛鎮總兵任。又片奏、陳江楚皖三省賊勢、軍情、安慶賊糧垂盡、必須力爭此城而後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復之期矣。　六月初一日、公弟國荃攻菱湖兩岸賊壘、悉破平之、安慶城外賊營俱盡。　福建汀州股匪竄江西境、又將竄徽州、左公宗

棠由景德鎮拔營赴婺源扼剿。賊犯祁門嶺路，朱品隆擊卻之。胡公林翼回駐武昌，派成大吉等擊賊破之，收復武昌斤屬各城邑。初八日，奏水陸各軍陣亡、病故員弁，彙案請卹一摺，單開一百二十一員名。又奏皖南、江西官軍克復黟縣、建德等城前後七案出力員弁，開單彙保一摺。又具摺覆奏：

諭旨飭令左宗棠一軍應援浙江。臣查徽州一郡羣賊環伺，防守爲難。景德鎮、婺源縣皆皖浙扼要，戰守事宜均賴左宗棠就近維持。該軍縱横策應七百餘里，以目下形勢而論，實不能分身赴浙。附片奏新授廣東按察使彭玉麟統帶

水師扼要駐守、暫難赴任。又片奏遵
旨查參江西藩司張集馨革職。十三日、緝獲徽防將弁黃勝林、於軍前斬之。賊酋李秀成一股擾逼南昌省城、公調鮑超一軍渡江、由九江進剿。十八日、馳奏欽奉
諭旨、覆陳江西各路賊情。奏稱江西之賊凡五大股、其由皖境竄入者三股、惟李秀成一股深入江西腹地、占踞瑞州、旁擾各屬。其由兩廣竄入者二股。五股之中、或分或合、頭緒迷離。并陳明斟酌緩急、調派援剿先後節次、以及飭調官軍籌防江西南路大略情形。附奏江、楚、皖三省戰守情形一片、又奏黃勝林正法一片。二十六日、左公宗棠分軍

迎剿竄賊於德興縣境破之、賊敗竄入浙境。 七月初四日、江蘇巡撫薛煥委員賫送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到營。初六日、行禮拜印。 公聞胡公林翼病甚劇、委弁至武昌饋藥且問之。 十一日、湖北官軍克復德安府城。賊酋陳玉成糾大股圍撲太湖縣、攻犯桐城圍師、多隆阿公擊卻之。 十八日、馳奏彙報左宗棠一軍五六兩月戰守情形一摺。又奏覆陳恭親王奕訢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礮實爲今日救時之急務、附奏請調現泊上海之輪船由長江駛赴安慶就近察看試用、令楚軍水師將弁預爲練習。俟明年購到洋船、庶收駕輕就熟之功。卽與撫臣文

報往來、數日可達、不致淹滯。請
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迅派幹員押令上駛、以資演習。附片奏派委員弁購買口外戰馬八百匹、請
飭部查驗免稅放行。又片奏、五月由驛拜發摺片、踰期已久、未
奉
批諭、請查驛遞在何處沈失、照例辦理。又奏報江楚、皖軍情一片。

公弟國荃攻安慶城外石壘盡拔之。賊以大股來撲營、公弟國荃堅守、卻之。

鮑公超軍渡九江進剿、賊退出瑞州、竄豐城。二十四日、鮑超引軍追擊於豐城西北岸、大破之、擒斬逾萬人、賊由撫州東竄。

二十七日、公弟國荃

擊援賊於城外、破走之。二十八日、專差奏報接印日期一摺。八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克安慶省城、賊黨殲焉。初二日、馳奏鮑超一軍進援江西、在豐城大獲勝仗一摺。奏稱、鮑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立功最偉、請
賞賚珍物、以示旌異。隨摺保朱國丞、陳由立、黃慶等十七員。陣亡知州袁觀豐、都司殷雄亮請卹。附片奏報克復安慶省城大概情形、稱楚軍圍攻安慶已逾兩年、畫謀決策、皆胡林翼一人所定、卒得克此堅城、殲除悍賊。臣即日前往部署、其詳細情形另由官文、胡林翼、李續宜會銜具奏。初三日、多隆阿公克復桐城縣。初五日、楊公載福派水師

克復池州府城。楊公調辭回籍。初七日，公舟抵安慶。初八日，公與公弟國荃、貞幹入安慶省城，巡視城垣，安撫士民，治行館廨署。接捻降賊之知縣孫潤於軍前斬之。多隆阿公分軍克舒城、桐松、黄梅等縣。初十日，馳報水師克復池州，進攻銅陵，一摺附片奏各營欠餉過多，請

旨飭江西每月撥解漕折銀五萬兩籌清欠餉，并請江西停解各省協餉，所有地丁入款漕折釐稅，先清本省守兵及臣處征兵欠餉，以免決裂之患。是日，接奉

批摺及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

文宗顯皇帝龍馭上賓，公慟哭失聲。自以十餘年來受

上知邇、值四方多難、
聖心無日不在憂勤惕厲之中、現值安慶克復、軍務方有轉機、
不及以捷報博
玉几末命之懽、尤爲感慟無已。十一日、湖北官軍克廣濟縣、旋收復蘄州蘄水等城。十二日、水師進克銅陵縣。十七日、賊撲浙江嚴州、州府城失守。十八日、接奉
哀詔、乃設次於安慶城中、率文武員弁成服哭臨三日、日三哭。
鮑公超追賊至撫州、賊竄貴溪雙港湖坊河口一帶、與閩廣股匪合併、其數猶衆、鮑公追剿、連戰破之。二十二日、大破賊於雙港、平賊壘八十餘座、擒斬萬餘人。二十三日、

克鉛山縣、追剿河口賊、悉潰竄浙境、江西全省肅清。二十四日、湖北官軍克復黃州府城。二十六日、胡文忠公林翼卒於武昌。公聞胡公之卒也、悲悼不已、謂胡公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二十七日、專弁賫奏恭慰

大孝一摺。官文公奏請以李續宜署湖北巡撫、奉

旨調授湖北巡撫彭公玉麟補授安徽巡撫、毛公鴻賓補授湖南巡撫。九月初二日、公弟國荃督軍循江北岸而下、派道員劉連捷等進軍廬江縣、總兵黃翼升以淮揚水師順流下駛。初九日、公馳摺奏鮑超一軍追剿江西股匪於

湖坊、河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鉛山縣城、江西全省一律肅清、陣亡將弁王友得、黃友勝等十一名請卹。隨摺保譚勝達、明興、李文益、劉玉堂等十一員。附奏稱、提督鮑超轉戰三省、風馳電掣、驍勇罕匹、請

旨授提督實缺。其部將宋國永、陳由立、黃慶、婁雲慶、張玉田等請授總兵實缺、以示獎勵。又奏、臣移駐安慶省城、酌派司道大員分任責成。一摺附片奏張運蘭奉

旨補授福建按察使、例應赴任。該司帶勇徽州防勦喫緊、無人可以接辦、請俟軍務稍平、再請

陛見。又奏報孫潤正法一片。　十六日、公弟國荃克泥汊口賊

壘。十九日，克神塘河賊壘。　官文公會奏安慶克復情形，奉

上諭：曾國藩調度有方，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欽此。又奉

上諭：官文等另片奏曾國荃等於圍攻安慶時智勇兼施，道員曾國荃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並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候選訓導曾貞幹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儘先選用，並賞戴花翎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官文等奏請將殉難道員予諡等語。候選同知曾國華前在三河殉難，今其兄曾國藩、其弟曾國荃、曾貞幹率師剿賊，克復安慶，一門忠義，深堪嘉尚。曾國華著加恩予諡，以彰忠

烈。欽此。二十日，公弟國荃克復無爲州城。二十一日，公作勸誡淺語十六條，營官、僚屬、委員、紳士各四條。二十二日，查閱城上防守兵勇，巡視城堞及城外營壘。二十三日，公弟國荃克運漕鎮。時外洋輪船由上海駛至漢口者漸多，上下往來，一日千里，奸商往往僱民船載貨，繫於其後，拖帶以行，藉免課税，釐金亦或藉以資賊。公咨行通商衙門稱鹽茶爲貨税大宗，餉源所賴，請照會上海洋商，毋得攬帶民船貨物。壽州練總苗沛霖亦捻匪之黨，前歲與李世忠先後受撫，督師勝保公疊次奏保，補授四川川北道，加布政使銜。李世忠升任江南提督，幫辦軍務。

苗沛霖與在籍辦團之員外郎孫家泰等爲仇、卒其黨圍攻壽州、巡撫翁同書屢出諭之、苗沛霖不退。孫家泰等自殺。苗沛霖攻陷壽州。袁公甲三派李世忠以兵擊之。

詔命公移得勝之軍分討苗逆。二十九日、公弟國荃克東關賊壘前後所克城鎮派軍扼守、乃還安慶。是月、浙江之賊陷紹興、處州二府城、其餘州縣屬邑蹂躪殆遍。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還至安慶、商定增募湘勇、直擣金陵之計。湖北官軍克隨州城。初三日、頒發捐輸章程、札派委員按貫塡給。札飭水師營官嚴拏游勇、出示撫卹殉難員紳家屬、被難流亡之士民招集復業、清釐房産爭訟。

左公宗棠軍至廣信，公調鮑超一軍回皖，進軍青陽。調朱品隆、唐義訓等軍進剿石埭，規復甯國。初六日，接奉遺詔，設次行禮。公弟國荃回湘，增募湘勇六千人。初十日，彭公玉麟至安慶見公。彭公時奉安徽巡撫之命，具疏力辭。十四日，公具摺奏陳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盡瘁，勳績最多。乞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又馳摺奏報水陸各軍克復銅陵縣，無爲州、運漕鎮并沿江要隘三處，隨摺奏保王明山、黄翼升、李朝斌等二十員。附片奏，官軍攻克運漕以後，本可直擣金陵，惟深入腹地，人數單薄，應令曾國荃添募湘勇六千，

替出各城防守之師，進剿巢和，與下游都興阿一軍聯絡勦辦，易於得勢。又奏保知府陳濬補安慶知府一摺。附片奏，前辦皖南軍務張芾所有文卷簿領，均因徽郡失陷，焚燬無存，請免造報。又片奏稱，軍興十載，凡地方查辦餽賊資糧受僞官職之案，徒爲奸吏訟棍訛索之柄。江西新建縣候選通判程迪昌屢次以餽賊重罰、誣告善良，請將程迪昌革職嚴辦，以儆刁風。又片奏，皖南督辦團練在籍編修宋夢蘭、知府張韶南與其子張同生均以積勞病故，請卹。　浙江杭湖兩郡久被賊撲，岌岌不保。公咨商左公宗棠由廣信進軍衢州，以援浙江，調派張運蘭防徽之軍及

江西東境防守之師均歸左公調遣。　江蘇官紳棲徠上海縣。十六日、錢公鼎銘由輪船赴安慶見公、痛哭以請援師、且呈遞官紳公函、謂吳中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鄉團、曰槍船、曰內應是也。有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鎮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公見而悲之。時餉乏兵單、楚軍無可分撥、與李公鴻章籌議、期以來年二月濟師。　十八日、奉

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各官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曾國藩速飭太常寺

卿左宗棠馳赴浙江、勦辦賊匪、浙省提鎮以下各官均歸左
宗棠調遣。欽此。二十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加宮保銜。又代奏弟國荃、貞幹謝
恩晉秩一摺。又奏謝弟國華奉
旨予謚恩一摺。是月、湖北全境肅清。官文公調派成大吉等
軍進駐霍山、以規壽州。劉公蓉奉
旨署四川布政使。十一月初二日、公巡視安慶城垣、度地擬
建試院一區、令上下江分闈鄉試、既而不果。多隆阿公
收復三河鎮。十四日、奉到節制四省之
旨、旋又奏酌保封疆將帥人才之

旨又奉察看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能否勝任、據實具奏之

旨。公自以任大責重、值時事之艱難、彌覺惕然、不敢自安。十六日、馳摺奏左宗棠一軍定議援浙、請將廣信、徽、饒諸軍統歸節制、以一事權。該處一切軍情、即由左宗棠自行奏報、以昭迅速。信郡錢糧、河口、景德鎮釐金撥歸左宗棠經收。其防勦進止、均由左宗棠相機辦理。又具摺奏保江西署藩司李桓留辦糧台、并請

敕交軍機處記名、以藩臬兩司遇缺題奏。又具摺奏保道員萬啟琛署理安徽按察使、李榕署理江甯鹽巡道、均隨同駐

安慶籌辦善後事宜。附片奏、新授衢州鎮總兵朱品隆現調令會合鮑超一軍進攻甯國、暫難赴任。又片奏、兩江政務殷繁、現在行營一無成案可查、所有刑名、錢穀及鹽員武職補缺與夫地方尋常事件、應由臣衙門循例具題者、請暫行展緩、抑或改題爲奏、以歸簡易。是日又奏水陸各軍攻克赤岡嶺、菱湖賊壘克復安慶省城三案出力員弁開單請奬一摺。又奏克復休甯、黟縣及徽州府城、迭次攻剿各嶺隘出力員弁開單請奬一摺。又奏行營採訪忠義第四案。附片奏、刑部主事柯鉞之母柯王氏駡賊殉難、請建專坊。又查明柯氏一門殉節者五名、列爲第五案。

二十五日、奏辭節制浙省一摺。奏稱、臣自受任兩江以來、祁門被困、僅得自全。至於安慶之克、悉賴鄂軍之功。胡林翼籌畫於前、多隆阿苦戰於後、非臣所能爲力。江蘇乃職分應辦之事、尚無一兵一卒達於蘇境、乃蒙

寵遇非常、節制四省。自顧菲材、實難勝任。左宗棠之才實可獨當一面、卽無庸臣兼統浙省、尚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與左宗棠合謀、不分畛域、不必有節制之名、而後盡心於浙事也。又具摺覆奏、查明蘇浙兩省撫臣優劣情形、奏參候補鹽運使金安清、請卽革職。附片奏保道員李鴻章可膺封疆重寄。現在臣處統帶水軍、請酌撥陸軍數千人

馳赴下游，以資援剿。又奏保提督鮑超功績甚偉，請
賞穿黃馬褂，以示旌異。又片奏常州一郡士尚節義，多可用之
材，就所知者奏保周騰虎、劉翰清、趙烈文、方駿謨、華蘅芳、
徐壽六員，名請量材録用。二十六日，奉到
大行須賞遺念衣物一箱，公拜領，行禮謝
恩。浙江賊攻撲徽州，左公宗棠派軍援剿，公調朱品隆回軍
援徽。是月，賊攻杭州，張忠壯公玉良陣亡，賊分陷甯波、
台州各府城。二十八日，杭州省城失守，將軍忠壯公瑞昌、
巡撫王壯愍公有齡、總兵饒莊勇公廷選等皆死之。十
二月，鮑公超擊賊於青陽，屢破之，進攻縣城，未克。張公

運蘭病甚同籍、其弟運桂代領其軍守徽州、宋品隆軍至擊賊破之。十七日、奏遵

旨籌商苗沛霖剿撫情形、該練逆蹟昭彰、斷無再撫之理。現在楚軍剿辦粵逆、難以同時并舉、須俟廬州克後、與袁甲三臨淮之師。聯絡、乃可併力、剿苗。彭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非易、該撫兩次奏請開缺、應請

旨另簡大員接任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又奏遵

旨派員赴上海押解革員何桂清來京候訊一片。又奏保鮑超

一軍攻克安慶賊壘肅清江西全省兩案出力員弁開單
請獎一摺。十八日、恭接
登極詔書。是日、馳奏浙江省城失守、徽郡被圍、臣奉援浙之
命赴救莫及、請交部嚴加議處、謹通籌全局力圖補救之策分
條陳奏。其一、浙江全省惟衢州一府可以圖存、左宗棠一
軍先固江皖邊防、再籌進剿。其一、請
敕下閩浙督臣慶端速派勁旅嚴守浦城、俾賊不得由閩境而
竄江西。其一、請調廣西臬司蔣益澧帶領所部五六千人
迅赴浙江、隨同左宗棠籌辦防剿、道員陳士杰帶勇馳赴
安慶聽候調遣。并請將該二員補授蘇浙兩省實缺。其一、

請
飭下閩廣督撫、粵海關、閩海關按月籌撥銀十三萬兩解交左宗棠軍營。附片奏團練一法、不能剿大股悍賊、請將江南團練大臣裁撤。又奏、左宗棠一軍樂平、建德、德興等處大捷出力員弁、彙案請獎。附片奏布政使銜道員王開化積勞病故、請照布政使例從優
賜卹、予諡。奉
旨予諡貞介。　二十六日、朱品隆等大破賊於徽州、左公宗棠分軍破賊於大鱅嶺、徽境肅清。　二十七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接奉節制江浙等四省軍務瀝陳懇辭一摺、謙

卑遜、順其見悃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江浙軍情本屬相關一氣、凡該大臣思慮所到、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爲理。節制一事、該大臣其毋再固辭。欽此。　侍郎宋公晉奏

請

飭川、楚、江、皖五省會剿粵逆、

詔公與官文、李續宜等詳議。公會奏稱、增兵必先增餉、非一省所能爲力、必須五省合力籌畫、眾志一心、方於事有實濟。現擬咨商各省詳議餉數。　是月、公弟國荃奉

旨賞加頭品頂戴、左公宗棠授浙江巡撫、沈公葆楨授江西巡撫、李公桓授江西藩司、暫署巡撫、彭公玉麟以兵部侍郎

候補。

詔公酌保皖撫。安慶復後，公至省城，招徠士人，修葺敬敷書院，每月按期課試，校閲文藝，其優等者捐廉以奬之，於嘉惠寒士之中寓識拔才俊之意，皖中人士莫不感奮。公札司道設立善後局、安撫遺黎，清查保甲，刊發勸誡淺語十六條，分設穀米局及製造火藥子彈各局，委員司之。又設内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礮，廣儲軍實，委員查核民田，分别荒熟，其已墾者暫令按畝出錢四百文以助軍餉，謂之抵徵。除日派忠義局委員協同街團紳士施放錢米，以賑飢民。是歲，親王僧格林沁與兵部侍郎勝保皆奉

旨授欽差大臣督師勦辦捻匪內閣學士毛昶熙奉
旨督辦河南團練提督馮子材辦鎮江軍務以副都統魁玉爲
幫辦。

校記

①城：當作「成」。

# 曾文正公年譜卷八

壬戌 同治元年、公五十二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曾國藩著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授協辦大學士、其數乃腹心、弼

予郅治、朕實有厚望焉。欽此。初十日、奏遵

旨保皖撫大員一摺。又奏再陳下情、力辭節制浙江軍務一摺。

奏稱、圖浙之道、必以廣信爲運糧之路、以嚴州爲進兵之

路。現在惟左宗棠一軍、不能遽達於嚴州、必俟蔣益澧之

軍到衢州後、兩路并進、取勢漸緊、所以規復浙江者在此、

所以保全江西、皖南者亦在此。至臣所以再三瀆陳、不願節制四省者、非因浙事既已決裂、有諉過之意、實因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又奏遵

旨保舉李朝斌、喻俊明、任星元、丁泗濱四員堪勝水師總兵之任。附片奏前浙江巡撫羅遵殿殉難杭州、已奉

旨賜卹。旋經御史高延祜奏請撤銷卹典、苛刻之論、殊欠公允。仍請從優

賜卹、並將隨同殉難之家屬等一併旌卹、以彰忠節。王有齡以糧盡援絶、見危授命、其在任任時疊被參劾、難保無身後之

旨議、請併從優議卹、以爲以死勤事者勸。又片奏參安徽巡撫翁同書釀成苗逆之禍、兩次失守、不能殉節、請
旨革職議罪、不敢因其門第鼎盛、稍爲遷就。又片奏報徽郡解圍及各路軍情大概。　是日、奉到
諭旨、李續宜調安徽巡撫、嚴樹森調湖北巡撫、
欽頒令箭、令旗、王命旗牌到營。　十一日、批飭江西藩司停止州縣官吏攤捐之案。公謂地方親民之官、必須令其曠然無累、然後可責之以民事、不至苛取民財也。　十七日、公奉到協辦大學士之
旨、公弟國荃授浙江臬司、蔣益澧授浙江藩司、陳士杰授江蘇

臬司、鮑超補浙江提督、并賞穿黄馬褂、從公奏也。二十日、左公宗棠擊賊於開化縣、破之。二十一日、新購外洋火輪船一號到安慶、公出閲視、派委員弁管帶、配以兵勇、於江面試行之。二十二日、拜摺恭謝

天恩、附片奏稱、自去秋以來、臣一門之内疊荷

殊恩、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於金陵未克以前、不再

加恩於臣家、庶可以保全功名、永承

聖眷。前此疊奉保薦督撫大員之

旨、封疆將帥乃

朝廷舉措之大權、豈敢干預。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
黜陟之柄、不特臣一人為然、凡為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
所以預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庶幾紀綱
彌肅、
朝廷愈尊矣。賊竄吳淞口、上海告急。鎮江府城屢被賊攻
撲、又分股渡江、撲江浦、浦口官軍營盤。趙公景賢堅守湖
州府城一年有餘、糧援俱斷、文報亦梗阻不得達。大學士
翁公心存奏、蘇中士民結團抗賊、望曾國藩如慈父母、請
飭該大臣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往援剿。侍郎宋公晉條陳恢
復江南大略。是時、公屢奉籌畫全局、派援江浙之

員、於是日具奏、浙江之事、必俟左宗棠進攻嚴州、蔣益澧進駐衢州、鮑超進抵甯國、乃有下手之處。江蘇之事、必先清江北、次及江南。現催李鴻章募練淮勇、酌撥湘軍數營馳赴下游、察看情形、再行馳奏。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區、財力與人數皆數倍於官軍、不敢過求速效、以至僨事。又奏徽州官軍勝仗、郡城解圍一摺。隨摺奏保張運桂、朱品隆、唐義訓、劉松山等十三員、陣亡參將黄和鳴等四十六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鮑超一軍在青陽大獲勝仗、陣亡弁勇唐泗和等十一名請卹。又片奏江蘇紳士議借洋兵勦賊之事、上海本通商之地、借洋兵以保守人財則可、若

令攻剿蘇州、金陵、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蓋以現在攻城、我無助剿之師、將來克城、又無防守之師、專恃洋兵、洋人或見德而生怨望、不可不慮。維時上海已設立公局、會同洋人防守。公咨商巡撫薛煥、言蘇州、金陵、非可以倖襲而得、目前權宜之計、祇可借兵防守滬城、尤當坦然以至誠相與、不可稍涉猜疑、致礙大局。其函致蘇州紳士、言之尤詳。二十四日、奉到

上諭、賊氛日熾、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倦懷、殊深廑念、其如何通籌全局、緩急兼權、督將一切機宜隨時馳奏、以紓懸系。欽此。李公鴻章募淮勇到安慶、公爲定營伍之法、器械

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撥湘勇數營以助之、兩省將卒若出於一家、然公所教也。飭二十六日、咨瀕江各省督撫商定長江通商章程。善後局查辦保甲、公自核定門牌、團冊之式。是月、李世忠收復江浦、浦口二城、賊糾捻匪圍攻潁州府、勝保公督師援之。彭公玉麟補授兵部右侍郎。二月初二日、公拜摺奏稱、忝列戎行、奏報甚少、其所以硜硜自守者、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因此三者、遂蹈遲延之咎。臣忝非常之遇、倚任彌重、

延訪更殷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所有
諭旨垂詢之件謹分條詳覆其一計曾國荃楊載福張運蘭回
營之期其一李鴻章募練淮勇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
馳至鎭江其一攻擣金陵必先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可
進其一李續宜籌派兵勇援潁州之路其一左宗棠援勦
浙江必從衢嚴之間下手其一上海籌借洋兵以助防守
之法凡六條　飭安慶藩司核定釐金卡局支發軍餉坐
支章程　初四日閱視李公鴻章營勇及所部程學啟滕
嗣林等營　多隆阿公大破賊於廬州城外盡平賊壘
初五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瀝陳下情、遵保皖撫各摺片具見該大臣慮遠思深、實深嘉悅。已明白宣示、仍令該大臣節制四省矣。朝廷黜陟之權、原非封疆大吏所能侵越、第該大臣簡任綸扉、督師江皖、膺股肱心膂之寄。朕疇咨岳牧、延訪甚殷。該大臣圖濟時艱、不當稍有避嫌之見、方合古大臣知無不言之義。嗣後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進、以備採擇。欽此同日、奉

上諭、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軍務喫緊、生民塗炭、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豈能輕假事權。所有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提鎮以下、仍歸曾國藩節制。該大臣務當以軍務爲重、力圖攻勦、以拯生民於水火之中、

毋許再行固辭。欽此。時又因三載考績之典、奉

上諭、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久任封圻、虛懷延攬、於吏治戎行均能整飭、著交部從優議敘。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辦賊、勤勞罔懈、於江皖地方疊復名城、戰功卓著、甄拔所部將士賢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著交部從優議敘。四川總督駱秉章前在湖南巡撫任內、勦辦賊匪不分畛域、其所薦舉人才尤爲有裨實用。自升任川督、辦理丹稜股匪及整頓地方、均能妥速、著賞加太子少保銜、用示嘉獎。

欽此。　初六日、專弁入都賫奏

登極賀表。　初八日、張公運蘭假滿還皖。　初九日、李公續宜

抵任來見公、派提督成大吉等進軍固始、以援潁州。左公宗棠、擊賊於遂安縣、大破之、克復縣城。 初十日、拜發萬壽賀摺、專弁入都。又代弟國荃奏謝天恩一摺。 十二日、馳摺奏、安徽省城仍宜設於安慶、前此改建廬州、係一時權宜之計。安慶處濱江適中之地、足資控制。至大江水師戰船千餘號、礮位三千餘尊、逐年積累、成此巨觀、事定之後、江防仍不宜撤、請專設長江水師提督一員、添設將弁額缺若干、均候吏兵二部詳覈議奏。附片奏、江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氣候各殊、楚軍水勇戰船、但可用之江面、未可以出重洋。臣料粵逆所掠江楚之民必

無遠能縱橫海上之事。又附片奏、浙江衢河淺窄、不宜水軍。江西劉于潯水師專防本省汛地、不能赴浙援剿。又奏采訪忠義第六案、附片奏委員王敬恩請卹。　十五日、公弟國荃至安慶、所募湘勇以次集於皖境。是日、奉到
上諭、江蘇布政使著曾國荃補授、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該員係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弟、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著毋庸迴避、以資得力。欽此。又以李元度補授浙江臬司。　二十二日拜摺代弟國荃奏謝
天恩。附片奏參新授臬司李元度請革職、交左宗棠差遣。又具摺分條奏報軍情。其一、曾國荃募勇已經抵皖、飭令進剿

巢縣含山一帶。其一、李鴻章帶勇擬會同曾國荃攻剿江邊一路、衝過賊中、以期速達鎮江。其一、多隆阿進攻廬郡大捷、傷亡亦多、需稍事休息、再圖進取。其一、李續宜派兵援潁情形、由李續宜具奏。其一、左宗棠剿賊大捷克遂安城由左宗棠詳報。其一、援浙之軍必須蔣益澧到後乃能合力兜剿。其一、湖州孤懸賊中、無路赴援、惟聞城中糧米足支數月、或可保全。其一、徽州解圍後改令朱品隆接防郡城、派張運蘭老湘營爲游擊之師。其一、上海有高橋蕭塘之捷、當可保全。馮子材仍守鎮江。凡九條。　公出城巡閱新到之湘勇七營。　二十四日、公弟國荃啓行督軍沿

江岸進勦。李公鴻章成軍八千人，擬瀕江而下，傍賊壘衝過，以援鎮江，計未決。二十八日，上海官紳錢公鼎銘等籌銀十八萬兩，僱洋人輪船七號駛赴安慶，以迎李公鴻章之師，定以三次載赴上海。是月，上海官紳借洋兵連破賊於浦東，賊少卻。勝保公督兵援潁州，解圍。三月初一日，札調張運蘭扼婺源白沙關，以防賊竄江西之路。初七日，鮑公超擊援賊於青陽城外，破之。初八日，李公鴻章領所部勇第一起三千人由安慶附輪舟啓行赴滬。公拜摺奏謝京察從優議敘恩。又馳報李鴻章一軍改由輪船赴滬啓程日期一摺。又馳摺

奏稱東南寇氛蔓延日久、生靈之塗炭深矣。臣受
命兩年、無一兵達於蘇境、無一旅進攻甯國。左宗棠苦戰衢嚴、
獨任其難、不克分兵往助。趙景賢困守湖州、堅貞蓋世、不
克設法往援、徒有兼轄之名、並無統籌之實。倘蒙
聖恩收回成命、俾臣稍釋神魂之震懼、尤感
聖慈之曲盡矣。又查廣東一省財力殷富、爲東南之冠、請
特派大員馳赴廣東辦理釐金、專供蘇浙皖三省之餉。附片奏、
浙江殉難提督饒廷選請於廣信府建立專祠。又附片奏
報各路軍情。又片奏新授河南歸德鎮總兵蕭孚泗現在
曾國荃軍營、隨同進剿。記名總兵陳由立經河南撫臣奏

調、現在鮑超軍營、圍剿青陽。該二員仍留原營、均未便飭赴河南。十三日、公弟貞幹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夾等處、賊壘皆平。十四日、李公鴻章所部勇第二起由安慶啓行、公派黄翼升附輪船赴上海、察看下游地勢賊情。李公續宜赴六安州督師、以規潁壽。十五日、公弟國荃破賊於望城岡。十六日、鮑公超克復青陽縣城。十八日、公弟國荃破賊於銅城閘。十九日、克雍家鎮賊壘。二十日、克巢縣、含山二城。二十一日、公弟貞幹克復繁昌縣城。二十二日、公弟國荃克復和州城。鮑公超連克石埭、太平二縣城。左公宗棠剿賊於江山、常山之境、連戰

破之。二十三日，公弟國荃攻克裕溪口。二十四日，攻克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公馳摺奏報青陽克復，隨摺奏保婁雲慶、馮標等二十七員，陣亡將弁羅春鵬、李遇春等十七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水陸各軍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等處，一律肅清。陣亡將弁劉照志、王虞廷、劉華泗三名請卹。又片陳報皖浙各路軍情。又具摺覆奏江浙紳士請借洋兵規復蘇、常各屬城邑。臣謬膺重寄，治軍無狀，致使蘇省士民迫於水深火熱之中，爲此不擇之呼籲，此皆臣之咎也。以目前之賊勢，度臣處之兵力，縱使洋人轉戰内地，實無大枝勁旅與之會勦，尤爲可愧。請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洋人、定議於先、或不至責怨於後。又奏擬結普承堯罪名一摺。　二十七日、公弟貞幹破賊於曾港。二十八日、鮑公超克復涇縣。公札飭鮑超派兵援湖州。三十日、公弟貞幹克復南陵縣城。　李公鴻章全軍抵上海、奉
旨署理江蘇巡撫。薛煥授通商大臣、專辦中外交涉事件。
詔以副都御史晏端書赴廣東辦理釐金稅務。　是月、金陵賊黨渡江北竄、都興阿等軍擊破之。　維時公統制各軍、公弟國荃循江北岸至於和州、公弟貞幹循江南岸至於南陵、彭公玉麟派水軍中江而下、助剿兩岸、是爲直擣金陵

之師。李公鴻章領湘淮陸勇，佐以黄翼升淮揚水軍，突過賊境，是爲援勦蘇滬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公爲圍攻廬州之師，李公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鮑公超爲進攻甯國之師，張公運蘭等爲防勦徽州之師，左公宗棠爲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公建節於安慶，居中控馭，廣輪數千里。此外如袁公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公防江北之師，馮子材、魁玉守鎮江之師，或不出自楚軍，或不歸公節制，均奉旨統籌兼顧，軍書輻湊，英彦風驅，上而朝端倚畀之隆，下而薄海想望之切，洵千載一時矣。　四月初

二日，張公運蘭等軍克旌德縣城。初四日，公馳摺奏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縣、含山、和州三城，奪銅城閘、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要隘，隨摺奏保李成謀、李朝斌、劉連捷、張勝祿等二十四員；又摺奏官軍擊敗大股賊衆於三山夾，乘勝攻克繁昌縣城，隨摺奏保會正明、黃潤昌等七員；附片奏報南陵克復，統計沿江兩岸克城池九座、關隘五處；幷報廬州、甯國、湖州等處軍情；又馳摺奏鮑超一軍連破賊壘，克復石埭、太平、涇縣三城，陣亡將弁劉蘭桂等二十四員，名請卹；又奏遵查閩浙總督慶端事蹟一摺。初十五日，水師進攻金柱關。初六日，公出閱湘勇操演。初

七日、巡視穀米局、火藥局。十五日、馳摺奏水陸各軍會克魯港、陸師攻克南陵縣城、彭玉麟馳赴下游銅陵西梁山一帶、察看進兵形勢。又奏報徽州防軍克復旌德縣城一摺。又奏江南鄉試現難舉行、仍請展緩酌辦一摺附片請開復余述祖革職處分。多隆阿公攻克廬州府城、賊潰走壽州、多公追擊大破之、賊酋陳玉成自投壽州、苗沛霖縛獻勝保公軍前斬之。二十日、公弟國荃引軍渡江南岸、會合水陸各軍克太平府城。二十一日、攻克金柱關東梁山賊寨。二十二日、克復蕪湖縣城。水師進攻江岸賊壘、下抵大勝關。公核定賑廠章程、給與飢民錢米毋或

不均。出示曉諭城廂內外居民。綏輯約束。李公鴻章會洋兵收復青浦、奉賢二城。三十日。奉到
上諭。該大臣調度有方。深堪嘉尚。曾國荃等宣力戎行。連克要隘。洵足以褫賊魄而快人心。若不量予恩施。將何以昭激勸。頭品頂戴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交部從優議敘。候選同知。直隸州知州曾貞幹著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以示鼓勵。朝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非獨有厚於該大臣也。該大臣惟當督飭曾國荃等乘勝進攻。盡殲醜類。同膺懋賞。毋再固辭。欽此。是月。都興阿公軍破賊於揚州。李世忠追擊竄賊。破之江北。肅清浙江官軍收復台州府城。上海洋兵由海道

收復甯波府城、浙東之賊少衰。皖北之賊由河南竄入陝西境，陝中亂作，回民交訌。詔多隆阿移軍入秦，公與官文公商留多公部將石清吉等十營防守廬州。五月初三日，公馳摺奏水陸各軍克復太平府城、蕪湖縣城、金柱關、東梁山要隘，開單奏保王明山、李成謀、李朝斌等二十七員。附片奏保道員黄冕、李瀚章、趙煥聯等九員前往廣東，隨同晏端書辦理分卡抽釐金。又附片覆奏，奉

旨籌議江蘇巡撫宜駐鎮江。居適中之地，扼形勝之區，責成新任巡撫李鴻章辦理。又片奏結莫祥芝之參案，留營差委，是

日，又具密摺覆陳勝保、袁甲三辦理軍務優劣情形，請責成李續宜專辦安徽軍務。其時曾奉密諭飭公籌議也。湖州失守，趙忠節公景賢被執不屈，其後死於蘇州。公弟國荃攻克大勝關、秣陵關、三汊河賊壘，會合水師攻克頭關、江心洲、蒲包洲賊壘，遂進軍金陵城外，駐營雨花臺。初四日，鮑公超擊賊於寒亭、曾家橋等處，大破之。初五日，核減江西丁漕規費，永定章程。初十日，核定皖南茶引捐釐章程，出示曉諭茶商，期歸畫一。十三日，課試在皖委員。公弟國荃破賊於六郎橋。十五日，鮑公超破賊於抱龍岡，越敬亭山，進攻甯國府。

十七日、馳摺奏、官軍水陸並進、迭復秣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官軍駐金陵之雨花臺。附片奏報浙江、徽甯等處軍情、并稱曾國荃一軍進逼金陵、屯紮南面一隅、洪逆見慣不驚、無恇懼之意。此時宜以全力會辦江南、先復財賦之區、則各省可以次勦辦矣。又奏特參私行遠颺之將領以肅軍紀一摺。鮑超、所部營官陳由立、余大勝、鄭陽和均保至總鎮、任意遠颺、請將該員等革職、并請

敕下湖南撫臣派員押回皖南原營。

通諭各路軍營不准輒留投效將弁、以懲跋扈之風、杜效尤之漸。附片密陳軍營積習、設法懲究。并請將分統霆營宋國

承授以總兵實缺。又片奏查覆馮子材所部兵勇滋事情形。十九日、馳摺奏鮑超一軍進攻甯郡、破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逆壘悉平。陣亡將弁鄭永福等十八員名請卹。附片奏淮揚鎮總兵黄翼升統帶水師戰船於本月十二日駛過金陵、前赴鎮江、上海一帶、請令其接署江南水師提督員缺、節制松滬各軍。又片奏參江西河口釐務委員向紹先弊混巧取、請即革職。又奏遵查克復沿江兩岸城隘出力員弁六案、併保開單請獎一摺。二十日、出示曉諭江西通省軍民、札飭各府州縣、永定徵收丁漕畫一章程。二十三日、楊公載福假滿回營、至安慶見公、尋出視

水師於金陵。李世忠降眾凡數萬人、不領官餉、專兩淮
鹽利、委員至安慶請餉、公籌撥軍火銀米以給之、世忠感
悅。二十八日、拜發
萬壽賀摺、又專奏代弟國荃、貞幹恭謝
天恩一摺。是月、李公鴻章收復南匯縣、川沙廳。賊大股犯青
浦、嘉定、洋兵敗退、上海戒嚴。李公鴻章擊賊於虹橋、大破
之、松江圍解、滬防亦解嚴。李公屢奏移駐鎮江之
旨、至是以上海軍務喫緊、遂奏請直攻蘇州、不復移軍矣。六
月初三日、公與彭公玉麟脩元臣余忠宣公墓工畢、詣墓
前致祭。時皖省印委各務懸缺以待人之員差委、公定

以每日接見州縣佐雜三人，與之久談，而訓之以吏治。

西洋兵既爲賊所敗，遂有調印度兵來滬大舉會剿之說。

公接總理衙門咨文，深恐江浙士民大遭蹂躪，慨然憂之。

初六日，具摺覆奏請勿裁撤南洋通商大臣之缺，改爲

長江通商大臣，專辦瀕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所有廣東、

閩浙三省，卽由監督道員經理。又奏揀員署理安徽各府、

州縣之缺開單呈

覽。附片奏稱安徽地方漸次克復，急須講求吏治，請

敕下吏部，於本年新進士拔貢兩班掣籤分發之時，皖省多分

十數員，庶幾正途較盛，氣象一新。又片奏上海賊氛四偪，

李鴻章不能移駐鎮江、多隆阿統軍入陝、不克會剿金陵。幷附陳鮑超、曾國荃兩軍大概情形。又片奏新授甘肅臬司劉于潯在江西本省防務緊要、暫難赴任。又奏報江西紳商捐餉開單請獎一摺。　公弟國荃擊援賊、卻之。初十日、金陵大營營官張壯勇公勝祿擊賊陣亡。　十五日、鮑公超攻克甯國府城、賊目洪容海以甯國縣城歸順、鮑公撫納之、因其衆收復廣德州城。公飭鮑超選留降衆二千人、其餘設法遣散。　十六日、金陵賊大股撲營、公弟國荃擊退之。　公咨覆總理衙門、力陳借印度兵助剿之爲害、宜設辭以謝之。　二十二日、具摺奏稱、洋人有另調印度

兵來、秋閒大舉之說。臣以此事函商左宗棠、李鴻章二人、皆稱洋人未必果有其事、然既有所聞、宜由總理衙門與在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如其不見聽、則須申明前議、進攻無助剿之師、克城無防守之卒。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惟當以謙退忠信相與、不事猜疑、免生枝節、庶有忍有濟也。附片奏報甯國克復及各路軍情。又片奏浙江失守降賊之員林福祥、劉齊昂、米興朝、請由左宗棠訊明正法。又片奏提督江長貴請假回籍葬親、所部各營暫令唐義訓兼轄、酌量遣撤、以節餉需。又奏采訪忠義第七案一摺、附片奏陽

湖、休甯等縣紳士楊錫嘉、汪念祖、胡澤順等殉難情形彙入第七案，分別請

賜旌卹。是月，公次子紀鴻以縣試案首入學。七月初二日，

馳摺奏金陵陸軍屢卻悍賊，陣亡總兵張勝祿請從優議

卹，將弁劉永祥、鄢蘭亭二員請卹。又奏鮑超一軍圍攻甯

國，克復府城詳細情形，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陣亡將弁馬

勝奎、楚訓武等十二員名請卹。附片奏賊目洪容海投誠，

酌籌招納。又具摺奏查明江西被害州縣蠲免錢糧分數。

附片奏請

恩旨豁免江西各州縣歷年攤捐之款，俾州縣無賠累之虞，而

民間無科勒之苦、吏治可臻上理。又附奏、奉
諭旨擇保西北各省藩臬人員一片、又請展緩江南江西三省
軍政一片。初四日、查閱輪船機器。初六日、李公續宜
聞訃丁憂、公兼署安徽巡撫印務。李公以所部成大吉、蕭
慶衍、蔣凝學、毛有銘等軍歸公調度。初十日、公馳摺奏
安徽撫臣李續宜聞訃丁憂、請按照胡林翼丁憂之例、
賞假數月、仍令回皖署理撫篆。附片奏報近日軍情梗概。又奏
采訪忠義第八案。又奏請展緩江南武闈鄉試。又片奏楊
載福更名岳斌。夏秋之間、暑雨失時、疾疫大作、各路軍
營多染疾病、皖南諸軍爲最甚、死亡甚多、浙江大營次之、

金陵大營亦染疫病、皆暫事休息、未遑攻勦也。十七日、左公宗棠擊賊於油埠、破之。袁公甲三告病卸任、奉
旨授李續宜爲
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二十一日、公具摺代李續宜奏
陳請假回籍治喪、仍請仿胡林翼之例。又請袁甲三暫緩
交卸督師之任。附片奏、接奉
寄諭飭查軍情奏報、袁甲三、李續宜駐紮之處路近而較速、臣
奏報往返取道湖北、河南、道梗而較遲。茲開呈前二次拜
發摺片、以備查核有無疏失之處、幷陳明各路軍營疾病
過多、未能進勦情形。袁公甲三委員押解已革鹽運使

金安清等至安慶、歸公訊辦。其李世忠全軍歸公節制調遣。李公續宜奏報丁憂之疏未入、接奉督師之

旨、李公病已逾月矣。是月、奉

上諭、該撫現丁母憂、著卽在軍營穿孝、改爲署理巡撫、毋庸賞假回籍。欽此。又奉

上諭、欽差大臣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僧格林沁著統轄山東、河南全省軍務、並調度直隸、山西兩省防兵、所有勦匪事宜、卽著會商欽差大臣李續宜、妥爲籌辦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勝保著以欽差大臣督辦陝西軍務。欽此。於是多隆阿公一軍有

旨令公酌量調度、江北裏下河一帶、鎮江馮子材一軍皆有
旨令公統籌兼顧矣。　李公鴻章克青浦城、分軍會洋兵渡海、
入浙江境、收復餘姚縣。蔣公益澧領湘勇五千人由長沙
啟行、取道江西以赴浙。　八月初二日、出示諭鄉民捕蝗。
初三日、李公續宜至安慶、苗沛霖退出壽州城及正陽
關。李公續宜派蔣凝學引軍入守壽州、蕭慶衍守霍邱縣、
成大吉、毛有銘兩軍分守三河尖及固始縣、總兵王載馹
留守六安州城、而自扶病回省城見公、商奏、力請回籍。
捻匪犯潁州境、各軍連擊破之。　十二日、馳奏疊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多隆阿一軍援秦之局中變、回鄂當

駐紮南陽一帶，鄂、豫、秦三省交匯之處，爲游擊之師。其一、襄下河之防，請責成都興阿嚴密防堵，現商令楊岳斌親赴下游察看布置，又擬趕造太湖水師戰船，防剿蘇、松、出黄翼升水軍專防淮揚，以符原議。其一、李世忠軍衆五六萬人，據有城池，自爲風氣，擅淮鹽釐金之厚利，勢難繩以法律。且其擊退賊股，功未可没。擬姑循其舊，不設機心，不禁遏其利，不拒絶其求，但不甚資其力，亦不輕調其兵，暗銷其矜智自雄之氣，將來或不至於決裂。其一、李鴻章不能離滬，移駐鎮江，應責成馮子材耐苦堅守，不作出剿之計。凡四條，附片奏稱，曾國荃、鮑超、左宗棠各營皆因患

病者多、未能攻剿。李續宜患病未痊、繼以哀毁、肌肉全瘦、若不令離營回籍、恐難速痊。是以該撫自奏陳情、未便勸阻。又奏籌辦廣德州受降事宜一摺。洪容海降衆數萬、但令選留三千八、編立五營、餘皆資遣回籍。請給洪容海游擊虚銜、其部下頭目等請分别給予頂戴。附片奏豫省派員招募湘勇一節、請停止以節糜費。又片請

旨飭江西循照前案、按月撥解漕折銀四萬兩協濟徽甯餉需。又奏采訪忠義第九案、附奏烈婦焦王氏等彙案請旌一片。李公續宜陳情疏入、奉

旨賞假百日回籍、假滿仍出督師。以唐訓方署理安徽巡撫、袁



公甲三仍留督防臨淮。廣德州降眾叛亂、洪容海牽其黨一萬人自拔奔回甯國。二十九日、公馳奏遵
旨查覆湖北撫臣嚴樹森被參各款一摺、附奏遵
旨查覆江蘇巡撫薛煥被參各款一片。又因何桂清逮訊時呈出司道公稟請退守蘇州一節、奉
旨飭將薛煥查文經等查明參辦。公具摺奏稱、督撫權重、由來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風旨、不敢違拒、若此類者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爲大節、不當以僚屬一言爲進止。大臣以心跡定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爲權衡。附片奏廣德州降眾復叛、現籌辦理情形。賊之大股將併竄皖南、而鮑超、張運

蘭朱品隆等軍疾疫大作、張運桂已病故、左宗棠軍病者過半、曾國荃金陵營中染病者亦逾萬數、深恐羸卒不足以當强寇。皆由　臣以菲材、妄竊高位、上干鬼神之譴、莫救厄運之災、中夜以思、不勝焦灼。　公每日以吏事、軍事、餉事、文事分條、分時以次清理、定爲日課。　是月、賊犯上海、李公鴻章力戰、破賊於七寶街。洋兵克慈谿縣。浙江官軍收復處州府。左公宗棠擊賊於龍游縣、大破之。　閏八月初四日、定江西釐局章程。是時、釐金收數漸減、公札飭各卡局委員比較每月收數、以增減爲優劣。　十一日、葬桐城儒士方東樹、戴鈞衡、蘇厚子等六八。皆因亂未葬者、幷

爲立石以表其墓。十二日，馳摺奏唐訓方暫署皖撫，仍應駐紮臨淮，接統袁甲三一軍，使楚皖官軍聯爲一氣。附片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甯國境内最甚，金陵、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蕪湖各軍亦皆厲疫繁興，死亡相繼。鮑超一軍死者數千，其猛將如黄慶、伍華瀚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蘭、楊岳斌皆染病甚重。皖南道姚體備營務處甘晉則一病不起。天降大戾，近世罕聞。惡耗頻來，心膽俱碎。若被賊匪撲犯，戰守俱無把握，甚至欲逃走以待再振而不可得。臣自度薄德菲材，不足以挽厄運而支危局，請旨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分重大之責任，挽艱難之氣

數、庶幾補救於萬一。臣斷不敢稍存推諉、致誤戎機。奉

上諭、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屢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矧茲疾疫繁興、各軍將士疫病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病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奸宄從而生心、賊人轉益張其兇燄。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折、深虞隳士氣而長寇氛。

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所闕失、足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全消沴戾。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阨、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稍懈也。欽此。公接奉此

旨、讀之泣下。　十七日、專差奏皖南加廣學額中額一摺、請獎徽州捐生一摺、報銷淮北課鹽一摺。　二十日、蘇州賊大

股援金陵、圍撲官軍營盤。賊結壘二百餘座、日夜環攻、公弟國荃力戰禦之。 鮑公超軍挫於新河莊、賊犯甯國府、鮑公入城拒守。 二十三日、李公續宜啟行回籍、唐公訓方到任。 二十四日、拜發

萬壽賀摺。 二十七日、馳摺奏陳、皖北一帶楚軍單薄、不能分撥。李續宜所部將領五人才位相埒、難相統馭。并陳明苗沛霖詭譎多端、不易言撫、惟赦其罪、而不資其力、猶不失爲中策。附片奏報金陵、甯國兩處軍營被賊大股撲犯、將領士卒皆爲病所苦、防守尚無把握。總由微臣德薄位尊、莫挽厄運之故、憂惶無已。又片奏、臣軍前調黑龍江馬隊

二百餘員名隨同轉戰、屢有功績。因水土不宜、抱病者多、應資遣回旗、以資休息。是月、蔣公益澧軍至浙江、克復壽昌縣城。九月初一日、安徽藩司馬新貽奏

旨暫統臨淮官軍。初六日、甯國縣城失守。十二日、公馳奏彙報各路軍情一摺。雨花台營壘賊以大股百道環攻、此金陵之可慮也。甯國之賊欲由間道上犯江西、此甯國之可慮也。小丹陽之賊由東壩拖過戰船、時圖出江衝斷江中糧路、此水師之可慮也。河南捻匪竄擾鄂境、有取道皖北回援金陵之說、而皖北各城空虛、深恐逆蹤闌入、此皖北之可慮也。現在調派各軍移緩就急、力圖挽救。惟皖北

地廣兵單、現調提督成大吉一軍由三河尖馳赴英霍、相機防剿。仍請

敕下多隆阿迅速東還駐軍舒桐、兼顧皖鄂兩省大局。幸甚。附片奏報甯國縣城失守、徽州旌德兩城首當其衝。唐義訓守徽州、朱品隆守旌德、兩處兵力皆單、未知能堅守否。又片奏、江西省釐務數月以來解數寥寥。藩司李桓總辦糧台、兼管釐局、經理不善。已添委甘肅臬司劉于潯訪察商情、署鹽道孫長紱專司月報、整頓積弊。臣統軍過多、欠餉太久、徒受攬江右利權之名、究無濟蘇皖飢軍之實。不能不力圖補救之法。又片奏、查明巢湖水師營官黃國堯於

咸豐八年在廬郡陣亡情形、請從優議卹。　時賊船過東壩者分布固城、南漪諸湖、欲衝出大江、楊公岳斌力疾扼守金柱關、公派陸軍數營往助防守。　金陵之賊環雨花臺官軍營盤、日夜猛攻、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中擊下、呼聲動地。公弟國荃督軍苦守不退、面受鎗子傷、血流交頤、仍裹創巡營、以安眾心。公弟貞幹駐營江干、力戰以通餽運、大營軍火賴以接濟。與賊相持兼旬、初五日擊賊破之。十二日、擊賊又破之、攻撲之勢稍衰。都興阿公派兵千八百人渡江助守。公念湘軍疾疫之餘、繼以大股逼犯、恐局勢決裂、日夕旁皇、寢不安席者數旬。而江西協餉多掣肘、公

益憂之。十四日、公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愼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公言此十二語、當守以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以此免於尤悔耳。十八日、水陸軍合擊賊於金柱關、大破之。二十一日、連擊破之、燬賊船幾盡。金陵之賊開地道、用火藥轟官軍壘壁、公弟國荃力戰拒破之、令軍士於營內掘隧以迎之、賊不得逞。李世忠攻賊於九洑洲、稟請分兵援金陵、公批札止之。二十七日、馳奏彙報軍情一摺、金陵、甯國、蕪湖、金柱關戰守大概、幷陳

明調度各軍有與前奏不符者，視乎各路緩急之形。又奏采訪忠義第十案。附片奏，𢈪州一鄖山練總馬維敏、喬元功結寨禦賊，爲賊攻陷，殉難者二千餘人，請照陣亡例賜䘏建祠，以褒忠節。又奏績溪縣孝烈婦胡程氏請旌一片。是月，李公鴻章克嘉定縣城，賊復犯青浦，李公大破賊於四江口、澱防肅清。賊攻鎮江，馮子材破賊於湯岡。多隆阿公督師入陝西。十月初五日，公弟國荃擊賊，大破之，俘斬數萬。自閏月二十日以後，賊三十餘萬圍撲營盤，百計攻轟，公弟國荃苦守四十六日，至是大捷，賊乃解圍竄江北。十一日，唐公訓方啟行赴臨淮關，袁公甲三回

籍。十二日，公馳摺奏水陸官軍迭獲勝仗，力保蕪湖、金柱關要隘，賊舟存留無幾，江介肅清。陣亡副將郭明龍請照提督例議卹，將弁洪得勝、王明元請卹。又摺奏毛有銘一軍在穎州西路迭破捻圩，毀其老巢，仍回駐皖豫邊境。附片奏報金陵撲營之賊解退，蕪湖等處防守穩固。前奏可慮者四端，今三患稍舒，所慮專在甯國一路。若能支持一月，新募之勇漸集，或能力遏凶氛。是日，又具摺奏保鮑超一軍疊克青陽、石埭等四城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奏保曾國荃一軍疊克太平、蕪湖等各城隘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稱，保案所開之員，有隨後病故者，不及查核

扣除、僨逝者得獎榮以飾終生者、亦觀感而圖報矣。鮑公超軍在甯國府、賊擾灣沚、斷其糧路。公派陸軍由繁昌、南陵護陸運以接濟之。賊攻旌德縣、公咨商左公宗棠、調所部王文瑞一軍援旌德。十七日、賊大股攻撲九洑洲李世忠之營、旋渡江北竄。十八日、張公運蘭離營至安慶見公、公令其買舟回籍養病。其所部老湘營以總兵易開俊、劉松山分領之。朱品隆等軍破賊於旌德。十九日、賊解圍去。湘軍在壽州正陽防守者時爲苗練所殺害、僧王督師河南、奏請撫苗以勦捻。苗沛霖上書僧王、極詆楚軍之失。公察苗沛霖有意挑釁、恐其沮壞大局也、又

因皖北兵單、賊方北竄、調蔣凝學一軍移營而南。毛有銘、蕭慶衍等軍皆移駐廬州之境以避苗練、即以防皖境也。二十七日、馳摺奏縷陳金陵官軍苦守四十六日、力戰解圍情形。道員劉連捷等七十三員開單請獎。陣亡副將倪桂等二百七員名開單請卹。附片奏、金陵援賊雖退、傷亡將卒太多、甯國、旌德兩城同時喫緊、自金陵以至徽州、地段太長、賊股太眾、皖北十餘城毫無準備、實恐潰敗決裂、盡隳前功。仍請

簡派大臣會辦諸務、稍分臣之責任。又片奏、湘勇駐防壽州正陽關、與苗練逼處太近、挑釁構怨、無有已時。刻下皖北正

苦無調防之兵，擬撤出蔣凝學一軍，並抽撥霍邱防兵調防廬州巢縣一帶，以遂苗練之私，以成僧格林沁急欲滅捻之志。是日，又具摺奏保張運蘭、朱品隆、唐義訓戰守徽州軍中出力員弁，開單請奬。附片奏張運蘭因病回籍，請旨將易開俊、劉松山二員授總兵實缺，以資鈐束。又奏請展緩三省查閱營伍之期一摺。 賊之竄江北者，攻和州，陷含山縣。二十八日，陷巢縣。公迺札留新募淮勇之張樹聲、吳長慶等軍暫緩赴滬，分守無爲州及廬江縣，調霍邱之湘軍駐防舒城。公弟國荃派軍回守西梁山，尋又派軍紮東梁山。 廣德州賊竄陷績溪縣。 是月，浙東官軍會洋兵

收復上虞、嵊縣、新昌三城。江忠濬補授安徽布政使。

十一月初一日、賊陷和州。初二日、唐義訓、王文瑞收復績溪縣。初三日、旌德之賊竄擾太平、黟縣之境、直趨祁門。初四日、賊圍涇縣、易開俊引軍入城守禦、卻之。初七日、祁門縣失守。初八日、奉

上諭、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賞給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曾貞幹著加恩以知府用。欽此。初十日、唐義訓、王文瑞收復祁門縣城、賊回竄石埭。十二日、公馳奏彙報軍情一摺、江北含山、巢縣、和州失守、調度防勦、并陳明甯國各軍戰守情

形、績溪、旌德、太平、黟縣賊蹤。奏稱秋、冬以來、羣盜如毛、南北環逼。前奏請多隆阿移師東剿、今則秦人方痛深水火、何敢瀆請、惟請

飭貴州提督江忠義統率所部赴皖防剿、大局幸甚。附片奏報祁門失守、又片奏撤回蔣凝學一軍分防潁州、霍邱兩處、調毛有銘、蕭慶衍兩軍移駐舒城、以防賊上竄。是日、又具摺奏保水師轟克沿江城隘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摺奏浙江省城失守時潰走之副將陳步高等訊明定擬。十八日、公弟靖毅公貞幹卒於軍。是日、奉到以知府用之

旨。

公出城巡視鹽河、委弁勇修濠牆一百八十六丈、核定工

程。十九日、水師破賊於三汊河。二十日、鮑超聞訃丁憂、公以甯國軍情緊急、批令在營穿孝。二十一日、公出城巡視城濠。二十二日、聞靖毅公之卒、公哭之慟、派弁赴金陵迎護其喪。二十七日、馳奏欽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毛有銘蕭慶衍之軍由舒城拔營、取道巢湖之南進攻運漕鎮。其一、李世忠軍於九洑洲、此次賊竄北岸、該提督亦屢接戰、有所斬獲。惟賊股太眾、未能堵截。其一、曾貞幹已於十八日病故、由臣德薄、殃及手足、其兼湖要地留防兵力尚厚。其一、洋將白齊文奉調赴援金陵、該將遷延不進、且毫無紀律、應由李鴻章嚴行懲辦。



其一、查賊酋李秀成蹤跡。其一、催李續宜銷假回營。凡六條。又奏旌德、涇縣解圍、績溪、祁門克復。一摺奏保王文瑞、王開琳等五員、陣亡總兵胡太旂、參將劉永勝、游擊張仁興請卹。附片奏、甯國一帶軍勢漸穩、鮑超丁母憂、請毋庸開缺、改爲署理。又摺奏結金安清、汪耀奎參案。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一案。附片奏定遠縣練總陳鼎壽等殉難請卹。

賊自金陵解退後、其一股復由東壩拖過戰船、以圖出江、公所派水陸防軍破之於護駕墩、燬賊船二百餘號。鮑公超擊賊於馬頭鎮、楊柳鋪、大破之。　是月、左公宗棠克復嚴州府城、李公鴻章克復常熟縣城、多隆阿公奉

旨授欽差大臣，接受關防，勝保革職逮問。十二月初五日，石埭賊竄陷青陽縣，朱品隆棄旌德不守，移剿青陽。初九日，靖毅公靈柩過安慶，公出迎，撫棺慟哭，入城受弔。初十日，水師擊三汊河賊壘，破之。蕭慶衍等會水師克運漕鎮。公調蔣凝學一軍移駐舒城。十二日，具摺奏遵

旨籌派水師將弁、兵勇演習輪船、火器，奏保總兵蔡國祥堪以統轄，參將盛永清等七員堪以分領。又申明楚軍水勇難以出洋，輪船配用楚勇，須堅守前議，但用之於江面。又摺奏賊由九洑洲分股上犯，李世忠一軍堵戰獲勝情形，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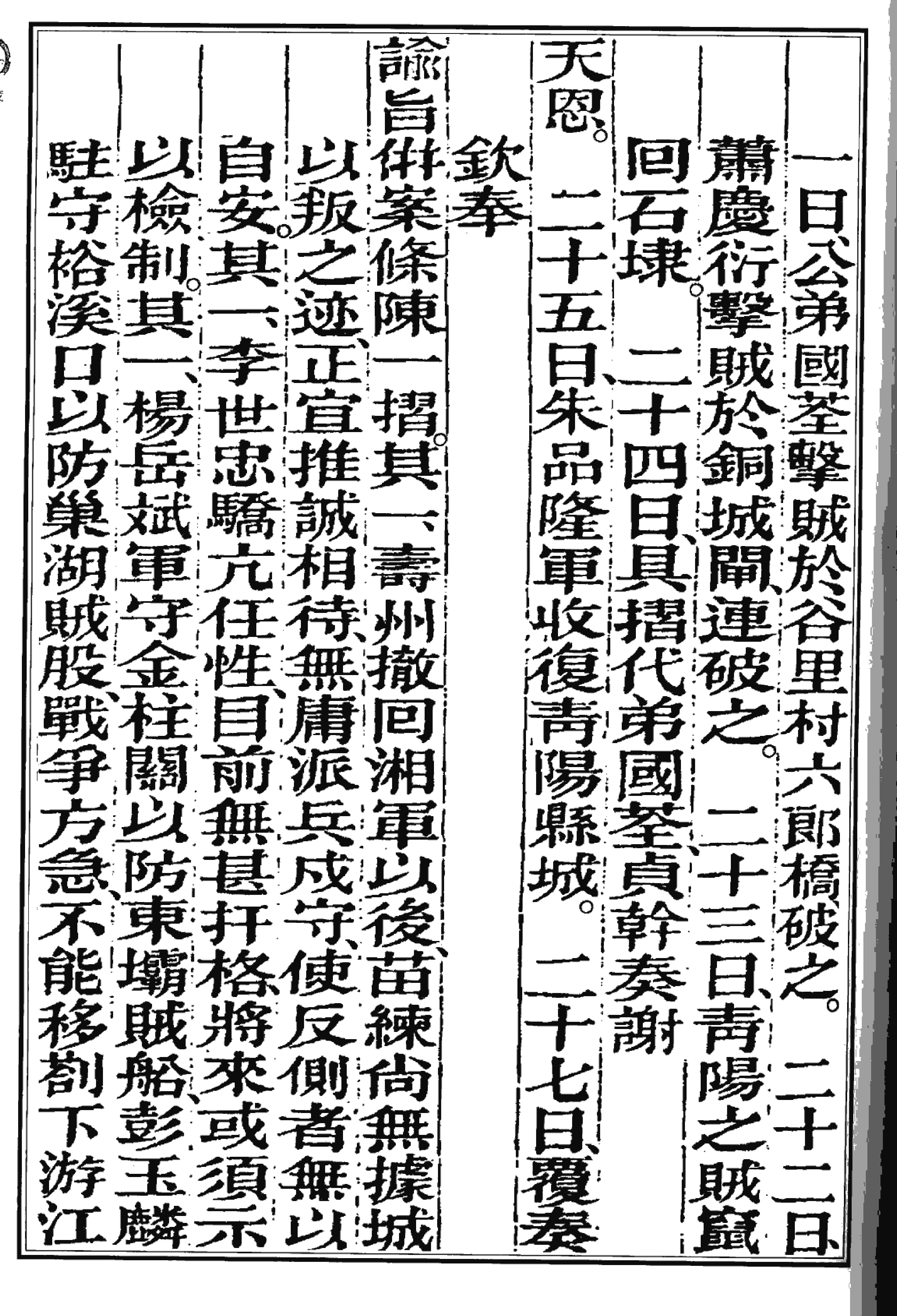
敕下山西巡撫將應解月餉迅解該營，以資接濟。陣亡副將程

自有、汪德喜、知縣胡學詩請卹。附片奏報各路軍情。又片奏調道員隋藏珠回營當差。是日、又具摺奏保李續宜所部成大吉、蕭慶衍等軍援剿潁州、霍邱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摺奏夏秋以來、厲疫繁興、將士官吏嬰疾而殞命者殆以萬計、其中功績卓著者九十六員、名彙案開單請卹。張運桂、黃慶、伍華瀚、沈寶成、周成南五員功績尤多、請從祀湖南昭忠祠。附片奏伍華瀚之父文生伍宏鑑於咸豐四年在甯鄉陣亡、請卹。十三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一門忠義、不避艱險、兄弟均在行間、爲國宣勞、深爲嘉悅。不料曾貞幹遽爾病故。覽奏曷勝悼惜等因。欽此。又

奉

上諭、曾貞幹自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因曾國藩再三懇辭、擬俟江甯克復後從優獎勵。茲以力疾督戰、積勞病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曾國藩奏請給卹、而曾貞幹係效力疆場、戰功卓著之員、著即追贈按察使、即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以示優異。欽此。十六日、公作季弟墓志一篇。二十日、靖毅公靈柩登舟回湘、公行遣奠禮。毛有銘一軍進剿巢縣、芙蓉嶺小挫。宣城縣屬之金寶圩爲賊所攻陷、殺掠甚慘。其練眾及難民之脫出者、公給銀米以賑之、編立營伍、安置於蕪湖縣、凡數千人。二十



一日、公弟國荃擊賊於谷里村六郎橋、破之。二十二日、蕭慶衍擊賊於銅城閘、連破之。二十三日、青陽之賊竄回石埭。二十四日、具摺代弟國荃、貞幹奏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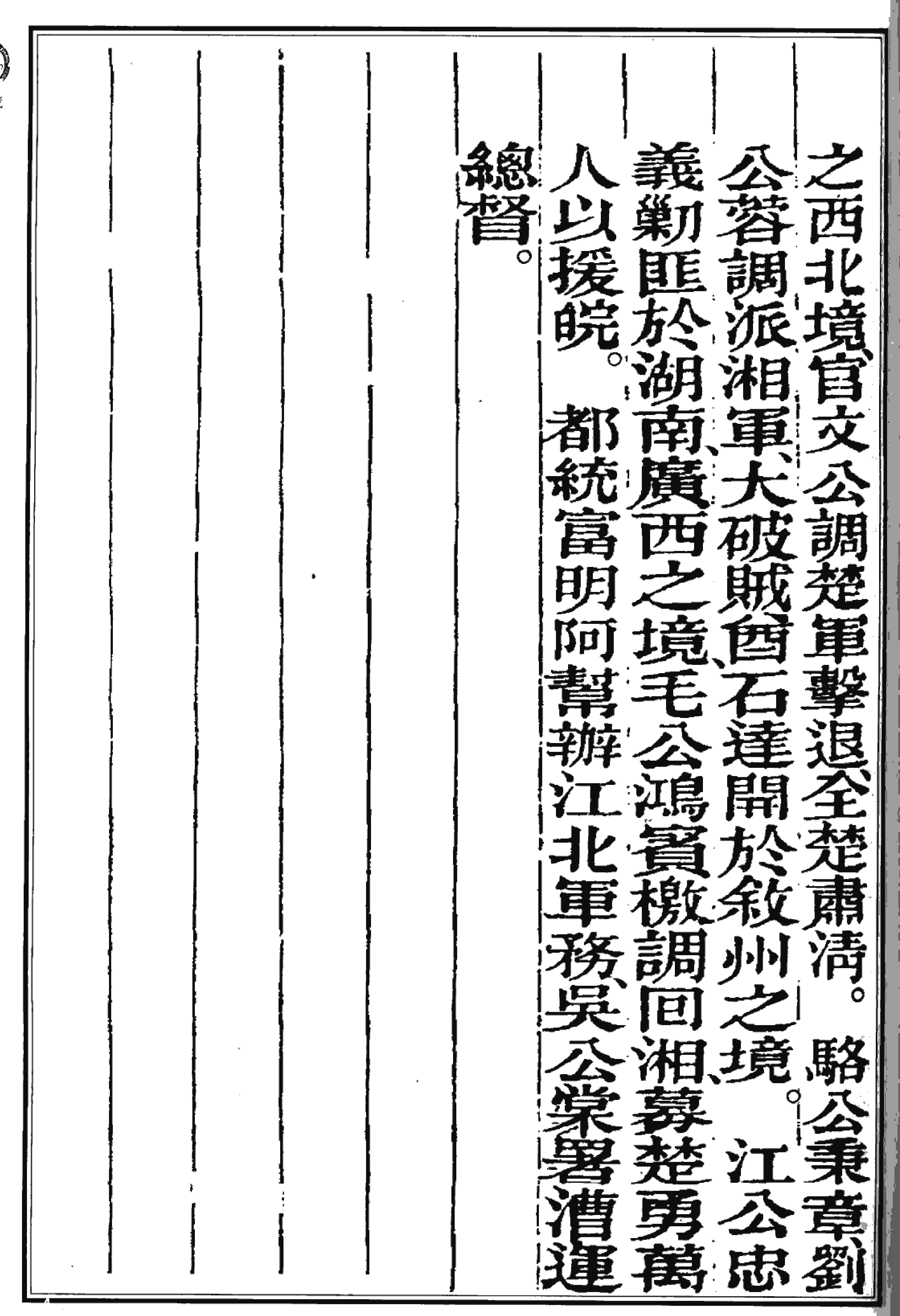
天恩。二十五日、朱品隆軍收復青陽縣城。二十七日、覆奏

欽奉

諭旨併案條陳一摺。其一、壽州撤回湘軍以後、苗練倘無據城以叛之迹、正宜推誠相待、無庸派兵戍守、使反側者無以自安。其一、李世忠驕亢任性、目前無甚扞格、將來或須示以檢制。其一、楊岳斌軍守金柱關以防東壩賊船、彭玉麟駐守裕溪口以防巢湖賊股、戰爭方急、不能移劄下游江

面。其一、洋人用兵，其長處在器械精堅、步武齊整；其短處在口糧太重，若使官軍學習其法，恐未得其長而先圖增餉。其一、金陵賊勢方强，未易言撫，至其自拔來歸，當禁約軍士不得妄加殺戮，以導向化之路。凡五條。附片奏報水師攻三汊河，陸軍克運漕鎮及金陵官軍勝仗、皖南各路軍情。又奏保湖南東征籌餉局出力官紳，開單請獎。一摺附片奏保江西補用道黄冕、湖南署藩司惲世臨主持東征餉事，尤爲出力，請

旨優獎。是月，賊又由東壩拖過戰船，以窺蕪湖，於是賊船過東壩者前後三起。是歲，髮逆捻匪糾合大股迭犯湖北


之西北境，官文公調楚軍擊退，全楚肅清。駱公秉章、劉公蓉調派湘軍，大破賊酋石達開於敘州之境。江公忠義剿匪於湖南、廣西之境，毛公鴻賓檄調回湘，募楚勇萬人以援皖。都統富明阿幫辦江北軍務，吳公棠署漕運總督。

# 曾文正公年譜卷九

癸亥同治二年、公五十三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二日、接奉年終

賞福字荷包、錢錁食物等項再加

賞壽字一張。賊大股圍攻涇縣、易開俊等守禦卻之。初五日、鮑公超馳援涇縣。初六日、擊賊大破之。初七日、賊解圍去、鮑公追擊破之。十二日、馳摺奏克復運漕鎮、進剿巢縣、銅城閘接仗情形。陣亡總兵彭星占請優卹、將弁胡得勝、劉義勝、陳東祥、謝齊倜、呂鴻榜、李春生請卹。附片奏報青陽收復、涇縣大捷、幷接獲僞文、蘇省大股有再犯江北、上

窺皖楚之說。又具摺奏謝弟貞幹贈卹恩。附片奏保葉兆蘭委署皖南道缺。二十七日，馳摺詳報鮑超一軍破賊於馬頭鎮、楊柳鋪，進援涇縣，大捷解圍。陣亡參將羅國才等六十七員弁開單請卹。附片奏易開俊等保守涇縣情形，陣亡參將倪昌明等五十一員弁開單請卹。又片奏甯國金寶圩被賊攻破，蕪湖、金柱關防守難以鬆勁，九洑洲江面有賊船趕渡，臣當馳赴金陵察看前敵。是日，又代奏江南提督李世忠自請褫職立功，以贖勝保之罪一摺。二十八日，公由安慶登舟啟行。二十九日，泊池州，登岸攬視池州形勢。是月，左公宗棠克復金

華、紹興兩府城、湯溪、龍游、蘭谿、永康、武義、浦江、桐廬各縣浙東肅清。二月初一日、賊犯金柱關、水陸官軍擊破之。賊逼近甯國府城、劉松山守禦卻之。鮑公超克西河賊壘、擊賊大破之。初二日、擊賊連破之梅嶺、馬家園、小淮窰、麒麟山等處、賊壘盡平、甯國近城百里之地肅清。初三日、賊撲九洑洲、李世忠營盤失陷、賊渡江攻陷浦口城。公舟泊蕪湖、彭公玉麟來見公。初四日、公登岸按視蕪湖城守、行泊金柱關、楊公岳斌見公。初五日、公舟泊大勝關、楊公岳斌從。水師攻克灣沚賊壘。初六日、公登陸、駐雨花台大營、與公弟國荃按行各壘、傳見各將弁

慰勞之。十一日。公還舟次。十二日。馳奏查閱沿江各軍。現抵金陵。恭報近日軍情一摺。十五日。奏謝年終恩賞一摺。年終密考一摺。學政加考一片。公坐舢板船探視九洑洲賊壘。回舟泝江按視三汊河營壘。石埭之賊大股竄青陽。鮑公超引軍援剿。賊由建德竄擾江西彭澤、鄱陽之境。太平縣賊竄入徽州境。擾及黟縣、祁門。十五日。攻撲休甯縣城。又有浙江於潛、昌化一股亦竄入徽境。郡城戒嚴。左公宗棠派劉典一軍援徽州。十六日。公舟泊烏江。按視楊公岳斌水師老營扼守之處。賊大股撲犯金柱關、官軍水陸合擊。大破之於查家灣。賊乃卻退。渡

江之賊陷江浦縣城。十八日、公舟泊金柱關、入小河巡視水陸各營。十九日、行視東西梁山防軍營盤、舟泊裕溪口。二十一日、換小舟入自裕溪口、按視運漕鎮、無爲州軍營。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大江、回舟次。二十七日、舟次大通鎮、馳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恭報近日軍情一摺。附片奏陳、臣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攬南北之形勝、察天人之徵應、竊以爲可懼者數端、可喜者亦數端。江岸難民避居江心洲渚之上、死亡枕籍、蘇浙之田多未耕種、賊無所掠食、壹意圖竄江西、窺皖浙已復之土、恐其變爲流賊、更難收拾。李世忠心跡難信、皆可懼之端也。金陵之賊

糧源已竭，賊居不耕之地，其勢必窮，無能久之理。東南要隘，多爲我有，水陸軍將頗能和衷，百姓仰戴

皇仁，淪肌浹髓，久困水火之中，不聞怨咨之語，此皆可喜之端也。附片奏新授安徽臬司萬啟琛請暫緩入都

陛見。又具摺彙報水陸各軍陣亡、傷亡、病故員弁一百八十九名，開單請卹。附片奏前祁門縣知縣唐治咸豐四年在任死節，請建祠祁門。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二案。附片奏舒城練總韋斌殉難，請卹，并該團男婦等百四十七人。二十八日，公回至安慶。　公舟往來江中，見洲渚之上皆難民所聚，編葺葦茅以爲廬，一不戒於火，延燒數里，相率露處，

呼號求救之聲至不忍聞。公以賊蹤蹂躪各處，無可安置之地，因札善後局委員議賑䘏之。是月，僧王擒捻酋張落行，斬之。劉公長佑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航海以北達於畿疆。三月初二日，賊自江浦上犯圍毛有銘、劉連捷兩軍於石澗埠。公弟國荃派道員彭毓橘等領軍三千餘人上援無爲州。沈公葆楨調派江西各軍扼守景德鎮、樂平縣等處，防剿徽、池竄賊，派委同知王沐領軍進援徽州。初八日，公急調鮑超一軍渡江而北，援石澗埠。初十日，蕪湖水陸各軍克黃池賊壘十一。日，悉收内河要隘，毁賊舟淨盡，賊遁走金寶圩、溧水、丹陽一帶。金柱

關防務解嚴。劉典、王文瑞、王沐會擊賊於徽州、休甯境大破之。十二日、馳摺奏鮑超一軍大獲勝仗、攻克甯國近城諸要隘。陣亡參將李芳菲等二十六員弁開單請卹。又摺奏賊渡九洑洲李世忠營盤及浦口、江浦兩城失陷。請將李世忠革職不准留營、幷自請交部嚴議附片鈔呈李世忠咨文二道、幷稱李世忠前此曾立功績此次力竭戰敗亦足以雪物議謂其通賊之誣恐其懷疑生怨激成他變、仍求明降

諭旨、示以寬大、毋庸革職、仍准留營、獎其前功、責其後效、則恩出於朝廷、而怨歸於臣等、彼必感激圖報、不生疑貳。又片報

皖南、皖北近日軍情。奏稱、江之南岸徽州與江西同讐、江之北岸下游與上游同警、調度無方、實深憂灼。又奏保王吉、彭楚漢、周惠堂、譚勝達四員堪勝水師總兵之任一摺、疏入奉

上諭、李世忠著加恩撤去幫辦軍務、免其革職、以示薄懲、欽此。

十七日、蕭慶衍、彭毓橘、毛有銘、劉連捷合擊賊於石澗埠、大破之。　劉典、王文瑞、王沐克黟縣城。　十八日、苗沛霖復叛、引其黨圍攻壽州、知州毛維翼堅守。　十九日、賊大股圍攻廬江縣。　二十一日、賊圍攻舒城縣、韓凝學禦卻之。　二十二日、朱品隆攻石埭之賊、破之。　髮捻大股


由湖北下竄，圍攻桐城縣，提督周寬世禦卻之。賊竄孔城鎮，合併大股竄六安州。二十四日，賊圍六安州。二十五日，劉公典擊賊於徽州，破之，徽境肅清，賊悉竄歸浙江。江西之賊擾及浮梁，沈公葆楨調回王沐一軍剿之。二十七日，馳摺詳報蕪湖金柱關水陸各軍累月苦戰情形，陣亡游擊姜固國等三十六員，并開單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皖北、湖北賊勢軍情。該逆詭謀甚狡，無非欲掣動官軍之勢，以解金陵之圍。苗練叛迹大露，事變迭生，憂憤何極。又摺奏揀調員留皖補用，并請本科新進士即用知縣一班，多發數員來皖，以資差委。附片奏保代理無爲

州知州穆其琛堅忍鎮定、保守危城、厥功甚偉、請卽補該州實缺。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三案。是月、李公鴻章克太倉州城。公弟國荃奉

旨補授浙江巡撫、左公宗棠奉

旨升授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蔣啓琛授江蘇藩司、馬新貽授安徽臬司、郭嵩燾授兩淮運司。李公鴻章奏陳公弟

貞幹戰績、奉到

上諭：曾貞幹著加恩照二品例議卹、幷准其子謚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特予立傳、以彰忠藎。欽此。

四月、公調鮑超、劉連捷等軍援六安。初二日、賊解圍東竄、

鮑公引軍追擊之。初七日、鮑公超等陸軍、彭公玉麟等水師會克東關賊壘。初十日、克銅城閘。十二日、馳摺奏石澗埠、廬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後解圍情形、隨摺奏保劉連捷、毛有銘等六員、陣亡參將黃仁親等十一員、并請卹。附片報近日軍情。奏稱徽郡防兵單薄、是臣布置最疏之處。賊之竄鄱陽者、逼近浮梁、江西之門戶可慮、皖北逆賊悉數東趨、并未西犯鄂疆、即屬大局之幸。現檄鮑超等進兵追擊、檄調蔣凝學、毛有銘、成大吉等會師壽州、共討苗黨。是日、又具摺奏江楚各省本淮鹽引地、被鄰私侵佔日久、非一蹴所能規復、察核現在情形、暫難改辦官運、又

片奏在籍侍講呂錦文在甯國辦理團防捐輸被參各款、查明覆奏。又奏采訪忠義第十四案。時都統富明阿駐軍江北、派委知府杜文瀾試辦官運淮鹽、行銷於楚岸。十八日、易開俊擊賊於涇縣、破之。朱品隆擊賊於青陽、破之。

二十二日、具摺奏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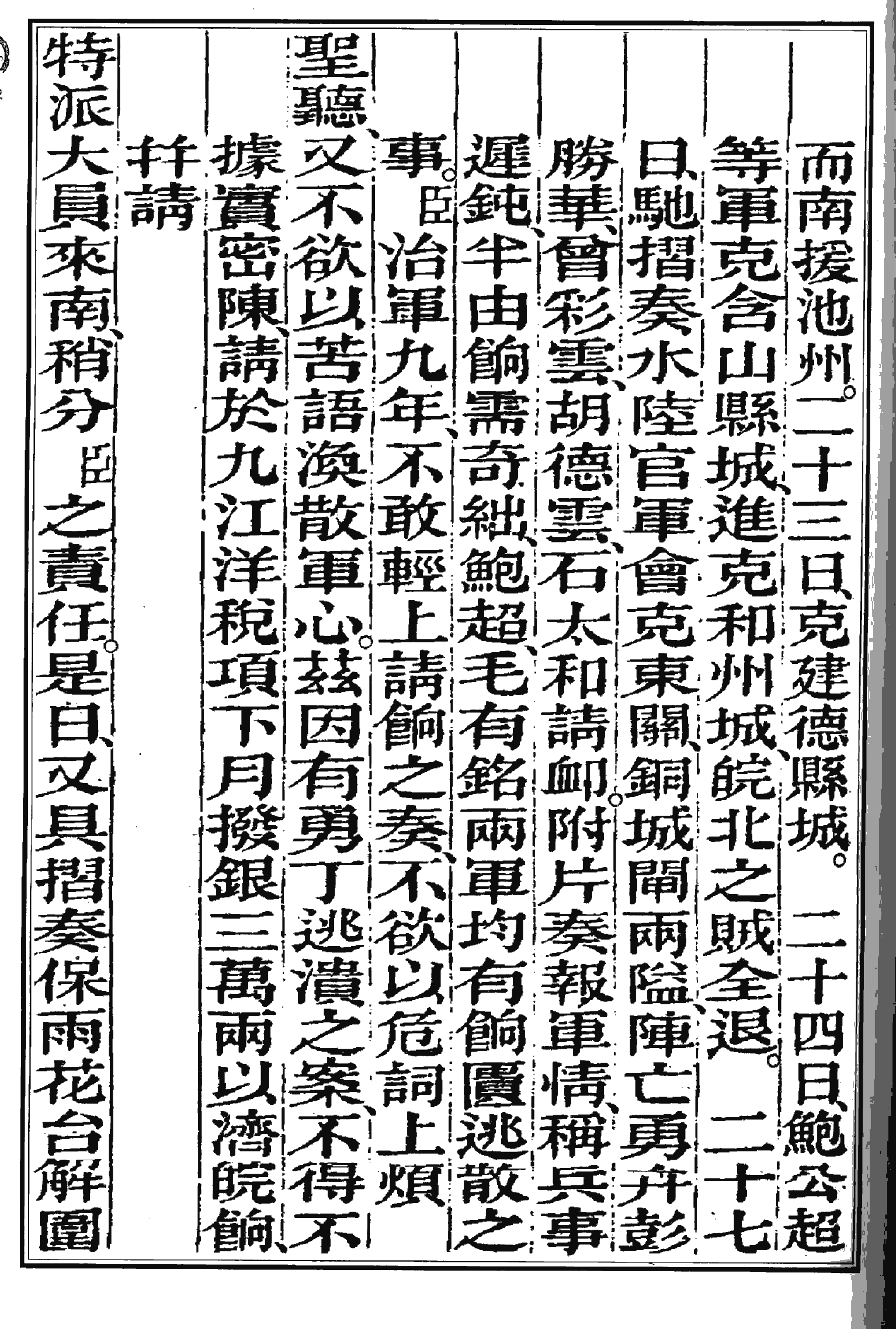
天恩、臣弟國荃補授浙江巡撫、兄弟均當大任、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請開浙撫一缺、以藩司效力行間。附奏新授

江蘇藩司萬啟琛呈請開缺一片。又以弟貞幹奉

旨加銜、議卹、予謚、建祠、專奏謝

天恩一摺。鮑公超等軍克復巢縣城。公派李榕一軍渡江



而南援池州。二十三日、克建德縣城。二十四日、鮑公超等軍克含山縣城、進克和州城、皖北之賊全退。二十七日、馳摺奏水陸官軍會克東關、銅城閘兩隘、陣亡勇弁彭勝華、曾彩雲、胡德雲、石太和請卹。附片奏報軍情、稱兵事遲鈍、半由餉需奇絀、鮑超、毛有銘兩軍均有餉匱逃散之事。臣治軍九年、不敢輕上請餉之奏、不欲以危詞上煩

聖聽、又不欲以苦語渙散軍心。茲因有勇丁逃潰之案、不得不據實密陳、請於九江洋稅項下月撥銀二萬兩、以濟皖餉、并請

特派大員來南、稍分臣之責任。是日、又具摺奏保雨花台解圍

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奬。附片奏、新授雲南迤東道黃冕現辦東征籌餉局務、請緩赴任、幷擬調該道來營面商淮鹽事例、與運使郭嵩燾會籌鹺政。又片奏鳳臺縣知縣蔡鍔被苗練戕害、請卹。　公之初任兩江也、奏撥江西漕折銀兩、以供徽甯防軍之餉。至是、沈公葆楨奏留供江西本省防軍、經戶部議准。公旣失此鉅款、於是籌餉之請詞氣迫切、而請

簡大臣以分責任之疏、已三上矣。　公弟國荃攻破雨花臺賊壘及金陵南門外石壘共十座、皆堅壘也。調彭毓橘一軍回金陵大營。　壽州知州毛維翼固守州城、兵少糧盡、堅

守不懈。毛有銘、蔣凝學兩軍赴援，營於九里溝，阻於捻匪，未能進。皖南之地經亂最久，人相食者數月，公聞之，愀然自咎，常曰亂世而當大任，人生之至不幸也。是月，李公鴻章克崑山縣城。駱公秉章擒賊酋石達開，斬之。粵逆自永安州起事，始封之五僞王者，至是盡斃矣。五月初三日，易開俊擊賊於涇縣，破之。初五日，江北之賊由九洑洲渡江而南。公調成大吉、周寬世兩軍進援壽州，調李朝斌領水師赴上海，騰出黃翼升水軍泝江入淮，以爲臨淮官軍之助。初七日，李榕軍援剿湖口縣。初十日，李朝斌水師東下浦口，扼截渡江之賊，賊大半不能渡。

楊公岳斌以水師入浦口，收復江浦縣城。鮑公超、劉連捷等陸軍沿江追剿，與水師夾擊賊之未渡者殲焉，伏尸數萬，江北肅清。十二日，馳摺奏報金陵官軍攻克雨花臺僞城及聚寶門外諸石壘，隨摺奏保總兵李臣典、晏澧週等八員。又奏報水陸會克巢縣、含山、和州三城，隨摺奏保成發翔、彭毓橘、蕭慶衍等十員。陣亡參將陳邦榮等十二員弁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軍情、壽州危急，調派水陸官軍援剿，勢恐不及。十三日，公弟國荃、楊公岳斌、彭公玉麟水陸會克下關、草鞵夾、燕子磯賊壘。李朝斌、成發翔、劉連捷等軍攻九洑洲賊壘，力戰大破之，殺賊一二萬人，

弁勇傷亡者亦二千八十。五日，攻克九洑洲，江面賊鯮淨盡。鮑公超等陸軍渡江，會攻金陵。公自奉肅清江面之旨，捌造舟師，至是十載，全功乃竟，長江上下一律肅清。公由安慶發銀一萬兩犒賞是役將卒。無湖陸軍吴坤修等擊賊，破之，進收金寶圩。易開俊、劉松山擊賊於涇縣，連破之。十八日，公弟國荃攻長干橋賊壘，破之。二十三日，朱品隆擊賊於青陽，連破之。二十六日，劉典、王文瑞會江西官軍擊賊於陶溪渡，破之，景德鎮、鄱陽縣肅清，賊併歸湖口。二十七日，馳摺奏水陸各軍會克江浦、浦口、草鞵夾、燕子磯諸城壘，力破九洑洲一關，江面一律肅清，隨

摺奏保總兵喻俊明、丁泗濱等二十六員陣亡，副將鄔桂芳、胡俊友請卹。附片奏報皖南、江西及壽州軍情。金陵城大賊衆、合圍不易，必須嚴斷接濟賊糧之船。請

敕下總理衙門照會西洋各國、不得於金陵城外停泊輪船。又

摺奏鮑超一軍克甯國府與涇縣西河勝仗出力員弁三案，併保開單請獎。又摺奏保毛有銘一軍迭破潁西捻圩、會克運漕鎮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舉劾江西釐局委員。江公忠義領楚勇至江西、由九江渡軍進剿湖口。

是月、公與李公鴻章會奏請

旨核減蘇州松江兩府、太倉州浮糧。六月初二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爲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命、並曾國荃奏懇收回成命、以開缺藩司專辦軍務各一摺。該大臣等受寵若驚、固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懋賞懋官、權衡悉當。現在軍事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黽勉效忠、共期宏濟。該大臣惟當督率曾國荃忠誠報國、以副委任、正不必瀆辭朝命也。欽此。　公子紀澤來安慶省公。　江西官軍韓進春挫於洋塘湖口、賊勢復張、江公忠義與李榕軍力擊之、賊稍戢。鮑公超攻鍾山賊壘、破之、回駐江干、軍人多病、未能進勦。　初四日、苗練陷壽州、知州毛公維翼死之、成大吉駐守三河尖、周寬世、毛有銘等退守六安州境。　十二日、馳

摺奏金陵圍師布置情形、壽州失陷、現圖補救之法、知州毛維翼亮節孤忠、請

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臣調度各軍、顧此失彼、請交部嚴加議處。道員蔣凝學、提督成大吉赴救不力、請撤去升銜勇號、以示懲儆。又具摺奏請裁南洋通商大臣一缺、交各省督撫兼理華洋交涉事件。附片奏委員採買口外戰馬二千四百匹、請

敕兵部查驗免稅放行。　十六日、石埭賊竄陷黟縣。十八日、劉公典等軍收復黟縣、賊退歸石埭。　十九日、江公忠義與李榕軍擊賊於堅山、破之。　二十二日、專摺奏采訪忠義

第十五案附片奏歙縣殉難紳士程枚功請卹。弁其家屬十八。二十七日、馳奏彙報各路軍情一摺、金陵城下暫難合圍、皖南、江西、濱江、濱湖一片、逆氛苗逆既破壽州、圍攻蒙城益急。鞭長莫及、徒深憂灼。附片奏、馬新貽遠在蒙城、勢方危急、其安徽臬司印務委萬啟琛暫行署理。是月、李公鴻章克吳江縣城。毛公鴻賓升授兩廣總督、奏調張運蘭募勇赴粵。七月初三日、江公忠義等軍攻賊於湖口之文橋、克之。賊濱江下竄、江西全境肅清。郭公嵩燾奉

旨賞三品頂戴、署廣東巡撫。李榕補授浙江鹽運使司。初八

日、公弟國荃克印子山賊壘。　十二日、馳奏彙報各路軍情一摺。其一、羣賊援救金陵、則蘇常等處或有可乘之機。其一、張運蘭奉調入粵、原部老湘營現分守甯國府、涇縣兩城最要之地、未可掣動、應令該臬司另募新勇。其一、太平、石埭之賊踰嶺竄入黟縣、王文瑞一戰克之、勦辦極速。其一、江忠義李榕兩軍勦平湖口之賊、卽令由皖南進取東壩。其一、李世忠一軍近頗愧悟斂抑、其與苗逆積怨甚深、若坦然相處、當不至別生枝節。其一、周寬世蔣凝學成大吉毛有銘各軍防守要害、難以掣動、此外實無勁旅可援蒙城。凡六條。附片奏黃翼升水師赴援臨淮、應令李朝

斌接署江南提督印務。又片奏陝西巡撫英棨奏請籌撥陝省餉鹽一案、現在苗逆叛亂、淮河梗阻、鹽無可運之道、請無庸置議。又奏采訪忠義第十六案、歙縣殉難紳士汪士勳請卹、幷其家屬。十七日、吳公坤修擊賊於雙斗門、破之。二十日、賊由江西下竄者大股圍攻青陽縣、朱品隆力疾督軍苦守。二十七日、馳摺奏報湖口各軍疊挫賊鋒、會克文橋賊巢、羣賊遁走、陣亡將弁張儀卿等十三名、請卹附片奏報金陵、蕪湖、青陽軍情及淮甸水陸布置情形。又具摺奏保蕪湖金柱關水陸防守、攻克灣沚、黄池出力員弁、開單請奬。附片奏江西茶商照辦落地稅。又奏

參廬江知縣吳燮和革職一摺。三十日，公弟國荃攻上方橋賊壘，克之。是月，李公鴻章攻克太湖賊營，進軍蘇州。袁端敏公甲三卒於家。公編録訓詁小記、雅訓雜記，每日記録數則，以爲常課。八月十一日，易開俊、劉松山擊賊於涇縣，破之。十二日，馳奏曩奉

諭旨覆陳一摺，奏稱近淮諸軍扼要防守，難以調動。皖南各軍援剿方亟，不能調赴淮上。李世忠一軍調以剿苗，亦不可恃。俟皖南軍勢稍鬆，當另籌勁旅馳往臨淮會剿。附片奏查獲武職周瑞、知縣賈連城勾通苗逆，請革職訊辦。公弟國荃攻江東橋賊壘，克之。十八日，賊襲攻甯國府，劉

松山自涇縣回援，破之。公調鮑超一軍由金陵上援青陽。二十四日，易開俊擊賊於涇縣，破之。二十七日，馳摺奏報金陵陸軍攻克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一律毀平。附片奏報青陽、涇縣等處軍情，目下皖南羣盜如毛，幾與去年冬月相似。壽州苗黨凶燄復熾，周寬世、成大吉、蔣凝學、毛有銘等勢均力敵，不相統屬，李續宜病勢日深，暫難東下，深恐軍志不齊，貽誤大局，請

旨飭降調道員金國琛馳赴皖北軍營，綜理周寬世等四軍營務處，必能調護聯絡，無渙散之虞。又片奏，上年奏派委員經理廣東釐金，仍應調回各原省當差。候補知縣丁日昌

等調回皖營，仍請酌予保獎。朱品隆晢守青陽縣城凡三十八日。江公忠義一軍所部道員席寶田一軍、李榕一軍先後赴援，擊賊大破之，殺賊萬人，賊解去，併歸石埭、太平一帶。自江面梗阻以來，湖南北借食川鹽、粵鹽、江西借食浙鹽，兩淮引地皆失。至是江面肅清，公乃咨謀於諳悉鹽務之委員杜文瀾等，議復舊日引地，先行試辦官運淮鹽，行銷於江西一岸，核定西岸票鹽章程，招商領運。是月，李公鴻章分軍克江陰縣城，左公宗棠克富陽縣城，調劉典、王文瑞引軍回浙，進攻杭州。唐公訓方奉旨總統皖北各軍，劉公蓉授陝西巡撫。九月初八日，易開俊

擊賊於涇縣、破之。十二日、馳摺奏朱品隆苦守青陽、援師大捷、立解城圍、陣亡將弁李殿華、許和山等十六員弁請卹、江忠義、李榕、朱品隆、席寶田等開單保奬。附片奏報蒙城文報漸通、可期解圍。劉典回浙、徽州防兵單弱。鮑超軍至南陵、進規東壩、江忠義等分兵以攻石埭、太平之賊、但使皖南各股悉數驅除、則軍勢順矣。十九日、公弟國荃分軍克博望鎮賊壘、盡平之。二十二日、具摺奏陳京倉需米甚殷、遵照部議、悉心妥籌、并詳陳近年事勢、不得仍拘成例、擬將漕運、鹽引二大政變通辦理。附片奏請將道員黄冕留於蘇皖、經理漕政鹽務。又片報皖鄂軍情。維

時黄冕至安慶見公，稟請於皖省設立米鹽互市一局，招湖南米商運米至皖，由皖設法運至上海，以達於天津，招兩淮鹽商運鹽至皖，與楚中米商交易而退。是爲鹽漕二政變通之法，既而不果行。二十四日，公弟國荃攻克上方門、高橋門、土山、方山、七甕橋等處賊壘凡二十餘座。二十五日，進克中和橋賊壘。二十七日，馳摺奏報甯國、涇縣防軍迭獲勝仗，陣亡勇弁鄧光武、雷國英請卹，又摺奏訊結已革總兵黄彬被參一案。公弟國荃克秣陵關僞城，於是金陵西南、東南兩面往來之路已斷，官軍漸以合圍。是月，奉到

文宗御製詩文集。二十八日、專摺奏謝
天恩。石埭賊目古隆賢率衆投誠、官軍收復石埭、太平二城。易開俊收復旌德縣城。彭公玉麟水師克水陽、新河莊等處賊壘。二十九日、歐陽夫人率眷屬到署。是月、捻匪竄擾湖北德安、蘄黄之境、官文公調成大吉、石清吉兩軍赴鄂援剿。十月初一日、彭公玉麟水師克滄溪、長樂鎮賊壘。初二日、收復高淳縣城。初三日、易開俊收復甯國縣。蔣凝學、成大吉收復潁上縣。初六日、公弟國荃攻金陵城東賊卡五處、賊壘二十餘座、悉破平之。初七日、鮑公超會水師克東壩。十二日、馳摺奏金陵陸師變

克東南沿河八隘、幷復秣陵關僞城、漸成合圍之局。又摺奏賊衆就撫、收復石埭、太平、旌德三城、請將降人古隆賢賞給虛銜頂戴。附片奏報淮上軍情、皖南水陸官軍攻克東壩。得此要隘、皖南可冀肅清。金陵、蘇州攻剿之事較有把握。又片奏查明石埭、太平、旌德、甯國四縣前後失陷原委。又摺奏保金陵一軍迭克城隘、出力員弁六案、併保開單請獎。　鮑公超軍克建平縣、收復溧水縣、派營官宋國永招撫廣德州賊、未下。　江公忠義引軍回駐江西饒州境。

十五日、公弟國荃領蕭慶衍等軍扼紮孝陵衛。　僧王軍至淮北、苗沛霖衆潰走、死、蒙城解圍、練黨瓦解。唐公訓方

收復淮南各城邑。公核定楚岸皖岸票鹽章程刊發、委員招商辦運。二十七日、馳摺奏水陸官軍剿撫兼施、疊復水陽東壩等要隘、高淳、溧水、甯國、建平四縣現派鮑超扼守東壩、調各軍分守城隘、請將就撫之張勝祿等三人賞給虛銜頂戴附片報提督王明山丁憂回籍。是日、又具摺密陳彭玉麟戰績、并奏保金陵大營將領李臣典等四員、請補提鎮實缺。皖南經亂、凋殘特甚、收復後公亟派員散賑貧民、每縣籌銀數千兩、採買耕牛、耔種、須給鄉農、民大感悅、流亡漸復。是月、李公鴻章克復蘇州省城、公奉旨交部從優議敘。李勇毅公續宜卒於家。江忠濬調四川

布政使。十一月初五日，金陵官軍治地道轟城，未克。十二日，具摺彙奏李世忠一軍迭破苗逆各圩，會克懷遠縣，請開復革職處分。附片奏報金陵城東百餘里內一律肅清，賊之糧路已斷，長淮一帶潁上、正陽、壽州、下蔡均已收復。又摺奏保肅清皖北水陸出力員弁四案，併保開單請獎。又代奏提督楊岳斌請回籍養親一摺。又具摺奏保員外郎范泰亨、御史周學濬、知府陳濬、孫衣言、同知李鴻裔、知縣鄧瑶、涂宗瀛、黎庶昌、訓導向師棣九員，皆學行修飭，可備任使。是日，奉到

上諭：兵部侍郎彭玉麟著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欽此。從

公癸也。十三日，金陵城賊出撲營，公弟國荃擊破之。十六日，賊於城外修築營壘，又擊破之。賊大股犯建平、溧水二城，官軍守禦卻之。公日課於晡後披閱詩、古文、詞，讀誦經子一卷。時讀孟子書，分四條編記：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節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二十七日，具摺彙奏水陸陣亡、傷亡、在營病故員弁，凡八百四十三員名，開單請卹，周萬倬、曾正明二員請從祀湖南昭忠祠。又摺奏安徽撫臣李續宜病故，錄其臨終遺書呈覽，以明忠憤悱惻之忱。附片奏報賊酋李秀成自蘇州逸出，已入金陵，官軍攻城獲勝二次，幷調派各軍嚴防江西邊境。

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七案。附片奏、定遠縣人陳鼎霈合族殉難男婦七十六人、彙請分別旌卹。二十八日、接見安慶所屬各邑新入學生員七百餘名。是月、李公鴻章克無錫縣城、分軍入浙江境、克平湖、嘉善、海鹽等縣。十二月初二日、建多寶倉積貯穀米、核定斂散章程。初十日、核定皖南開墾荒田章程。十二日、馳奏釐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查明李世忠在壽州、下蔡與提督陳國瑞爭功搆釁之案。其一、查明蔣凝學收復正陽關時與副將康錦文兵勇開礮誤傷之案。其一、賊之大股分屯梅渚、意在奪關上竄。鮑超力扼東壩、暫不能進取以合金陵

之圍。其一、周寬世軍調回安慶防守，毛有銘軍移駐皖南作游擊之師。成大吉、石清吉兩軍現赴鄂省，或能撥赴陝西，應由官文調度。凡四條。又摺奏保江西肅清、青陽解圍在事出力員弁彙單請獎。附片奏陳明李世忠近日情狀。

二十日，委員蔡國祥新造小輪船一號成，公登船試行江面。二十七日，拜摺奏謝

天恩交部優敘，并奏陳近日軍情。賊之大股圖犯江西，已飛咨左宗棠、沈葆楨併力扼守，以保上游完善之區。金陵賊氣尚固，一時恐難速克。又摺奏保攻克九洑洲、肅清江面水師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總兵喻吉三請加提督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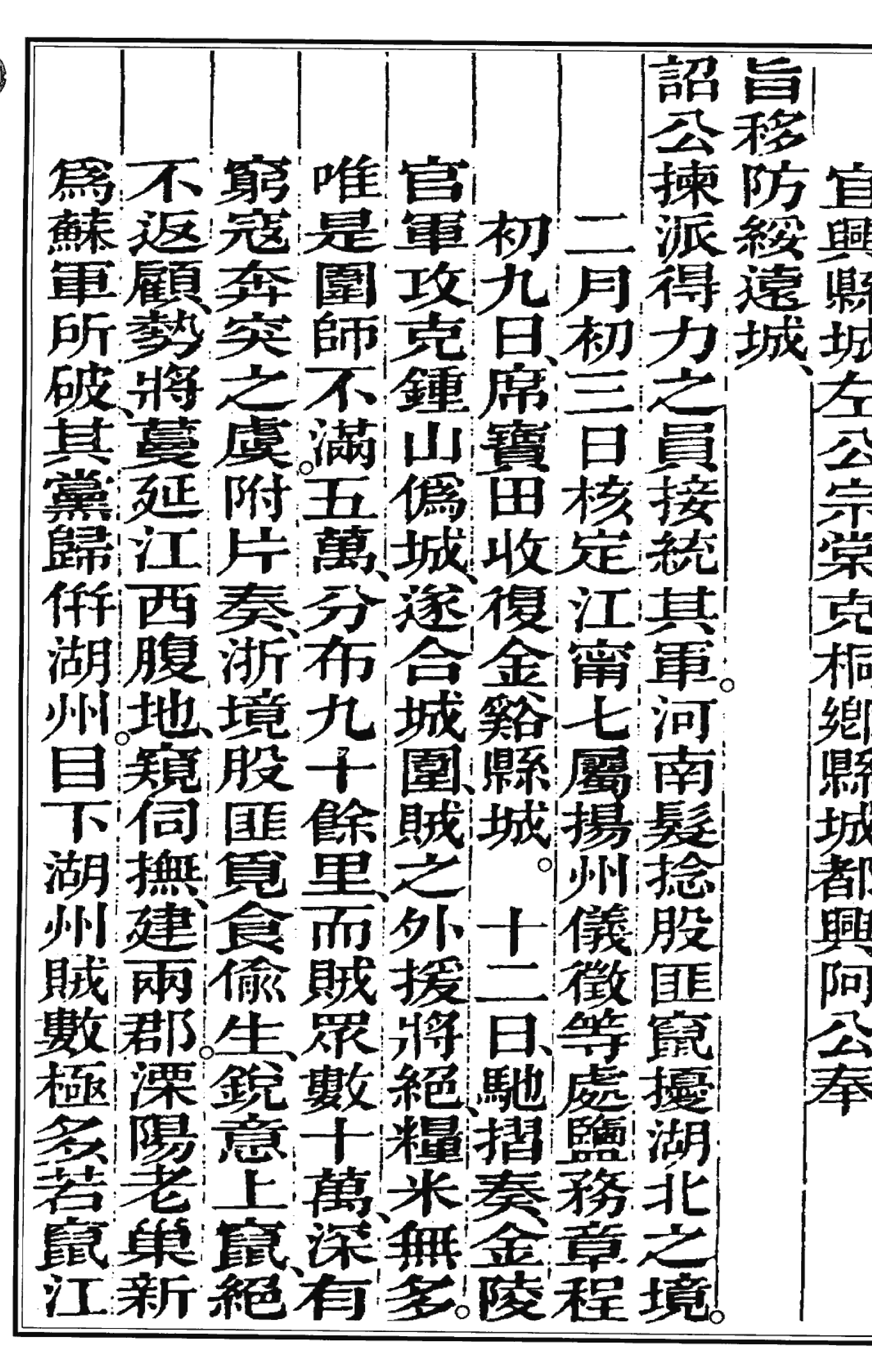
簡授實缺。又摺奏訊明周瑞、賈連城通苗一案，查無實據，應請無庸置議。是月，江誠恪公忠義卒於軍。唐公訓方經僧王奏參奉旨以藩司降補。喬公松年補授安徽巡撫。

甲子同治三年，公五十四歲。

正月，公在安慶。初六日，賊由甯國縣上竄，陷績溪縣。初九日，唐義訓引軍收復績溪，追賊於歙縣南境，破之。賊竄遂安、開化之境，勢趨江西。十二日，奏規復淮南鹽務。一摺奏稱，江路肅清，運道暢行無阻，所有楚西各岸力圖整理，而籌辦之難有二大端：一則鄰私浸灌太久，積重難返，

不能驟禁。一則釐卡設立太多，諸軍仰食，不能概裁。按今日時勢，仿昔年成法，惟有疏銷、輕本、保價、杜私四者實力講求，行之以漸，期於課餉兩有裨益。附片奏報近日軍情，金陵城賊爲負嵎死守之謀，其一股由甯國竄績溪，意在衝過徽州，直上江西。又摺奏訊結貪鄙營私之將弁張祿等，請革職永不敘用。時蘇、浙田荒未耕已久，官軍攻剿收復大半，賊飢無所得食，乃突竄徽、浙之交，就食於江西。十七日，賊大股續竄績溪，與遂安股匪分擾婺源、玉山、遂竄廣豐、鉛山一帶，廣、饒、撫、建皆爲戒嚴。二十一日，公弟國荃攻克鍾山石壘，僞號天保城，遂調派各軍分扼太平

門、神策門、城圍乃合。二十七日、馳摺奏賊陷績溪、旋經收復、毛有銘一軍由安慶渡江、計可抵徽、沈葆楨所派席寶田、韓進春兩軍亦可到防、飭各軍扼要防堵、力保江西藩籬。附片奏江甯藩司萬啟琛應赴江北督辦糧台、安徽臬司英翰駐蒙宿一帶襄辦剿捻、請催馬新貽赴藩司任、委何璟署臬司一缺。附片奏陳李世忠近日情形、已交出五河縣城、撤遣所部弁勇、發給餉鹽資以回籍、不至再有滋擾。又片奏江楚米價翔貴、本屆湖南漕米請仍解折色到部、就近採辦、以歸簡易。二十八日、專奏恭謝年終恩賞一摺、年終密考一摺、學政聲名一片。是月、李公鴻章克



宜興縣城、左公宗棠克桐鄉縣城、都興阿公奏
旨移防綏遠城、
詔公揀派得力之員接統其軍。河南髮捻股匪竄擾湖北之境。
二月初三日、核定江甯七屬揚州儀徵等處鹽務章程
初九日、席寶田收復金谿縣城。十二日、馳摺奏金陵
官軍攻克鍾山偽城、遂合城圍、賊之外援將絕、糧米無多。
唯是圍師不滿五萬、分布九十餘里、而賊眾數十萬、深有
窮寇奔突之虞。附片奏浙境股匪覓食偷生、銳意上竄、絕
不返顧、勢將蔓延江西腹地、窺伺撫建兩郡、溧陽老巢新
爲蘇軍所破、其黨歸併湖州。目下湖州賊數極多、若竄江

西、毫無阻隔、防兵單薄、勢實可虞。又片奏、臣所部各軍添募益多、將材益少、類皆樸謹自守之員、實乏統率一路之選。其都興阿所部一軍、請
特簡大員接統其水師紅單船等、卽由臣兼轄、酌量裁撤、以節糜費。十五日、喬公松年至安慶見公、接受巡撫關防、出防臨淮。賊退出廣德州城、併入湖州。鮑公超進軍攻句容。江西之賊竄擾撫建各屬邑。十八日、席寶田破賊於建昌城外。十九日、李世忠委其部將王廷瑞、陳自明二員到安慶、稟請交出各城、遣散所部、以三月爲期、公獎慰而遣之。二十七日、具摺奏籌議江蘇、安徽等省綠營額

兵經亂之後散亡殆盡已潰之卒不准收伍孱弱之兵卽
予裁撤并目出缺停緩敘補統俟軍事大定乃復舊制庶
幾兵歸實用餉不虛糜又摺奏湖北防務正殷提督江長
貴請飭赴本任附片奏金陵城賊放出老弱婦女萬餘人
爲節省米糧之計湖州羣匪麕集皆思上犯江西以覓生
路江西撫建股匪人數實衆請
飭下閩粵兩湖一體嚴防免致變成流寇又煩兵力江忠義舊
部交江忠朝統帶又片奏遵
旨提訊江西知縣石昌猷一案派委刑部郎中孫尚紱會審又
片奏保道員忠廉署理兩淮鹽運使堪以勝任又片奏李

世忠呈請刻期遣散滁州等處兵勇，酌留千餘人交總兵陳自明統帶。又與沈公葆楨會奏，查參江西釐金委員萬承熙革職。　是月，李公鴻章分軍克溧陽縣城，又克浙江嘉興府城。程忠烈公學啟受傷，旋卒於蘇州。程公初陷賊中，投誠後經公弟國荃拔擢立功，蘇省之復，戰功爲多。　左公宗棠攻克杭州省城、餘杭縣城，賊併入湖州，踞守不下。　都興阿公領馬隊北上，富明阿公署江甯將軍，接辦揚州防務，派軍渡江，會馮子材之軍進攻丹陽。　三月初五日，鮑公超攻破三坌賊卡。初七日，克句容縣城。初九日，克寶堰賊壘五座。　周寬世軍中營官楊復成侵吞軍餉，

公親提訊得實，於軍前斬之。江西賊勢日衆、沈公葆楨奏請截留江西釐金、專充本省之餉、戶部議准。公接戶部咨文深憂之。十二日、馳摺奏江西與釐仍應歸臣處經收、以竟金陵將蕆之功。附片奏報軍情、金陵城賊堅忍不下、句容克復、賊之外援將盡。江西之賊擾犯南豐、新城、廣昌之境。又摺奏結水師巡江釀命一案。又奏采訪忠義第十八案。十三日、浙江之賊續竄徽州、唐義訓、毛有銘擊賊小挫。十四日、賊撲徽州城、官軍擊卻之。十五日、奉到

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勦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著交部從優

議敘。欽此。是歲、京察行省督撫、奉優敘之
旨者曰官文公曰駱公秉章、曰左公宗棠曰李公鴻章凡五人。
十七日、唐義訓毛有銘兩軍擊賊於楊村、官軍大挫賊
勢日熾、大股竄婺源、入江西境。公調朱品隆軍馳援徽州、
調鮑超軍回東壩、調周寬世金國琛兩軍渡江、進駐饒州
之境。二十日、鮑公超收復金壇縣城。公旣上江西牙
釐一疏、詞氣抗厲、於是沈公葆楨亦奏請開缺、
詔慰留之。戶部議以江西牙釐之半撥歸金陵皖南大營、以其
半留供本省之餉。公以是時金陵未克、江西流寇復盛、統
軍甚多、需餉甚鉅、旣恐餉匱以致軍事決裂、又以握兵符、

掌利權爲時所忌，遂有功遂身退之志矣。二十五日，馳摺奏鮑超一軍克句容縣，生擒二酋，毀五賊壘。隨摺奏保總兵馮標、譚勝達、唐仁廉等二十員，陣亡知府田芬、參將陽茂泰等六員請卹。附片奏徽州軍敗，遍地賊氛，前隊已竄江西，續至者絡繹不絶。金陵圍師責成曾國荃經理，儻堅城幸克，即由曾國荃、彭玉麟、楊岳斌三銜馳奏大概，以慰

聖懷。陝西漢中髮捻各匪竄犯鄂豫之境，圖解金陵之圍，江面上下皆宜籌防。又片奏身患嘔吐眩暈之證，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又片奏降補藩司唐訓方請假回籍省墓。又片奏

浙江鹽運使李榕暫緩赴任，留營剿賊。又奏楊復成正法一摺。二十七日，專摺奏謝京察優敘

恩。是日，奉到

寄諭，總理衙門奏撥輪船經費改解京師一款，爲銀五十萬兩有奇，先行撥解金陵軍營，以資散放。二十八日，核定淮北票鹽章程。是月，左公宗棠克武康、德清、石門三縣城。江西官軍克新城縣城，賊竄入福建邊境。陝西髮逆合捻匪竄湖北，成大吉擊賊於樊城，破之，賊竄河南境。西安將軍忠勇公多隆阿卒於盩厔營次。四月初三日，設立書局，定刊書章程。江南、浙江自宋以來爲文學之邦，士紳

家多藏書、其鏤板甚精緻、經兵燹後書籍蕩然。公招徠剞劂之工、在安慶設局、以次刊刻經史各種、延請績學之士汪士鐸、莫友芝、劉毓松、張文虎等分任校勘。初九日、彭公玉麟過安慶見公、旋赴九江防守。十二日、馳奏徽州防軍挫失、未能遏賊西竄、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唐義訓、毛有銘分別革降。陣亡將弁金茂榮、李祖祥等十三員名請卹。又摺奏鮑超一軍克復金壇、隨摺奏保游擊張遇春一員、陣亡將弁鮑昌齡、宋連陞、王正禮請卹。又摺奏江北一律肅清、提督李世忠遣散部衆、次第交出全椒、天長、來安、滁州、六合五城、呈請開缺、回籍葬親、懇

恩准予開缺回籍、保全令名。所遺江南提督一缺懇迅
賜簡放、以重職守。附片奏、接准戶部文稱湖北、湖南、四川、江西、
廣東、江蘇每月協供臣營之餉爲數甚鉅。查核湖南一省
除東征局半釐外、無有奏定協解之款。去夏奏撥江西洋
稅、旋卽退還。廣東釐金係臣所最抱疚之端、然本年僅解
過九萬兩。江蘇釐金係臣職分應籌之餉、本年亦僅解過
三萬兩。四川、湖北兩省則並無協解臣臺之款。戶部所指
六省供餉、不知以何處奏咨爲據、遂疑臣廣攬利權、收支
巨款。臣以庸愚謬當重任、局勢過大、頭緒太多、論兵則已
成强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萬一蹶蹷顚覆、亦何

能當此重咎。懇
恩飭將皖北軍餉責成喬松年、吳棠、富明阿共籌之。其蕭慶衍
毛有銘等數軍原支鄂餉、請
飭下官文、嚴樹森一力供支。俾臣得少減謀餉憂灼之情、不勝
大幸。又片奏報軍情、金陵一軍開地道以攻城、傷亡弁勇
近三千人。此時惟有嚴圍猛攻、力禁接濟之法。江西續竄
入之賊、又將延擾腹地、髮捻巨股突過隨棗、意在假道皖、
鄂、東援金陵。彭玉麟現赴上游、防扼江面、惟皖北兵單、空
虛可慮。又片奏江西南康知縣石昌猷供詞支吾、請革職
以憑嚴訊。　十四日、丹陽之賊上竄、鮑公超截擊、大破之。

常州之賊竄至徽州境、唐義訓、毛有銘、金國琛截擊、破之、餘匪竄江西。十九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徽軍挫失、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又奉

上諭、江南提督著李朝斌補授、江南水師提督著黄翼升補授、江南淮揚鎮總兵員缺著陽利見補授。欽此。二十七日、馳摺奏報鮑超截擊丹陽之賊大勝。又奏蘇賊續竄徽州、官軍擊勦獲勝、擒斬解散過其大半。附片奏稱、蘇浙羣賊由徽上竄者約分六起、第一起現踞江西之南豐、分竄福建汀州之境。第二起延擾於鉛山、湖坊等處。第三起攻撲撫

州、退踞許灣。第四起則爲徽軍所敗、入江境者人數無多
而廣德、湖州各賊酋尚有二起圖犯徽境、併入江西。目下
軍情以江西爲最重。又摺奏請展緩江南本科鄉試。附片
奏陳臣於上月請假、現已期滿、病勢未能遽痊。惟湖北賊
勢下竄、金陵圍師、江西羣賊均在危疑震撼之際、已力疾
強起照常治事。是月、江西贛水以東廣信、撫州、建昌、甯
都各屬賊蹤遍擾、失陷十數城。江西官軍、浙江援軍破賊
於玉山、又破之於撫州城外、又破之於弋陽、貴溪等處、而
賊勢未衰。　張公運蘭軍在廣東、奉
旨飭赴福建臬司任、率勇至閩境防剿。　李公鴻章克常州府

城、揚州、鎮江官軍會克丹陽縣城、江蘇全境皆平。唯金陵未克。李公鴻章撥派劉銘傳等軍進守句容東壩。公乃調鮑超一軍循江而上、援勦江西。楊公岳斌奉旨督辦皖南、江西軍務、劉公典幫辦軍務。李朝斌領太湖水師攻湖州城外賊壘、破之。李公鴻章委員解到上海餉銀二十二萬兩、公以其十三萬兩解付金陵大營、以五萬兩給付鮑超軍營、以四萬兩留安慶糧台。賊之竄湖北者八數極眾、護軍統領貞恪公舒保陣亡。僧王擊賊於隨州、破之。逆首洪秀全於二十七日服毒自斃、李秀成立其子福瑱堅守金陵、祕不發喪、雖城中賊亦不知也。五

月初六日、專摺恭謝
天恩寬免嚴議。　鮑公超軍由蕪湖拔營上援江西。　楊公岳斌領水師、陸軍共萬人援江西。初十日、來安慶見公、旋赴江西督勦。公派提督黃翼升接領水軍、扼攻金陵。　十二日、馳摺奏、浙江提督鮑超請假四箇月回四川籍葬親、該軍將弁即令楊岳斌統率以行、必可指揮如意。懇
恩俯念鮑超苦戰功多、俾得成歸窆之禮、展烏私之誼、彌彰
聖朝孝治之隆。附片奏報軍情、湖州、廣德尚爲賊踞、江西省城戒嚴、調派水陸各軍入省防守。鄂省髮捻下竄距皖甚近、調李榕等軍渡江北防。疏入、奉

上諭、曾國藩奏帶兵大員請假葬親一摺、已明降諭旨、命鮑超俟金陵攻克、江皖肅清、再行給假回籍、以遂孝思等因。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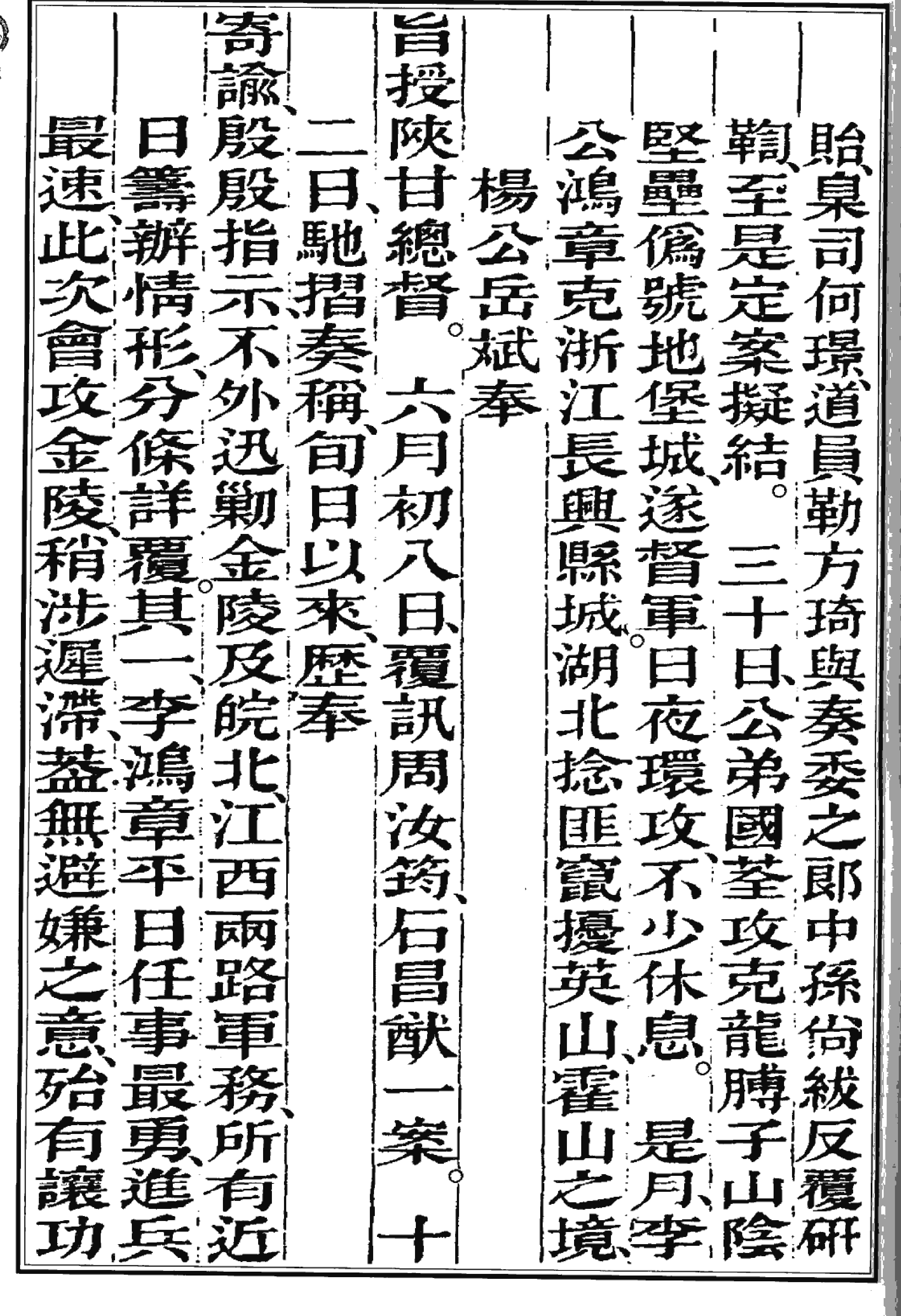
十四日、奉到

寄諭、令李鴻章會軍攻金陵。公即日具咨李公、催之。十七日、鮑公超軍至九江、尋至南昌、與沈公葆楨商度防剿。所部一軍由瑞州進剿。二十二日、馳摺奏稱、蘇常既克、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前接李鴻章來文、言將士太勞、宜少休息、待湖州克後、再行撥兵助攻金陵等語。不知者謂臣弟國荃貪獨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非臣兄弟區區報

國之意。今幸欽奉
寄諭、已恭錄具咨、加函催請。臣本欲前往金陵督勦、因皖中防勦喫緊、未可暫離、懇
恩飭催李鴻章速赴金陵、實爲至幸。二十七日、馳摺奏、續奉
諭旨飛催李鴻章會勦金陵。前此奉撥輪船經費一項、已解到銀二十三萬兩、分撥各軍、轉瞬已罄、不敢謂籌餉之太少、而深悔募勇之太多、惴惴焉恐生他變、或誤大局。既望李鴻章統兵來助、尤望其攜餉以相遺也。幷奏稱、楊岳斌、鮑超均赴江西、兵力極厚、改調周寬世一軍令赴皖北、以防鄂省東竄之賊。擬令陳國瑞駐紮壽州、處淮南江北適中

之地、爲游擊之師。仍當防守要區、嚴扼江面、以免掣動金陵全局。附片奏、臣於前年曾請添設長江水師提督、旋經部臣議准。此次欽奉
諭旨、李朝斌補授江南提督、自係李世忠所遺之缺。黄翼升所補水師提督、當係長江新設之缺、應請
敕部撰擬字樣新鑄印信頒發來南、以昭信守。又具摺奏保鮑超一軍疊克東壩、句容、金壇三案出力員弁彙單請獎。又奏保高淳、溧水各城水陸會攻克復出力員弁、彙單請獎。

二十八日、核定石昌猷案卷。江西道員周汝鈞稟訐石昌猷袒匪殺良一案卷宗繁委、公親訊數次、委藩司馬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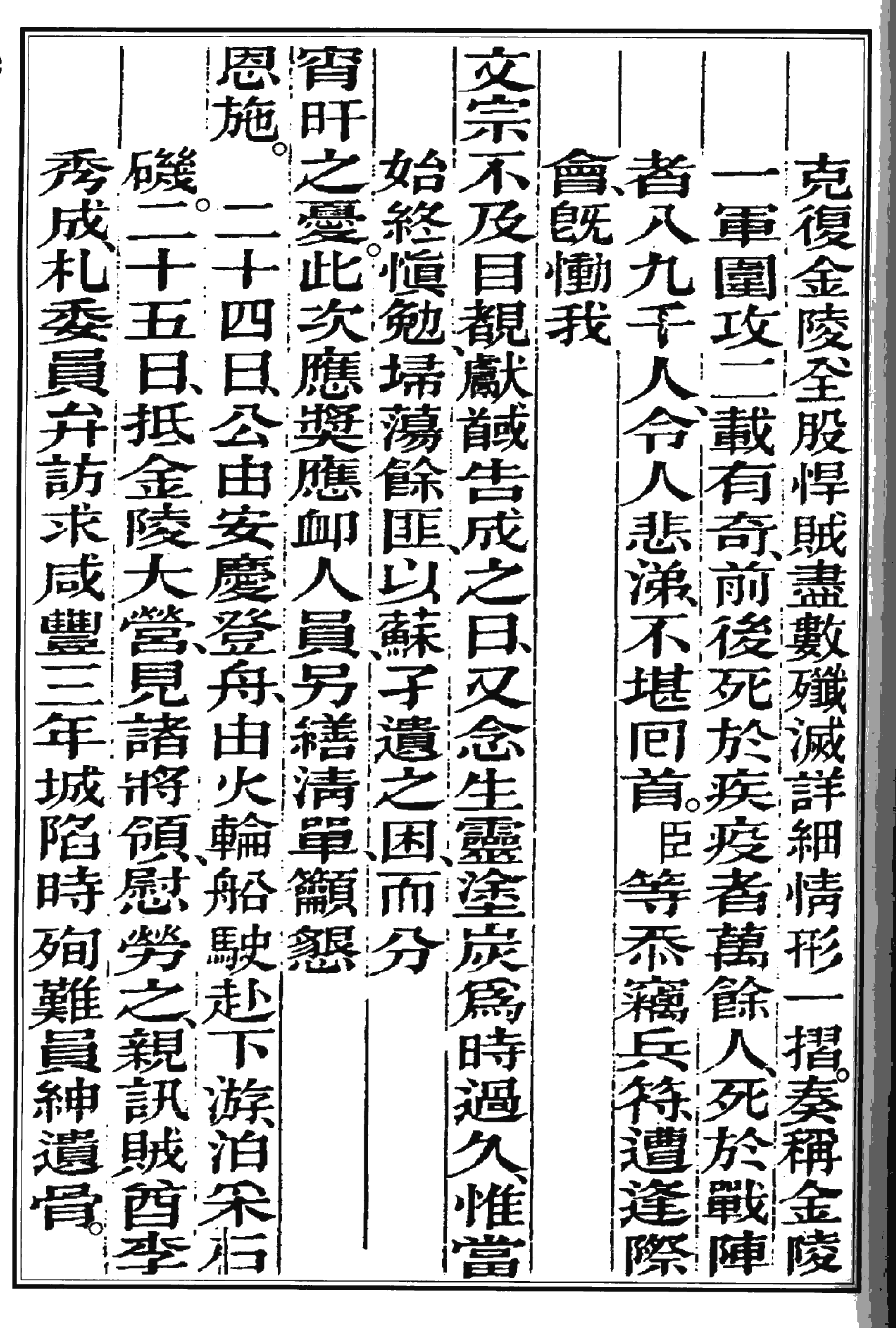


貽、臬司何璟、道員勒方琦、與奏委之郎中孫尙紱反覆研鞫、至是定案擬結。三十日、公弟國荃攻克龍膊子山陰堅壘僞號地堡城、遂督軍日夜環攻、不少休息。是月、李公鴻章克浙江長興縣城。湖北捻匪竄擾英山、霍山之境、楊公岳斌奉

旨授陝甘總督。六月初八日、覆訊周汝筠、石昌猷一案。十二日、馳摺奏稱、旬日以來、歷奉

寄諭、殷殷指示、不外迅勦金陵及皖北、江西兩路軍務、所有近日籌辦情形、分條詳覆。其一、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進兵最速、此次會攻金陵、稍涉遲滯、蓋無避嫌之意、殆有讓功

之心。其一、中外匪徒仍有偷濟賊糧、軍火之事，自合圍以來，撥查防範、何敢信其絕無疏漏，唯當諄飭各營加意嚴防而已。其一、髮捻東趨，竄入英山境內，調派江南岸各軍馳赴皖北，目下不能速到。其一、安慶人心震動，未可輕離，俟皖北稍安，即當前赴金陵會商勦辦。凡四條。　十六日、金陵官軍治地道成，轟陷城垣二十餘丈。公弟國荃督領將弁衝殺入城，圍攻僞宮城，即日由驛八百里馳報金陵克復大概情形。是夜攻克内城，搜殺三日夜。十九日，擒賊酋李秀成、洪仁達，賊黨死者十餘萬人。公聞捷後，喜極而悲者良久乃已。　二十三日、會銜由驛六百里加緊馳奏


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詳細情形一摺。奏稱金陵一軍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慟我

文宗不及目覩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埽蕩餘匪、以蘇孑遺之困、而分

宵旰之憂。此次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

恩施。二十四日、公由安慶登舟、由火輪船駛赴下游、泊采石磯。二十五日、抵金陵大營見諸將領、慰勞之、親訊賊酋李秀成、札委員弁訪求咸豐三年城陷時殉難員紳遺骨。

二十六日、奉到

上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大概情形一摺。逆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衆久踞金陵、負嵎死守、曾國荃等督兵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將城外賊壘悉數埽盪。茲復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籍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非曾國藩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僞城攻破巨憝就擒、卽行渥沛恩施、同膺懋賞。欽此。　二十七日、公巡視金陵城垣地道攻入之處、按行城外各軍營壘。　二十八日、軍士得洪秀全逆屍、舁之江干、公親驗而焚之。　二十九

日、奉
上諭、本日官文、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江甯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江甯亦十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數百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檄水陸將士規

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蕆、逆首誅鋤、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曾國藩剿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湘募勇克復安慶省城。同治元年連克巢縣、含山、和州等處、率水陸各營進逼金陵、駐紮雨花台、攻拔僞城。賊眾圍營、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正月克鍾山石壘、遂合江甯之圍、督率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克復全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勞、公忠體國。曾國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等

因欽此。其同案奉

旨錫封者，提督李臣典一等子爵，蕭孚泗一等男爵，均

賞戴雙眼花翎。提督黃翼升、張詩日等，總兵朱洪章、熊登武等，

按察使劉連捷等，凡百二十餘員，均奉

旨獎敘。其陣亡總兵郭鵬程、王紹羲，副將陳萬勝等十六員奉

旨優卹，皆公前疏所請也。同日又奉

上諭：粵逆久踞江甯，負嵎抗拒，實爲從來未有之悍寇。此次水陸各軍於溽暑炎蒸之際，猛力環攻，迅克堅城，悍黨悉除，渠魁就縛，非曾國藩運籌決策，督率有方，曾國荃等躬冒矢石，鼓勇先登，未由建此奇功。成乃丕績，朝廷嘉悅之懷，實難盡

述。除曾國藩等已加恩錫封外、其出力員弁兵勇並著查明保奏、候旨施恩。發去銀牌四百面、著曾國藩、曾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欽此。　同日、又奉旨賞賚東南各路統兵大帥及封疆大臣普加異數、欽差大臣僧王、官文公、李公鴻章、楊公岳斌、彭公玉麟、駱公秉章、鮑公超等各有差。左公宗棠、沈公葆楨等有待也。　是月、左公宗棠克孝豐縣城。　蕭公孚泗聞訃、丁憂。　七月初一日、閱視金陵城北僞城、僞壘及官軍所開地道之處、派委道員龐際雲、知府李鴻裔會訊李秀成、令其自書供詞、前後凡四萬餘字。　初二日、李忠壯公臣典卒於軍。金

陵之克，以李公爲戰功之首，公弟國荃慟惜之。初四日，周視金陵城垣，委員修築，定議裁撤湘勇，設善後局撫卹難民。鮑公超擊賊於撫州許灣，大破之，殺賊四萬人，賊大潰。初六日，公親訊賊供，誅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三名。初七日，馳摺奏洪秀全、李秀成二賊酋分別處治，僞幼主洪福瑱查無實在下落。李秀成供詞謹鈔送軍機處，以備查考。歷年以來，中外紛傳逆賊之富，金銀如海，乃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意計之外。目下籌辦善後事宜，需銀甚急，爲款甚鉅。如撫卹災民，修理城垣，駐防滿營，皆善後之大端。其餘百緒繁興，左支右絀，欣喜之餘，翻增焦

灼。金陵之克，賊所造宫殿、行館皆爲官軍所燬，公乃於水西門内擇房屋稍完者委員葺治，以爲衙署。幼逆洪福瑱遁走廣德，賊黨争迎之。初十日，公設酒於城内宴犒諸將領。十一日，鮑公超收復東鄉、金谿兩縣城。十二日，江忠朝等克復崇仁、宜黄兩縣城，江西東路賊勢稍衰。十三日，公札撤湘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派委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等領之，以爲皖南北游擊之師。咨湖北、湖南督撫籌發撤勇欠餉。十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錫封侯爵，并賫所獲僞金玉印三方，咨送軍機處。十七

日，巡視江南貢院，委員修葺，出示曉諭士民復業，核定金陵房產章程凡八條。二十日，馳摺奏福建陸路提督蕭孚泗聞訃丁憂，請開缺回籍。又摺奏一等子爵李臣典病故，請卹。併將李臣典戰功開列清單，錄呈

御覽，請於江西之吉安府及安慶、金陵建立專祠。附片奏李秀成業經正法，未及檻送京師。洪秀全戮尸焚化，未及傳首各省。又片奏保金陵各軍將領熊登武、朱南桂、張詩日、伍維壽、朱洪章皆有獨當一路之才，請次第

簡放提鎮實缺。現守甯國之總兵劉松山足以獨當一面，亦後起之將材也。又片奏，近歲以來，但見增勇，不見裁撤，無論

食何省之餉、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損者皆國家之元氣。前此賊氛方盛、不得已而增募、以救一時之急。今幸大局粗定、因與　臣弟國荃商定、將金陵全軍裁撤其半、鎭江馮子材之兵全行裁撤、揚州富明阿一軍暫難遽撤。軍興日久、各有厭苦兵間之意、但使欠餉有著、當不至別生枝節。幷陳明曾國荃克城之後困憊病狀、姑在金陵調養料理善後。臣　卽日回安慶一次、布置上游軍事。江西軍事得手、卽由楊岳斌主稿會奏。　公拜摺後登舟上泝。二十五日、舟泊銅陵夾、咨廣東督撫停止釐金、還歸本省經收。札委錢鼎銘、丁日昌等辦上海捐輸、分撥松滬釐金、

以濟軍餉。鮑公超軍克復南豐縣，續克新城縣，招降數萬人，賊黨南竄南贛寧都三郡，戒嚴，浸及閩粵之境矣。二十八日，公舟抵安慶。二十九日，馳摺奏廣東釐金一款，兩年以來深資餽運，私衷耿耿，如負重疚，請

旨飭下廣東督撫截至本年八月止，毋庸再解，并請照一百二十萬兩之數，加廣該省鄉試文武永遠中額四名，以彰粵人急公之義。附片奏稱湘勇召募之初，選擇鄉里農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昨奉

諭旨，有挑補額兵一條，恐湖南之民必不願補三江綠營之額

臣以爲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經久而可行。至寄諭飭查洪福瑱實在下落、應俟查明續奏。又片奏補送李秀城供詞。又片奏報軍情、江西兵威大振、無須添派援軍。所慮者皖南之廣德、皖北之英、霍。現在陳國瑞進剿廬城、英翰進紮商城、蔣凝學進紮英山、李榕調防桐城、布置尚密、但無大枝勁旅痛加剿洗耳。是日、具摺奏結周汝筠、石昌猷一案。左公宗棠克安吉縣城、浙江全省皆平。李公鴻章派劉銘傳一軍克復廣德州城、賊黨挾洪福瑱遁走甯國山中。是月、曾王由豫入楚、擊剿髮捻各匪、破之。

八月初一日、湖州廣德之賊竄徽州南境、劉松山截擊破之。初三日、左公宗棠截擊竄賊於昌化、淳安之境、大破之、斬賊目黃文金。初七日、唐義訓易開俊截擊竄賊於歙縣南境破之。初九日、易開俊擊賊大破之。十三日、馳

奏欽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江甯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尚未復業、委記名臬司黃潤昌趕緊興修貢院、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歸。其一、駐防旗營俟貢院工竣以次修理旗兵現存八百餘人、俟營房粗定、再議挑補足額。其一、蘇皖兩省疆輿跨越江淮、據御史陳廷經陳請變通、畫江分省。

臣以爲軍事、吏事之興廢、視疆吏之賢否、不必輕改成憲。其一、楊岳斌應赴陝西新任、江西軍務應令鮑超專顧北路、劉典、席寶田、王文瑞、江忠朝等分剿南路、不必另派督辦大員。其一、皖北喫緊、飛催劉連捷等渡江防剿。凡五條。附片奏委道員龐際雲署江甯鹽巡道缺、仍飭辦善後局。又具摺奏保克復金陵陸軍出力員弁、開單請奬。陣亡、傷亡、病故員弁五百一名、開單請卹。附片奏稱、臣自任兩江、督師東征、數年奏保積至二十二案之多、軍務倥偬、未及按名註考、懇

敕部將臣軍保案均照原單一體註冊。又附片密奏大功粗立、

臣兄弟及前後文武各員均叨竊
殊恩異數、追思昔年患難與共之人、其存者如李元度一員、獨抱向隅之感、其沒者如江忠源、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四人、皆有私衷抱疚之端。謹略陳一二、懇請
恩旨。十四日、易開俊擊竄賊、破之。十六日、唐義訓、金國琛擊竄賊、破之。餘匪挾洪福瑱竄入江西廣信之境、浙江官軍追擊之。十七日、專摺進呈安徽全省地圖並長江圖說、奏稱、知府劉翰清、縣丞方駿謨淹雅詳慎、臣派委該二員細查詳繪、裝成全冊、恭呈
御覽。賊圍撲英山縣、蔣凝學固守、擊賊、破之。劉連捷、朱洪章、

朱南桂領湘勇萬餘人渡江而北。公調派湘勇由桐城進剿，英山調派李榕、王可陞、何紹彩等軍八千人由六安進援霍山。二十七日，馳摺代奏臣弟國荃病勢日增，請開缺回籍調理。又摺奏湖州廣德敗賊併犯歙南，官軍截剿屢勝，陣亡參將唐遠甲請卹。附片奏長江水師新定規模應責成彭玉麟周歷巡察，區畫一切。其安慶善後事宜，札飭藩司馬新貽、臬司何璟、總兵喻吉三會同妥辦。又片奏報江西、皖北軍情，調軍剿辦，並報定期起程駐紮江甯舊治。又奏截停淮北餉鹽，規復票鹽舊制一摺。是月，楊公岳斌赴贛州督師，防剿王文瑞克復雩都縣城。九月初

一日、公由安慶登舟、啟行赴金陵。初八日、舟抵金陵、黃公潤昌監修貢院工畢。初九日、公入城閱視貢院工程。初十日、入居署中。核定安徽全省丁漕徵收章程。是日、奉到

上諭、曾國荃督兵數載、克復江寧省城、偉績豐功、朝廷甚資倚畀。第櫛風沐雨、辛苦備嘗、致病勢日見增劇、若不俯如所請、不足以示體恤。已明降諭旨、准曾國荃開缺回籍、並發去人葠六兩、以資調理。該撫其安心靜攝、善自保衞、一俟病就痊愈、卽行來京陛見、以備倚任。所有江寧善後事宜、卽著曾國藩馳往江寧斟酌機宜、妥籌辦理。欽此。同日、奉到

上諭、浙江巡撫著馬新貽補授、英翰著補授安徽布政使、安徽按察使著何璟補授。欽此。十一日、馳摺奏江南貢院修建工竣、已通飭各屬出示曉諭、定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商賈雲集、請

旨簡放考官。附片奏札飭江西藩司趕辦江南硃墨卷各一萬八千套、定期解赴金陵。又片奏札調藩司萬啟琛回駐江甯、運司忠廉由泰州移駐揚州。湖北髮捻大股圍英山城、蔣凝學堅守。賊退、其一股趨太湖、劉連捷等軍至太湖、賊均退回湖北蘄水、羅田之境。公札調朱南桂、朱洪章二軍駐宿松、太湖、劉連捷一軍駐安慶。二十日、公弟國荃

奉

旨諡明孝陵致祭。江西浙江官軍會擊竄賊於廣信府境大破之洪福瑱遁走石城江西東境肅清二十五日席寶田軍追擒幼逆洪福瑱送南昌斬之。二十六日設發審局。二十七日馳摺奏報官軍驅賊出境全皖肅清隨摺奏保易開俊唐義訓劉松山金國琛四員又具摺奏續保彭玉麟水軍王可陞陸軍青陽溧水高淳東壩各案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奏續保江忠義席寶田兩軍青陽案內出力員弁開單請獎。是日又具摺奏稱安徽界連楚北自楚師入境屢復郡邑按畝捐錢支應兵差百姓苦之。安慶克

後，停止畝捐，改辦抵徵。現在札飭一律開辦丁漕，所有從前收過抵徵項下，應專案作正報銷。二十八日，札派鄉試内外官員。是月，鮑公超擊賊於甯都州城外，大破之，州城解圍，賊潰竄閩粤境，江西全省皆平。左公宗棠奉旨錫封一等伯爵，鮑公超一等子爵。楊公岳斌由贛州回南昌省城，奏請回湘增募陸勇赴甘肅勦辦。賊之竄廣東者攻撲南雄州，其竄閩者陷武平縣城，張忠毅公運蘭死之。賊遂遍擾汀州屬境，陷漳州府城而踞之。湖北髮捻大股圍撲蘄水官軍營盤，石威毅公清吉陣亡。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登舟回湘，公送之至朵石磯乃還。初四日，公

還署。初五日、專摺奏謝弟國荃開缺

恩旨、又奏謝弟國華、貞幹各

加賞恩。初七日、考試督署書吏。李公鴻章委員解到上海協餉銀十七萬兩、支發江皖各路湘軍欠餉。公定議撤遣湘勇什去八九。十二日、具摺代奏提督鮑超請假六箇月、馳回四川本籍親營葬事、兼養傷病、令其部將宋國永、婁雲慶分領霆營之衆。附片奏金陵遣撤勇丁先後回籍沿途安帖、并報皖鄂軍情、檄調劉連捷等軍赴鄂援勦、調易開俊一軍渡江而北、與李榕、王可陞等爲後路策應之師。又奏采訪忠義第十九案、附片奏安慶通判達淩阿在

壽州殉難、請卹。蘇州州從九品蔣映杓、訓導梅振鑣請卹、并其家屬十一人。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江甯已臻底平、軍務業經蕆事、即著曾國藩酌帶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務期迅速前進、勿少延緩。李鴻章前赴江甯暫署總督篆務。江蘇巡撫著吳棠暫行署理欽此。十七日、李公鴻章到金陵見公、公與商裁退楚軍、進用淮勇、檄調劉銘傳、李鶴章等引淮軍渡江而北、上援皖鄂。十九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提督鮑超遵奉前旨。請假葬親一摺、已明降諭旨賞假兩月回籍經理葬事矣現在甘肅軍務未蕆新疆回

匪日益蔓延，非得勇略出羣如鮑超者前往剿辦，恐難壁壘一新。著曾國藩傳旨鮑超，令其俟假期一滿，即行由川起程，出關剿辦回匪。其舊部兵勇及得力將弁，准其酌量奏調，隨帶同行。從前回疆用兵，楊遇春即係川省士著立功邊域，彪炳旂常。鮑超務當督率諸軍，肅清西陲，威揚萬里，以與前賢後先輝映。該提督忠勇性成，接奉此旨，必即遵行，以副朝廷委任。欽此。二十二日，奏遵旨馳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賊一摺，奏稱：臣用兵十載，未嘗親臨前敵，自揣臨陣指揮，非其所長，此次擬仍駐紮安慶、六安等處，派劉連捷等入鄂，聽候官文調遣，檄調淮勇兩軍，隨

臣西上、更資得力。附片瀝陳、才力竭蹷、難勝重任。楚軍出征過久、漸成强弩之末、不如淮勇之方鋭。一俟皖鄂肅清、即請開各缺、調理病軀。仍當效力行閒、料理經手事件、如軍餉之報銷、撤勇之欠餉、安置降將部衆、區畫長江水師營汛、皆分内應了之事也。又摺奏請於江甯省城建立昭忠祠、彙祀湘軍陣亡、病故將士。附片奏廣東、江西釐金全歸本省經收、唯留饒州景德鎮釐金之半、撥解祁門糧台、以充皖南五軍之餉。 二十五日、作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一篇、立石於龍膊子山下官軍攻入之處。 二十七日、奏報淮南徵收鹽課第一案。 是月、僧王軍擊賊大破

之。官文公、喬公松年調派各軍防勦、招撫數萬人，餘賊竄德安。○廣東賊陷嘉應州城、大埔縣城，與閩省汀、漳之賊延擾凡數百里。○左公宗棠移駐衢州，調派劉典等軍分道入閩進勦。○

欽命劉琨典試江南，以平步青副之。○十一月初一日，委員擇地修建昭忠祠、靖毅公祠。○設工程局，委員監督工役，次第修復學宫及羣祀祠宇。○初三日，交卸總督關防。○初五日，奉到

上諭：皖省一律肅清，楚境餘賊由黄、孝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楚軍可敷勦辦。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

駐紮金陵妥籌調度。李鴻章現在入闈監臨，俟出闈後，仍回江蘇巡撫本任。欽此。　初六日，詣貢院迎主考官入闈。　初八日，得前總督陸公建瀛遺骸，改棺重斂，公出城弔而祭之。　初十日，作家訓四條。　十七日，李公鴻章派弁送還總督關防，公接印回任。　十八日，馳摺奏交卸督篆，遵旨仍回本任日期。奏稱：鄂、豫、皖三省均捻匪往來熟徑，劉連捷等軍宜以黄州上巴河爲老營，派吴坤修料理營務；劉銘傳等軍宜以三河尖固始爲老營，派李鶴章料理營務。又摺奏續保克復金陵水陸各軍隨營籌餉各員弁彙單請奬。又片奏請

敕部添鑄淮揚鎮總兵新印、頒發來營。又片奏國子監典籍錢繼文前在金陵殉難請卹。二十二日、會考江南拔貢優貢。十二月初三日、馬公新貽過金陵見公、旋赴浙江任。初六日、李公鴻章還蘇州。十三日、奏疊奉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前明孝陵勘估工程、目下無此鉅款、應稍緩籌辦。其一、李秀成供詞前有刪節之處、補鈔進呈。其一、張國樑忠骸訪求未得。其一、江北糧台每月收銀不過五萬兩、酌解甘省及留供皖軍之數。其一、池州知府范先謨調省察看。凡五條。附片奏保四品京堂胡大任、請旨簡用。又片奏雲南迤東道黃冕請開缺。又片奏知府范泰亨

主事柯鉞均在營積勞病故、請卹。是日、又奏覆御史劉毓楠條陳淮北鹽務一摺、附請展緩江南武鄉試一片。十五日、鄉試揭曉、公入闈鈐榜、取士二百七十三名。二十八日、奏覆奉

諭旨分條覆陳一摺。其一、勦辦捻匪、宜用淮勇、人地相宜。淮軍所用火器、須由水路運送河南、以周家口爲都會。其一、西路軍務宜先淸甘肅、次及關外。楚勇離甘太遠、不如川勇較近、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臣處餉項奇絀、不能協濟鮑軍。其一、楚勇必須多撤、金陵守兵已裁去七千人、朱品隆、唐義訓、劉連捷等軍應卽

先撤、庶騰出有用之餉、以濟西征之師。凡三條。附片奏覆陳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三員忠績、請賜謚以表示來茲。是日、又具摺奏請蠲免安徽州縣錢糧雜稅、幷將各州縣克復年月、被擾輕重分別開單呈覽。附片奏、金壇、溧陽、丹陽、宜興、荊溪五縣被賊蹂躪最甚、請豁免兩年錢漕。又片奏遞進江南鄉試題名錄。　是冬、捻匪由湖北襄陽竄擾河南之境、僧王督師追擊、連獲勝仗、而賊勢飈忽不可制。　福建之賊據漳州、左公宗棠督師入閩攻勦。

曾文正公年譜卷十

乙丑同治四年、公五十五歲。

正月、金陵昭忠祠成、初十日、公率僚屬致祭。十四日、具摺奏兩淮運使忠廉因病出缺、揀委道員李宗義署理、請旨簡放。附片奏江南鄉試新中舉人來江甯請咨者、隨時通融繕給咨文、以憑迅速起程會試、請敕禮部查照。又片奏壽春鎮總兵易開俊調援皖北、就近赴任。又奏采訪忠義第二十案、附片奏石埭縣訓導朱彥昇請䘏、幷其家屬二十八。二十日、設粥廠、令湘勇煮粥以食饑民。二十一日、拜摺專奏恭謝年終

恩賞。又奏循例密陳文武考語一摺、三省學政聲名一片。又奏
采訪忠義第二十一案。二月初三日、作江忠烈公神道
碑。初八日、通飭委員糴買積穀以備荒。十四日、具摺
奏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堅守甯國、涇縣出力員弁、開單請
獎、幷陳明應保之案、久未奏保、自請交部議處。又彙案奏
參貌法滋事之將弁江發雲等、請革職訊辦。又摺奏上年
奉撥輪船經費銀五十一萬餘兩、全數解清、彙入軍餉案
內報部。二十日、核定收養貧民章程、議挑補綠營弁兵
章程。二十三日、前雲貴總督潘忠毅公鐸之柩自雲南
還葬過金陵、公遣弁護送回籍。二十七日、專摺奏營中

欠餉遵照部議新章、發給餉票、准照實銀報捐請獎。又奏酌度江甯現在情形、城外龍江關、西新關兩處暫緩開關徵税、俟商民復業再行奏復舊制。附片奏江安兩省武營遺缺請通融借補。札委工程局員修葺江南鍾山書院、尊經書院。是月、奉

上諭、上年江甯克復後、曾國荃因病陳請開缺回籍、當經降旨、令該撫病痊即行來京陛見。迄今已及半載、該撫病體當可漸次就愈。朝廷以該撫功績昭著、且年力盛强、正可借資倚任。著曾國藩傳知曾國荃、如病已就痊、即行來京陛見。現當勤求治理、需才孔亟之時、該撫慎勿遽萌功成身退之志、以

副期望。欽此。　彭公玉麟奉
旨署漕運總督、吳公棠署兩廣總督、李公瀚章授湖南巡撫。李
公鴻章派提督郭松林等軍由海道赴福建厦門、助勦漳
州之賊。楊公岳斌募湘勇五千成軍、由長沙啟行赴甘肅。
公方議裁撤湖南東征釐局、於是楊公奏請改爲西征局、
充甘肅軍餉。貴州巡撫張公亮基亦請以東征局餉協解
黔中。　三月十五日、奏通籌滇黔大局一摺。奏稱、行軍之
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謀滇
者當以蜀爲根本、即以餉事責之四川總督。謀黔者當以
湘爲根本、即以餉事責之湖南巡撫。湘、蜀兩省物力有限、

倘任滇、黔之餉，則甘肅之餉應責之江、浙等省，不敢有所推諉。又奏：福建汀漳道彭毓橘因病未能赴任，請開缺。附片奏：李世忠前後捐助軍餉銀十五萬九千餘兩，請併入河南捐款，爲將來加廣中額之地。又附片奏：湖南設立東征局，當時實由黄冕主持，因此大招物議。上年金陵倖克，臣即議定期裁撤東征局，湘中商民人人咸知之。令楊岳斌請改供西征之餉，滇、黔各省亦指請協解。臣既奏停江廣釐金，而於桑梓獨食其言，且令黄冕專受其謗，有甚不安於心者。謹先事瀝陳，俟四月間即專摺奏請裁停東征局務，另由江南籌解甘餉，俾湘民沾

高厚之恩、臣亦稍釋隱微之疚。又片奏稱、新疆之地大漠苦寒艱險異常。鮑超威嚴有餘、恩信不足、倘出關以後、部曲離怨、必爲回衆所輕、一有挫失、全局震動、後人更視關外爲畏途矣。且甘肅未平、遽謀新疆、則後路之根本不穩。鮑超歷年苦戰、臣豈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過、惟有仰懇

聖慈、飭令鮑超隨同都興阿、楊岳斌先清內地、再行出關、不宜輕於一發。不獨鮑超一軍爲然、自古有事塞外者未有不慎於始謀者也。又片奏、臣弟國荃病尚未痊愈、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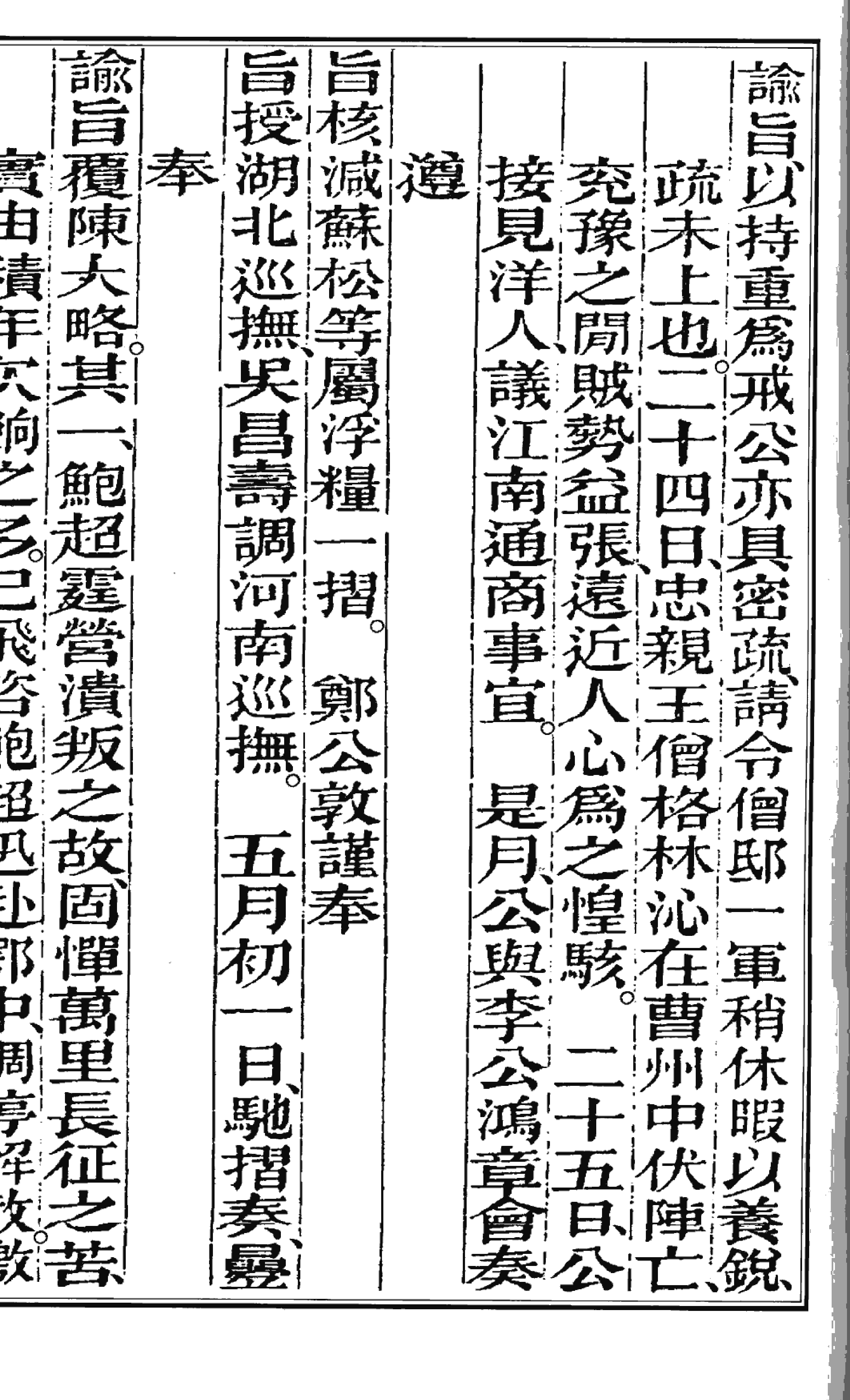
寄諭、已恭錄傳知。　時有御史朱鎮奏參湖南兵勇在江南騷擾情形、請即遣散回籍。公於是札飭各軍大加裁撤、在金

陵者僅存四營而已。二十五日，具摺奏續保攻克金陵水師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彭玉麟固辭署漕運總督之任，并陳明捻匪飈忽，恐南入江境，調張樹聲一軍駐清江浦，調劉銘傳、周盛波兩軍由六安移防徐、宿。時彭公玉麟已專奏力辭新任，而捻匪竄山東境，蔓延曹州、濟甯一帶，徐州、清江皆防竄越，吳公棠亦以防務留清江，未赴兩廣之任。二十七日，公登舟出江，泊瓜洲。二十八日，登焦山，彭公玉麟從。二十九日，渡江，登北固山，覽京口形勢。旋登金山，回瓜洲，查閱鹽河工程。四月初一日，公抵揚州，運司李宗羲禀商鹽政釐務，設鹽棧於瓜洲之新河口

以利捆運。裁減江北釐卡、改定江北釐務章程。 初三日、還金陵署。 十五日、具摺奏黃翼升水師、張樹聲淮軍已到清江防所、劉銘傳、周盛波日內當抵邳、宿之境。又摺奏、前漕督袁甲三先經奉
旨於臨淮建立專祠、旋因案撤銷、請仍准建。復附片奏、皖南鎮總兵唐義訓開缺、以總兵劉松山道員金國琛辦理徽甯防務。該二員蒙
恩授甘肅鎮道實缺、并催令赴任、請暫留皖南、仍卽以劉松山調補皖南鎮實缺。又片奏、新授安徽臬司李宗羲暫留兩淮之任、整理鹽務。 二十日、核定瓜洲鹽棧章程。 二十

一日、接奉

廷寄書公爵加稱曰毅勇侯。 鮑公超回川後、所部霆字營分爲兩軍、其一總兵婁雲慶領之入閩、其一總兵宋國永領之赴蜀、將率以出關也。入閩之軍在上杭縣大譁、回向江西索餉、江西藩司孫長紱急發銀六萬兩迎解於軍前、眾稍定。入蜀一軍行至湖北金口登岸、譁潰爲亂、竄陷咸甯縣、擾犯江西、湖南邊境、李公瀚章調軍平之。公久慮霆營之有變、至是聞警、適如前疏所慮、爲之憮然憂念不已。僧王追擊捻匪至於山東、日馳百數十里不息、捻匪勢亦飈忽迭奉



諭旨以持重爲戒。公亦具密疏，請令僧邸一軍稍休暇以養銳，
疏未上也。二十四日，忠親王僧格林沁在曹州中伏陣亡，
兗豫之間賊勢益張，遠近人心爲之惶駭。二十五日，公
接見洋人，議江南通商事宜。是月，公與李公鴻章會奏
遵
旨核減蘇松等屬浮糧一摺。鄭公敦謹奉
旨授湖北巡撫，吳昌壽調河南巡撫。五月初一日，馳摺奏覆，
奉
諭旨覆陳大略。其一，鮑超霆營潰叛之故，固憚萬里長征之苦，
實由積年欠餉之多。已飛咨鮑超迅赴鄂中，調停解散，檄

調劉連捷等軍南渡九江，咨彭玉麟調派水師扼防江西。其一、水師礮船宜用於長江大川之中，若運河水窄岸高，斷難施展。黄河與大江船式迥殊，水性亦異，宜由山東、河南撫臣另造舢板，分防黄運兩河，則畿輔永無捻患。凡二條，附片奏稱金口霆營叛亂，容有别情，至婁雲慶一軍在閩鼓譟，則係因餉生變，實無他故。臣不在江西，不能籌發欠餉，又明知霆營出關必將生變，不能及早奏請停調，至釀今日之禍，皆由臣區畫不善，恩信不孚，無可辭咎，容俟查明原委，自請嚴處。又代奏陝西臬司陳湜謝恩一摺，奏請應否

陛見。初二日、奉到
寄諭、令公出省至淮徐一帶督率水陸援軍、相機剿賊。初三日、公聞僧王陣亡之警、奉到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郇膏暫行護理。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著即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星夜出省、前赴山東督剿等因。欽此。初五日、奉到
寄諭一道。初七日、奉到
寄諭二道、皆催公迅速啟程。初九日、馳摺奏、遵

旨前赴山東剿賊、瀝陳萬難迅速情形。金陵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人作爲護衛親兵、此外惟調劉松山甯國一軍。如楚勇不願遠征、臣亦不復相强。淮勇如劉銘傳等軍人數尚少、不敷分撥、當酌帶將弁、另募徐州勇丁、以楚軍之規制、開齊兗之風氣、期以數月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捻匪積年擄掠、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鋭。臣不能强驅步兵以當騎賊、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加以訓練、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賊北竄、惟恃黄河天險。若興辦黄河水師、亦須數月乃能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直隸一省、宜另籌防兵、分守河

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僧格林沁剿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臣接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即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縱横千里、捻匪出沒最熟之區、以此責臣督辦、而以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汛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可制無定之賊。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臣不能速援山東、不能兼顧畿輔、爲謀迂緩、駭

人聽聞、殆不免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籌思累日、計必出此、謹直陳芻蕘、以備採擇。附片奏稱、精力日衰、不任艱鉅、更事愈久、心膽愈小。疏中所陳專力十三府州者、自問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懇

恩另簡知兵大員督辦北路軍務、稍寬臣之責任。臣仍當以閒散人員効力行間。又摺奏保張樹聲補徐海道缺、吳世熊補淮揚道缺。僧王沒後、將軍國瑞革職留營、接護其軍、并護

欽差大臣關防、軍心不固、公亟調劉銘傳一軍赴濟甯以助之。李公鴻章調派道員潘鼎新領淮勇五千人由輪船航海

赴天津，以衛畿輔。是日，奉到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赴山東一帶督師剿賊，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著歸曾國藩節制調遣。如該地方文武不遵調度者，即由該大臣指名嚴參。欽此。尋又奉督率親軍輕騎就道，兼程北上之

旨。於時公定計撤退湘軍，進用淮軍，酌留金陵湘勇四營，增募千人，凡六營，委道員羅麓森等領之，以爲親兵，隨同北征。其餘湘軍在江南者全行撤遣回籍。十三日，馳奏欽奉

諭旨，謹陳籌辦情形，并請收回

成命一摺。奏稱、潘鼎新一軍由輪船駛赴天津、可以壯畿輔之

威、可以補 臣 迂緩之過、目前局勢似可無虞。至於節制三

省、臣 實不能肩此鉅任。卽才力十倍於 臣 者、亦不必有節

制三省之名。并稱河北宜責成直隸總督另籌防兵、不宜

調南岸之師往來渡黃、疲於奔命。各省巡撫亦宜另籌防

兵、不可使剿捻之師追逐千里、永無歸宿。反覆申明前疏

之說。附片奏、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等四軍皆係淮勇、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已調甘涼道李鶴章辦理行營營務處。請

旨准開甘涼道缺、并令李鴻章之季弟李昭慶赴營差遣。又片

奏、鎮江揚州水陸防軍撤遣已竣、所有原設糧台一併裁撤、另設報銷局造册報銷。又片奏、咸豐三年江甯城陷、將軍祥厚等殉難、布政使祁宿藻先在圍城中積勞病故、已奉

旨優卹。仍請將祁宿藻祔祀祥厚專祠。二十一日、公詣晉臣卞忠貞公祠。祠新葺成也。二十二日、李公鴻章至金陵、公交卸總督關防。二十三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懇辭節制三省之命、具見謙抑爲懷、不自滿假。該大臣更事既多、成効夙著、若非節制直東豫三省、恐呼應未能靈通、勿再固辭。欽此。二十四日、馳摺奏報交卸督篆、帶

兵出省日期，并報捻匪回竄皖豫，山東情形漸鬆，當無渡河北犯之慮。又摺奏保肅清皖南出力員弁，開單請獎。附片奏本年二月，提督鮑超委員赴口外採辦戰馬八百匹。今鮑超出關之行，已因兵變而中止，應請

敕下兵部，令此項馬匹徑赴山東，解臣行營，俾資練習。又片奏裁撤湖南東征局，其湖南協甘之餉，由撫臣李瀚章酌籌協解。又具摺奏報淮南鹽課收數第二案，附片奏兩淮鹽課撥解京餉之銀五萬兩，請改解臣營，以應急需。又奏查得已故兩江總督陸建瀛遺骸，護送回籍。　二十五日，公由金陵登舟，飭北征六營湘軍即日拔隊啟行。其所撤遣

各湘勇委員押令悉數洊江西上，毋得停畱。二十八日，公舟解纜渡江，彭公玉麟從，公與彭公核定長江水師章程。是月，唐義訓、金國琛所部徽州防軍索餉鼓譟。劉公長佑駐軍開州，督造防河戰船。左公宗棠克漳州府城、蘇省所派郭松林等軍克漳浦縣城，福建全省皆平，賊竄廣東之境。劉公坤一奉

旨授江西巡撫。閏五月初一日，公舟泊瓜洲。初三日，泊揚州，札委知府彭嘉玉辦理江甯糧台。初八日，抵清江浦。十一日，馳摺奏捻匪南趨，安徽藩司英翰在雉河集被圍，調水師入洪澤湖以達臨淮，調劉銘傳、周盛波回援皖

北附片奏道員羅麓森委辦營務處。又片奏力辭節制三省、懇請收回成命。十二日、札委淮揚道吳世熊辦理轉運糧台。維時捻酋四人曰張總愚、曰任柱、曰牛洪、曰賴文光。賴逆則粵匪之黨也。四股匪徒數十萬、馬數萬匹、分合不常、往來飄忽、官軍追逐、或求一戰而不可得、甚或委棄軍火、粟馬以資賊。大河以南、淮漢以北、蹂躪數千里。公既奏定專辦十三府州、扼要駐軍、不事馳逐。其用湘淮各軍火器餉需、由水道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爲樞紐。泝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關、周家口、泝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州。治軍轉

餉之規與前此北方官軍迥殊矣。札撤徐州鎮總兵詹啟綸一軍、遣散回籍。出示曉諭淮北民圩、嚴緝奸匪。二十日、劉松山軍到清江浦。二十一日、馳摺奏羣賊全萃皖境、英翰突出重圍以來援、壽春鎮總兵易開俊目疾增劇、擬親率湘軍赴臨淮駐紮、就近調度。派劉松山兼統易開俊之軍。臣初奏四省十三府州之地、安徽以臨淮為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為老營、江蘇以徐州為老營、山東以濟甯為老營、各駐重兵、多儲糧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有首尾相應之象、無疲於奔命之虞、或可以速補遲、徐圖功効。至於目前諸將劉銘傳、潘鼎新均可獨當一面、張樹聲、周

盛波兩軍合當一面、劉松山、易開俊合當一面、另派郎中李昭慶訓練馬隊、合以親王舊部、同為游擊之師。又摺奏派委浙江運司李榕前赴濟甯、承領國瑞交代事件、並迎提親王舊部軍馬赴徐州調遣。飭潘鼎新一軍移駐濟甯、會同李榕料理接管。附片奏、欽奉

寄諭陳國瑞、劉銘傳曾有互鬬之案、飭　臣　斟酌妥為調派。現在劉銘傳援剿皖北、應令陳國瑞暫駐河南境、不宜共事一處、以杜諸軍內訌之漸。又片奏總兵陳國瑞優劣事蹟、請

旨飭歸河南巡撫節制調遣。　是日、前摺遞回奉到

上諭、曾國藩因節制三省、任大責重、復懇請收回成命、具見謙

抑之忧。第賊氛猖獗，時事孔艱，事權不專，則一切調度事宜深恐呼應不靈。該大臣惟當力任艱鉅，與三省督撫和衷籌畫，將此股賊衆剋期殄滅。彼時三省軍務既平，自可毋庸該督節制。既爲其實，毋避其名，萬不可稍存過慮之心，再有瀆請。欽此。二十二日，公由清江登舟，換用淮船。二十六日，渡洪澤湖。二十八日，舟泊五河，馳摺奏皖境一片逆氛，非馬隊不足以制勝，請將寄諭撥交河南之馬隊一起凡四百九十六員名調赴皖北助勦。附片申陳精力衰頹，軍勢單弱，尚未開總督兩江之缺，而更增節制三省之名，耿耿寸衷，如負重疚，懇收回

成命，但責臣以會辦剿捻，自當通力合作，不敢稍分畛域。如不蒙

俞允，更當累疏瀆陳，不辭嚴譴。二十九日，公舟抵臨淮關駐營。是月，安徽雉河集解圍，賊竄河南許州境。湖北蔣凝學一軍奉調赴甘肅，行至襄陽譁潰。六月初六日，批總兵陳國瑞稟牘凡二千餘言，稱其所能而歷數其過失，申明禁約凡三條：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鬭，三曰不梗令。詞旨嚴切。陳國瑞覆稟，未能遵公約束也。初八日，喬公松年來見公。初十日，出示曉諭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屬民圩，分别良莠，捡送捻匪赴軍營者重賞，并委員會同

州縣嚴拏匪徒，就地懲辦。十二日，與喬公松年馳摺會奏援軍大捷，雉河解圍。附片專奏陳州府庫存銀二十萬兩，擬與江蘇、安徽、河南分撥各五萬兩，給付軍營。其李鴻章應得之餉，即就近撥發劉銘傳等軍月餉。十三日，公移駐臨營。時淮水盛漲，各營多移淮南岸以避水，公營在北岸，築堤以捍之。公弟國荃奉

旨授山西巡撫。二十四日，奉到

上諭：曾國荃已簡授山西巡撫，曾國藩當囑該撫勉圖報效，作速赴任，勿以病辭。欽此。是月，賊西竄南陽、襄、陝一帶。七月初八日，馳奏欽奉

諭旨覆陳一摺。奏稱雉河解圍以後，賊分兩路西竄，檄調劉銘傳全軍馳赴周家口，添調馬隊以助之。山東撥交馬隊二起，係曹南新挫之餘，人馬俱疲，必須在徐州大加整理。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堅持初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令劉銘傳駐周家口，張樹聲駐徐州，劉松山駐臨淮，潘鼎新駐濟甯，賊至則迎頭擊之。請

敕下河南、湖北督撫，於豫之葦、洛、宛、鄧，楚之隨、棗、黄、麻，各駐勁兵一枝，專重迎剿，不事尾追，庶幾漸有歸宿。且此賊有不甚似流寇者，蒙、亳老巢田廬尚在，賊尚眷戀。既設法以遏

其流、又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謹將告示一道鈔呈御覽。又摺奏徽休防軍索餉譁譟、已飭查拏侵餉之營官、倡亂之勇丁、認眞嚴辦。請將唐義訓、金國琛交部議處。皖南道張鳳翥措置不善、先行撤任。并奏自請交部議處。附片奏委史坤修署皖南道缺。又摺奏揚防凱撤、借用漕折銀兩目前無款歸還、請旨、敕部暫緩催提。又奏謝弟國荃授山西巡撫恩、并陳明近日病狀、未知現在是否痊愈。已恭錄諭旨、馳函家中、囑其勉圖報効。十五日、奉到上諭、曾國藩身任統帥、責無旁貸、前經疊諭該大臣籌撥一軍、

兼顧晉省、並令劉銘傳等軍馳赴豫省北路、繞出賊前、防賊竄越秦晉之路。又令派撥馬隊馳赴豫境助剿、復以賊去徐郡甚遠、令該大臣酌量前進駐紮。乃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等因欽此。　十八日、公渡淮按視劉松山老湘營。　二十三日、巡視鳳陽府城、行詣明陵。　二十四日、馳奏欽奉

諭旨覆陳一摺。奏稱、周家口八面受敵、最爲扼要、劉銘傳將略

較優人、數較多、故以周家口重任付之。至秦晉邊防五百餘里、實非該軍所能徧防、若令其西去、則無益於晉、而有損於豫。且湘淮各軍不慣麪食、軍火礮械輓運維艱。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講求轉運、糧械缺乏、莫肯盡力。頃在臨淮、檄委編修張錫嶸招募淮勇、專取能食麥麪雜糧之人、冀備他日征剿西北之用。至於節制三省之

命、臣已三疏固辭。自念賦性顓愚、即一省已難專任、然受

恩深重、雖數省亦當通籌。計捻匪可到之處約有八省、

皇上飭臣、兼顧晉省、已在節制三省之外、而外間之責望尚不止此、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當此重咎。懇

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撫會議剿捻事宜、各抒所見、恭請
宸斷、定一不可改易之策、大局幸甚。臣之不輕奏報、曾於同
治元年具奏陳明、迄今不改、此度若欲因此獲咎、以謝仔
肩、則生平所志所學、斷不肎如此取巧。又摺奏、徐州鎮總
兵詹啟綸、壽春鎮總兵易開俊均因病開缺、請
旨簡放、以重職守。又摺奏總兵陳國瑞與已革總兵郭寶昌同
爲親王軍翼長、曹南之役未能救護主將、該總兵同罪異
罰、補行糾參、請撤去幫辦軍務、革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
功、以示薄懲而觀後效。附片密陳前月給予陳國瑞批牘
及陳國瑞稟覆之詞、尚無誠心悔過之意、原牘均鈔送軍

機處備查。又片奏保總兵董鳳高、李祥和二員、請補徐州壽春兩缺。是日、公拜摺後、登舟啟行、赴徐州。二十六日、舟泊泗州。二十八日、登陸啟行、宿靈壁縣。三十日、宿宿州。是月、賊竄湖北境。公弟國荃具摺辭山西巡撫之

命。陳湜入都、調授山西臬司、專辦防務、得專摺奏事。八月初四日、公抵徐州府。初八日、專摺奏查明甯國府宣城縣金寶圩殉難紳民彙案開單、請分別旌卹。十六日、出城點驗馬隊、閱視操練。十七日、馳摺奏、移駐徐州整理馬隊、計馬隊已到徐州者前後四起、飭營務處李昭慶等認

員挑選、編立隊伍、配齊器械、換補馬匹。其老病殘廢者概行遣撤回旗。幷奏報捻匪回竄皖境、調派各軍赴潁州會剿。附片奏稱、此次實收到戰馬七百七十七匹、管解各官異常勞瘁、應請獎敘。二十四日、按視張樹聲淮軍營壘。

二十八日、閱淮軍操演陣法。是月、迭奉寄諭、令公移駐許州、節制皖鄂豫三省軍務、居中調度。捻匪任柱、牛洪、賴文光由潁州、陳州竄山東之曹州、張總愚一股尚留屯南陽之境。九月初一日、馳摺奏、劉銘傳一軍迭獲勝仗、賊東竄曹州、趨重東路、調徐州全軍赴山東會剿、調臨淮軍接防徐州、調周盛波移駐歸德。惟馬隊無多、

久未辦成游擊之師，自問尚無破寇之術。附片奏、金國琛所部勇丁鬧餉一案尚未訊辦就緒、不能赴甘肅鞏秦階道之任。又片奏、湖北軍務、請仍全歸官文節制調遣。初三日、核定馬勇營制、營規及馬步合隊章程。十五日、賊破辛家寨、徐州戒嚴。十九日、馳摺奏接奉寄諭、欲令李鴻章親帶楊鼎勳等馳赴河洛、將豫西股匪撲滅、兼顧山陝門戶、而以吳棠署理兩江總督、李宗羲、丁日昌遞署漕督、蘇撫、飭臣酌商、迅速覆奏。又奉寄諭、令鮑超馳赴河南、歸臣節制。各等因。查近日賊勢東趨、距徐城不遠、當以全力專顧東路、已調郭松林、楊鼎勳兩軍

防剿沂海一帶。若李鴻章視師河洛、別無可調之軍以帶赴西路。近聞閩粵兵威大振、髮逆窮蹙、若令鮑超改赴河南、實爲有益於豫。至李宗羲、丁日昌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數年以來、

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破格超遷、外間疑爲非常之才、責備吹求、於是臺諫彈劾生風、幷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令循資漸進、少爲迴翔、則該員不至見妬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乎疆吏、實有裨於中外和衷之道。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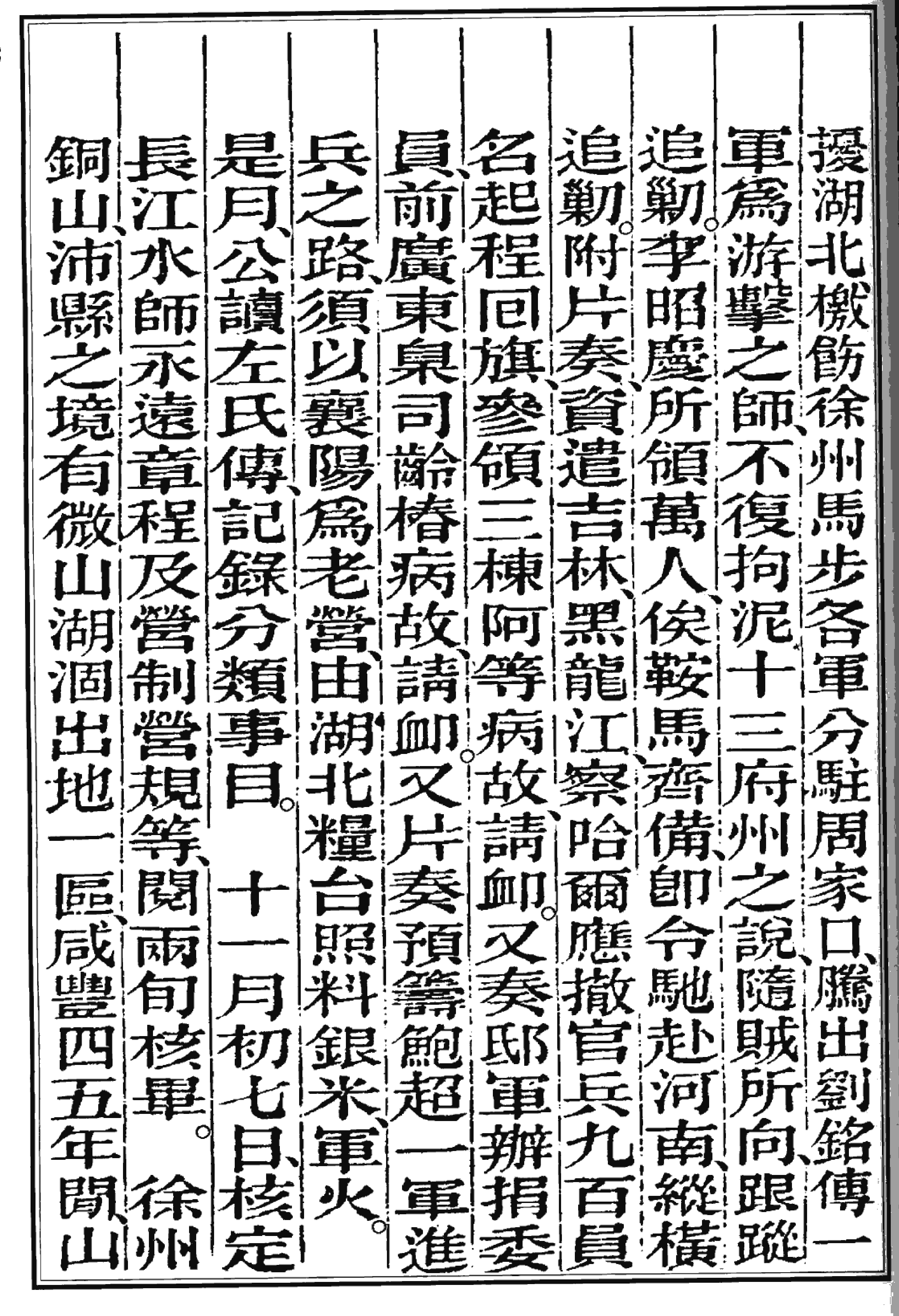
廟堂之黜陟賞罰、非閫外諸臣所宜干預。今以督撫要缺、一

諭令臣等往返函商、尤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

管見。附片奏報賊勢南趨、有回雉河老巢之說。張總愚一股已近湖北之境。是時陝西巡撫劉公蓉爲御史陳廷經所劾、疏詞激切、獲譴甚重云。是月、張總愚竄湖北境、回竄河南。福建官軍進克廣東鎮平縣、賊據嘉應州城、左公宗棠奉

旨節制廣東、江西各軍、出境督剿、三省官軍合圍嘉應州。鮑公超新募湘勇一軍赴江廣會剿。十月初九日、按視李昭慶所部馬隊、步隊、飭令訓練成軍、以出爲游擊之師。十一日、馳摺奏徐州官軍擊賊獲勝、賊仍竄山東、潘鼎新破賊於豐縣、回駐濟甯。附片奏、賊所以注重山東者、以運

河東岸平衍富饒，不似河南之荒瘠。臣所以注重東路者，以山東北鄰畿輔，天下之根本也。南鄰江蘇、湘淮各軍之根本也。霜降以後，水落冰堅，河防尤急。請
敕下直隸督臣嚴冬春之防，祗可增兵，斷難減戍。若賊回竄開封以西，當調大枝游擊之師赴豫會勦。附片奏保吉林協領春壽、營總穆隆阿開復處分。又奏四川訓導唐煥章留營差遣。是時，張總愚股匪由鄭縣、禹州東竄開封之境，任柱、牛洪、賴文光等股由曹州西竄，與張總愚合股擾犯襄城、舞陽，勢趨鄂境。三十日，馳摺奏捻匪西竄，周盛波在甯陵擊賊獲勝，劉銘傳在扶溝擊賊獲勝。現在賊勢謀



援湖北檄飭徐州馬步各軍分駐周家口、騰出劉銘傳一軍爲游擊之師、不復拘泥十三府州之說、隨賊所向、跟蹤追勦。李昭慶所領萬人、俟鞍馬齊備、即令馳赴河南、縱橫追勦。附片奏資遣吉林、黑龍江、察哈爾應撤官兵九百員名起程回旗、參領三棟阿等病故、請卹。又奏邸軍辦捐委員前廣東臬司齡椿病故、請卹。又片奏預籌鮑超一軍進兵之路、須以襄陽爲老營、由湖北糧台照料銀米軍火。

是月、公讀左氏傳、記錄分類事目。　十一月初七日、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等、閱兩旬核畢。　徐州銅山、沛縣之境有微山湖涸出地一區、咸豐四五年間、山

東曹州之民因河水泛溢、避水南徙、佔居其地。其後來者益多、至數萬人、佔田浸廣、地方官因爲按畝徵稅充餉、號曰湖團、與沛縣居民屢有爭訟械鬭之案。捻匪東竄之時、與湖團相勾引。沛民詣公行轅控訴、公批飭嚴拏通捻之團民、訊明懲治、委員赴山東察看團民原籍之地、設法資遣回籍。二十七日、馳摺奏稱捻匪全數西竄、本擬進駐周家口、因李昭慶一軍鞍馬未齊、未能前進。又因銅沛湖團一案與勦捻之事大有關係、俟料理安插有緒、即當赴豫督勦。幷奏粵中賊氛尚熾、悍黨數萬竄陷嘉應州、鮑超已由贛州進勦、暫難改調赴豫。又摺奏訊明徽州鬧餉一

案分別擬結，并將兩軍十七營全行遣撤回籍。附片奏，前皖南道張鳳翥病故，請卹；水師營官提督成發翔病故，請卹。是月，張總愚竄湖北襄陽邊境，任柱、牛洪等股由光固竄安徽潁州邊境，旋竄入鄂。十二月初二日，湖北成大吉軍在麻城潰叛，捻匪乘之，江漢以北賊氛肆擾，蔓延數百里。十三日，按視張錫嶸淮北新營。詳定長江水師營制事宜。二十五日，公子紀澤自金陵來營省視。二十八日，馳摺奏兩路捻黨全萃湖北，又有叛勇之變，檄調劉銘傳率軍援楚。又奏會議長江水師營制事宜，凡水師事宜三十條，營制二十四條。又摺奏遵

旨查明河南巡撫吳昌壽、總兵張曜等被參各款。又奏遵
旨密查山東巡撫閻敬銘、藩司丁寶楨被參各款。附片密奏稱、山東、河南居四戰之地、閻敬銘、吳昌壽二人軍務均非所長、而情形各自不同、謹鈔錄河南紳士原稟呈
覽。

是月、公批結沛縣湖團各案、將安分之唐團、趙團等六團留住徐州、通捻之王團、刁團等勒限撤歸本籍、出示曉諭土客、各民安業。　湖北襄樊之賊張總愚一股回竄南陽。

是歲、鄭公敦謹調戶部侍郎、李公鶴年授湖北巡撫、張公樹聲授直隸臬司、均未赴任。張公所部樹字營淮勇以其弟總兵張樹珊領之。

丙寅同治五年、公五十六歲。

正月、公在徐州營。初十日、專摺奏謝年終恩賞。派委劉松山率軍督遣王國才團回山東原籍。十四日、驰摺奏酌撥現防徐州之馬隊二起共計九百餘人馳赴奉天省城剿捕馬賊聽候文祥調遣附片奏調侍講學士劉秉璋來營襄辦軍務。又片奏報湖北軍情喫緊張總愚折回河南有東竄之意湖團撤遣事竣即調李昭慶軍馳赴周家口。又片奏知縣向師棣在營病故請卹。二十八日、劉銘傳軍克湖北黃陂縣城賊竄河南。是月、左公

宗棠督諸軍克復嘉應州城、鮑公超追剿竄賊至大嶂嶺、破之、招降二萬餘人。粵逆盡滅、東南底平。左公宗棠暫駐廣東境、籌辦善後。　公弟國荃奉
旨授湖北巡撫、李公鶴年調補河南巡撫。三十日、奉到
上諭、刻下捻匪竄擾湖北邊境、防剿正當喫緊。曾國荃素嫻軍旅、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且由湘赴鄂、相去甚近、著曾國藩、李瀚章卽行知照該撫迅速馳赴新任、力圖報稱、不得稍存推諉之念、有負屬望。欽此。　二月初八日、馳摺奏結湖團歷年訟案、剖別是非、平情論斷、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王團刁團業已全數徙去、安靜回籍。酌定善後事宜、

飭地方官次第經理。一曰酌給錢文以卹已逐之團。二曰設立官長以安留住之團。三曰撥還田畝以平士民之心。并請將屬賊殉難之團紳唐守忠、唐錫彤、唐振海三名優卹建坊以爲草莽效忠者勸。又具摺奏謝
天恩已知照。臣弟國荃招募舊部迅赴新任。又摺奏浙江衢州鎮總兵朱品隆、河南歸德鎮總兵朱南桂均請開缺。又奏保總兵唐殿魁、徐鵬二員附片奏報視師山東起程日期。又片奏張樹聲經手營務俟料檢完畢即起程北上赴直隸臬司任。又片奏陣亡總兵夏金標請卹。初九日由徐州拔營啟行。十五日宿鄒縣謁亞聖孟子廟接見孟氏

宗子孟廣均。是日馳摺奏報劉銘傳一軍援鄂、克復黄陂縣城。隨摺奏保劉銘傳及其營官唐殿魁、劉盛藻等十九員陣亡勇弁陳福祿、張思聰、李先道、錢萬桂請卹。　十六日、行次曲阜縣、謁

至聖先師廟、見衍聖公孔祥珂。觀金絲堂彝器、謁復聖顔子廟。

十七日、偕衍聖公孔祥珂出謁

聖林及述聖子思子墓。　十八日、宿兖州府。　十九日、至濟甯州丁公寶楨護理山東巡撫、來濟甯見公。　二十一日閱視潘鼎新一軍操演。　二十八日、巡視運河、泗水形勢。

是月、牛洪任、柱賴文光由湖北竄河南汝甯、擾及潁州、陳

州境。張總愚一股竄山東曹州。 二月初五日、馳摺奏報張總愚大股東竄調潘鼎新全軍堵剿、李昭慶軍來山東會剿、調徐州楊鼎勳軍護衛孔林。任、賴等股回竄皖豫之界、銳志東趨、劉銘傳、周盛波合力剿辦。查捻逆西逼楚疆、東趨海岱、相去動二千里、馬步以數萬計、必須鮑超、劉秉璋、劉松山等多成數路游擊之師、乃足以布遠勢。 臣現駐濟甯、就近調度東事、定後再行赴豫。又摺奏遵調鮑超一軍北來剿捻、請飭江西月解七萬兩、湖北月解二萬兩、江蘇月解二萬五千兩、專供鮑超霆營之餉。請

飭左宗棠、劉坤一將江閩各軍分別遣撤、次第銷兵、以靖民氣。臣自抵臨淮、察看皖豫等省行軍、每以柴草細故、兵民成仇。因令各營發價購買、不得妄取絲毫。鮑超所部頗有騷擾之名、今籌定有著之款、於襄陽設糧台、委員支應、俾得專精辦賊。且申明紀律、秋毫無犯、乃能軍民一氣、一以保全鮑超之令名、一以拊循河南之赤子、關係甚重。二十一日、馳摺奏彙報山東近日軍情、潘鼎新、李昭慶兩軍剿賊、勝負情形、任、賴等逆續竄曹州之境、張逆屯於濮范之境、一片賊氛。劉銘傳、周盛波兩軍追賊、均抵東境。現在調派各軍嚴扼運河、劉松山軍來濟甯會剿。陣亡將弁劉洪

盛裴兆宏二十八員名請卹。又摺奏報劉銘傳、張樹珊兩軍在皖豫之境勦賊獲勝，陣亡將弁胡鳳喈、劉得發請卹。附片奏東豫兩省車輛甚少，難於僱覓，派員前赴張家口採買駱駝五百匹來營應用。請

飭部援照買馬成案免稅放行。又附片瀝陳此股捻匪奔突六省，攻勦十年，久成流寇之證。中外論者或輕此賊，以爲不足平。各路奏報每多粉飾虛浮，或並無戰事而開單請獎，

臣受

我

命勦賊已滿十月，制寇之方，尚無把握，終夜以思，且憂且愧。願

皇上弗輕視此賊，博儲將材，求爲可繼，稽核奏報，戒其勿欺，庶
憑
聖主朝乾夕惕之懷，以救中原火熱水深之厄。又奏稱，督師有
年，損折將士甚多，凡當時未及奏報，漏未請卹之員弁，統
計陣亡者一百四十四員名，傷亡七員名，病故者一百五
員名，彙開清單，懇
恩敕部分別議卹，以慰忠魂。是月，公弟國荃到湖北巡撫任，
李公鶴年到河南巡撫任。捻匪由山東南竄淮徐之境，
四月初二日，閻公敬銘來濟甯見公。初七日，馳摺奏
報捻匪自山東回竄，劉銘傳、周盛波等軍追勦獲勝，并陳

明潘鼎新一軍力戰保全東境之功，山東官軍扼防運河之功。劉銘傳、周盛波、周盛傳竭力苦戰，冒險立功。容俟彙案請獎。附片奏，賊勢南趨，劉松山回軍徐州。該處現有劉秉璋、楊鼎勳等軍，尚為聯絡。臣軍注重東路，不得不藉運河以為阻截之界。擬大加修浚，增堤置柵，以為之防。拜摺後，與閻公敬銘登舟查勘運河，以至黃河。是日，泊分水龍王廟。初九日，泊申家口，劉公長佑來舟次見公。十一日，渡河至張秋鎮。十二日，回舟次。十三日，登南岸，宿東平州。十五日，行抵泰安府，謁東嶽廟。十六日，登岱山嶽，上至天柱峯。十九日，公回濟甯州。二十五日，馳摺奏，捻匪張總

愚、牛洪一股竄擾青州、徐州之交，任柱、賴文光等一股竄擾淮泗一帶。幷陳湘淮各軍防勦情形，劉銘傳一軍自去年臘月以來馳驅四省，已飭該軍移赴濟甯，暫予休息，騰出潘鼎新軍代爲游擊之師。附片奏查勘運河、黃河，布置防守情形。五月二十二日，馳摺彙奏劉秉璋、劉松山、劉銘傳、周盛波等軍與賊接仗獲勝情形。捻黨分股回竄，張總愚、牛洪入豫，任柱、賴文光入皖。飭潘鼎新、周盛波爲一路，劉秉璋、楊鼎勳爲一路，劉松山、張詩日爲一路，分途馳擊。劉銘傳、李昭慶兩軍分駐徐州、濟甯，暫予休息。附片奏，黃、運兩河應畫分汛地，歸直隸、山東督撫派兵設防。又擬

查閱運河南路、與工修築隄牆。是月、公錄樸目雜記、分小學、脩齊、禮、兵、經濟、詩文凡六門。六月初七日、行至嘉祥縣、謁宗聖曾子廟、接見曾氏宗子曾廣莆、公捐銀一千兩、以助祀產之資。初八日、出詣南武山宗聖林墓。初九日、回濟甯。十四日、馳摺奏捻匪西竄、官軍追勦情形。并稱中原平曠、四通八達、此勦彼竄、不能大加懲創、擬自周家口以下扼守沙河、周家口以上扼守賈魯河、自朱仙鎮以北至黃河南岸、無水可扼、擬掘濠守之。調派水師及劉銘傳等軍分段扼防、咨商河南、安徽兩撫臣調兵分守。至擧賊南竄、不出南、汝、光、固、黃州、六安等處、則鮑超一軍、劉

汞璋、楊鼎勳等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之湘軍足敷剿辦。臣擬拔營東下、閱勘運隄、即由運入淮、逕赴周口。附片奏防河之舉、地段太長、派劉銘傳、潘鼎新、張樹珊扼守朱仙鎮以下四百里之地、力任其難。自朱仙鎮以上專資河南兵力、已咨請李鶴年暫駐汴梁、調囘各軍先辦防務、主守而不主剿、誠恐李鶴年蒙頓兵不進之譏、設將來河防不成、臣願獨當其咎、不與李鶴年相干。十五日、由濟甯登舟、行閱運河所修隄牆。二十五日、舟泊宿遷登岸駐營中。時豫皖大水、淮流盛漲、微山、南陽等湖與運河連成巨浸、公深以民閒飢溺爲憂。是月、捻匪在河南合股、既而

張總愚牛洪西竄，劉松山、張詩日截剿破之。任柱、賴文光東竄，潘鼎新迎擊，卻之。公弟國荃調派郭松林、彭毓橋等軍防守德安、隨州。鮑公超軍行抵湖北蘄、黄之境。

七月初四日，馳摺奏報查閱運河隄岸情形，任賴股匪回竄東路，前奏扼守沙河之策難遽興辦，現令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赴東路馳剿，惟淮南北大水，爲數十年所未有，既自憾軍務毫無起色，又恐飢民失所，從賊偷生，則剿撫兩俱棘手，實深憂愧。初六日，由宿遷解纜，下泊楊莊。

初七日，吴公棠來見公於舟次。運河隄決於高郵州之清水潭二闡，浸興化、東台、鹽城等縣之境。初八日，公换

船入淮。初十日，渡洪澤湖，泊盱眙。十五日，舟次王家圩，大風，舟幾覆。水師舢板船覆者八號，弁勇死者五人。公言生平經歷江湖風波之險，道光戊戌之秋在襄河遇風，咸豐甲寅三月在岳州水軍遇風，幷此爲三度矣。十六日，抵臨淮登岸駐營。二十二日，巡閱張錫嶸淮勇營。二十三日，公病暑溼證，服藥閱數日乃愈。自是以後遇有疾病，公恆持勿藥之說，蓋其視生死之際已脫然矣。二十八日，馳摺奏潘鼎新一軍迎剿獲勝，任、賴一股竄至賈魯河以西，仍擬扼防賈魯河、沙河，杜其回竄。附片奏船遇大風，委員知縣譚麓舟覆隕命，請卹。又片奏報劉松山、張

詩日兩軍在西華、上蔡等處大捷、幷自陳途中病狀、力疾西上。公拜摺後登舟、行泊懷遠縣。　二十日、泊蒙城縣。是月、官文公奏請以公弟國荃幫辦軍務。　張總愚、牛洪西竄南陽、劉松山與河南官軍宋慶等追勦至新野、鄧州、南召、魯山之境。任柱、賴文光竄襄城以南。　八月初一日、公由蒙城換小舟泝渦河而上、派親兵由陸路先赴周家口、令輜重各船改道、泝淮上潁以赴周口。　初二日、泊雉河集。初四日、行抵亳州。　初六日、由亳州登陸啟行。　初八日、行至陳州府、詣袁端敏公祠。　初九日、至周家口營。　十二日、馳摺詳報劉松山、張詩日勦賊勝仗、奏稱近年

捻逆縱橫，從未大受懲創。此次湘軍奮擊，凶燄頓衰，容查明彙案奏獎。附片奏，患病未痊，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又片奏，任、賴一股久踞舞陽、葉縣之交，有回竄東北之勢。張牛一股亦聞有回竄之意。調派各軍堵剿，鮑超由汝甯北出迎剿，力扼東竄之路。劉銘傳等仍興修隄牆，分汛防守，以待初議。又附片奏，臣向辦保案極爲矜慎，金陵克復，續保六案，疊准部咨駁斥，查取考語，申覆自應遵部議辦理。惟原保各統領散處各省，行查爲難，懇

恩俯念將士立功之苦，敕部准照原奏清單註冊，以爲奮勇立功者勸。劉銘傳等軍修築賈魯河隄牆工竣，李公鶴年

調官軍六營於朱仙鎮以北開濠置守淮軍復分衆助之浮沙壅塞難於挑濬時捻逆全股由許州北竄十六日逼近汴梁全股衝濠東竄疾趨山東二十三日馳摺奏捻匪東竄河防無成檄調劉銘傳潘鼎新等赴山東追勦附片奏稱勦捻年餘仍無成效憂愧無極請

旨飭令李鴻章帶兩江總督關防出駐徐州與山東撫臣會辦東路湖北撫臣曾國荃携帶關防移駐南陽與河南撫臣會辦西路臣現駐周家口居數省之中庶可聯絡一氣呼吸相通又片奏稱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惟以流寇難制不得已而出於下策此次捻匪東竄出於豫

軍汛地、或不免歸咎於撫 臣李鶴年、謹縷陳持平之論、懇
恩暫予免議、以期和衷共濟、爲將來同心設防之計。又片奏調
浙江處州鎮總兵馬得順帶所部馬隊來豫勦捻。是日又
具摺奏、捻逆以蒙亳老巢爲歸、宿蘄民勾引、居則爲民、出
則爲捻、若商賈之遠行、恬不爲怪。 臣於上年選委各員查
辦民圩、拴斬著名積捻甚多。謹將蒙城、亳州、宿州、阜陽四
屬已經正法之捻徒彙單附呈、爲第一案、以後續獲、逐案
彙奏。是月、捻匪竄撲運河、山東官軍堵禦卻之、回竄河
南。左公宗棠調授陝甘總督、喬公松年調陝西巡撫、英
翰公授安徽巡撫。九月初四日、李公鶴年來營見公。

初六日、漕督張公之萬來營見公。十三日、馳摺詳報劉松山等在新野、南陽等處迎勦張牛逆股迭次勝仗、奏稱劉松山等聞豫軍宋慶被圍、卽日馳援。及解圍後、卽與宋慶聯絡一氣、同心苦戰、尤得師克在和之義。又摺奏劉銘傳、潘鼎新兩軍往來勦賊、齊豫之境迭獲勝仗、捻匪既不得逞志於東、必仍狂竄而西、檄令劉松山由扶溝迎勦、鮑超由南陽進軍遮截西竄之路。附片奏請續假一月、在營調理。是日、又具摺奏彭玉麟所部水師報捐餉銀十萬兩、請加廣衡州府縣學額。附片奏、彭玉麟報捐歷任應得養廉銀二萬餘兩、不敢仰邀議敘。十九日、彭公玉麟來營

見公。是月、捻匪由山東竄河南、循河南岸至滎澤決河隄、河南官軍堵塞之。捻復南竄、捻酋牛老洪死、張總愚西竄陝汝、遂入陝西商州境。任柱、賴文光仍竄山東、疾趨濟甯、攻撲運河、山東官軍扼之。　李公鴻章出視師於徐州、公弟國荃出視師於襄陽。具疏劾官文公。　十月初九日、喬公松年來營見公、遂赴陝西任。　十二日、英翰公來營見公。　十三日、馳摺奏彙報軍情、賊分東西兩路、東路任、賴逆股、劉銘傳、潘鼎新等追剿、逆蹤盤旋於鉅鄆一帶。西路張總愚一股已入陝西、鮑超軍馳至陝州、未及接仗。又摺詳報劉銘傳、潘鼎新在鄆城等處追剿勝仗。又摺奏病

難速痊，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
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以散員留營效力，不主調度。附片奏陳
勦捻無效，請將臣所得封爵暫行註銷，以明自貶之義。又
具摺續報水陸陣亡病故員弁，彙單請卹。又附片密陳山
東撫臣閻敬銘、藩司丁寶楨澄清吏治，講求軍務實際，請
開復處分。又片奏李鴻章已帶印出省，黄翼升回駐江甯，
籍資鎮撫。十五日，公子紀鴻來營省覲。十九日，奉到
寄諭一道，詞旨嚴切，催令速籌援軍以赴陝洛。二十五日，奉
到
上諭：該大臣勳望夙著，積勞致病，自係實情，著再賞假一箇月，

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廑系。朝廷賞功之典、具有權衡。該大臣援古人自貶之義、請暫註銷封爵、著無庸議。欽此。　三十日、任、賴捻股由山東回竄陳州境、公行營戒嚴、調親軍出隊截剿。　是月、公弟國荃出駐黃州。　十一月初二日、馳摺奏報西路張逆深入秦境尚無回竄之説、調鮑超一軍進剿紫關以援秦中。東路任、賴一股回竄河南、飭劉松山迅赴汝州、遏其西竄之路。附奏奉旨覆陳一片、稱行軍太鈍、精力日衰、俟病體稍痊入都陛見、自請辦捻不善之罪。又片奏楊鼎勳、張錫嶸追剿任、賴一

股捻蹤直奔沙河以南，劉松山仍由汝洛進兵，以力保黃河，先顧山西爲主。初六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陛見，江蘇巡撫李鴻章著授爲欽差大臣，專辦勦匪事宜。欽此。十七日，馳摺
奏酌籌西路軍務，鮑超一軍援秦，派委江蘇道員薛書常專辦霆營糧台，採辦軍米。又摺奏交卸
欽差大臣關防，齎送徐州，交李鴻章祗領。欽奉
諭旨飭臣竟回本任。臣自度病體不能勝兩江總督之任，若離營回署，又恐不免畏難取巧之譏，請仍在軍營照料一切，維繫湘淮軍心，庶不乖古人盡瘁之義。附片奏刊用木質

關防一顆、其文曰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行營關防。又片奏任、賴股匪奔擾信陽之南、將入鄂境、周盛波跟蹤追勦。現飭張樹珊拔隊追擊。劉銘傳軍疲勞太久、在周家口稍休、卽行赴鄂。又檄調李昭慶全軍由皖赴鄂、以收夾擊之效。又附密片奏保湘淮各軍將才、如道員劉盛藻、總兵戴春林、潘鼎立、提督章合才均爲後起之選。前任大名道祝塏、編修張錫嶸皆文員中出羣之才。略陳品概、以備採擇。十九日、委員賫送

欽差大臣關防赴徐州營。二十八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效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

避艱險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軍餉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爲朝廷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爲嫌、致多顧慮等因。欽此。

是月、公弟國荃駐軍德安、湖廣總督官文公奏旨開缺、入都供職、欽差戶部侍郎譚公廷襄暫署總督。 十二月初三日、馳摺奏、欽奉

諭旨、再陳下悃、仍請開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缺。附片奏、任賴一股竄擾孝感、鄂軍接仗獲勝。檄調劉秉璋與劉銘傳軍、合爲一路、探蹤追剿。又具摺奏保劉銘傳一軍克復黃陂、

幷在濟甯雉河、阜陽扶溝等處戰功最偉、勞苦尤甚、五案併保開單請獎。附片奏保吏部主事錢應溥在營效力、請加四品卿銜。　十五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爲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已見。著即懍遵前旨、剋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勦賊、迅奏膚功等因。欽此。　二十一日、馳摺奏遵

旨回駐徐州、暫接兩江總督關防。臣病體未痊、仍懇另

簡江督、而臣以散員效力行閒。至中外交涉事件、素未講求、請

旨令兩淮運司丁日昌護理通商

欽差大臣關防、必能有裨時局。附片奏東路任賴一股盤旋於

安陸之境，劉銘傳等追勦賊竄向鄂東一帶。西路張逆渡過渭北，鮑超自請移師赴鄂，先勦東股。因檄令劉松山、張錫嶸等由潼關入秦，即在陝州設立糧台，仍派薛書常管理。是日，具摺奏江西南康縣查辦案內充公田產分析辦竣。又奏保劉松山、張詩日等軍在西華、上蔡、新野等處大勝，彙案請獎。附片奏請酌提安徽丁漕加該省兵勇之餉。又片奏，前年飭委運同銜容閎前往西洋採辦機器百數十種，均交上海製造局收用。該員不避艱阻，請予獎勵，以昭激勸。又片奏參安徽渦陽縣知縣沈濂革職。是月，楚軍、淮軍集於湖北之境凡七萬餘人，會勦任柱、賴文光一

股。郭松林軍挫於德安，總兵張壯勇公樹珊陣亡，賊益張。陝西官軍挫潰，張總愚逼近西安省城。喬公松年到陝後，亟檄劉松山一軍入援關中。　公辦理捻匪一載有餘，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兩河之策，皆未久而改變。其在臨淮，搜捦蒙亳匪徒，以絶捻之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除捻之勾引。劉銘傳、劉松山、潘鼎新三軍大小數十戰，賊衆縱横飈忽之勢，實因以少衰。是冬，張逆入秦，任賴入楚，中原稍得息肩矣。而是歲言路劾公辦理不善者，有御史朱鎮、盧士杰、朱學篤等疏，皆奉寄諭鈔發。御史穆緝香阿奏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一疏，

奉

上諭、年餘以來、曾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殲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遽蕆全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欽此。是後又有御史阿凌阿劾公驕妄各款、亦奉

旨辨斥。公念權位所在、衆責所歸、惕然不敢安焉。

丁卯同治六年、公五十七歲。

正月、公在周家口營。　初六日、啟行赴徐州。　十三日、過碭山境、散錢二十六緡給飢民。　十五日、公至徐州。　十九日、接受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通商大臣關防。

逆在秦，與回逆合股，劉松山攻剿屢勝，尚有把握。附片奏酌撥軍餉，協解陝、甘兩省。是月，鮑公超在襄陽，傷病大作，公委員賚藥餽問之。左公宗棠赴陝甘任，行至湖北接受

欽差大臣關防。丁公寶楨補授山東巡撫。四月初七日，馳奏，提督鮑超傷疾甚劇，請調直隸署提督婁雲慶南來接統霆軍。附片奏，回任以後，通計餉需款目，入不敷出，且有萬不容緩之事，須行籌款者，如製造輪船、購買機器、湘軍入秦、淮軍在楚，多未發足軍餉。長江北岸擬添陸軍，以爲防運河隄壩險工林立，均屬刻不容緩。請

旨將江海關洋稅應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濟要需。十六日、專摺奏謝京察從優議敘
恩。又奏遵照新章甄別勞績州縣開單附呈。江南苦旱、公出禱雨於甘露神祠二十四日雨。是月、任賴捻股由湖北竄河南南陽境。五月十六日、馳奏續查民圩捦斬捻黨開單奏結、嗣後歸地方官辦理。附片奏任、賴逆股自鄂省竄出、有東趨之勢。本年天氣亢旱、農田枯坼、人心皇皇、皆由臣德薄、累及斯民、憂愧無地。且運河水涸、東路軍情可慮。又聞張逆有回竄出關之意。又摺奏本年鄉試依限舉行、并兼行乙卯科武鄉試。又片奏保員外郎王家璧、請以

五品京堂遇缺題奏。公連日步出禱雨。十九日、公詣靈谷寺取水。二十日、大雨、公籌銀四千兩修復靈谷神祠。是月、任、賴逆股由河南竄山東、越運河、而東犯青州之境。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補授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欽此。六月初十日、專摺奏謝
天恩補授大學士、又摺奏鮑超傷病深重、懇請回籍養病、附片奏賊已渡運東竄、令黄翼升駐紮射陽湖、爲裏下河之防。又片奏江甯建立昭忠祠、其初專祀湘軍陸營將士、請并祀水師員弁。又摺奏、本年鄉試派學政鮑源深入闈監臨。

又奏請展緩本年軍政。十八日，專摺奏江南、江北糧台收支軍需各款，分案開單奏銷。是月，任、賴逆股東竄登、萊之境，李公鴻章、劉公長佑建議合四省兵力合堵運河，就東境勦滅任、賴一股。河南、湖北兩省兵力嚴扼潼關，毋令東竄，就關中勦除張總愚一股。英翰公疏請合兵嚴守膠萊河，偪賊於海隅，聚而殲之。七月二十九日，馳奏霆營將領公稟不願隸婁雲慶部下，請將鮑超全軍撤遣大半，其餘令譚勝達等帶赴濟甯，歸李鴻章調遣，并令婁雲慶另募新軍，以備防勦。又奏遵旨籌撥直隸賑災一款，皖軍協餉一款，并陳現籌興復淮瀆，使

與李公鴻章通籌西北大局。二十一日、馳摺奏報回駐徐州接篆日期。附片奏、賊在鄂中、官軍有合圍之勢、恐任賴一股竄入秦、飽超一軍應留豫西攔截、俟賊情定後再調赴秦。又片奏彭玉麟報捐養廉銀兩、奉

旨查明子弟給予獎敘。該侍郎力辭、出於至誠、懇如所請、以遂其報效之誠。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既經接受兩江督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應辦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勳望素著大員坐鎮、著即回駐省城、以資鎮攝。該督公忠體國、自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隆、勉爲國家宣力。一切軍情調度、仍著李鴻章隨時咨商、以

資裨益。欽此。是月、張公錫嶸在陝西陣亡。鮑公超回軍襄陽、擊賊於楊家洚、大破之、追剿至豐樂河、復大破之、殺賊萬餘人。任、賴捻股竄河南境。李公鴻章奉

旨授湖廣總督、李公瀚章調授江蘇巡撫、暫署湖廣總督。劉公琨授湖南巡撫。二月初三日、李公鴻章拔營赴河南督師、仍駐周家口。初八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又奏報軍需款目、自咸豐三年起、至金陵克復之日、凡爲時閱十二年之久、用款至二千一百三十餘萬之多、分爲四案開列簡明清單、照例報銷。附片奏動用安徽抵徵一項、比例請銷。又片奏江忠義、席寶田兩軍餉銀歸入江西

彙總造報。又片奏補發湘軍欠餉、作爲第四案續報之款。又奏新授江蘇布政使丁日昌請暫緩
陛見。十四日、馳摺奏、曡奉
諭旨移駐金陵、恭報起程日期。又摺奏、上年奉
旨發交臣營差委各員道員鍾文、總兵沈宏富、提督何紹彩分別發往各路差遣。附片奏道員祝塏應仍交李鴻章隨營差遣。又片奏甘肅道員金國琛請開缺終養。又片奏陣亡編修張錫嶸請
加恩其子。又奏陣亡總兵張樹珊請於周家口建立專祠。又摺奏彭玉麟水師營、鮑超霆軍查辦滋事弁勇。十六日、由

徐州啟行，至韓莊登舟，沿途查閱運河隄牆。二十二日至清江浦，張公之萬來見公。二十三日，吳公廷棟來見公於舟次，方舟從公赴金陵。二十六日，查閱清水潭隄工。三十日，抵揚州。是月，任、賴捻股東竄安徽境，回竄湖北東境，湘軍敗挫，彭忠壯公毓橋陣亡於黄州。劉松山軍入陝西，擊張逆一股，連破之。三月初一日，公與官文公相見於舟次。初二日，查閱瓜洲鹽棧。初六日，抵金陵，還署。金陵之民焚香於道以迎公。初十日，按視新修江甯學宫工程。十五日，劉公琨舟過金陵見公。二十日，馳摺奏報回省日期，并陳鄂東之賊向西北竄走，張

水歸故道，以減淮揚水患。於清江設立導淮局，試辦挑濬。附鈔章程十六條，咨送軍機處，以備查核。附片奏，籌撥本年大運銀兩解交織造衙門應用，俟軍務平定，再議添撥。是月，任賴股匪回竄，越濰河，擾犯沂州境，竄擾贛榆、海州、沭陽之境。　八月，接到總理衙門公文，預籌換約事宜。公飭屬吏悉心條議，擇其善者具咨，與商需派員弁由滬入都呈覆。　議增修金陵昭忠祠，祀江南殉難官紳。　九月十八日，具摺奏甄別府縣等官，續奏采訪忠義第二十八案，附片奏，水營記名提督馮標病故，請卹，皖南殉難縣丞羅慶恩請卹，烈婦程胡氏請旌。　是月，海州捻股回竄

山東境。十月初五日，公下闈典技武鄉試，提督李朝斌會考。十九日，試竣，取中武舉一百五十七名。是月，山東賊復竄贛榆，劉公銘傳追勦破之，陣斃捻酋任柱。公弟國荃開缺回籍。十一月初三日，專摺奏報江南武闈鄉試事竣。初六日，專摺奏江北糧台捐造船礮用過銀數，循例報銷。又奏徐州善後局報銷。又摺奏揚州虹橋鄉殉難紳民婦女請旌卹，巡檢陸炘請卹，澄海營副將陶位中、參將黃占魁出洋捕盜遇害請卹。十五日，馳摺奏遵旨預籌修約事宜。二十七日，劉公銘傳擊賊於壽光彌河，大破之，搶斬數萬人，賊大潰，賴文光遁走，山東肅清。是月，

官文公署直隸總督、丁公日昌授江蘇巡撫。十二月初三日、奏查明本年江北新漕徵解實數、現在籌辦情形。又奏籌解明年協甘餉銀。又摺奏、江甯省城自咸豐三年淪陷向榮、和春等駐兵八載、陣亡之文武將弁、殉難之官紳士民尚未建祠崇祀、實爲闕典。湘軍昭忠祠地基寬廠、因與僚屬議建三祠、中爲湘軍陸營、西爲湘軍水師、東爲金陵官紳、務使毅魄忠魂萃於一處。其金陵官紳綜舉約有六端、一曰咸豐三年城陷殉難之員、二曰向榮、和春營中陣亡病故之員、三曰江甯七屬殉難之紳、四曰江南大營援勦他處殉難之員、五曰鎮江、揚州兩軍陣亡、病故之員、

皆祔祀祠中。六日，滿漢婦女不屈而死者，別立貞烈祠祀之。懇
飭令地方官一併致祭，實有裨於
聖朝勸忠之道。附片奏霍邱縣殉難團紳李友張請卹，并其家屬五十一名。初十日，揚州官軍擒捻酋賴文光，斬之，餘黨迸散，東南蕩平。二十二日，奉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加恩加賞一雲騎尉世職。欽此。是月，張總愚捻股由陝西越黃河竄至山西境，東趨畿輔。是歲，駱文忠公秉章奉
旨以四川總督協辦大學士，尋卒於成都。李武壯公祥和在

陝西宜川陣亡。

戊辰 同治七年、公五十八歲。

正月初二日、接見西洋公使蒲安臣。 十七日、專摺奏謝天恩加賞世職、又摺奏謝年終恩賞、又奏年終密考學政聲名、又奏江蘇臬司李鴻裔請假。 二十一日、定書局章程八條、又訓手民四條、委道員洪汝奎經理書局。汝奎、漢陽劉公傳瑩之門人也。 二十七日、核定長江水師未盡事宜及水師補缺章程。 是月、張總愚捻股竄直隸境、擾犯保定、河間、天津各屬境、畿輔戒嚴。丁公寶楨督軍入援、駐固安。左公宗棠督軍追剿、駐天津。李公鴻章駐軍

大名李公鶴年、英翰公皆引兵防河南北。二月十七日、劉公長佑過金陵見公。三月初五日、馳奏擬補長江水師各缺并續陳未盡事宜十條。奏稱、衡州試辦水師之始、非有舊例可循、屢試屢變、漸推漸廣。今已奏定章程、著爲令典。不敢謂立法之盡善而無弊、所願數十年後督撫提鎮隨時損益、遇事詳求、冀將材輩出、歷久常新、此則臣等所禱祀以求者也。又摺奏總兵張詩日病故、請卹、并准

加恩予謚。奉

旨予謚勤武。公又奏上年江北冬漕併歸海運、詳議海運章程十條、開單附呈。附片報江北漕糧起運實數。又片奏籌

解甘餉分數。又附片奏陸營武職大銜借補小缺、請
敕部核議准行。又片奏保總兵王可陞、章合才、易致中三員皆
足勝專閫之任。二十日、作靈谷龍神祠碑記。二十八
日、歐陽夫人至署。四月初一日、江南苦雨、公出詣神祠
祈晴。李公瀚章調任浙江巡撫。初四日、過金陵見公。
初七日、奏結霆營上年在襄陽鬧餉一案查辦營官哨官、
審明定擬。又奏上海鐵廠製造火輪船及廣東艇船仍須
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擬會同丁日昌履勘查閱、再將
外海水師章程核議具奏。二十日、調驗船廠所造八團
舢板。二十四日、由金陵登舟啟行、公子紀澤從。二十六

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山、觀蘇文忠公玉帶、爲詩紀之。旋登焦山。是月、直隸捻匪竄運河以東、分擾及山東東昌、武定各屬境。時河北水漲、官軍因扼運河以困之。　閏四月初一日、公舟泊丹陽。初二日、泊常州。初三日、泊蘇州省城。留五日。初八日、出巡閱李朝斌太湖水師、遂行、赴上海、丁公日昌從途次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授爲武英殿大學士。欽此。　初十日、行至上海、駐鐵廠查閱輪船洋礮工程。洋領事官白來尼等來見公。

十四日、會奏撥解直隸軍餉、幷彙陳近年協撥陝甘軍餉情形。又奏酌提制錢三十萬串、由輪船解運天津、請照

銀價劃抵京餉。附片奏、上海舊存輪船兩號、不能行駛外洋、適有福建華福輪船來滬、卽令改調前赴天津、以備巡防之用。公專奏遵

旨派員馳赴合肥、催令劉銘傳銷假、迅赴直隸、山東軍營。并瀝陳勦捻之師謀勇以劉銘傳爲最、而勞苦疲乏、亦惟銘軍獨甚。念本年畿輔之警、若非去歲先滅任、賴一股大局不堪設想。懇於

寄諭中獎其勳謀、而慰其勞苦、則

天語一字之褒、勝於臣等函牘萬萬矣。是日、公拜摺後登舟查閱吳淞口、狼山、福山各營。十五日、由輪船回金陵署。

五月初八日、專摺奏謝
天恩。附片奏、提督黃翼升、總兵歐陽利見所領水師已赴濟甯、並查看山東河防提督劉松山添募湘勇、飭湖南鹽局撥銀二萬兩以利遄行。 六月十八日、專摺奏江北水災賑濟銀數、造冊報銷。又摺奏李鴻裔病狀、請開缺調理。又摺奏總兵婁雲慶撤營事竣、請開缺回籍養親。附片奏保總兵譚勝達、王衍慶二員。又摺奏采訪忠義第二十九案。附片奏已故總兵張運桂請祔祀張運蘭專祠。又奏常州殉難紳民史承餉等合族一百二十名、請於郡城建史氏忠節專祠。全椒縣知縣孟煊在任殉難、請建專祠。 是月、劉

公銘傳赴直隸。時湘淮各軍將領萃於三輔、
詔都興阿出視師於天津。七月、彭公玉麟經理長江水師事
竣、奏請開兵部侍郎之缺、補行守制。奏
旨允之。官軍會勦捻匪破平之、張總愚走死、直隸、山東肅清。
李公鴻章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劉公銘傳封一等男
爵、封疆將領承
恩賞各有差。初十日、奉
上諭、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軍火、俾李鴻章等克竟全功、著交
部從優議敘。欽此。揚州民與天主教堂鬨鬭、公委藩司李
宗羲、運司李元華、上海道應寶時提案會訊。二十二日、

專摺奏前次有密疏一件，未能慎密，自請交部議處，又摺奏東西捻股一律肅清，湘淮各軍亟應趕緊裁撤，以節餉需而蘇民困，謹預籌經費爲撤勇之用，又摺奏查明運河水誌情形，又摺奏查報陣亡、傷亡、病故員弁，彙單請卹，附片奏河工道員潘鴻燾請卹，又摺奏江甯府屬查出熟田試辦抵徵。二十七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欽此。

八月初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一爲交部優敘，一爲調任直隸，籲懇

陛見，附片瀝陳丁憂兩次，均未克在家終制，從公十年，未得一

展墳墓，瞻望松楸，雖安夢寐。又稱：「勦捻無功，本疚心之事，而回任以後，不克勤於其職，公事多所廢弛，皆臣抱歉之端。」俟到京時，剴切具奏。十一日，作江甯昭忠祠碑記。十三日，上海船廠造火輪船第一號成，駛至金陵，公登船試行，至采石磯，命名曰恬吉，取四海波恬、公務安吉之意。

批發揚州教堂一案，具咨文呈報總理衙門。是月，李公鴻章奏凱撤勦捻官軍，唯留劉銘傳一軍駐紮畿南之張秋鎮，又奏籌款修葺孔林。湘勇劉公松山軍從左公宗棠入秦勦辦回逆。九月初二日，奏報恬吉輪船工竣，并陳明上海機器廠籌辦情形。

附片奏金陵善後局經用之款請免造冊報銷。又片奏內江水師糧台委員、船廠委員彙案請獎。初十日、酌定湖北撤勇一案。十七日、核定外海水師章程。丁公日昌至金陵會議揚州教堂一案。二十日、馬公新貽到金陵。二十六日、交卸關防印信。二十八日、公弟國潢來署、相見甚懽、大破同寤、縱談家鄉瑣事以爲笑樂。又自書箴言六條贈之。是月、公與漕督、河督會奏榮工漫水、漸入洪湖、會籌堵禦一摺。十月初五日、具摺奏報交卸日期、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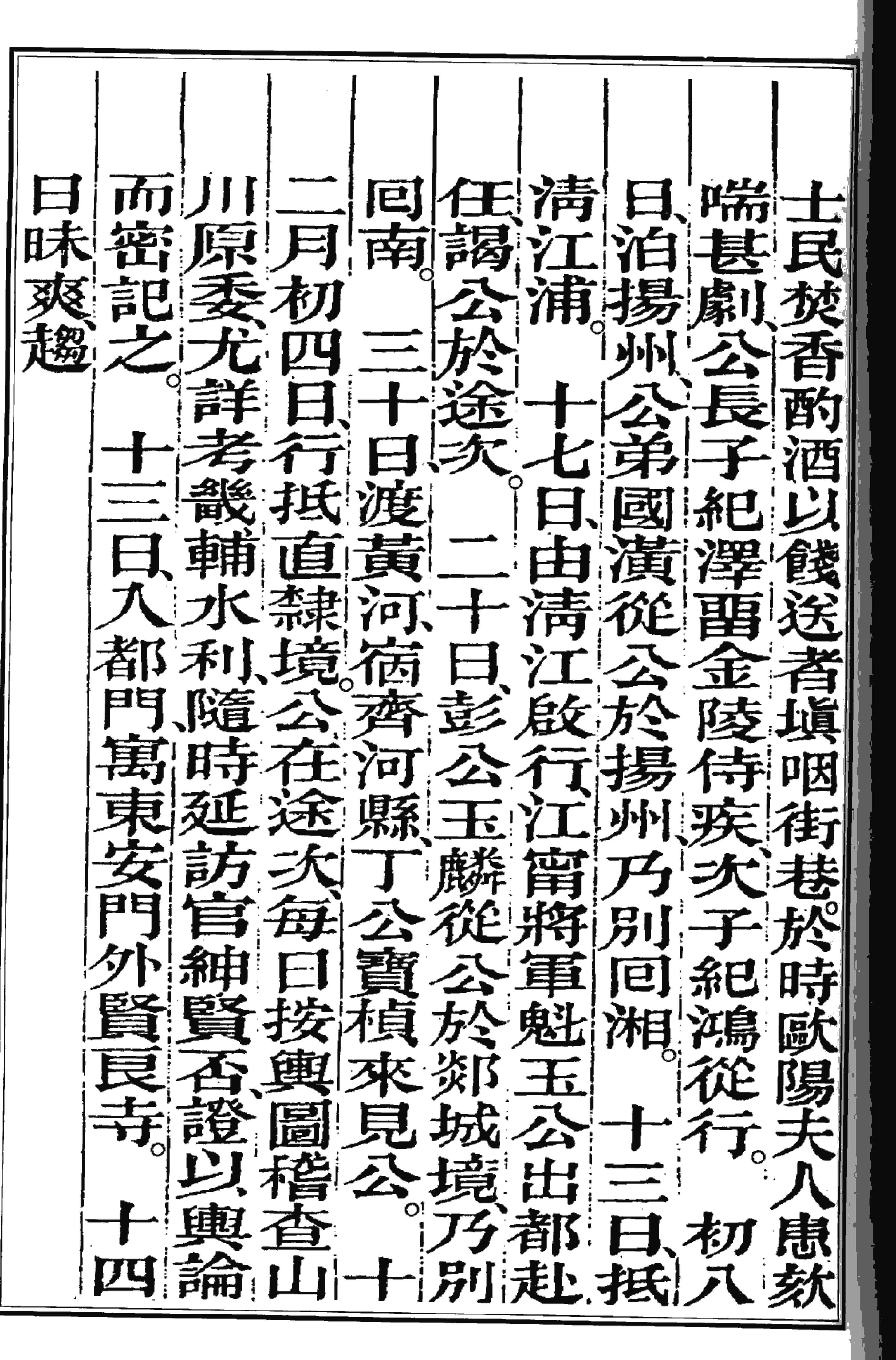
旨會商公事、暫緩啟程。又具摺奏請禁止川私行楚、收回淮南

引地、以復舊制而整鹺綱。附片奏、劉松山一軍由江南協餉、請改道湖北襄陽轉解入秦。幷稱、臣文卸之際、應將經手事件略爲結束。又摺奏原任廣西巡撫鄒鳴鶴在金陵殉節、請從優加卹、幷准

予謚、以彰忠節。又奏、水師營副將柳壽田病故、請卹。二十六日、李公鴻章赴湖廣任、過金陵見公。十一月初三日、專奏湘軍第五案軍需款目、造冊報銷一摺。奏稱從前軍營辦理報銷、中外吏胥互相勾結以爲利藪。此次臣嚴飭屬員認定實用實銷四字、不准設法騰挪、不准曲爲彌縫。臣治軍十餘年、所用皆召募之勇、與昔年專用經制弁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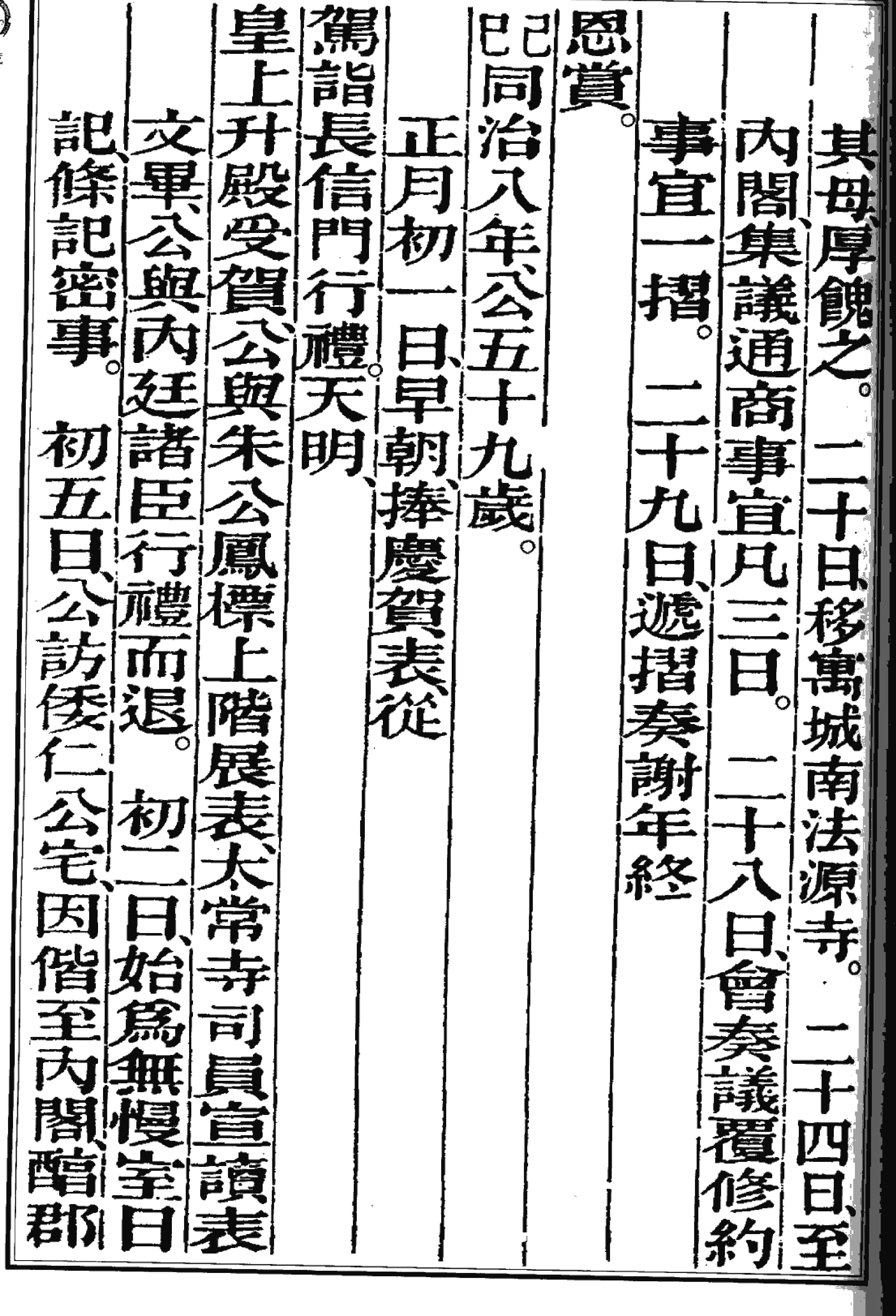
情形迥異。其有與部例不符之處、請
敕部曲爲鑒諒、臣初無絲毫意見欲與部臣違抗也。是摺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是日、又具摺奏酌議江蘇外海內洋、裏河水師事宜十四條、請
敕下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各抒所見、妥爲核議、並求部臣詳核、不厭駁詰、以期利多弊少。臣不敢因係初議之人、稍涉迴護。又摺奏江楚用兵太久、武職保舉太多、惟借補小缺一途、可以安置撤遣之將弁。謹將江南近年考試武職章程四條錄呈
御覽。又摺奏江淮等屬歷年墊應兵差、添設台站、頭緒紛繁、州

縣交代、永無結算之期、實有妨於吏治。臣任兩江最久、惟
此爲經手未完之件。現擬設法清釐、准仿照糧台之例、開
單報銷、仍按據金陵未克以前及既克以後年分分別辦
理。附片奏補發湘軍欠餉歸案報銷。又片奏、臣未交卸之
時、兩次接准造辦處來文、俱稱移會兩淮監督。查兩淮祗
有鹽政、幷無監督之官。造辦處係内務府司員與部院司
官體制相同、行文督撫應用堂官之印、請
旨敕下該衙門、嗣後遇有傳辦要件、統歸内務府大臣行文、不
宜逕由造辦處移會、以符定制而杜弊端。又片奏報經手
事竣起程北上日期。　初四日、公由金陵登舟啓行、金陵



士民焚香酌酒以餞送者塡咽街巷。於時歐陽夫人患欬喘甚劇、公長子紀澤留金陵侍疾、次子紀鴻從行。初八日、泊揚州、公弟國潢從公於揚州、乃別回湘。十三日、抵清江浦。十七日、由清江啟行、江甯將軍魁玉公出都赴任、謁公於途次。二十日、彭公玉麟從公於郯城境、乃別回南。三十日、渡黃河、宿齊河縣、丁公寶楨來見公。十二月初四日、行抵直隸境。公在途次、每日按輿圖稽查山川原委、尤詳考畿輔水利、隨時延訪官紳賢否、證以輿論、而密記之。十三日、入都門、寓東安門外賢良寺。十四日昧爽、趨

朝見軍機大臣於朝房、
召見於養心殿、奏對數十語、
賜紫禁城騎馬。退朝、謁恭親王於邸第及軍機大臣文祥公等。
十五日、遞摺奏謝
天恩。
召見、奏對十餘語。十六日、又
召見、奏對語尤詳、移時乃出。時在廷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際
千官屬目焉。　十八日、至内閣上任、接見侍讀中書各員。
旋至翰林院上任、接見講讀學士以下各員、謁
至聖廟及先儒韓文公祠。　十九日、公訪塔忠武公宅、登堂見



其母，厚餽之。二十日，移寓城南法源寺。二十四日，至內閣集議通商事宜，凡三日。二十八日，曾奏議覆修約事宜一摺。二十九日，遞摺奏謝年終恩賞。

己巳同治八年，公五十九歲。

正月初一日，早朝，捧慶賀表，從駕詣長信門行禮。天明，皇上升殿受賀，公與朱公鳳標上階展表，太常寺司員宣讀表文畢，公與內廷諸臣行禮而退。初二日，始爲無慢室日記、條記密事。初五日，公訪倭仁公宅，因偕至內閣，酯郡

王與大學士會議、奏陳機務六條。公手稾數千字、移時而
成。初七日、趨
朝奏事。初九日、至琉璃廠書肆、縱觀書籍。十五日、趨詣
保和殿侍
賜宴藩王。十六日、
賜宴廷臣於乾清宮、內監引入、
皇上升座、倭仁公領滿大學士、尚書西向坐、公領漢大學士、尚
書東向座。樂三闋、乃宴。倭仁公起奉爵
御座、
皇上遍賜大臣爵。樂三闋、乃出謝

恩頒賞珍物。十七日，具摺請
訓，又遞摺奏，略陳直隸應辦事宜，請酌調人才以資差委，酌撥
銀兩以濟要需。直隸最大之政在於練兵飭吏，次則河工。
請留劉銘傳一軍長作拱衛之師，再練萬人，使成勁旅，則
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屬僚
玩上虐民，當以嚴法重懲之。永定、滹沱二河常爲民患，亦
宜大加疏濬。請
敕下江蘇督撫每月撥解銀三萬兩，稍資周轉，并開單奏調道
員錢鼎銘、陳鼒，知府李興銳，知州游智開、趙烈文，知縣方
宗誠、金吳瀾及員外郎陳蘭彬八員。

召見、奏對數十語、皆疏中事也。退朝、謁恭親王邸第。二十日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堤工。二十七日、行抵保定府。二月初二日、接受直隸總督關防長蘆鹽政印信。初八日、拜發到任接印日期一摺、附片奏、試辦永定河工、請

敕戶部借撥銀兩、趕修要工。初九日、送官文公入都。十三日、札飭永定河道及河工、委員擇日興工。十六日、閱直隸選練六軍、操演陣法。時直隸營伍疲弱、劉公長佑爲總督時、遵部議於綠營弁兵中挑選數千人、酌加練餉、至是已五年矣。十八日、作清訟事宜一編、爲四柱冊、通飭各

州縣官刻期清結積案、以爲課程。二十三日、具摺奏查明州縣積潦大窪地畝、分別豁減糧賦。又奏糧台循案報銷一摺。三月初五日、刊發直隸清訟事宜十條、核定限期功過章程十四條。初九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公來見。十四日、劉公坤一入都、過保定見公。直隸臬司張樹聲調山西臬司、新授臬司史念祖

詔公察看。十六日、摺奏直隸訟案最多、積壓未辦、臬司張樹聲情形較熟、清釐甫有端緒、請暫留本任。幷鈔呈清訟事宜十條。又摺奏舉劾屬員以飭吏治。又奏報上年搶修永定等河用過銀數。二十八日、丁公日昌入都、過保定、見公。

史念祖到省，公派委綜理發審局。四月初一日、專摺奏報查勘永定河工合龍出省日期，是日啟行。初六日、驗收河工。初八日、回署。十四日、奏報勘工回省日期、又奏直隸采訪節義第三案。十七日、粵南使臣黎峻等過境見公。二十日、公子紀澤奉歐陽夫人到署。二十八日、郭公柏蔭入都、過保定見公。五月初四日、專摺奏劉松山軍在陝西宜君、綏德兩處有潰變之案、實因軍士久役思歸所致。該軍剿辦得力、銳氣未減、未可遽議撤遣。初十日、楊公昌濬入都、過保定見公。二十一日、具摺奏稱近日內外臣工章奏多主練兵、不主養勇。當此全境

敉平、自不宜留勇隊於近畿。然目前練軍實無化弱爲强之法、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意、仍須戶部籌撥的餉、然後營務漸有起色。又摺奏永定河工合龍、請開復河員處分。附片奏報提用長蘆復價銀兩以濟河工、幷擬酌加歲修領款。二十二日、李公宗羲入都過保定見公。二十三日、永定河復決口。六月初六日、作客座示僚屬箴言四條、定以每日傳見州縣二員。十一日、奏遵照部議裁撤長蘆總商、以杜把持之弊。又摺奏、永定河水暴漲、道廳各員搶護新工、竟於他處漫溢、請分別參辦、幷自請交部議處。又奏、提督朱南桂、譚國泰病故請卹。奏調瓊州總兵彭楚

漢來直隸差委。是月，作李忠武公、勇毅公神道碑銘二篇。七月初一日，奏永定河漫口搶堵未能合龍，擬緩期秋後，將挑濬中泓、疏濬下口二事認眞籌辦。初四日，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二十一日，奏酌議直隸、山西、河南三省毗連州縣會哨章程。二十四日，鄭公敦謹自山西入都，過保定，見公。八月初六日，奏續查屬員，據實舉劾。二十七日，奏接准部咨，再行酌議練軍事宜一摺。奏請調南方戰將，以練北方新兵，擬於古北口增練千人，提督傅振邦領之；正定府增練千人，總兵譚勝達領之；保定府增練千人，以彭楚漢領之。附片奏，劉銘傳一軍護衛京畿，

未可遽撤，該提督開缺回籍，其部將劉盛藻代領其軍，尚能勝任，毋庸另派統領之員。又片奏保道員蔣春元署永定河道。九月初四日，作湘鄉昭忠祠碑記。初六日，奏采訪節義第四案。十二日，核定直隸練軍章程。委知府李興鋭查訪長蘆鹽務。二十一日，具摺奏試辦永定河挑濬中泓、下口二法，核定工程，請停止攤捐，發給現銀，使廳汛無所藉口，以作兵弁夫役之氣。附片請撥長蘆運庫銀兩以濟河工之用。二十三日，作唐確慎公墓志銘。十月初八日，作羅忠節公神道碑。初十日，公啟行出省勘河工。十二日，抵固安，巡視工程，驗收合龍。十三

日、奏報勘工出省日期並、報循河勘驗下口。十七日、登舟順流而下、至天津府查勘鹽政、挍閱洋鎗、洋礮隊。二十日、由天津啟行。二十三日、回署。十一月初一日、奏酌議長蘆鹽政十條。又摺奏查明州縣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以紓民力。大、順、廣一帶尤苦旱、恐須預籌賑濟。附片奏查工回省日期。又奏采訪節義第五案。十九日、具摺奏蘆綱僨累日甚、宜減輕成本、以蘇商困而保頹綱、酌議五條。又摺奏永定河漫口合龍暨疏濬中泓下口、均屬穩固深通、請開復河員處分。又具摺奏遵

旨察看臬司史念祖請酌調刑名稍簡之省分、乃爲相宜。是

月、作王考星岡府君墓表。十二月十四日、奏銘軍將領劉克仁、劉盛璟病故、請卹。二十四日、奏查明畿南各屬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爲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錢十萬串、解至大名、預備散放。附片奏、升任臬司錢鼎銘請暫留大名道任、督辦賑貸。又摺奏、滹沱河改道北流已閱兩年、亟應設法修治、謹陳大概情形、請

敕部核議。是歲、公壹意清釐獄訟、遇重大之案、則親自鞫訊。每月數次統計專摺奏結重案及京控發交之件、前後凡五十餘疏、不能悉紀。公自到任以後、定以每日分時清釐案牘、接見賓僚、吟覽經史、詩古文、以爲日課。每月以暇

時爲文一二篇，計成碑、銘、序、記之屬凡十餘篇。

# 曾文正公年譜卷十二

庚午同治九年、公六十歲。

正月十六日、專摺奏年終密考。又奏、永定河工借撥運庫銀兩、請於應解京餉項内照數扣還。二十四日、核直隸練軍馬隊章程。委陳蘭彬前往大名助辦賑貸。是月、劉忠壯公松山在甘肅攻剿回逆、於金積堡陣亡、其兄子錦棠接領其軍。二月初二日、專摺奏謝年終恩賞。又奏直隸清理積獄、舊案陸續完竣、新案辦理就緒、計審結並註銷之案四萬一千餘起、多年塵牘爲之一清、請將勤奮之員酌予獎勵。又奏州縣留支銀兩請免提解四成、

俾地方官有辦公之資，以爲振興吏治之助。又奏直隸州縣應付兵差款項酌議報銷。二十一日，專摺奏謝京察

從優議敘

恩。又奏湘淮各軍勦捻軍需第一案報銷。附片報洋鎗洋礮教練勇糧款目，附案請銷。又具摺奏，提督劉松山宣力最久，忠勇邁倫，力攻回寨，受傷殞命，謹臚陳事蹟請

宣付史館，并於本籍建立專祠。三月初五日，出城詣劉孝子墓及楊忠愍公祠。初十日，奏直隸留防兵勇收支餉項，截數報銷。二十九日，奏報永定河淩汛安瀾一摺。又奏覆核部駁保案一摺。又奏采訪節義第六案。公自入春

以來、屢患目光昏蒙、而治公牘、覽書史、未嘗少息。至是驗知右目已失明、於是閉目靜坐之時爲多。是月、公子紀澤入都赴廕生試。四月十一日、改定練軍馬隊、步隊營制。十六日、奏試辦練軍酌定營制、比照湘勇、淮勇軍營舊章參酌增損、次第推行。又以官馬不如私馬、亦欲仿募勇章程、自養營馬、以冀練成勁騎。附鈔呈步隊營制十條、馬隊營制六條。附片奏籌議口北三廳防務。是日、公眩暈病作、甚劇、旬日漸平。二十一日、奏陳病狀、請假一月調理。二十五日、公子紀澤試竣、吏部帶領引見、奉

旨以員外郎分部行走、簽分戶部陝西司。　五月初八日、專摺
奏謝子紀澤授員外郎
恩。　二十二日、奏病尚未痊、續假一月。又摺奏畿南賑貸辦理
事竣、各地方官賠累已甚、請免報銷、以示體恤。又摺奏保
永定河工出力員弁、開單請獎。又奏采訪節義第七案。
二十五日、奉
上諭、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欽此。同日、奉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衅、現在設法彈壓、請派大
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
惟此案關繫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

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衆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毁仁慈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爲首滋事之人查拏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摺著鈔給閲看。欽此。先是，天津境内屢有迷拐幼孩之案，并有剖心挖眼之謠。署天津知府張光藻拴獲拐匪張拴、郭拐二名，嚴辦。旋有民團拏獲匪徒武蘭珍，供出法國教堂之王三授以迷藥，由是津民

與教民屢有爭鬭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約法國領事官豐大業來署提犯人對質。於時譌言四起，人情洶洶。豐大業在崇厚署中施放洋鎗，崇厚亟起避之。豐大業忿而走出，遇天津縣知縣劉傑，復用洋鎗擊傷其家丁。津民見之者，遂毆斃豐大業，燒燬教堂等處，洋人及本地從教之民男婦死者數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事也。二十七日，奉

上諭：崇厚奏津郡民教起衅爭毆，自請治罪，并請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一摺。崇厚、周家勳、張光藻、劉傑著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仍著曾國藩於抵津後確切查明，嚴參具奏。至迷拐

人口匪徒及爲首滋事人犯、均著嚴拏懲辦、並會同崇厚澈底根究、秉公辦理、毋稍偏徇。欽此。二十九日、公覆陳一摺。奏稱、據天津鎮道來稟、武蘭珍所供之王三業經弋獲、必須訊取確供、武蘭珍是否果爲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爲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係確有證據。此兩者爲案中最要之關鍵、從此兩層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外之心。

諭旨飭臣前往、仍垂詢臣病。臣之目疾係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因病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一面先

派道員博多宏武等迅速赴津，會同天津道府詳訊辦理。

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所稱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日内如可支持，即著前赴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欽此。崇厚駐天津近十年，調停於民教之間，人頗議之。事變之後，崇公出示解散，有嚴禁聚衆滋事之語，由是怨聲載道。崇公尋奉

旨充出使法國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以大理卿成林署理。

初四日，公將啟行，書遺教一紙，其略云：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之初，自誓効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

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初六日、由保定啟行宿高陽縣。初七日、宿任邱縣具摺奏報起程日期、并稱與崇厚往返函商擬先將俄國誤傷之三人及英美兩國之講堂速爲料理、不與法國一併議結、以免歧混。　初八日、奉

上諭此案起釁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爲最要關鍵、必須切實根究、曲直既明、方可另籌辦法。至洋人傷斃多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懲辦、此事亦難了結。曾國藩擬將俄國人命英美講堂先行議結、所見甚是。欽此。　初十日、

公至天津、津郡民團舊有水火會名目、人數甚眾、怨崇厚

公之護教、咸望公至、必力反崇公之所爲。公奉

命之初，凡詣公條陳此事者，或欲藉津人義憤之衆以驅逐洋人，或欲聯合俄英各國之交以專攻法國，或欲參劾崇厚以伸士民之氣，或欲調集兵勇以爲應敵之師。公意在堅保和局，不與洋人搆衅，以致啟兵端。其函致崇公，則稱有禍同當，有謗同分之語。既至津郡，出示曉諭士民，仍不獎其義憤，且亦有嚴戒滋事之語，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公初至時，出令放告投訴牒者數百人，查訊挖眼剖心，並無事實。而拐匪一案，拏到教堂之王三、安三等，皆市井無賴，供詞反覆，狡展不能定案。公亦令委員暫予緩訊，以爲洋人轉圜之地，但飭緝拏天津滋事之民。由是都門

士大夫中議議紛然起矣。十一日，接到法國洋官照會一件，係都中洋人由總理衙門轉遞來津，詞氣尚順。十二日，英國洋人來見。十三日，美國洋人來見。十四日，內閣學士宋晉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請布置海口防兵，兼婉諭各國，以爲解散約從之策。奉旨令公酌量辦理，據實奏聞。十六日，公咨覆總理衙門，爲洋人力辨挖眼剖心之誣。十八日，專摺奏報永定河南岸五工漫口，自請議處，并請河員處分。十九日，法國洋官羅淑亞來見。二十一日，崇厚來言，洋人將大興波瀾，有以府縣官議抵之說，公峻詞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羅淑

亞復來詞氣凶悍。又來照會一件，有請將府縣官及提督陳國瑞抵命之語。二十三日，公將現在查辦情形照復洋人，并駁詰之。是日，遂與崇厚公會奏。奏稱，王三雖經供認授藥武蘭珍，然且時供時翻。仁慈堂查出男女，訊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決之，必無是事。至津民所以生憤者，則亦有故。教堂終年扃閉，莫能窺測，其可疑者一。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恆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人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醫病人，雖親屬在內，不得相見，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

棺而兩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積此五疑，衆怒遂不可遏。仰懇

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謠傳之說，多係虛誣，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現已將天津道府縣三員均撤任聽候查辦。又奏委丁壽昌署天津道，馬繩武署天津府，蕭世本署天津縣。又附片奏稱：洋人照會挾制多端，請將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二員革職，交刑部治罪；陳國瑞現在京城，請交總理衙門就近查辦。公雅意不欲加罪於府縣，是日乃勉徇崇厚之請會奏。此疏拜發之後，公意痛悔之，病勢漸劇。　二十四日，奉到

上諭、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焚燬教堂之日、由教堂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且聞現已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曾國藩確切查明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崇厚已派出使法國、自應及早啟行。著曾國藩體察情形、如崇厚此時可以交卸、即著來京陛見、以便即日起程。通商大臣事務著曾國藩暫時接辦、俟成林到時、即行交卸。欽此。

二十五日、接洋人照會一件、仍執前說。二十六日、公照復洋人、仍駁詰之。是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另片奏請將天

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此次陳奏各節，固爲消弭釁端，委曲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起釁也。欽此。公前疏力辨洋人之誣，又陳五可疑之端，意在持平立論。内閣鈔發奏稿，文理不全，都人士見之，謂公偏護洋人，遂以詆崇公者詆公矣。責問之書日數至，公惟自引咎，不欲以自明也。崇厚公每日一來行館，力主府縣議抵之說。公方在病中，置不答。崇厚乃馳奏，法國勢將決裂，曾國藩病勢甚重，請由京另派重臣來津辦理。

二十八日，公覆陳

諭旨垂詢之件。奏稱焚燬教堂之日，衆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其爲謠傳，已不待辨。至迷拐人口一節，實難保其必無。臣前奏請

明諭，力辨洋人之誣，而於迷拐一節，言之不實不盡，誠恐有礙和局。現在焚燬各處已委員興修。王三、安三該使堅索，已經釋放。查拏凶犯一節，已飭新任道府拏獲九名，拷訊黨羽。惟羅淑亞欲將三人議抵，實難再允。所求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彼若不擬搆衅，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仍難保其無事。崇厚與洋人交涉已久，應請留津會辦，暫緩來

京。又奏稱中國目前之力，實難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法。

諭旨所示，弭衅仍以啟衅，確中事理，且佩且悚。外國論强弱，不論是非。若中國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現令銘軍全隊拔赴滄州一帶，稍資防禦。臣自帶兵以來，早矢効命疆場之志。今事雖急，病雖深，此心毫無顧畏，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決斷。伏見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使外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强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

中外相安十年無事。津郡此案、愚民憤激生變、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實天下生民之福。惟當時時設備、以爲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是日、接奉
寄諭、亦云張光藻、劉傑交部治罪、已屬過當、若在津正法、萬難允准等因。二十九日、奉到
上諭、據崇厚奏稱、曾國藩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朝廷實深廑系。此案關係頗大、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已諭令丁

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惟該國兵船業已到津、意在開衅、不可不預爲防範。已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等因。欽此。又奉

上諭、曾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另片所陳善全和局以爲保民之道、備豫不虞以爲立國之本、甚屬曲中事理。卽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理、用全大局。欽此。 七月初五日、毛公昶熙至天津、隨帶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四員。公一見、皆歎異以爲難得之才。

初七日、奏報永定河南岸五工續漫成口、再請議處。 英

國洋官威妥瑪來天津、毛公昶熙約洋官會議。既集、陳欽按理抗辯、侃侃而談、洋人不能詰。羅淑亞猶執前說、徑行回京。崇厚亦奏疏自請入都

陛見。初九日、公與毛公會奏羅淑亞回京緣由、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并將連日在津會議問答情形咨報總理衙門。又奏請將福建船局購辦京米截留二萬石存儲津郡、以備李鴻章軍營及劉銘傳全軍之用。時李公鴻章督軍至潼關、馳摺奏稱、洋人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幫同行兇、主使動手等語、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必須將府縣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當堂質訊、乃

可以成信讞而服衆心。如果該府縣等有實在重情、亦不能曲爲寬貸。十二日、奉

上諭、羅淑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准之理。已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欽此。十三日、奉

上諭、崇厚著即來京、三口通商大臣著毛昶熙暫行署理。欽此。丁公日昌奉

旨啟行北上、馳摺奏稱、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淸議之名。臣

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
可缺。至於或戰或和、應由
宸衷獨斷、不可爲衆論所搖。又稱、百姓紛紛聚衆、地方官不能
認眞彈壓、過誤似亦不輕。　十六日、奉
上諭、該使臣非理之求、斷難遷就、而於近情之請、必當趕緊辦
理、以示誠信。此時如將下手滋事之犯按律懲辦、則洋人自
不至節外生枝、再歸咎於府縣等因。欽此。　十九日、公奏、奉
諭旨飭催劉銘傳赴直隸統帶銘軍、並陳明江面水師與洋面
不同、彭玉麟、楊岳斌在籍情形、因及捍禦外侮徐圖自强
之法。　二十日、奉

上諭、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不勝詫異。張光藻、劉傑以奉旨治罪人員、即使患病屬實、亦應在天津聽候查辦。乃該革員等一赴順德、一赴密雲、捏病遠避、尚復成何事體。朝廷令該革員赴津、實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體會、置身事外。曾國藩率行給假他出、實屬不知緩急等因。欽此。

二十三日、奉

上諭、近來內外臣工、往往遇事機緊急、徒事張皇、迨禍患略平、則又泄沓成風、爲目前苟安之計、即使創立戰守章程、而在事諸臣奉行不力、有名無實、遂使朝廷深謀遠慮、均屬具文。似此因循成習、何時可冀自強、何時可平外患。宵旰焦憂、無

時或釋。欽此。　二十五日、劉傑到案。　丁公日昌到天津、即日懸賞勒限緝拏兇犯。　二十六日、奉
上諭、該督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刻下府縣一層堅持定見、當可就我範圍、如能將爲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拏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大局似可麤定。欽此。　二十七日、張光藻到案。　三十日、公與毛公會奏已革天津府縣到津日期一摺。奏稱、該員自六月十六日撤任、即行請假。臣　見其本無大過、故允其所請。其後奉到
諭旨、即飛檄催提、目下均已到案。頃接總理衙門來信云、有法

國照會、言及該府縣主使證據。現飭同文館繙譯、應俟譯
文寄津、按照所指情節逐一質訊、再行取具親供、錄送核
辦。至查拏凶犯、現已獲三十七名、仍嚴飭盡數弋獲、從嚴
懲辦、以杜外患。八月初二日、總理衙門奏天津一案與
洋人照會來往辯論情形一摺、奉
諭旨鈔寄、令公迅速緝兇、詳訊嚴辦、催取府縣親供、及早結案。
兩江總督馬端敏公新貽猝遇行刺、因傷出缺。初四日、
奉
上諭、曾國藩著調補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調補。欽此。
初七日、公具摺恭謝

天恩，幷奏稱前在假期之內，馳赴天津，實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諉。臣目病甚重，往來文件難以細閱，幕僚擬稿難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軀承乏，貽誤必多。目下津案未結，仍當暫留會辦，一俟奏結後，即請開缺安心調理。又特奏保刑部郎中陳欽在總理衙門當差多年，於中外交涉情形洞悉本末，頃來天津，與洋人諍論，其辯才足以折服強悍，其誠心足以感動彼族，請以署理天津府知府，必收折衝禦侮之效。又奏江南月協直隸餉銀截數報銷。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到任。初九日，陳欽、劉錫鴻、丁壽昌等會訊府縣親供。十一日，公與毛公昶熙、丁公日昌覆訊府

縣親供。十二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奏瀝陳病目情形、請另簡賢能、畀以兩江重任一摺。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兩江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目疾未痊、但能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所請另簡賢能之處、著毋庸議。仍著俟津案奏結、卽著前赴兩江總督之任、毋再固辭。欽此。十四日、奏呈府縣親供、請交部核議、幷稱拏獲滋事兇犯八十餘名、俟訊明會奏。十七日、毛公昶熙回京師。十八日、奉

上諭、此案爲日已久、若不趕緊辦結、必致易生枝節。著李鴻章馳赴天津、會同督飭承審各員認眞研鞫、及早擬結。欽此。

二十三日，公具摺奏審明天津案内第一批人犯分别定擬。又奏咨送覆訊府縣供詞，幷陳明該員解送刑部，恐難定限。又奏稱辦理遲延，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劉公銘傳至天津。二十五日，李公鴻章至天津。二十七日，陳國瑞到案。二十八日，奏已革天津府縣解部起程日期，幷鈔呈陳國瑞供詞。附片奏稱，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豈肯加以重咎，過聽浮議，舉措失宜，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外間物議紛紛不平。此次該革員等入獄，誠恐洋人執臣原奏，欲得而甘心，則臣之負疚愈深。請

敕刑部細核供詞從輕定議、以平天下吏民之情、臣亦稍釋隱憾。并申陳各省民教滋事實情、籌議預杜後患之法。二十九日、奏開缺臬司史念祖請授以實缺、并陳軍營保舉記名人員現經部議新章、保至藩臬者必先補道員、仍乞聖慈存記、每年於部章之外特簡實缺數人、實振厲人材之道。又奏、天津道周家勳開缺、請以陳欽補授天津道缺。又代奏提督劉銘傳恭謝恩賞一摺。九月初一日、奉上諭、陳國瑞所遞親供既與津案並無干涉、毋庸再令總理衙門、刑部覈辦。欽此。初三日、丁公日昌回江蘇任。初六日、

公交卸關防印信、具摺奏報卸篆日期。又摺奏報閩省採辦京米十萬石、全數驗收。附片奏調前台灣道吳大廷隨至江南、綜理輪船操練事宜。 刑部奏已革天津府縣二員擬發往軍台効力。十一日、奉

上諭、張光藻、劉傑均著從重改發黑龍江効力贖罪、以示懲儆。欽此。是案刑部奏結、照例從重定擬、

諭旨又以該員私往順德、密雲逗留藐玩、再行從重也。是日、奉

上諭、經此次嚴辦之後、各直省地方務當曉諭居民安分守法、毋任再滋事端。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並須按照條約持平安辦、總期中外商民彼此相安、以靖地方。欽此。 十三日、奏續

訊天津案內第二批人犯，分別定擬。附片奏，署天津道丁壽昌攝篆已久，情形熟悉，措置裕如，請即補授天津道缺。幷稱已保臬司劉盛藻與丁壽昌分領銘軍，皆司道中難得之才，亦請

簡放道員實缺。公以本年壽六十，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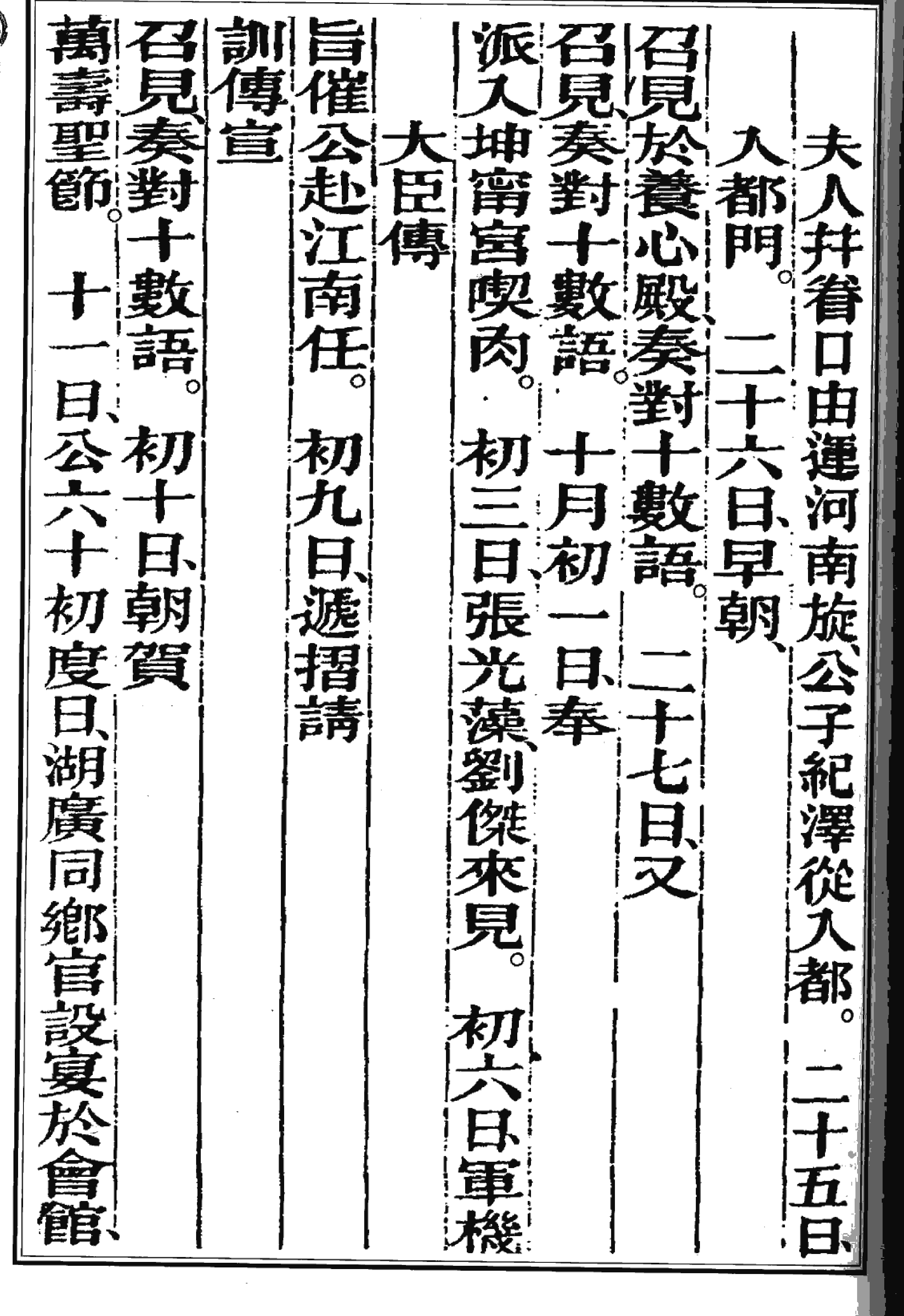
旨賜壽，由軍機處咨交到

御書勛高柱石匾額一面、

御書福壽字各一方、梵銅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綢十件、線縐十件。十六日，專摺奏謝

天恩。又具摺奏，遵

旨赴任、懇請
陛見。奏稱、臣 前承乏江南、初無治狀、荷蒙
獎勵、慚感交幷。欲勉從
後命、則病軀難供驅策、必致隕越貽羞。欲自遂初衷、則
聖恩已極優容、何敢再三瀆請。揆諸古人鞠躬盡瘁之義、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附片奏、刑部主事陳蘭彬有任重致遠之志、不避艱險、仍擬帶至江南、講求防海製器、操練輪船之事。又奏、前次奏結人犯内有穆巴一名、查無行兇實據、請予開釋、另將續獲范汞一名歸案正法、以示愼重人命之意。二十三日、由天津啟行入都、公子紀鴻奉歐陽



夫人幷眷口由運河南旋、公子紀澤從入都。二十五日、入都門。二十六日、早朝、召見於養心殿、奏對十數語。二十七日、又召見、奏對十數語。十月初一日、奉派入坤甯宮喫肉。初三日、張光藻、劉傑來見。初六日、軍機大臣傳旨催公赴江南任。初九日、遞摺請訓傳宣召見、奏對十數語。初十日、朝賀萬壽聖節。十一日、公六十初度日、湖廣同鄉官設宴於會館、

以爲公壽。十五日，啟行出都。十八日，次雄縣，藩司錢公鼎銘來見公。二十六日，抵濟甯州，登舟，與眷口船相維南行。閏十月十三日，抵清江浦。十六日，泊揚州，查勘瓜洲鹽棧。二十日，行抵金陵，借寓巡道署。二十二日，接受關防印信。十一月初一日，專摺奏報接印日期。初三日，作家訓日課四條，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强，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江蘇巡撫丁公日昌丁母憂開缺，張公之萬奉

旨授江蘇巡撫。十一日，公奏派應寶時署江蘇藩司，并暫護巡撫印務。十七日，奉到

上諭曾國藩著充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欽此。二十二日，丁公日昌扶柩回粤，舟過金陵，公往弔於舟次。十二月初二日，專奏本年輪應查閱營伍，請展緩於明年舉行。又奏丹陽、金壇兩縣本年仍辦抵徵。又奏揚軍廳堤工報銷。十六日，奏籌撥湖南、陝甘軍餉，分别起解，以資接濟。馬端敏公被戕後，凶犯張汶詳即時拴獲，

詔派漕督張之萬與將軍魁玉會訊。都下言官累疏奏請推究主謀，

欽命刑部尚書鄭敦謹前往金陵查訊。二十九日，鄭公抵金陵。

辛未同治十年，公六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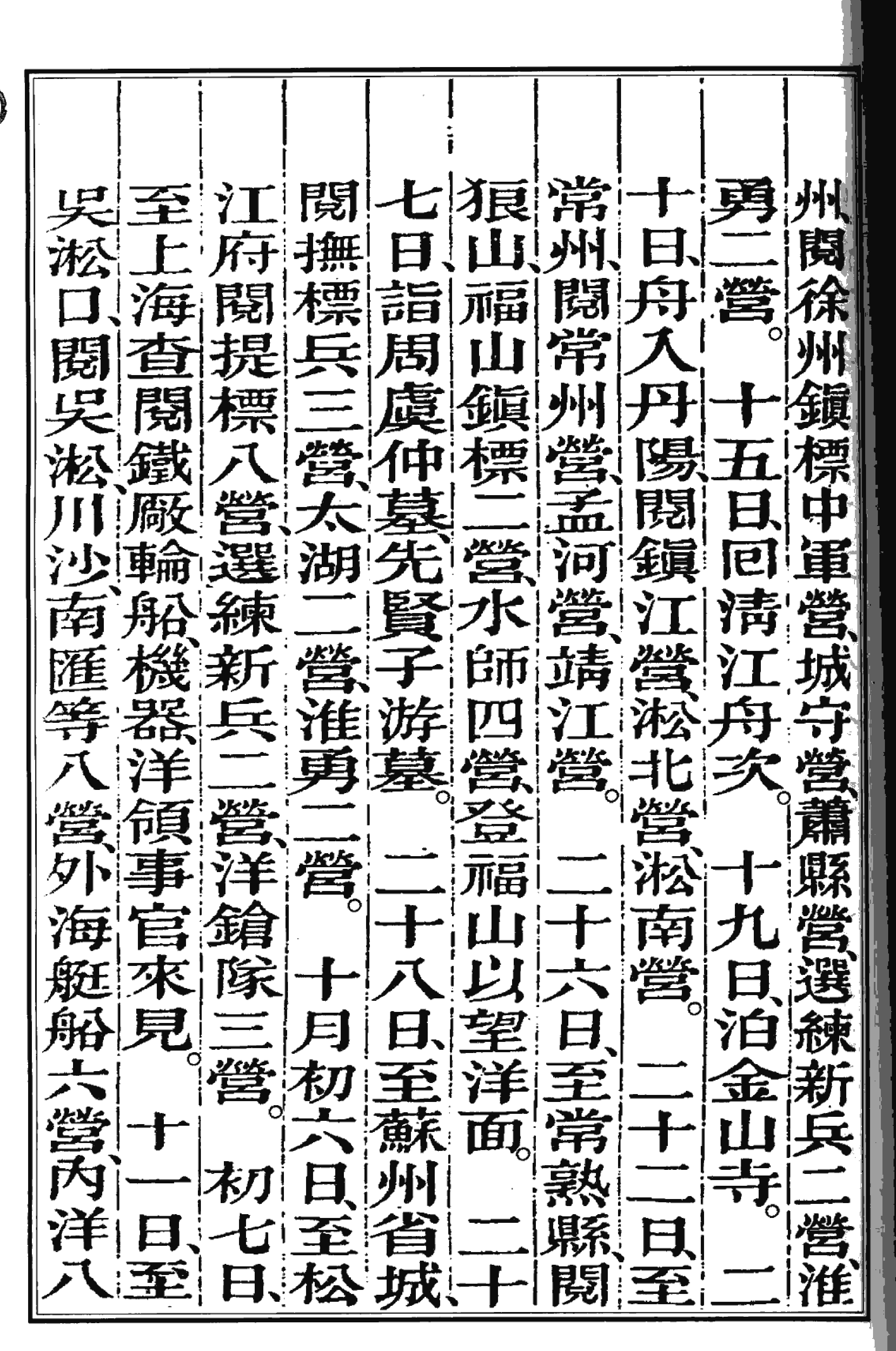
正月初三日、核江蘇水師續議章程。十二日、具摺奏欽
奉
諭旨籌議海防江防事宜一摺。附片奏預籌日本通商修約章
程。又摺奏陳河運艱難情形、請
旨飭各督撫通籌運道全局、爲可久之規。附奏到任未久請展
緩文武密考一案。二十九日、公與鄭公敦謹奏結張汶
詳行刺一案、仍照魁玉、張之萬原擬罪名定擬。附片覆奏
犯供實無主使別情。二月初二日、專摺奏謝年終
恩賞。又摺奏湘、淮各軍勦捻軍需報銷第二案。又摺奏接到部
議覆陳淮南鹽引礙難增價情形。附片請停止揚商内河

鹽釐。十五日、監視張汶詳正法。二十四日、具摺奏詳議河運章程。又奏已故督臣馬新貽請於本籍建祠附報張汶詳正法日期。是月、安徽建平縣境有土匪起、尋捕平之。歐陽夫人病疫、踰月乃愈。三月初六日、張公之萬來見公。十九日、專摺奏湖南永州、寶慶二府引地未便改運粵鹽、幷陳明楚省引地被川鹽侵佔太甚、請飭部核議。又續奏采訪忠義第四十三案。四月十四日、作江甯府學碑記。十六日、專摺奏年終密考學政聲名。又摺奏江甯府屬田地科則尚未查清、仍辦抵徵。李世忠、陳國瑞在揚州舟中鬬毆、江岸商民大譁。公派委瓜洲鎮總

兵吳家榜、候補道袁保慶查訊。是月、大學士文端公倭仁卒於位。五月初一日、李公瀚章出都、過金陵見公。十一日、具摺奏結李世忠、陳國瑞尋仇鬭毆一案、請將提督李世忠卽行革職、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提督陳國瑞以都司降補、勒令速回原籍、不准在揚州逗留。二十日、作湖南文徵序。六月初二日、公攜酒就飲吳公廷棟之宅。吳公僦寓金陵五年、居宅甚隘、年八十歲、足病不能行步、終日端坐一室、校書不輟。公每月必一再過訪談論移時。公前官京師時、相與講學之友、鸁然獨存矣。初八日、泛舟城北元武湖、回、入秦淮、見商民稍復業、爲之

欣然。時奉到
文宗聖訓全部。十三日、專摺謝
恩、又代遞在籍前任總督張亮基遺摺。又奏采訪忠義第四十
四案。二十五日、作台洲墓表。七月初三日、公與李公
鴻章會奏派委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閎選帶聰
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從前斌椿、志剛、孫家穀
等奉
命游歷海外、親見各國軍政、船政、皆視爲身心性命之學。中國
宜師倣其意、精通其法。查照美國新立和約、擬先赴美國
學習、計其程途、由東北太平洋乘坐輪船、徑達美國、月餘

可到。已飭陳蘭彬、容閎二員酌議章程、所需經費、請
飭下江海關、於洋稅項下按年指撥、勿使缺乏。并請
飭下總理衙門、將該員所議章程酌核。　八月初一日、專摺奏
湘淮各軍勦捻軍需報銷尾案。　十二日、赴校場大閱江
甯省城營標兵四營、綠營選練新兵五營、臨防湘勇二營、
十三日、登舟出省大閱。　十九日、至揚州、按閱鹽捕二
營、洋鎗礮隊二營、奇兵、泰州、泰興、三江、興化等五營、臨防
淮勇三營。　二十一日、專摺奏報查閱營伍日期。　二十
八日、至清江浦閱清河、漕標七營、淮揚鎮標九營、選練新
兵一營。　九月初三日、登陸啟行赴徐州。　初八日、至徐


州，閱徐州鎮標中軍營、城守營、蕭縣營、選練新兵二營、淮勇二營。十五日，回清江舟次。十九日，泊金山寺。二十日，舟入丹陽，閱鎮江營、淞北營、淞南營。二十二日，至常州，閱常州營、孟河營、靖江營。二十六日，至常熟縣，閱狼山、福山鎮標二營、水師四營，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七日，詣周虞仲墓、先賢子游墓。二十八日，至蘇州省城，閱撫標兵三營、太湖二營、淮勇二營。十月初六日，至松江府，閱提標八營、選練新兵二營、洋鎗隊三營。初七日，至上海，查閱鐵廠輪船、機器，洋領事官來見。十一日，至吳淞口，閱吳淞川沙、南匯等八營，外海艇船六營、内洋八

闔舢板五營，并閱輪船新陣，鐵廠造成輪船四號，曰恬吉，曰威靖，曰操江，曰測海，皆公所命名也。　十三日，乘威靖船，且操且行。　十五日，改登測海船回金陵署。　十一月初一日，專摺奏查閱營伍事竣，開單舉劾各營員弁。又奏遵籌協濟畿輔賑米，擬由江南撥解銀兩赴津，以便糴貸。又奏運河堤工報銷。　初十日，奏報舉斯馬加國在滬換約事竣。　金陵新修督署成，二十二日移入署。　二十九日，奏查明李世忠在籍情形。又奏派大員前赴安徽查辦天長縣令馮至沂自盡一案。　十二月初八日，核定江蘇水師續議事宜。　十六日，何公璟調任江蘇巡撫，過金陵見

公。二十二日，奏江蘇水師續議章程二十一條。又奏采訪忠義第四十五案。附片密保江甯鹽巡道孫衣言可備藩臬之選。公右目失明已兩年，見者咸以靜息爲勸，而公昕夕孜孜，未嘗倦怠，身體有不適，恆守勿藥之戒，視生死之際彌覺怡然無累。平生以宋儒義理爲主，而於訓詁、詞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遺餘力。處功名之際，則師老莊之謙抑；持身型家，則尚禹墨之儉勤。是歲爲詩凡數首，爲文十餘篇。其自書日記，尤多痛自刻責之語。

壬申 同治十一年，公六十二歲。

正月初二日，公訪吳公廷棟宅，暢談學業，語及邸鈔倭文

端公遺疏、交口稱之、謂倘非自撰、不能抒寫其心中所欲言。因語及昔年故交零落殆盡、黯然而別。　十四日、值宣宗忌辰、公言道光三十年供職禮部、聞遺命立皇太子之信、即時馳赴淀園恭遞如意。途次聞升遐確耗、倉黃悲慟。今忽忽已二十三年、不堪回首、言已泫然。　二十三日、公病肝風動、右足痲木、良久乃復。自上年定以每日讀資治通鑑、隨筆錄其大事以備遺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輟筆、猶取宋元學案、理學宗傳等書披覽大意、自謂身心一日不能閒也。　前河道總督蘇公廷魁、亦蚤歲都門講學之友也。二十六日、公聞蘇公將過金

陵、出城迎之、又病風動、舌蹇不能語、遂回署、旋愈。二十八日、蘇公廷魁至、見公。是日、與李公瀚章會奏淮鹽行楚章程一摺。奏稱、近年淮南銷引日疲、存鹽壅積、無術疏通、楚省引界幾被川鹺佔盡。今欲於積重難返之後、挽回一二、暫分疆界、徐圖規復、俟滇黔肅清以後、仍還淮引之舊。公自肅清江面以來、首整鹽政、刊定章程、各岸設招商局、各省設督銷局、於瓜洲建總棧、商民稱便。八年之中、徵收課銀凡二千萬兩有奇。 公之在軍中也、公牘私函皆親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令幕友擬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失明後、其最要者猶不假人也。是月、作劉忠壯公墓志、屬

草稿三百餘字、遂成絶筆。其日記自咸豐八年六月起、至於易簀之日、猶書前一日日記、未嘗間也。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握筆而病作、遂止、病旋已。初四日午後、公乃散步署西花圃、子紀澤從、公連呼足麻、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乃薨。是日戌時也。金陵微雨、天色陰慘、忽火光燭城中、江甯、上元兩縣令驚出救火、卒無所見、見有紅光圓如鏡面、出天西南隅、良久漸微。江南士民巷哭。事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奉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深宏、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蒙

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年間，創立楚軍，勦辦粵匪，轉戰數省，疊著勳勞。

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綸扉，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䘏，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謚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

生平政蹟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朕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何公璟奉

旨署兩江總督、馳奏臚陳勛績一摺。何公旋至江甯、哭殯受篆、馳奏查明子孫詳晰覆陳一摺。李公瀚章、英翰公先後具

疏臚陳事蹟。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勳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

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疊沛恩施、以彰忠藎。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併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公

弟國濱聞訃，自長沙馳至金陵臨喪，率公子紀澤、紀鴻扶柩回籍。五月二十日，公之喪抵長沙省城。六月十四日，出殯於南門外金盆嶺之陽。劉公坤一尋奏請於江西省城建祠，奉

旨允准。其明年二月，李公鴻章奏天津郡紳士沈兆澐等聯名稟請建已故督臣專祠，以資報饗一摺，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公之爲學，其大綱宗略見於所作王船山遺書序，而備見於聖哲畫像記。自登第以還，於學無所不窺。九經而外，諸子百氏之書，靡不規得要領。其於莊子、史記、漢書、資治通鑑、明史、文獻通攷、五禮通考、數

種尤篤好、不厭、治之三反。平生爲詩、古文辭、雖不欲存藁、
應手散佚。公子紀澤等料檢手澤、門人李鴻裔、黎庶昌等
爲蒐輯於知故之家、凡得詩四卷、文十二卷。其存官署者
批諭奏章凡百二十卷、政蹟批牘二十四卷、書札六十卷。其存
家中者日記三十四卷、尺牘五十卷、家書二十八卷。皆公
親手蹟也。在京師時、著有茶餘偶談若干卷、久佚。又爲曾
氏家訓長編。其成者朱子小學一卷、冠禮長編一卷、歷朝
大事紀數卷、藩部表一卷、鈔輯鹽漕、河工、水利、賦役成案
各若干卷。餘則臚列序目、未有成編。選錄十八家詩鈔三
十卷。出都以後、治軍臨官、不廢書史。著有孟子四類編左

氏分類事目、禮記章句校評、樸目雜記、周官雅訓雜記各若干卷。選錄經史百家雜鈔，分十一類，爲二十六卷。又爲古文簡本二卷、鳴原堂論文二卷。晚年衰病，猶日從事於經史，爲論語言仁類記一卷、易象類記一卷、通鑑大事記，未成書。又選録古詩之得閒逸意者，自陶淵明至陸放翁六家，爲六家詩鈔，亦未克成書。門人王定安輯録公所爲經史評註，爲師訓彙記若干卷。又掇公平生言行，爲求闕齋弟子記四十卷。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歐陽夫人薨。十一月初五日，公子紀澤等改葬公於善化縣湘西平塘伏龍山之陽，乾山巽向，爲塋，奉夫人柩合葬。黎庶昌爲編

年譜記公行事、迺書其後曰、年譜非古也。近世刊刻前賢專集、乃必爲年譜一編、以攷訂其所作詩文之先後歲月、蓋本孟子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之意、固無傷於稽古之雅。
國朝阿文成公年譜累數十百卷、可謂至多。其所紀載、則奏案與其政蹟爲詳。吾師曾文正公蓋世忠勛、薄海宗仰、身沒之日、知與不知、得公楮墨者莫不私什襲以珍之、公鏤板以傳之所在風行、爭以先覩爲快。竊恐數十載後、流風漸遠見聞異辭、而於當日事蹟原委或無資以質證、亦門人故吏之責也。不揣固陋、按據近年所覩記、麤紀其大略。自道光中葉以還、天地干戈、

廟堂咨儆二十有餘年、人才之進退、寇亂之始末、洵時事得失之林、龜鑑所在。而我公所以樹聲建績、光輔中興者、或籌議稍迂而成功甚奇、或發端至難而取效甚遠、或任人立事、爲衆聽所駭怪、而徐服其精、或爲國忘軀、受萬口之詆訾、而所全實大。凡若此類、不敢忽焉。宮牆美富、何敢妄云窺見、惟後世讀公書者諒亦有取於此云。

# 玉池老人自敘

清·郭嵩燾 自撰
楊世文 校點
劉　琳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玉池老人自敘》一卷、附録一卷，清郭嵩燾自撰。清光緒十九年養知書屋刻本。

郭嵩燾（一八一八—一八九一），乳名齡兒，學名先杞，後改名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雲仙、筠軒，别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湖南湘陰城西人。少時就讀於湘陰仰高書院、長沙嶽麓書院。道光二十七年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底，助曾國藩興辦團練，創辦湘軍。三年五月，因功授翰林院編修。歷蘇淞糧儲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福建按察使，大清駐英、駐法公使。晚年在湖南開設禁煙會。光緒十七年病逝，年七十三。郭嵩燾深於經學，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郭嵩燾日記》、《養知書屋文集》、《養知書屋遺集》、《郭侍郎奏疏》、《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等。

是譜爲嵩燾於去世前八十日寫定，條其生平事蹟，要旨大體有四：一曰紀實，凡事係大局、效在百年，而當時人不能理解者志之，至於事功、文告則從略；二曰顯志，凡孤行其意、功垂成而被搖奪，志事爲顯於天下者則繫焉，而撰述或竊以爲説、論説或見沮於同官者則不及之；三曰微言，凡借紓其抑郁之思與明其立身之義者繫之，而待人接物之誠、家居日用之節則不録；四曰家誡，凡喪居之儀、克己之大則繫之。是譜重大節而輕細末，並不逐年逐月羅列事蹟，但其平生出處大節、政治主張、學術思想躍然紙上，誠爲研究晚清政治、外交及儒學如何應對外來挑戰之寶貴史料。是本刻於譜主去世後二年，故卷首一卷，附入遺像、行實等，末有其子焯瑩跋語，亦可供參考。

# 玉池先生遺像

素蕉敬繪

微謏疏慵不失真，儒當老態待傳神。流傳萬代千齡後，定後人聞有此人。世人欲殺宦居不遷拙，頻遭反啀來。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聞。

玉池老人自題、

湘潭郭兆芳敬書。

合肥李鴻章臚陳事實疏

奏爲已故大員學行政績卓然可傳、據實臚陳、懇

恩宣付史館、恭摺仰祈

聖鑒事。據湖南在籍紳士、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前貴州思南府知府周開銘、前甘肅甯夏府知府黃自元、員外郎曾廣鎔等聯名呈稱、原任兵部左侍郎郭嵩燾、由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丁憂回籍。咸豐初粵匪犯湖南、以守城功議敘、並

命在籍幫辦團練。時故大學士曾國藩守制家居、奉

命辦理湖南團練、遲回未出。該侍郎馳至其家、陳說大

義、國藩感動，始起視師。方經費奇絀，該侍郎親行各州縣勸捐集餉，創議舉辦通省鹽釐捐局，手定章程。旋帶湘勇援前安徽巡撫江忠源於南昌，解圍後，奉旨授職編修。在江西守城日，爲江忠源言賊踞江路，宜製造戰船以備攻勦。忠源韙其議，屬爲草奏，得旨允行。其後曾國藩等卒用水師，成肅清江面之功。七年，回京當差。八年，入直南書房。九年，隨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辦防，敘功賞戴花翎。旋派赴山東查辦税務。十年假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時運庫存銀不及四萬、欠解江南糧台及安徽協餉甚鉅。到任後、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詰問、至是緝獲、竝沒其船、鹽運大暢。在任一月、欠餉全清。續運銀米以濟皖軍、而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隨時應付、移交後任存銀尚二十餘萬、其綜理精密如此。旋賞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粵中盜船林立、師船乏餉、與盜相比。該侍郎仿造三板戰船、守東江口之石龍、攻破盜村、次及北江、西江、盡繳其船歸官、歲省餉需十數萬。粵釐設卡多弊、歲入不過七十萬、自裁汰歸併、歲增

至百四十餘萬。又别立籌餉庫以儲捐罰各款，兩歲亦積至二百餘萬。此皆實政可紀者。五年，開缺回籍十三年，特召赴京。光緒元年，補福建按察使，内遷兵部左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二年，充出使英法大臣。逭使之初，人皆視爲畏途，朝命特以充選。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無不言。英國於南洋開闢新嘉坡一島，閩廣人流寓貿易工作者不啻十萬，悉受制於英官。該侍郎據約力爭於英外部，乃設中國領事官。英埠設華官自此始。自是華人得官保

護，遇事不至見陵。其品望最爲西人敬服，去任後猶稱頌弗衰。差旋抵滬，猝染重病，陳情乞休，時以不能趨叩闕廷爲憾。每遇交涉艱危，旁皇形色。嘗言冀多得通知中外事體之人，轉相開諭，他日或收其用。其秉性忠誠，繫懷時局於此。生平廉潔自矢，任運司時，裁汰規費，出使三年，開報公款僅薪水、房租兩事，其他皆自支銷。歸後家無餘貲，惟以書院脩脯自給，文章學問爲後進所宗。生平纂述甚富，所著禮記質疑四十九卷，業已成書，體大思精，爲海内通儒推重。茲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籍病歿，除由湖南撫臣奏報外，以臣於該侍郎事蹟知

之最悉懇請奏乞
恩施專差航海呈遞前來臣查已故侍郎郭嵩燾早從
軍旅洊歷封圻晚使絶國行能功績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早歲即與相識其後同官京曹同在
兵閒及至江蘇又與共事逮該侍郎充出使大臣與北
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獨詳實有不容泯沒者曾
國藩初以憂歸屢奉
詔旨敦促該侍郎以事關大局不容預計利鈍手書面
請至再至三曾國藩感其至誠後每與臣言未嘗不歎
其篤摯悱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獄以該侍郎之

力得全、遂至顯用。戡定以來、論武勳者盛稱曾國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則該侍郎實推挽之。至創釐捐以濟師、練戰船以剿賊、尤爲兵餉大政所係、皆事成而不居其功。當時將帥爭欲得以爲重、自以侍臣乞退、出處宜嚴、雖於胡林翼之書招、李續宜之奏調、並辭不赴。及臣
治軍東下、求賢於曾國藩、專疏薦達、蒙
恩特授江蘇糧道。該侍郎始起赴官、甫及一年、超署廣東巡撫。時當廣東吏治、軍務、釐務積敝之後、該侍郎感激
知遇、自矢澄清。履任之初、更置將吏、百城肅然。歲籌餉

項、嬴百餘萬、而商民不知擾累、尤爲人所難能。生平於洋務最爲究心、所論利害皆洞入精微、事後無不徵驗。前後條列各件、外廷多不盡知。病歸後、每與臣書、言及中外交涉各端、反復周詳、深慮長言、若憂在己。迄今展閲、敬其忠愛之誠、老而彌篤、且深歎不竟其用爲可惜也。該侍郎初官翰林、即以文章負天下重望、於學無所不通、而尤善言禮。曾國藩嘗謂先王脩己治人、經緯萬彙、惟在於禮。故於
國朝儒生通顯者、獨推故尚書秦蕙田、王引之。該侍郎所著禮記質疑一書、折衷羣經、淹貫三禮、括歷代制度

之大、得諸家訓詁之通、實兼秦蕙田、王引之二家所長、
卓然禮學大師、爲當代所僅見。道光初、故大學士阮元
督粵、始作學海堂以課士。及該侍郎爲巡撫、增設條教、
額門之學成就尤多、粵士稱爲百年以來兩人而已。伏
念該侍郎服官中外、歷著勤能、
聖朝軫念前勞、自有
恩卹之典。至其政績學術、卓絕可傳、應請
旨宣付國史館、竝
飭下湖南巡撫錄其所著書咨送史館、以垂不朽。伏讀
乾隆十七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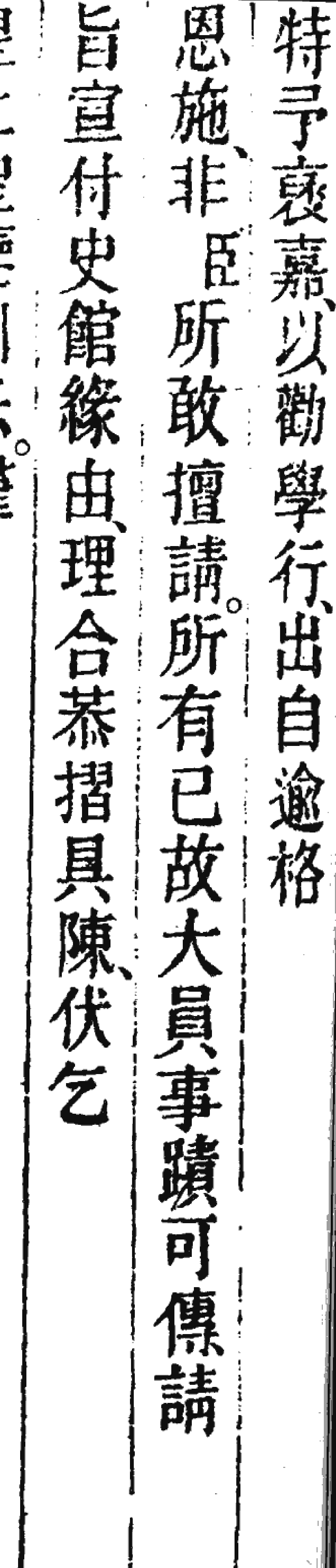
上諭、以故禮部尚書韓菼碩學績文、加恩追謚。又乾隆三十四年四月

上諭、原任刑部尚書王士禎積學工詩、從前未邀易名、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各等因。欽此。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爲前太常寺卿唐鑑代遞遺摺、以其宿學忠撤、籲請

特旨賜謚、蒙

恩允行。仰見

先朝激勵儒脩、一時傳誦、以爲文臣之至榮。郭嵩燾經術、政績視韓菼等殆尤過之、可否



特予褒嘉、以勸學行、出自逾格

恩施、非臣所敢擅請。所有已故大員事蹟可傳請

旨宣付史館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南海冼寶榦記平髮逆汪海洋事

毅廟御極之三年、官軍克金陵、餘匪竄浙。其明年、左文襄公以平浙之師追賊入閩。九月、賊破漳州、僞康王汪海洋率悍黨二十餘萬竄粵東。是時、今少司馬湘陰郭公攝撫篆、策賊必入海、飛檄總鎭卓興以舟師駐汕頭、挖護夾板船十數艘、礮械、火藥無算。拘賊鞫之、皆購自外洋、計將襲取臺灣、不得逞、乃折而北竄。公以重兵扼長樂、戒諸軍勿輕進、以待左軍。十二月、賊陷嘉應州。州距境皆山、蓋絕地也。旋奉三省會勦之命。丙寅春正月、左軍自漳州至、鮑武襄公一軍自江西出九龍嶺。公

以所獲軍火分解左鮑二軍，並濟之餉，約師期，定合圍之策。二月二十八日，誘賊埜戰，殲之於黃沙嶂，陣斃汪海洋。髮逆平，左軍凱還，粤兵堵禦之力也。方賊之起也，建瓴五嶺之脊，下長江，破金陵，踰淮而北，所過名城望風而靡，獨長沙一隅與之搘拄，而名將屢蹶，長圍再潰，東南糜爛，勢岌岌不可終日。湘鄉相國方讀禮家居，朝旨敦促，以所遇多齟齬，不即決。公力贊其行，澄清之局遂定。其所建畫，如設東征局給軍興，創造師船，賊不得逞志於長江，皆關係安危大局。及是金陵底定，而釜底游魂復狘焉思逞，爲海外扶餘之計，微公之力，不但

餘孽未淨、一廟算重廑、且使海疆失一重鎮庭戶之地、寇敵交虞、尚堪問哉。故論者謂髮逆之平、始於湘鄉相國、而終於左文襄。實公始之終之也。事平、以預借甘餉故忤左帥、公亦去位、故其功不著、而粵人至今稱道弗衰。嗚呼。公之經濟文章、卓越今古、而弗以知兵名。蓋其運籌決策、洞燭幾先、而預毖其後、不與行閒爭赫赫之功、故靡得而稱也。榦粵人、習聞其事、又以所舉動關大局、不止吾粵受賜、爰記其事實、復究極兵事之終始、以俟世之論定云。

# 合肥李鴻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

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兵部侍郎郭公考終里邸。越三月、卜葬於飄峰之塋。明年冬、公之孤以公終制乞表墓之文。公諱嵩燾、字伯琛、又字筠仙。上世繫出南唐廣國公暉。至明、占籍長沙之湘陰。曾祖熊、祖世遵、縣學生。父家彪、有懿德、曾文正志稱春坊府君者也。妣張太夫人、三世封贈如官。公幼而忱恂、端視繩行、於書罔不綜。既交於文正、商業督過、益造淵騫。而日學於禮、以爲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得其意而萬事理、於是研鍊歲月、爲禮記質疑一書、括歷聖創制之鉅、

會諸儒訓義之通、經緯萬端、幽攡微漠、鬱然爲禮家大師。其爲文敦穆衍裕、深有禮樂之意。而不侈縟飾、著書百餘卷、皆裨實用、海内通碩咸斂手推服儒行、而忽其政治。若身世所歷曲艱、則亮者尤罕也。公以道光丁酉鄉試中式、丁未會試中式、改庶吉士。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還　朝、直南書房、聲實赫起公卿間。九年、出參僧忠親王天津軍事、旋　派查山東稅務、有所尼、假歸不出。同治初、予治軍東下、始薦公授蘇松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尋　賞三品頂戴、超署廣東巡撫、復罷歸。越九年、起爲福建按察使、以候補侍郎　内召、署兵部侍郎、

總理各國衙門行走、兼署禮部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尋授兵部左侍郎、報滿、遂致仕。歸精舍、優游纂述十三年、年七十四卒。咸豐之初、湖南兵事起、英文鉅武繼踵而興、公周旋其閒、未嘗自奮於戎旅、而籌濟饟、剏設水師、隨事參畫、深閎卓犖、用濟大功、多公始策。是時、朝廷責文正治團練、不遽出、而左文襄中危獄甚急、其始終敦勉調護、以輔成光融勳烈、翳公之功。公於仕宦澹然若無與、而職分當盡、必有以自立。其爲運使禽治巨梟私販、不爲威懾、掣配銷引、月增課入以濟軍實。爲巡撫能治盜、尤鋭意釐飭商征、立籌饟庫以儲捐罰、公

私充溢、法成令修。及使英法、堅據信約、不懟不吴。奏設新嘉坡領事以衞商、英埠有華官自此始。歸裝無餘財、標望岸異、爲西人所禮重。　國家持常格以馭世、故人之成虧、自定於世物錯互之際。公以儒臣負㒼望、濡迹匡時、一時交議、以爲依世違道、失所素守、卒其駿智宏作、睽時命以自見者、曾無所嶸戢。然考其致歸焉、能謂究厥遇哉。公娶陳、繼娶錢、先後封夫人。妾鳳、梁、子三、剛基、夙慧早逝。焯、瑩、立瑛。孫二、本含、本謀。曾孫二。予與公同歲生、交夙也。繼從文正於祁門、一旦有所怫、馳去、公挽予於江淮之閒、責以幹時之重、大義相許、其忍弭忘、

用揭學行治行，爲異世式，且以慰九京惓惓之忠。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之月。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

公諱嵩燾，字伯琛，筠仙其自號，晚更號玉池老人。梁室曰養知書屋，學者又稱養知先生。湘陰郭氏。余昔爲公弟意城先生碑銘，既詳其世系矣。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稍長，游學嶽麓書院，與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劉公蓉相友善，切劘以道義。於書靡不通究，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如此。由縣學生中式道光丁酉舉人，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丁父母憂。粵寇起，犯湖南，曾公以侍郎居憂，奉

詔辦理團練、未出。公至其家、陳說大義、曾公感動、起視師。時苦費絀、公爲親歷郡邑、勸捐濟餉、並請於巡撫開鹽釐捐局、商定章程、大局遂振。賊圍江西省城、公率勇馳援、言於江忠烈公忠源、賊踞江路、勢盛、官兵無船、宜造戰船、備攻勦。江公韙之、公爲草奏、奉　旨允行。後曾公用舟師踣賊金陵、由公發其端也。江西圍解、論功授編修、回京供職、入直　南書房。咸豐九年、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天津海防、　賞花翎、　命赴山東海口察辦稅務、引疾歸。同治元年、　特授蘇松糧儲道、擢兩淮鹽運使、　賞三品頂帶、署廣東巡撫。嘉應州賊

平、晉二品頂帶。五年、解任。十三年、　特召赴京。光緒元年、授福建按察使。尋　命以侍郎候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充出使英法大臣、補兵部左侍郎。差旋抵滬、以病免。公之官運使也、時庫儲垂罄、兵餉積懸、公具詳總督、請各營配鹽由運司掣驗。提督李世忠擁重兵行私鹽、莫敢何問。公遣人緝獲入官、運政大暢、餉給庫充。粵盜艇多、師船與盜比、爲商旅害。公別造戰艦、領以能將、破東江石龍盜村、遂收汰師船、次及西北省河、悉斂歸官、歲省餉十餘萬。裁釐卡以杜中飽、增入數十萬。別庫儲捐罰款不領於經費者、糧道司之、兩歲亦積二

百餘萬。其綜理精密多此類。嘗以　國朝二百年來休養生息、民物熾豐、聲敎訖海外、環地毬諸國羣集戶庭、非撻伐所及、既以違言積釁、隱忍曲全、臣子與　國爲體、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積習、以弭近憂而宏遠謨。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叚借、西人咸敬服焉。自海外歸十三年、以光緒十七年辛卯六月十三日卒於家、距其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七日、年七十四。夫人同邑陳氏、繼室太倉錢氏、妾周氏、鳳氏、梁氏、李氏。子三、剛基、陳出、能文、早卒。焯瑩、鳳出、縣學生。立瑛、梁出。

女五，適左、周、李，其二殤。孫本含、本謀，縣學生。曾孫道傳、道伊。公廉介不苟得。任運使時，書吏白收數倍前相什例，可支匣費萬餘金。公曰：「此偶然耳，即久任，未必能如是行事，當令後人循守。今多取，後援爲例，適階之厲也。」不許。出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租二事。律已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歸後主講城南書院，兼闢思賢講舍，留公祠東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肄習其中。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爲己任，歿後多流涕者。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存者禮記質疑




四十九卷、大學質疑一卷、中庸質疑二卷、訂正朱子家禮五卷、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奏疏十二卷、讀書記若干卷、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會合聯吟集一卷、家譜十卷、已刊行。其未刊者周易釋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官書若干卷、尺牘若干卷。公自卜兆縣東七十里老衛坡之陽、首巳趾亥。葬以歿年九月九日、焯瑩等涕泣請銘其墓道之碑、迺爲銘曰、

謂公弗顯、聯翩節麾。志業宏多、欲如未施。衆榮我蔑、趣與世睽。思以先覺、覺彼後知。利在　國家、豈圖其私。蠻

猶可行，州里或疑。匪誠未至，人心積孅。召歸轂駕，遄疾江湄。天日掩照，時命孔哀。心不負君，魂淸魄夷。孰聞天馬，徒戀樕樕。雌鷇爾風節，百世之師。文章滿家，鸞鳳其儀。謗與身滅，積久彌輝。攷三不朽，視此穹碑。

# 漢陽黃嗣東湘陰郭公墓誌銘

光緒十有七年夏六月乙巳、前兵部左侍郎郭公薨於里第。葬有日矣、遺孤焯瑩以狀乞銘。嗣東辱公知深、不獲辭。按狀、公諱嵩燾、別號伯琛、字筠仙、晚號玉池老人。少篤敬、補諸生、能文。游嶽麓、與湘鄉曾公國藩、劉公蓉善、以希文明道相期許。丁酉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粵盜起、曾公以侍郎居憂、詔起視師、曾公疏辭、公馳止之。又建言練舟師、論功授編修。還朝、直南書房。西夷寇天津、命參僧親王軍事。王欲戰、公諫弗聽、引疾歸、遂有熱河之狩。曾公督師江淮、以書招致公及劉

公、命主藏曰、二君不會、卒無所取。其廉介多類此。同治元年、授江蘇糧儲道、遷兩淮鹽運使。得降酋私販狀、置之法、且請配銷軍食、月增課數十萬金、諸軍騰飽。擢廣東巡撫、以計降盜艘、三江始通。設局征商、歲入數百萬、民安其業。盜有掠夷船者、檄吏捕之、羣夷悅服。以飛語罷。　上即位、起福建按察使。未幾、法人通滇路、巡撫使要殺之、訟諸朝。擢公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居海外三年、論事必以理勝。新嘉坡華人億萬、虐於役、請設華領事官、英夷以公故許諾。國主見公、必去冠、及歸、圖形爲別。至滬上疾作、遂致仕歸。開講舍會公祠西偏

祀船山王子、與學者講習其中、不更攷定高下而厚龥之。湘長吏大事必諮公、公知無不言、販夫走卒以情告者、謀之亦必以忠。寢疾、爲遺令數千言、喪祭勿得過先人、不計、不用浮屠法、子孫不得乞 恩請卹。卒年七十有四。著經說詩文百餘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子三、剛基配陳夫人出、早卒。焯瑩、鳳孺人出。立瑛、梁孺人出。繼配錢夫人、無出。孫本含、本謀。曾孫二、女五、殤者二、餘皆適宦族。將以九月九日葬公湘陰縣東關下蔭塅之陽。銘曰、

謂公晦兮、海邦仰止。謂公顯兮、三仕三已。公歸兮與道

終始、泣涕銘公兮如江水。

吾年踰七十，精力衰耗，已極疾病顛連，累月踰時，自度無長覩久生之理。諸子、諸孫幼弱，不諳人事，恐一旦委溝壑，一切應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及吾年之未盡，預爲之程式，使有所循守，不敢求豐，亦不敢過示儉約，要及吾分而止。二親友或有以爲宜稍從豐者，是使吾有越分之識。吾子孫又有違及敎令之咎，幸明理之君子爲諭止之。

吾年二十五館辰州，爲吾父母治辰杉棺二具。時父母年始四十七八也。吾自粤東歸，始自治棺，年踰五十矣。其後言湛甫見贈楠木一兜，匠者謂可治一棺，乃更爲

之。是棺具有加於先人遠矣。其餘斂具自矢遞減先人一等。以吾位侍郎、不能不襲朝服、已早自製備、用功綢加以畫繪、衣凡七襲、用舊袍褂、取與吾身相習。裏衣皆然、不別製新衣。含用碎玉一方、朝珠用檀香木。此外皆不得納入吾棺。

吾父母皆用絲緜斂、下至子婦皆然、此飾終第一要義、吾亦當仿行之。七星板下湘俗用石灰、吾父母並同。省城用石膏。子婦在省城亦用石膏。吾當仍用石灰、以從先人之後。或謂石灰於逝者不宜、吾既施之父母矣、不能有改易也。

東漢最重氣誼，父喪致客車數千輛、著之史冊、以爲美談。然子孫以榮其親可矣、於逝者何加禪也。吾素寡酬應、年來朋舊彫落、往來知好尤少。學行聲名無關時俗輕重、無庸訃告親友、以滋唁問之煩。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徒使諸老輩奔走來臨、相與歎息、以重吾心之咎、於事爲非宜也。

官至二品以上、例須具呈撫部、據情入奏。爲一品官應有飾終典禮、或加恩賜謚。二品官亦時邀賜典、要視其生平所樹立、或

有勞蹟，可以希恩。或朝眷素優，並應由本省奏報。吾自分不敢希冀及此，除子孫呈報丁憂外，無庸另行呈報，以滋公牘之煩。往嘗檝告曾文正公：吾人生世，要爲天下不可少之人，纔算全福。此語惟文纔算全德，要爲一家所可少之人，纔算全德。

正公足以當之，吾則反是。乞病家居，終老無休息之日。常與家人約，子孫學問有成，列名科甲，有年世寅好之誼，行訃受弔，一聽所爲。若徒以吾曾任仕宦，義當受弔，則吾自問生無德於人，沒無聞於世，七十生辰，勞親友餽遺致賀，此心常懷耿耿，豈可更勞親友之弔問？除照

常例斂殯一　依湘俗、每七日一　祭奠、焚楮鏹、滿七營葬、或就期安葬、先後定日一　隨所宜、不散訃、不開堂、親友存祭、隨時酹一　飯可也。

大清會典參考古禮爲之、喪禮尤多沿古義、惟初祭、大祭爲今制、儀制稍繁、民閒沿之、爲家奠、士喪禮朝夕奠外、有朔望殷奠、薦士大夫三月而葬、則殷奠爲多也。今葬皆擇日、遲速靡常、惟能隨葬期爲家奠而已。古今禮不相襲、亦勢爲之也。今更爲依七祭奠、通已葬未葬言之、情所宜盡、義所應爲、不必盡依世俗通行之禮也。

今世於喪禮煩費爲多、動引孟子之言、君子不以天下

儉其親。孟子之言自爲棺椁坿身之物言之，未嘗及賓客筵席之盛、鋪陳事物之繁。今當於出殯前二日行家奠禮，前一日題主、擇子弟輩能書者爲之，删除一切繁文，而仍準今之禮、酌時之宜，庶爲心安理得。延僧誦經，謂之超薦，實無所取義。至沿釋氏道場之名，演之以儒禮，尤爲悖禮。一應紙紮、爭奇鬬巧，煩費無謂。吾於釋氏之説亦頗能知其大意，而深不喜爲福田利益之説。婦女輩持此説者，當以正義諭之。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後又經兵亂，出入軍幕，蒙被國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國計民生，而尤以抱

道自重爲心、未嘗敢稍自貶損。而在官無友朋之助、門人子弟亦無相從聞知其本末者。子孫皆幼、無所知。鄭康成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略就經亂以來四十年事、稍掇其大要、庶使區區一生行誼、稍存其崖略。其有能表而傳之、亦聽之、後世子孫非吾所敢知也。

吾自通籍後、連丁父母憂、又值粤匪之亂、遂不復以仕宦爲意、而於經營　國計、保衛地方無敢稍釋於心。始終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籌兵、籌餉一皆發端自鄙人。曾文正公始出、提用經費支絀百端、因議勸捐、曾文正公意難之、乃以商之益陽周壽山、甯鄉廖子城、皆允諾自

請一行，甫及二月，捐得十餘萬金。文正公大喜。黄南坡任鑄礮、私設釐局常德。嵩燾以爲此籌餉之一大端，言之駱文忠公，開辦通省釐捐。自長江梗塞，淮鹽不至，因請借行粵鹽，爲粵督所持。又請淮鹽假道浙江、江西，爲浙撫所持。會嵩燾赴援江西，塗遇販鹽者，經歷賊卡、節節收税，出示所存税單，曰：此即釐捐章程也。急寓書湖南開辦鹽釐，乃稍添設各卡局。曾文正公辦理軍務，終賴此三項以濟軍食，而湖南亦恃此以爲富强之基。支柱東南數省。張石卿中丞初募湘勇，令羅忠節公、王壯武公各立一營。曾文正公用之清辦土匪，旋令朱石翹

率以赴援江西。嵩燾以江忠烈公在圍、同赴援、至即從忠烈公住章江門城樓、每獲賊、就城樓研訊。時城外僅文孝廟一賊壘、廣數十畝、問駐兵幾何、曰、不駐一兵、官兵攻壘、調隊站牆而已。問何故、曰、壘祇三面、瀕江一面無牆、人皆舟居。問賊船幾何、曰、十餘萬。因告忠烈公、自賊東下、馳突長江、惟所侵踞、官兵無一船應之、非急治水師、不足以應敵。忠烈公大激賞、即屬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廣東兵船、曰長龍、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項名目、請湖南、湖北、四川任造船、廣東任購礮此長江水師之議所由始也。曾文正公因以造船自任、移駐衡

州。嵩燾歸，謁文正公衡州，商定營制，立水陸各十營。湘軍之興，亦自此始。數爲文正公言黄南坡幹濟才，且歷事多，宜召與商議。文正召至衡州，令閲視水陸各營，告曰：陸營麤有把握，水師不能逆計也。南坡報曰：以某觀之，陸營不如水師之可恃。省城設立各營規模略同，未足制勝。水師獨開一局面，度賊船必不能及，可以任戰。惟長江港汊紛歧，師船遲重，不能轉側。江南水師有所謂三板者，每營必得十餘號，以資梭巡港汊。文正公急令每營添置三板十艘，至岳州與賊戰，專用三板。於是長龍諸船盡變而爲三板，酌留數艘安老營坐鎮。益兵

事初起，兵餉二者多由嵩燾擬議開辦，此皆實事之可紀者。

曾文正公典試江西，奉太夫人諱南歸。時賊方圍長沙，文正公旋奉

旨幫辦團練。解圍後，嵩燾馳弔文正公家，至湘鄉縣城，朱石翹方爲縣宰，爲發官夫兩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則已具疏力辭，並械致張石卿中丞，力陳不能出之義，專使赴省，束裝將行矣。嵩燾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誼言之太翁，召語文正公，以嵩燾之言爲正，即時收回所具疏，定計赴省。其後鄂督以總兵

樊燮呈訴、湘撫具奏、牽及左文襄。錢萍江副憲典試湖北、即交查辦、嚴責左文襄歸案審訊。嵩燾時入直南書房、以爲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同直潘伯寅尚書悉用其語入奏、奉旨、左某是否仍應回湖南巡撫衙門辦理事件、抑應飭令帶兵之處、著曾某查明覆奏。文正公遂奏令募勇、專任浙事、不復就訊湖北。文正、文襄一時元勛、發端一由鄙人。乙亥秋、由閩臬　內召、道天津、與合肥李傅相言及此、傅相驚曰、吾之出亦由君、君憶之乎。嵩燾茫然不能應。傅相曰、文正公駐師祁門、以皖南失陷、劾李次青、

吾力爭之不能得，憤然求去。文正公以吾觽放延犟道，宜赴官，立遣之行。時沈文肅家居械詢福建情形，復書言閩事糜爛，君至徒自枉其才耳，力止之，啗然同合肥，不復有他望矣。會接嵩燾書，力言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仍勸令投曾公。讀之怦然有動於心，乃復往祁門從文正公。三人者，中興元輔也，其出任將相，一由嵩燾爲之樞紐，亦一奇也。

吾與劉霞仙中丞在文正公幕，文正公酌定各員薪水，專諭內銀錢所陳季牧云，郭、劉與己身同，惟所支用不

爲限制。而吾與霞老數年中未嘗支用一錢。亦與文正公約、奔走効力皆所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專任事、不求保。文正公如其言、始終不一論薦。陳雋臣中丞常言在文正公幕、惟此三人無私利之心、而卒皆至巡撫。雋臣本有戰績亦屢得保其從事。文正公紀功敘勞、皆所不及、而合肥傅相、駱文忠、胡文忠、李勇毅各有論奏、卒蒙朝廷特簡、吾與霞仙中丞二人而已。吾於洋務考求其本末與歷來辦理得失、證之史傳、以辨知其異同。自謂有得於心、不獨漢唐以來邊防夷狄之患能知其節要、即三代以上規模亦稍能窺測及之。

咸豐九年辦理天津洋務，京師議論蜩沸，初聞吾言，羣相怪愕，後乃大服者屢矣，而終無一能省悟所見。

宣宗、

文宗兩朝聖人一二手諭，處論洋情，廓然正大之言，斂手欽服，而廷臣眩於衆多之狺辨，無能有所贊益，竊心悼之。科爾沁僧親王辦理天津海防，回京度歲，一日在朝房，就詢嵩燾東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辦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爲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後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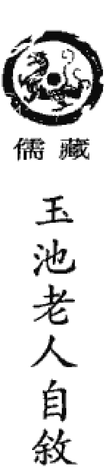
駁斥。至於上說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爲今時意在狙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爲書數策、終不能用。其後官江蘇糧道、崇地山宫保遣知州黄惠連持普魯斯和約至上海互換、天津與舊相識、一日過談及僧王、惠連言、僧王於嵩燾咨嗟歎息、欽若神明。驚問其故、曰、北塘潰敗、諸軍盡散、惠連探知僧王沿邊趨永平府、徒步追從之、衣履盡失、每過一縣、得銀二三兩、充旅食。出古北口、見僧邸立營處寥寥數百人、幕府隨員無一留者、乃告護衛通報僧王、聞即趨出見惠連、問曰、何爲狼狽至此。遂大哭、

呼左右速命水與澡洗、卽時送具衣履靴帽並銀二百兩、連發使速之。因上謁僧王、見卽問曰、翰林郭君去歲從吾、吾愧無以對之。其初擊洋人、人皆歌頌、獨力爭以爲不可。其後礮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渠一人馳至。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當時之不能相察也。嗣是每見必及之、其事卻深有難言者、雖嵩燾自言之、亦不能盡其說也。

在天津防次奉

命清查山東沿海稅務、又 命僧親王就營員內酌派數人充當隨員、僧王方致憤於十七說帖之爭、不派隨

員、而派章邱李某會辦。某深結僧王左右爲私人、來約必緩數日、不肯偕行。深知其心不可測、必爲害、自恃此心可以對諸天地神人、求有裨　國計而已、亦不一顧畏之。所至清查出入款目、提出穀米豆麥歸地方官經理、以資津貼。凡分八大口、坿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員經理、每歲可得稅銀二百餘萬。煙臺一口與東撫會商先行試辦。時方隆冬、每日猶得二三千金。甫三日、徵及萬金、方用以自慰、而李某已飛報僧王、以擅行開辦奏參矣。其事不足深論、而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載茲文移、書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册、兩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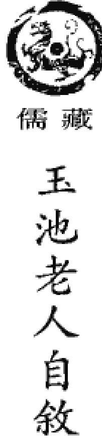


焚疏告天，忍苦耐寒，盡、成一夢。十二月二十八日、回京復

命。次年元旦朝會、許滇生師趨就嵩燾勞曰、國家一百餘年、充欽差者纔得君一人。嵩燾惶恐言本不足當欽差之名、滇生師曰、奉命查辦、謂非欽差得乎。吾弟方宰掖縣、能言其詳、知君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歷來欽差所未聞也。

建昌陳子鶴尚書有權貴之名、而其留心時局、甄拔人才、實遠出諸賢之上。嵩燾之援江西、倚青方憂居、奉命辦理團防、同居圍城兩月有餘、朝夕會議、相待至爲

優渥。又五年至京師，常共往來。一日詣尚書，適有客數人在坐談洋務，一意主戰。嵩燾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聞者默然。頃之客散，尚書引予就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嗣見馮魯川言：在刑部多年，專意辦案，不屑同堂，堂官訖無知者。陳公任刑部，有疑案，特召詢之，加倚任焉。自覺精神爲之一振。及權兵部，李眉生在部，亦加異視，相與誦言其賢，乃悟流俗悠悠之議論，專持一見，不足據也。予自京師乞病歸，尚書方驗漕天津，





聞而大戚、屢書屬少留、候回京一見、予不敢從也。甫行兩月、而有天津之變、車駕
巡幸熱河、尚書被　詔扈行。踰年
大喪、鄭王、怡王皆賜自盡、尚書亦遣戍。蓋其時鄭王、怡王、肅相執朝權、滿漢員被　詔、僅尚書一人、言路據以爲黨論、劾及之。嵩燾南歸稍緩一兩月、天津兵潰、嵩燾前言皆驗、尚書必邀致之、使竝入黨禍。尚書機警、能測洋務之必有變、而不能測及
聖躬。白香山詩云、禍福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嵩燾之不與黨禍、早退之力也。既以自慰、亦重爲尚書

悲也。

嵩燾官蘇松糧道、由合肥傅相保奏、而愧未能爲傅相盡錙銖分寸之力、僅及兩月、擢兩淮運使。運使專城經理鹽務、無同官之牽掣、稍得自效其力。是時運庫支款僅南臺月餉兩萬、協濟皖撫月餉一萬、歲支三十六萬金。前任喬鶴儕中丞移交庫儲不及四萬、而積欠南臺餉銀至四五月。皖餉從無解款應解、江督匣費亦積欠三四月。嵩燾在任一月、南臺欠餉一例解清、皖餉支解一萬。時皖撫唐義渠中丞駐臨淮關、閶其缺米、又爲運米三千石。江督匣費一並解清江南大營支運營鹽黃

南陂辦理米鹽互易、預支湘鹽、並隨時應付移交、許次蘇尚存庫儲二十餘萬金。其得力在初到任、詳請各營配鹽、必由運司掣驗、以爲奪商人之利以充營餉則可、藉營餉爲名以亂鹽法則不可。李昭壽爲運行私鹽一大宗、攔截其鹽連巨艦充公、以此二事、配銷大暢、一月收數竟爲全盛時所不及。旋奉署理粵撫之

命、並飭由海道赴任。時駐節泰州、轉由揚州赴上海。富重庵將軍就見舟次、言久不能跪拜、見公不能不拜謝。此軍無福、能得久任運使、庶可一獲飽餐。此後聽 朝

廷簡任何人、求如今日之成效、決知其不能矣。

初任粵撫，方在盛年，體氣原極虚弱，而精力尚足，未嘗敢以第二流人自處。其於國計民生稍有關繫，隨時整理，不能備記。其經營大局，或數月，或經年，而總收其全效，略可分别言之。一、各江水師。初至粵東，盜賊充斥，各江水師林立，支銷鉅萬，莫可窮詰。粵東驛站皆由水路，幾於寸寸荆棘。一日沈玉遂來見，詢其出身，故從楊厚庵宫保充水師哨官，改歸陸營。因令仿三板船式製造十號，守東江口之石龍。石龍，東江巨鎮也，東接惠潮，南達嘉應，盜案或數日一見，或一日數見。東江故有師船三十餘號，皆盜艘也，招使充巡船，月給口糧，又不能

以時發給，與盜相比爲害。因戒沈玉遂專責以防守石龍，凡兩月餘，石龍無報盜案者。已而報稱攻破一匪村，獲盜首六七人，威聲大著。因召詢東江師船三十餘號，能收輯之乎。曰，能。問有何把握，曰，初時各船弁盛氣相抗，近今相見，懾伏聽命，以是知其能也。於是裒集其船，錄用其人，各設一哨官領之。船有敝壞，悉與拆毁。於是合得師船三十餘號，東江千餘里，通行無阻，次及北江，從前所用師船皆雇之民人，每船月需船價數十金，至是皆改用官船，案地段責成緝捕。衛軍門佐邦年七十餘，言來往此江五十餘年，日懷戒心，至今乃獲坦然高

臥。又次及西江、又次及省河。所謂六門緝私者皆紅單大船、每船月支船價、二百金、爲督轅專政、不敢遠及也。久乃商令撫標右營遊擊尙宗懋經理、盡斂其船歸官。至是各江巡緝無一非官船、歲省餉需數十萬。巡緝有程、弁勇有數、將官以次皆能用命、盜賊隨以止息。凡此皆出一心之運用、無有能知之而能言之者矣。

一、籌餉。粵東地大物博、足以立富彊之基、而相與坐困。勞文毅初辦釐捐、得七十萬金。曾文正公請以粵釐濟餉、奏派晏同甫副憲專辦、亦衹得七十萬。粵東貿易皆仕宦之家爲之坐釐、不能辦也。所辦行釐、又皆士紳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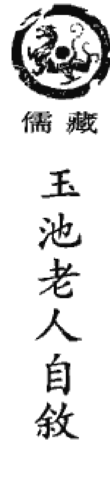
攬、分別設卡稽查商旅不勝其擾。又一皆督轅主之。嵩燾展轉籌商、始獲裁汰各卡、歸併一局辦理。遞增至一百四十餘萬。糧庫經亂後蕩無存儲、乃借作籌餉庫、令糧道司之。凡釐鹽捐輸、及房捐及沙田捐、及船捐領於經費者皆歸司庫、其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乃歸籌餉庫。一二年中、亦積至二百餘萬、支發軍餉賴以取給。比解任、司道來見嵩燾、笑問晏公辦理釐捐、毀局幾何、曰、無數。最著者七大局、皆焚局、毆傷委員、劫去銀錢。又問、勞文毅時毀局幾何。曰、更多。問自我抵粵後、有無毀局事。司道瞠目相顧、良久應曰、無有也。嵩燾乃告之曰、兩

年中言官奏參𡌴捐一凡數見、尚書全公亦論及之、可謂囂矣。然卻無敢毀局者、此由鄙人一心之運用、諸君不能辨也。

至粵數日、英領事照會以香山人經理洋行、騙去銀二十餘萬、咨查三年之久、訖不爲理、至於憤責。當以照會復之、言此條約所載、由地方官查辦、而來文無理過甚、實所未喻。隨嚴檄香山縣拏解省垣、並令廣州府繕告香山縣、限期一月、限滿卽撤任、另委查辦。十餘日無信、而領事已有照會來謝、並自承冒昧無理、求賜寬恕、蓋縣捕急、卽自往香港料理也。逾日、又有法領事照會、以

徐聞縣教師庇一巨盜、縣申之府、府又申之司、教師亦隨至。乃以一照會嚴諭之、申明條約、曉以大義。已而南海縣來見、言教師見此照會、即日上船回雷州。嗣是兩年、無一照會至、即以事來求、但稱得一言分示足矣、不敢以公文上呈、致滋批答。亦緣至粵三四月後、有令必行、無敢以虛文相蒙者、洋人能知之悉也。其處置洋務、以理求勝、略可紀者數端。一、前督黃壽臣勒派伍怡和捐銀六十萬、李星衢、華樵雲代之設法、以立據貸之洋商爲辭、歷任各督允與籌還、並爲具奏。至是軍餉緊迫、洋商驟相追索甚急、爲會商三四次、以理曉譬之。於是

抵除伍怡和積欠在官四十餘萬，所餘分數年攤還。一、荷蘭互換條約。奉
旨交辦。比交條約，則另繕一分，但有洋文、無漢文，爭持一日之久，允再請示本國。逾三月始至，其使臣礬大何文拱手言，以此區區，兩次勞動，心實不安。本爲互換條約，必應如此辦理，因與各國換約，皆未交到原文，至相承爲之多此一周折，請勿爲罪。一、僞王侯管勝踞鎭江，鎭江克復，侯管勝挾其資財至香港，爲金陵賊接濟軍火。又蓄紅單船數艇，出沒海島，劫掠商民。有陳某者，以軍功保總兵，其兄貿易鎭江，陷於賊。鎭江克復，乃逃歸。




一日至香港、途遇侯管勝、稍就所居探之、令其弟報聞、求照會香港索取。予曰、此不可以索取也。召陳某示以機宜。閱數日、香港竟執侯管勝以獻。蓋辦理洋務五十餘年、未有之創舉也。緣侯管勝行劫海中、香港亦有被其害者、令陳某邀集被害者連控之、迫令獻之官、遂果如所料也。此等又須稍明洋情乃能爲之。

督轅主兵、幕友門役據爲利藪、每次保奏、節外生枝、鄙人時有駁正、終莫能究其底蘊也。咸豐四年、粵民全省稱亂、州縣皆至淪陷、節次圍攻省城、省城募勇自保、城以外不能過問。州縣有殉難者、有失守後會集紳民募

勇克復者、亦有能保守城池者。省城無一兵之援、勦撫一餉之接濟、惟具報克復城池、批飭擇尤保獎而已。凡九十一廳州縣已累及百餘案、又十餘年中、請獎之案亦約數十百起、一皆閣置不問。屢言之粤督毛寄雲、不敢任也、乃自請爲清理。於是毛公盡將請獎之案移交、乃分東江、北江、西江及省城及前後各雜案、分五起具奏、每起或多至七八十案。先行知州縣有已故者、有已出仕歷顯官者、分別移獎其子孫。其勞績顯著、雖已出仕、仍照現歷之官階加保。凡數月而畢、未嘗私添一名、濫保一人、自問可以對粤中紳民、而從無一言及之、亦

竟無知之者。漢陽葉相督粵、聲名極盛、　朝廷眷顧亦極隆、而自詡所得全在靜鎮。咸豐四年、全省搆亂、州縣日報失守、訖不爲動、惟募勇萬人自備、圍攻省城、一加堵禦而已、粵人亦相與誦其度量、卒用此術施之洋人、遂至潰敗決裂以隕其身、貽誤　國家。而其用財之汰與人之濫、一皆不可爲訓。粵中庫儲極豐、例無撥濟外省之款、海關庫常存數百萬、運庫司庫各百餘萬、糧道庫亦數十萬。咸豐四年保守省城、募勇萬人、支銷庫儲淨盡、乃至盡諸公項存典生息者悉數提用、下至數千金之公款、一

無存畱。嵩燾在粵、當軍務倥傯之中、偶因桑園圍隄工緊急、查知隄工生息銀十餘萬、早經提用、乃急歸還五萬、因推及粵華羊城書院膏火生息銀、各歸還數萬。其後署藩司方子箴以軍餉日急、請借洋款、因詰之曰、洋款何時歸還。曰、六箇月。復詰之曰、此六箇月中軍務能急了乎。曰、不能。曰、如此、則是爲六箇月後添一累也。我自一力籌畫、無勞諸君著慮。因復正告之曰、吾在粵兩年、自問行政無多、而爲前任檢理荒穢、數倍於新政。其視一官去畱、略無關念、而在此一日、期盡一日之力、終使後人享我之成利、而不稍遺之累。耿耿此心、自喻之、





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在粵處置洋務、無不迎機立解。常謂開諭洋人易、開諭百姓難。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無理路之可循也。至粵數日、奉

寄諭令宣示潮州百姓、應聽洋人入城檢查案卷、潮民不聽洋人入城、相持已數年矣。每奉總署咨照、派府道大員查辦累十餘次、終格不行。會惠潮道鳳君物故、委張壽荃署任、始令據理宣示、已允堅領事入城矣、以小住三日爲期。及入城、往拜府縣、皆不納、並先將外柵封閉、堅領事遂執意不肯出城。既逾三日之期、潮民偏出

長條、言道署容納洋人、約期往　焚其署。張壽荃大懼、詭稱府縣請令往見、徑送下河。堅領事大怒、電報駐京公使、言騙令入城以摧辱之。　朝廷飭派粵督瑞公馳赴辦理、合肥傅相又奏請丁禹生中丞會辦。兩公皆不敢往。於是丁禹生乃舉已革臬司李某往辦。鄙人展轉開諭、皆不能悟、乃告瑞公、請召集潮紳至省、吾自曉諭之、亦深知諸君於洋務無所通曉、又皆不達事理、非鄙人無足理此者。檄示張壽荃資送潮紳之城居者、但爲巨紳、悉數資遣來省。壽荃故得潮人之心、資送至十餘人。鄙人先令藩司印刷通商條約十餘帙、人給一帙、諭之

曰、通商條約所載、皆奉諭旨允行、如有抗違、卽是違旨。君等詳加披閱、條約所不載、以理拒之、條約所載、不得不俯從。往歲葉相任粵督、拒洋人入城、遂至省城失陷、身爲夷虜、實爲丁巳之年、距今乙丑纔及九年、潮民奈何效之。彼能攻省城、豈不能攻潮州一城乎。潮紳唯唯而退、嗣是無異議者。時鄙人已奉解任之信、承辦此役又係粵督、而必力任之、所謂其愚不可及、亦素性然也。當時巡捕李永亮年六十餘、語諸僕從此段議論、聞者皆心目爲開、潮紳人人懽忻感激、以語丁禹生、禹生擊節曰、字字沁人心脾。後兩說尤深中潮人要害、不能不俯首聽命矣。李某至潮、卽日定議。府道大員十餘次不能

決一革職之臬司、至卽定議、果操何術以致此。李某、丁禹生、吳贊臣均以此致巡撫、而鄙人罷官歸矣。後至京師、偶舉以語寶佩蘅相國、相與憮然。竊謂此等皆有自然之節奏、而人不知、亦私幸此舉顧全　國體不小。

在粵以軍餉緊急、添辦各種捐輸、均至十分阻難、而吾始終以理諭行、亦遂相安無事。忽一日、紛傳香港渡船捐輸滋擾及緝捕局。私念緝捕局與捐輸何涉、亦未見局員稟報、急傳問之、則釐局巡船向結怨渡船、是日途次相遇、羣呼擊之、巡船管帶官舍船避至緝捕局、船人遂追至緝捕局、拔其立鎗數桿以去。粵督及司道相與

驚猜、謠言四播、吾置不理、而追求滋事者益急。一日接城團局稟報、言渡船停止運貨、竟有私行運貨、爲衆渡船所劫者。予聞、始稍動心、因飭城團局員與尙宗懋親往查考、則渡船以東莞船最多、亦最强、此次所指辦者東莞船也。船人皆貲本豐厚、不能不懷懼。而與巡船滋事、實西樵渡船、非東莞渡船、而相與容隱、不敢舉發。是日適有西樵渡船赴香港、爲東莞船邀截、謂滋事者西樵船、而嫁禍東莞船、向之理論、言不能與解說、即不準其運貨、並無停止運貨之事。賴鄙人稍知粵民情狀、兼恃有三江新設礮船、足資控制、不爲謠言所動、而後可

以從容考察。乃令城團局員諭知各渡船、繳回立鎗並自捆送滋事水手、責打示懲、即與寬釋、皆欣然聽從。後數月解官歸、沿江民船香燭鞭爆護送、呈進酒肴、有在船頭拜叩者、詢之、西樵船民也。始悟官民隔閡已甚、民俗又喜造謠生謗、一經考察、全無蹤影、苦在官者平日驕蹇自恣、臨事又一意恟懼、漫無考察、相與激成事變、而懵然莫知其由、若此類者固多也。當時滋擾緝捕局而不及渡船捐輸局、此理甚明、而司道等相與恟懼、播散謠言、即此亦見　國家人才之乏耳。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而無能報之。其他蹤跡所涖、尚幸無疚心之處。在僧邸天津軍營數月、未支口分

亦遂不復補支。任運司依照前章，每月支銀一千，書吏白言，從前收數不及匣費一千之數，今以收至十餘倍之多，以匣費論，亦當得萬餘金，儘可照章支取。嵩燾歎言，凡行事當使後人有所循守，此月收數之多，偶然之數也。卽令久任，未必此後盡能如此，支用過多，後人援此爲例，則是由我階之厲也。仍祇支用一千。在廣東五月四日，交卸韶關四月經費及節費，竝歸後任幕友請檄取之。予笑曰，是將與雞鶩爭食乎，未嘗一過問也。以初四日抵香港，卽傳諭接印，於是中軍先取印至行臺候之，甫下車，卽拜印，是所爭正在此，吾豈屑與計較哉。彼

出使西洋三年，一切用費皆自支銷，所開報者薪水、房

租兩款而已。生平辭受取與之節，頗自謂能準之以義，用此內省於心，倘覺可以無愧。

自少以文札應幕，於例案稍能通曉，而絶不喜幕友之拘文牽義，尤心惡其營私。至粤探知舊幕不厭人心，盡辭去之，自行批發一切。至兩月之久，始延刑名錢穀各一人，令之檢查案牘，考核題本而已。文檄皆由親裁。在運司任一月，竟無幕友辦理，一切更自裕如，爲所職專在鹽務，得以盡心於此也。其後任閩臬，向例兩幕友，吾祗用一人，迨閩張子衡接任閩臬，舉向例告之，以爲吾此舉恐不足效。隨以語幕友潘君，潘君笑曰，未知張公

勤能及公否。誠若公也、一人已覺清閒、否則兩人目不足。問何故曰、閩中控案繁多、每月六告期、已不暇給、兼六次衙參、閒具手摺、詳列案由、以憑詢及時登答、公皆無之、控案經自批發爲多。其直斷處吾輩所不能及、亦足增長識見、是以在公處清閒爲獨多也。因頌言鄙人精習律例、吾謂律例所不能知、所知獨理而已、亦由鄙人宦情素澹、無承迎上司、希榮見好之心、故能任意坦率如此。

生平與人共事、動輒牴牾、而爲屬員、必蒙優注。正以無爭名見好攬權之心、人亦不甚忌之。共事則權勢相敵、

遇事據理言之，反見以爲求勝也。始從合肥傅相，相待之優，不待言矣。至閩謁王補帆中丞，時方奉命駐紮臺灣，甫見，言日夜盼君至，商議覆奏，予爲據理陳之，中丞極以謂然，屬擬奏稿，爲即擬呈，其議始定。逾數日，李子和制使與丹國洋人定議開設電報，由廈門達省，奏總署駁詰，制使隨與翻異，爲洋人所持。一日衙參，制使憂甚，屬嵩燾與議，嵩燾心知其難，因請設法商辦，不敢奉札，甫回署，檄委隨至，與會議兩次，洋人竟允緩辦，繳還議單，亦非初意所及料也。制使大喜，爲具摺保奏，旋奉

旨出使倫敦、在閩僅及兩月也。嗣丁禹生撫閩、枉書言來閩得睹政績、度越一切、使人心目爲開。復書自陳在閩日淺、未辦一事、未行一政、爲何有此虛誣之奬勵、無從仰窺其旨。禹生囘言、每有控案、鈔録各批、但經指斥、必窮究其底藴、事理昭著、情弊顯然、讀之使人心折、竝非有虛誣也。

遣使駐紮西洋、發端自嵩燾、距今十餘年、所以遣使之意、當時訖無知者。西洋之通使、專爲修好、處理尋常交涉事件、遇有辦爭疑難、别遣使任之、爲事有從違、卽榮辱繫焉。公使終年駐紮、恐難以相處也、是以遣使盡人

能任之。國家辦理洋務，從不一審求通知洋務之人，顛倒迷誤，多生事端，獨於遣使珍重揀擇，所謂本末俱失者也。當初遣使時，廷臣皆視此爲大辱。李子和制使、馮展雲學使正言切論，以阻其行。嵩燾答言：數萬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艱鉅，誰與任之。沈文定公常稱嵩燾在西洋處辦事件皆極妥善，不知所處辦者本皆易了之事，不足言勞，所恃見理稍明，常以數語定議，不至多費脣舌。凡見以爲難者，皆不能知洋務者也。在倫敦時，接某日本書，極口詆斥倭人，其言略近理，不如劉錫鴻之狂悖，而見解正同。因爲諸隨員言，某議論

見量如此、必貽誤　國家。復書痛戒之、略言吾輩奉使海外、委曲以通和好、富鄭公所謂主憂臣辱、正今日之事也。務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爲利病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者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非奉命出使之旨也。某復書陳謝、而仍以意氣自負。吾於某之使日本、某之使俄、皆豫憂之。於日本之擾琉球、法人之擾越南、皆深究其情事、推明其利病、以求所以處置之法、陳奏至於再四、一爲京師議論所持、茫然莫知所處。士大夫之囂隆、始南宋時、由來亦久矣。

自少貧賤，常刻苦自勵，衣服飲食不敢踰量。平常讀書，於窮理克己工夫不敢謂有所得，而粗淺克治，則少年時習慣若性生焉。館辰州，鱔魚斤三十文，兼爲去刺。僕人以十五錢購得鱔絲半斤，食而甘之，遂告僕人，以後勿復爲此。答曰，此其價極廉。予曰，誠然，然於義有三不可。湘陰鱔魚貴於肉價，時父母具在，每食必具肉，而鱔魚歲不過一再食，而未有去骨者。我一人之享用何爲獨優，傾食此爲增內疚，其不可一也。一食而戕賊多命，不可二也。方隨事勉自刻勵，每食厚味，爲必不宜，不可三也。自是不再設。其後讀書玉玲寺，攜帶馬皮褥一鋪，

夜以護足、日間以充坐褥。一日晨起就坐、覺兩髀寒甚、顧視未設坐褥、乃起、並椅墊徹之、凡數日、亦不知有寒也。居講舍、攜帶廚工徐姓、偶歸家、稍代司廚、家人皆詬詈之、予曰、從我經年、司烹飪實有不足、而從未一加譴責。今一食已不能容、口腹之欲可勝窮乎。蓋其克治忍耐、至老猶然、由少年習慣故也。每舉以訓子孫、常宜勉思此言。

生平自信無害人之心、無忌刻人之心、無一意自私自利之心。自處不敢寬假、而論人常從恕。常謂廉者君子所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所以自盡、不宜以望

於人。故凡親友周旋、惠及一人一家、皆常誼也、不足爲善行。吾湘風氣、士大夫罷官家居、皆深居養重、不交人事、視人世利病禍福漠然不以動其心。嵩燾自知才薄力淺、尤不能爲人謀、而視親友以事相持、糾結紛紜、樂與一疏剔之、視人冤抑、樂與一昭蘇之。其人或至微、其事或至猥、亦不肯有傲忽。每處一事、必與賠錢、爲感爲怨、皆所不計。獨有一事內慊於心、而鄉里皆無知者。道光二十八年大荒、從父西清公主振務、從效奔走逾年。次年荒益甚、大憲委夏憩亭觀察督振湘陰、至則城內水深數尺、僅存北門豐厚、衙正二街不爲水浸、餓民沿

街塞途、不可以數計。觀察至十餘日、無從散發振牌、商議就五里墩二里驛路兩旁搭蓋棚廠、購得蘆席百餘鋪、趕搭十餘廠、尚不足容千人。嵩燾日夜趨廠所、飢民數十環跪號呼、因據地與言、詢問日間多於晚次容留何處、多不敢以實告。再四問之、略言各家皆有小船一隻、所居舟次也。問泊何處、何以絕無所聞、曰、北門外菜園相連數里皆沒於水、居民一皆他徙、小船叢集其中。北門地勢最高、曲折達江、地勢又最僻、故人無見之者。乃急詢其姓名、並令舉各團稍有才幹者記其名、旦會於寒舍、馳告憩亭觀察、於江次查點船數人數、散給振

牌，令此十餘人者自相糾察，一日而畢。次日即據以散振。先是，城內每日斃二三十人，嗣是無道斃者。凡兩月水落，始令各歸治田。水災施振之方，亦可以備將來取法也。

通籍仕宦，本非高尚者。初因寇亂，不敢求仕，涉歷稍深，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謂可以有爲，而功令之習爲虛誣，人心之積爲險陂，迂直之性所必不堪，亦遂不能不以道自重。奉

旨召用，必不敢辭，稍有抵牾，即時辭歸，亦不敢有係戀。歷仕數年，自覺耿耿此心，明可以對

君父、幽可以質鬼神。而於地方百姓常覺悲憫之意多、而不敢懷憤嫉之心。丁禹生在粵、鈔錄鄙人文札及告示條規至兩巨冊。告言、在上海任內、遇粵人至者、問曰、新中丞政蹟何如。曰、不相宜。曰、貪乎。曰、否。曰、酷乎。曰、否。然則何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來問之、曰、是一好撫臺。問何故。曰、認眞。吾以爲操切、認眞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及見所行之政與其文告、直坐求治太緩、事事從根源上疏剔、人人所隱蔽、一不使其自匿。未有不怨者。然卻出之和平、無有大懲創、故亦怨而不怒。既久、吏治民心日有轉移、昭然知其用心惟有相與感激、而遽去位、吾粵之不幸、抑亦公之不幸也。誠令在粵能及十年之久、可以貽數十百年之安、即暫留四五年、亦數十年之利也。似此苦心經營而不獲收其成效、是以深相太息於公之去也。每思禹生之言、深懷感激、繾綣不能有忘。然謂一生仕宦爲足稍攄其志、則所愜心無幾、而抱歉者多矣。即十餘年家居、所應辦之事、應集之費、亦皆未能一酬其願、

正坐精力短乏之才、又不能自給、爲善之心終以自餒。要之一生成就無能規及久遠、正自無如何也。出使西洋、無功效可紀、然所關繫極不小。西洋立國、本末兼資、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須推考其情勢、究知其利病、遇有處辦事件、卽可略得其梗概。而其講求邦交、蓄意見好、此風開自百餘年之前、各國遣使互相駐紮、遂爲　國家一大政。自吾奉使倫敦、繼之者陳儷秋使美利堅、某使日本、相隨出洋、某君行徑、鄙心未敢謂然也。其後劉錫鴻使德意志、則昏狂謬戾、乖忤百端、德人至今以爲笑。所以、然者、爲仰承樞府

意旨、動與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氣骨。所謂氣骨者、以理求勝、無所屈撓。迎合希寵以爲氣骨、而自處於無理、使外人失望如此、是無益而反有損矣。近年見聞日開、人心日平、視初時氣象固遠矣。然每見出使一二隨員信札、仍意氣自負、多懷貶斥之心。中土儒生虛憍之氣、無可言者、然盡如此存心、以求裨益　國家、固不可得矣。

一生讀書行己及稍涉仕宦、多受友朋之益、而於友朋多愧未能自盡其力、然其傾誠待人、而受人反噬者、亦多有之。最不可解者、與某公至交三十年、一生爲之盡

力，自權粤撫，某公來書，自謂百戰艱難，乃獲開府，鄙人竟安坐得之，雖屬戲言，然其忮心亦甚矣。嗣是一意相與爲難，絶不曉其所謂，終以四摺糾參，迫使去位而後已。意城在湖南寓書告言，某公力相傾軋，問有所聞否。鄙人尚責其不應聽信浮言，迨奉解任之信，始知其四摺相逼之甚也。至劉錫鴻則直陰賊險很，窮極鬼蜮。自問十餘年所以待劉錫鴻，誠不應受此慘報，而區區一生立身待人，何至忍相背叛若此類者之多也。因論世俗語人學問質行，動曰有來歷，卽釋氏所謂前生因果也。然每念少年徵逐，見朋輩中天分超絶而終無所成，

是謂有來歷而無積累。積累者、積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後發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成就爲巨、又自有因緣。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隨所至而機緣巧合、爭相擁護、覿面者景從、聞聲者響附、三者合而後功成名立。其人生平亦幸稱爲完備、自問此生謂無來歷積累不可、而所遇窮惡、交相毀敗、以言因緣固無有也。

某公四摺奏參、其立言大都以不能籌餉相責。而吾自信以一人支柱大軍月餉三四十萬、皆出一身之籌畫、實爲有功無過。最後一摺專劾及潮州釐務、略言廣東

釐捐辦理不善、天下皆知臣駐軍饒平、距潮州爲近、士紳來見、詢及釐捐、祇得二萬金。潮州地大物博、假使辦理得法、每月尚不止兩萬金。今以一年收數尚不及一月之收數、卽潮州一府論之、釐捐辦理不善、不問可知、非得蔣益澧前往督辦軍務、兼理糧餉、萬不能有起色。此蔣君簡放廣東巡撫之原委也。吾淸理廣東釐捐、視前收數加增踰倍。晏同甫以督辦釐捐接署總督、仍帶督辦釐捐銜、毛寄雲仍而不改。吾勉强與毛公商量、得以稍行其志、然其收效已在一年後矣。甘苦經營、僅資某公一搏噬而已。晏同甫專辦釐捐、添設一例被毀焚局劫財、不能懲辦、徹去府縣及委員而止。鄙人到任後、營辦數月、如瓊州府、廉州

及惠州之河源、次第皆與添設、無敢滋事者。潮州距省太遠、久成化外、不敢率意經營。直至張壽荃署惠潮道、始以任之。其時汪海洋大股已由漳州竄近粵邊、軍情警迫、語張壽荃、此項釐捐以資潮州防堵、省城不過問也。某公知潮州釐捐之少、而不知潮州開辦之獨遲。張壽荃固言潮州紳民可以順道而不可强制、但邀允準、陸續猶可增加。賊勢方急、而與紳民相持、此危道也。某公不察事理、不究情勢、用其詭變陵轢之氣、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誣、其心亦太酷矣。區區一官、攘以與人、無足校也。窮極誣誣、以求必遂其志、

而使無以自申，而後朋友之義以絶。故事，糧道庫無儲款，而漕折銀兩積存日久，從無挪撥，亦至數十萬。洋人入城以後，括取無遺，而糧庫委之荆棘叢矣。吾爲設籌餉局，令糧道郭毓麓司之，凡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始入此庫，兩年中月餉遇有缺乏，多取給此庫以備支放。迨嘉應州軍務告竣，仍積存二百餘萬金，資遣卓方二鎮營，動踰百萬，而吾不及與聞矣。往在胡文忠營，聞公言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但得軍餉稍給，吾身有何顧惜。每舉以告某公，爲文忠悲，亦重以自悲。某公於嵩燾在

粵籌餉情形，亦能知其節要，而蓄意攘奪此席，畀之蔣君，不惜戈矛相向，任意誣衊，以恣其排觝，乃使區區勉求自盡之功，實一力埽刮之，反據以爲罪。嗚呼，抑何酷也。其後劉錫鴻營求出洋，充當隨員，知朱石翹與吾至交，託之斡旋，石翹一力任之。吾謂劉錫鴻出洋有三不可：於洋務太無考究，一也；洋務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氣，劉錫鴻矜張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剛而不達事理，三也。石翹告曰：已爲言之渠，一切不事事，稍備朋友談論而已。甫奏

旨，即日畔異。其後展轉有十款之奏，吾皆不能知也。比

將歸始聞其略、一皆用其平日夤緣鑽刺之故智、窮形盡相、編造事實、巧相誣衊。最後一條言由候簡運司而授閩臬、又由閩臬　擢兵部左侍郎、朝廷何負於郭嵩燾、而終日怨望。聞之惶然汗下、是不獨毁吾之功名、直盡其生平志事與其爲人極力摧衊之、横被之君父之前、關其口而奪之氣、使無以自明。嵩燾因是決然不敢赴京矣。

杜公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凡涖官行己皆然。彼爲不善者直自冥其心、惟利己之爲務而已、不務知

其他。茍爲明理之君子、得失必可以自喻。自問在官本無鋪張求名之心、又不善自表著、當時事蹟知者已少、又無子弟故舊能文章、有學識者相隨、可以發攄吾之志事、其一二見之日記中者亦皆不能詳。凡人身外蹤影、流光四照、各有定量、無假人力。然根塵未斷、則此根塵之積、流漫爲語言、發皇爲事業、各自有精氣流行天地之閒。因稍敘述其大凡、皆取其有關事局之大者分條記之、使各備一義。至於居官、治民與處朋友、儘有隨事料處足資利益者、要皆職司所應盡、勢力所能爲、卽有愜心適意之處、舉不足言勞。其諸小節軼行、無關大

局利病得失，則亦不勝記也。冀幸吾子孫博求名德高文諸尊老，賜之敘、傳、志、碑、表，不嫌其多，其任舉一二事，賜之小記，亦足以存其人。蓋生平志事湮鬱多矣，吾亦無從申述，稍存此數十年之心迹，質之當世賢人君子，爲文一加表章，下慰九原幽鬱之思，以不至泯没生平區區之用心，雖没之日，猶生之年，亦自可告無憾矣。死生變幻，本難把捉。往時精力尚强，一切默自忖度，未遽自餒也。今年一病半年，病淺證深，屢至瀕於危殆。年逾七十，暮景日迫，正恐溘然一逝，更不必有徵驗。要之順受全歸，於人世爲虚生，於吾身則亦無多遺憾。當與

草木之榮落、逆旅之去來等量齊觀、不必多生悲感、過事鋪張。吾來蹤不昧、能默自喻、而與世緣相結太淺、以我一生了我一生應盡之責而已。少時讀張子全書、士君子處治朝則德日進、處亂朝則德日退、憮然有感於其言。程子所謂朋友相處、尤莫如相觀而善之意多、即是此義。及涖仕後、所見又微有進。末俗衰敝、矯矯自立頗難其人。大抵營私利、負意氣、惟意見之爭、而於事理之當否、流弊之終極、竟一無考覽。即所處置諸事稍有牽涉、便覺語言多、而情事每多迂回。莊生之言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每竊自疑、竟莫知是非之果誰屬。

也。交涉既久，體驗漸深，則常楸然懷薄視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張子所謂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至日懷薄視人之心，則德之退有不勝窮也。此所記專舉事之有成者言之，其爲同官所持不能成，與成而復變，概不具録。其與同官議論參差，與其艱難委曲，遲久乃獲有成，一皆隱其言。爲夫任事在我，而展轉有弗達，由學識有未充也，無足與人校得失，稍自明其略如此。時在己丑九秋日，嵩燾病後自記。

吾自己丑後，諗知吾年衰邁，變故之起，多在倉卒，有應行紀録之事，輒條列之。庚寅再病，又補録數條，訖於今

春、手自寫定、未及半而病作、欲稍緩之、而恐人事已迫、來日將窮、勉强支持、日書數行、精力衰頹、控摶不及、每一執筆、譌誤百端。益吾一生未嘗稍自暇逸、病甚而益皇然如恐不及、稍存此區區心跡、不必議論識解之有足存與否也。

自曾祖父母以來、本爲巨富。吾父與伯母分析時、已日趨虛乏、各得歲租數百石、每歲衣食足資取給。道光辛卯以後、連年大潦、所受皆圍業也、坐是益困於水。吾年十八入邑庠、則已歲爲奔走衣食之計。總是十餘年、以館爲生、然其志終不在溫飽。初遊嶽麓、與劉孟容中丞

交莫逆。會曾文正公自京師就試歸、道長沙、與劉孟容舊好、欣然聯此三人僦居公棧、盡數月之懽、怦怦然覺理解之漸見圓融、而神識之日增揚詡矣。其後與江忠烈公、羅忠節公遊從長沙、頗見啟迪。此皆二十餘年事也、已曉然知有名節之說、薄視人世功名富貴、而求所以自立。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與、一皆準之以義、未嘗稍自貶損、於人世議論毀譽一無所動於其心。其初仕宦即自誓不以不義之財留貽子孫。任巡撫及出使西洋、人視爲利端、吾於照例開支之外、分毫不敢踰溢。在官視　國家公款每重於私款。私款或供朋友

稱貸公款無遷就也。以是準之今人多與鄙見違反或至用相詬病。以是恍然末俗之人心、必難以是耿介之操强時以求合。所以每出一自試、而即戞然乞歸、正惟同志之難其人也。

生平學問、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屬意、惟思以吾所學匡時正俗、利濟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氣不爲少衰。王少鶴通政歸粤西、小駐長沙、見語云、吾輩已近暮年、急須料檢生平志業、內毖之心、求所以信今而傳後。而觀君心志所屬、仍在用世、興事立功、與希榮計利之心發用不同、而爲心之槩同也。吾悚然有懼於其言、

而終不能一自克治。見聞所及、稍關利病得失、必反復推求其實、下至民閒姦巧利弊、挾私求逞、引以爲世道人心之憂、常至拊膺感憤、結塞於心、皆此用世之一念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自然感觸、而莫能自喻者也。追思老友王少鶴之言、深慙二十年無所長進、負此忠告、是以君子之學首重治心也。

吾年七十、念兩孫皆立家室、宜知稼穡艱難、而吾生平所立資產、僅能使子孫免於飢寒、不能使有贏餘、亦當使各自歷練、知所循守。又吾方在兩宅、食用不能不任之兩婦、恐以後分析、必多轇轕、因及七十之年、覈計產

業作五股品分，兩子兩孫各得一股。舊屋兩棟，兩婦分居已久，因爲兩孫添置一屋，住房略多於舊。吾之一股專事酬應，以省居酬應爲煩，我自照常經理，不欲以累子孫也。每股得歲租鄉斛六百石，存銀二千，其畸零雜數竝先後典置各小莊，皆併入我一股。原約此股但有能經理，卽存作公款，如不願作公股，聽從按股攤分可也。吾生平不樂爲家訓，以爲子孫苟賢，凡先人所言皆家訓也。如不能賢，終日提命之，漠然不顧，況此區區語言之糟粕乎。故此所屬，皆以發明生平志事，竝不及訓誡子孫之言。要其爲訓誡，亦無有備於此者矣。

三代禮樂、學校之遺蕩廢無存。蓋已起自戰國時，於是根本之教不行於朝廷，而一切苟且之政行焉。施之一家、與所以被之天下皆是也。國家盛時，家給人足，人重犯法，則風俗常厚，而人心之詭變澆瀉莫能革也。至於末流之世，相與爲嗜利無恥，奇幻百出，士大夫公行之，莫有知其非者。道微民頑，所謂邪正是非亦人人能言之，及其行之，一皆違反，無復戒慎恐懼之生於其心。於此而求有以自立難矣。下至聲色之惑人、遊蕩之引人入勝，則凡世家子弟與其家業稍足自給，尤易於煽惑。無他，燕朋暱友交引於前，其黨類繁，其語言工，一與

爲緣、而遂不勝其害也。是以學者有三關之法自誓、此身不與匪人爲比、聞聲而遠避之、是謂先幾之關。臨事設法毅然引去、是謂當事之關。終日兢兢、引以爲大辱、是謂終身之關。然而君子立身行已、固有本矣。本立而所行自軌於法、此不可以僞爲也。未能及此、則常以二念自斷、曰知恥、曰有忌憚。凡爲不法、詭蹤隱行、未嘗不以爲恥。何如守此一語正用之、使諸惡不能上干吾身。至於忌憚之爲說、則君子所以成德、多由於此。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苟爲君子、則未有不以忌憚爲義者矣。人生數十年、學問事功正須各求所以自立、日加提

省、則此不肖之念自反而聽命、非區區勸戒之能及也。其必應加勸戒者、則有一焉、鴉片煙而已矣。吾亦不願多言、有犯此者、先請改姓、勿爲吾子孫可也。

生平有最奇異之夢境、丁巳、戊午之交官京師、供職史館、讀

聖祖實錄、以不及生其時爲私憾。嘗論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當

國朝極盛時、上有

聖明之君、美惡是非鑒別分明、無從掩飾、但能勉力供職、

朝廷皆能辨之。然雍正、乾隆時人賢奮興，各舉其志，或稍拂

朝廷意旨，立蒙譴責，多不及申辨。惟

聖祖曲意陶成，期使人人輸寫其心意，而賢者有以自達，爲之思慕無窮。自是三夢

聖祖，或召對，或扈從在途，夢中惟沈吟詠歎

聖量之宏。其後入直

南齋，舉以語治貝勒，治貝勒因問所夢

聖祖作何形狀，答言西湖見

聖祖御容闊大，與夢中全別，長面瘦削，白鬚長六七寸。

治貝勒擊節曰、君所見真
聖祖也。往年見
聖祖御容、艮如君所謂闊大者。後奉
旨承修奉天
太廟工程、請見
聖祖御容、瘦削多鬚、正如君所夢。蓋晚年
御容如此、君豈曾歷
聖祖朝之舊臣耶。思慕所結、通之夢寐、自信非偶然也。
生平膽薄多懼、入夜不能獨居一室。自粤東歸、讀書玉
舲禪寺、設榻東軒、一僕隨之、僧眾皆居西院。每夜僕人

就食西院，寂然不聞人聲，窗外樹影横斜，風聲時作，則默自省一生所行與在官舉措，刑賞稍有一毫私意存於其中，鬼神皆得糾察之，遂覺此心泰然，藉以自鎮。庚辰歲展墓淵潭叢木橋，原有莊屋一所，因改佃劉姓，任劉家大屋就宿焉。至則舉宅驚惶，亦不知爲何事。次晨有婦人排戶入，跪求拯救。問何故，曰爲物祟，不勝其擾。昨夜公至，竟夕安然，此必畏公矣。爲書正氣歌一通畀之。其後辛未葬周夫人，侯家，塅距墓數十武，侯家老屋，頗有園林之勝，僦屋數楹，監修墓工。踰月墓成，歸期近矣，侯氏子告言，公將去，吾家日夕洶懼，莫知所措。問其

故、曰、婦爲物祟經年、前月議租始成、是夕園中花盆一例翻覆、喧擾數日、輒石交下、公至一日帖然。次日往啟柩、甫行房中、忽下巨石一方、自是擾愈甚。一夕語婦、汝家明日有事、吾不可居、當先去、逾月再來。明日公果至、月餘竟獲安謐、所以舉家皆日夜憂公之去也。自少奔走衣食、涉歷仕宦、既無承迎之才、性又迂直、爲人簡視多矣、亦從不敢與校。意者人見以爲可欺侮、鬼神則有以鑒其心、加異視焉、不與人世同其横逆、此又鬼神之情狀與人異者也。因彙書之以志異。

湘陰文廟規模甲通省、大成殿前丹墀植桂二株、大皆

合抱、甃以石臺護之、寬廣七八尺。丁未春三月、桂臺滿生赤芝、是科嵩燾館選南歸、謁江督李文恭公金陵。公言此次館選來歷甚大、 聖廟爲生靈芝。嵩燾答言、上科乙巳捷禮闈者三人、本科又兩人、公適移督江南、邑運方昌、宜有是瑞。公曰、不然、芝生在春三月、正當本科春闈、此爲君也、諸人未足當之。次年戊申大水、 先光祿公經理邑公以仰高書院被水、令院長及肄業生移駐詩禮堂、因得就觀桂臺靈芝、紬紋重臺、如雲生浪湧、爛熳無極、萬芝之齊生、又似盤結縈繞、結成一整芝、允爲奇觀。數日即爲肄業生掘取以盡、嵩燾兩遭大故、不及

散館、遂有壬子圍城之變。湘陰兵燹以來、井里蕭條、至無一殷實戶。嵩燾四十餘年疾病偃蹇、以至衰老、未知此芝之生、爲祥爲孽、莫能明也。

與曾文正公四十餘年至交、其出任軍旅、籌兵籌餉、所以贊佐之尤力。其後請以劉孟容中丞及李次青及吾弟意城從祀省城曾文正祠、一二老於軍事者極口感歎、以爲宜稱。蓋曾文正公擢拔人才、文武吏至數千人、其以功建立專祠者亦不下數十百人、此外皆可以從祀者也、而在湖南皆無功效可紀。其後一二爲文正公優視、一皆晚進、分位不能相及。文正公始出、嵩燾實自

其家敦勸就道、劉孟容繼至、意城適館院署、當時創定規模、建立營制、由此數人發其端。其後或自將兵、或代籌餉、一皆爲文正公盡力。其性情道誼之契、亦實與諸人不同也。吾生平功名事業甘居人後、未嘗敢有營求。獨念從祀文正公與劉孟容諸人比例、尚幸無忝。其一二關繫大局、又似勞績稍優、當以竢之異日之公論。庚寅冬、忽聞黄子襄、劉祝廷、陳德生以譚軍門勝達從祀文正祠、徑行入主、詢其由、則合肥傅相所奏請、要祗大概言之、未嘗及湖南省城當時爲劼剛嗣侯所阻。凡十餘年、嗣侯卒、諸人乃贊成之。因查譚軍門起自鮑武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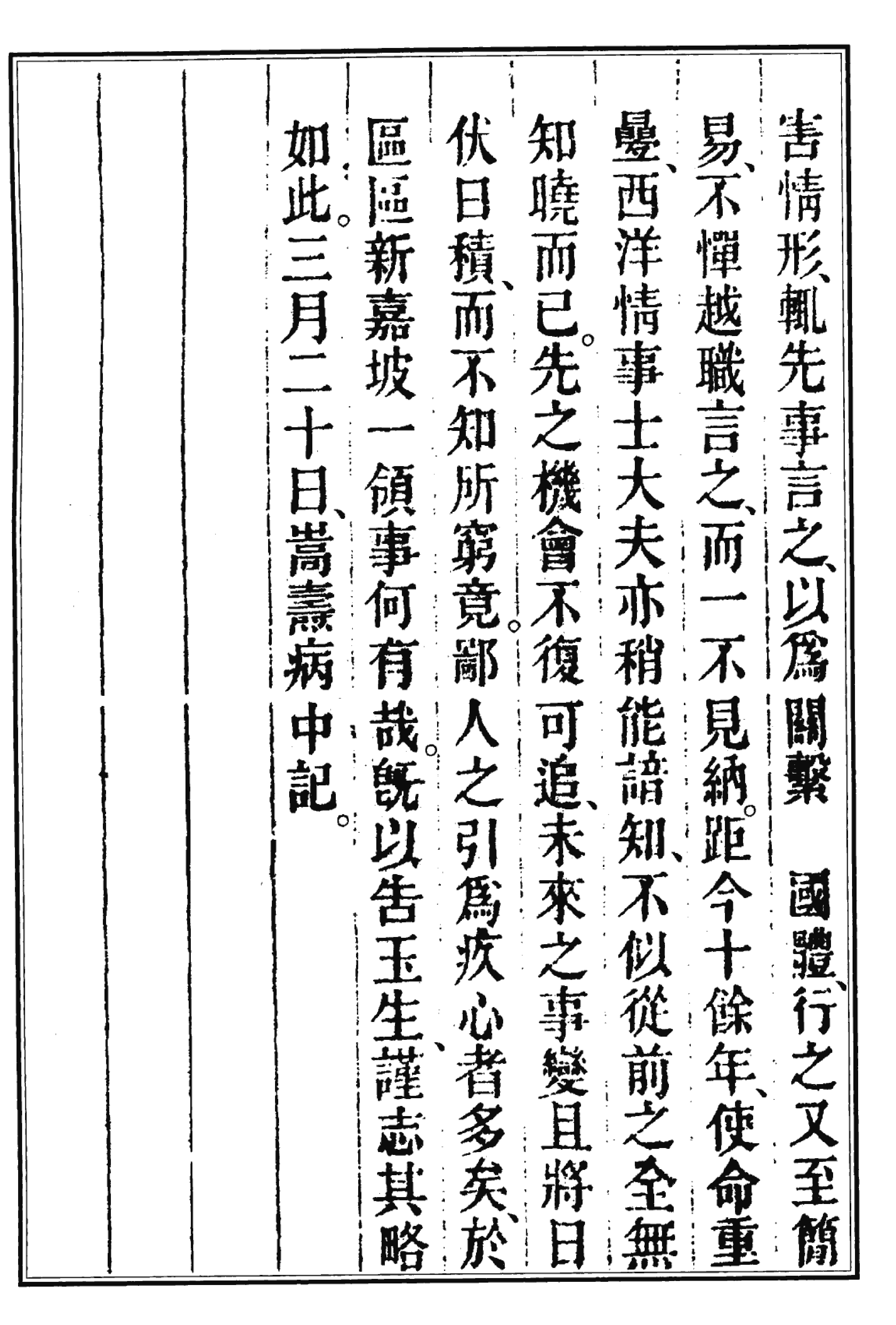
霆營、尙在湖北。潰軍以後、最爲晚出。是時湖北肅清久矣、其立功稍及江南、擢任直隸、正定鎭。合肥傅相牽連爲請從祀、僅得行之直隸、湖南、功蹟不相涉、聲名不相聞。以鮑武襄部落越無數等級附祀曾文正祠、於報功之典無可言、而於命祀亦太褻矣。援此爲例、以後從祀者何所底止。以同爲有功之人、不樂立異、而文正祠之附祀、於是瀆亂已甚。區區從祀之初心、渙然不復敢有覬望矣。著之篇末、敬告親友、弗爲是議。葢凡衆人所爭競者、君子之所必求引避者也。自揣功能、譽望亦未足膺此、謹守生平之志、願勿使有溢量、斯理得而心亦安

也。

己丑病後始爲遺言、庚寅病後又補錄數條。是歲十有一月、歸自湘陰、以草稿未易辨識、嘗以一冊書之。辛卯開春、錄及數十條而病作、日益沈篤、至不能握管、然日必數書之、每書或僅及數行。家人勸竢病愈、予曰、所以岌岌爲此、正憂此病之不可愈也。精神衰憊、十字九譌、祇用浩歎。辛卯二月十三日、嵩燾記。

李玉生告言、聞諸楊商農、始出洋設立新嘉坡領事、極有關繫、言者至今歌誦、何爲不一載。予曰、出使西洋、京師士大夫所賤簡、尚有何功效可紀。故凡辦理

西洋事件概未一載、惟時一發明其理而已。抑事更有難言者、新嘉坡南洋一島、距中土爲近、來往所必經、應設領事。西貢之應設領事倍甚新嘉坡、以本爲安南屬國、「分」地視新嘉坡加廣、民人又數倍焉。法人横征暴斂、又非英人比也。吾自倫敦乞歸泊舟西貢兩日、目悉其情狀、見西貢官爲言之、彼亦無以相難也。乃爲上書總署、痛切言之、終至阻遏不行。越三年、遂有滋擾安南之變。使早設立領事、必可以稍殺其勢、所係尤鉅。竝此等愈有疑難、愈須設法辦理、然非今人之所能知也。吾在倫敦、所見東西兩洋交涉利


害情形、輒先事言之、以爲關繫　國體、行之又至簡易、不憚越職言之、而一不見納。距今十餘年、使命重疊、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諳知、不似從前之全無知曉而已。先之機會不復可追、未來之事變且將日伏日積、而不知所窮。竟鄙人之引爲疚心者多矣、於區區新嘉坡一領事何有哉。既以告玉生謹志其略如此。三月二十日、嵩燾病中記。

先大夫自敘後述

先大夫自敘一卷，己丑、辛卯之際所條其生平志事，捐館前八十日手自寫定者也。自先伯子前卒，焯瑩等皆晚出，未能悉知先大夫行事。邇來癰有知識，朝夕侍側，則見其悲憫之意多，而懽娛之日少。蓋先大夫抱道自重，入世通顯富貴之境，一無所萌，其歆羨而蘊蓄於一心者，所施設亦未始或極其量。此自題小像所爲有一生懷抱幾曾開之歎也。泣讀自敘，乃益覺其言之痛焉。仰窺自敘旨要，大略有四：一曰紀實。凡事係大局，其效在百年，當時若無知其運量者繫焉，而事功之丕著，文

告之聿昭有勿贅也。一曰顯志。凡孤行其意、功垂成而被搖奪、志事不顯於天下者繫焉、而譔述或竊以爲說、論說或見沮於同官有勿及也。一曰微言。凡藉舒其抑鬱之思、與明其立身之義者繫焉。而待人接物之誠、家居日用之節有勿錄也。一曰家誡。凡喪居之儀、克己之大較繫焉、而以冥頑如焯瑩等無能仰承先志、亦不屑諄諄諭戒也。則如焯瑩等尚何忍言、尚何忍言。顧念兵興三十年、豪傑勃興、先大夫窮不齒、吳、羅、達不躡蹤曾、胡、憂讒畏譏、退而著書、而殷殷以時局爲己憂、輸囷胸中、莫能盡見諸行事、是大可悲也。讀遺書及今所自

敘，知其自傷有尤深矣。若是其烏能不冀諸今世操人倫鑒、負文名者有以張之耶。倘採擇一二事著之篇，揭其苦心，俾後之夷考其人者不或惑於當時之謠詠，先大夫之所大幸也。不然，著其行實，有以補自敘之缺略，則尤予小子之所深感焉。壬辰夏日，不肖子焯瑩泣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四十六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44
SS号=12365613
DX号=000007507320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